

在城市里



# 裏市城在

作 翼 天 張

這艘拖船給小火輪龍翔號拖着靠了碼頭

右手一直趴住他旁邊那個包袱，連那

紀——灰裏帶黃，誰也看不出牠出世的時

嵌成一道槽，好像一個胖子給緊緊地勒

牠主人可很瘦，那件長衫彷彿掛

使勁吸着什麼東西。

他打個呵欠，啞啞嘴，把同艙

裏。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

氣，於是把扁平的腦袋伸出窗子

外面的陽光陡然往他臉上

脆閉着：似乎周圍的肌肉有些

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臉

調給吵醒了。

指甲都陷了進去。包裹布看來很有點年

什麼顏色。上面綳着一道紅帶子，深深地

樣。他腮巴凹進得很深，叫人疑心他老是在

眼。然後把視線釘到了船板上，出神地想着什

麼抽動着——愛笑不愛笑的。末了他噓了一口

刺得直跳着，下眼皮還顫動了一會。左眼可乾

不開。

滑踏上跳板往船裏直衝，叫船上的都覺到了自

己那種安穩不過的地位——

得落了後的女人，指指這個櫃

櫃子都不會來這一手的。

丁壽松也微笑着。他裝做格

幾位會意地看一眼。

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

脊背，用嘴叫着，向同伴招呼着：「

等到上船的人漸漸多了，丁壽松這

把包袱挪過來一下，讓牠緊貼住了自己的

人。

那多半是些粗傢伙，是些泥腿子。他個

他忍不住把下唇窩了起來，成了一把湯

掉牠。爲了怕有個把粗人坐到他身邊，或者竟

睛。

窗口飄進了一陣風，

些還在紙輪裏拍着手打哈哈，指指那假給

，談論了幾句又大笑起來。彷彿他們自己一

——居高臨下地看着熱鬧。有時候對那笑着的

獲得更加起勁了些。個個人都用手推着前面的

方出了什麼大禍害——遲點兒就逃不了命。

鬼臉似的——霎霎右眼，縮進了腦袋。右手

面用提防着什麼的眼色打量着擠進輪來的

了一股汗味兒。

把嘴裏那些殘餘的垂涎兜住了不叫漏

出，揪撥出個空座來，他於是又閉上眼

靈活裏面——不輕不重地往人身上

撲，跟手還帶彈性地跳了跳。於是一陣什麼野花香氣也漏進了窗子，還混着太陽味兒。船是輕輕地盪着：底下河面上暗暗發出那種低沉的叫聲，聽去覺得牠是在對誰訴苦。

各色各樣的人還是往輪裏擁。實在中間的一位帶瓜皮帽的先生——煩躁地皺着眉，拿屨膀撞開別人的肩膀，腳踏着別人的腳——讓身子擠到前面來。他那隻圓泡泡的鼻子發了紅，大聲叱斥着——擠什麼呀，混蛋！把旁邊一個鄉下人一推，自己又逼進了一步。

丁壽松睜開了右眼。他旁邊這空地地方，正要給別人坐去的，他就選上了這位戴瓜皮帽的先生。他搭措那位的馬褂袖子，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

那個嘴裏一直嘟囔着，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罵了開去。並且還橫了碼頭上的巡警一眼：他怪那些吃公家飯的連秩序都維持不了。然後又惡狠狠地瞧着那些落在他後面的人。

可是到處都滾着亂糟糟的叫聲。那些客人一擠到跳板盡頭，就很重很起勁地往船裏一跳。好像他們已經第一步踏上了一個安安穩穩的太平世界——表示着一種了不起的決心，表示着一種得了救樣的快活似的。

丁壽松連左眼也開張了一小半——動手來打量來身邊這位先生。脊背可緊緊貼着後面：那甸甸的響聲震得他挺舒服，竟有在碼頭店裏給揹着背的那種派頭。

他到底是個什麼腳色呢，這位先生？整船的人——怕祇有這一位先生跟他丁壽松談得

來。

現在上船來的都已經坐定了。有幾個祇能拿尾氈骨貼着坐位，擺出付登坑的姿勢來撐住自己的身體。這兒那兒都在咕噥着，像是給擠壓出來的聲音。

於是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邊推動了一下——叫自己別儘擠着了壽松。接着取掉了瓜皮帽，讓他那禿腦頂來冒熱氣。

丁壽松也往左邊靠過去些，並且在屁股上用着勁，不讓別的人來動搖他倆的防線。他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隻發紅的鼻子，還在嘴角上擱着微笑——等那位坐穩的先生掠過視線來。到底——那位先生來招呼了他。好像知道天數派定他倆會做朋友的，很自然地對他點點頭。

「你這位先生——也是上城裏去的吧？」

丁壽松趕緊把後腦離開了板壁，笑着皺皺眉毛。他早就打算要說一大篇話了：

「是的，唉，人家硬要找我，真是的！我——我——敝姓是丁。尊姓呢？」

「何。」

這個就挺內行地問：

「何？人可何啊？」

接着用食指在包袱寫着，下尋往外兜着，好像要不這樣——就記不住的。

有幾張臉抬起來看着他，大概他們都想要知道他是個什麼來頭。他決計要跟這姓何的談。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並且要來得客氣，他就叫別人「仁兄」。

「你這位仁兄也是到城裏？——在哪塊發財的？」

別人張一張嘴還沒吐出聲音，他又搖搖腦袋，吸足一肺的氣談了起來：

「我呢——我是不願意上城裏去的。公家飯實在不容易吃，我不瞞你說。人家談起來：哦，做官哩。其實啊——沒得玩頭，唉。……有什麼法子呢，不看魚情看水情，唐老二硬要找我。……唐老二你曉得的吧，柳鎮唐家的？」

這裏他掃了所有的人一眼，把個頸子撐得挺直，眼睛裏發着光。

「唐啓昆麼？」那位仁兄很注意地瞧着他，掏出了一支紙烟，也沒去點火。「他跟你是一？」

等了壽松開了口，何先生才插燃了洋火。那支烟給揉得皺着彎着，歪頭扭腦的活像一條蚯蚓。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點着了，趕緊就把火柴梗一扔，彷彿這些事都要瞞着別人幹的。丁壽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眉毛幾拿打眼睛上飛了開去：

「是啊是啊，唐啓昆。他是我們親戚。我看他們唐家裏是——「啓」字輩裏就祇出了個

二少爺。好的不在多，一個抵十個。人家說起來：我家姑老爺死得早，可惜哩。其實……」

「你家姑老爺？」

「是啊。哪，就是那個啲——唐大少爺。你總曉得的吧？噫，大少奶奶就是我們丁家的……」

他似乎聽見有人在咕里咕嚕，顯然是談着一位什麼大人物。那幾張醬油色的臉子在對面幌動着，偷偷地看着他。

於是他閉了會兒嘴，把狹長的臉子仰起點兒。

那位何先生好像要湊趣似的，一步緊一步地要把了壽松的來頭盤出來：

「那麼你這位先生是……丁仲圖是你的——？」

「平輩，平輩，」丁壽松等不及地趕快接嘴。「我們是堂房兄弟，我們是——噫，嫡堂的。唐二少爺比我小一輩，總是「松大叔，松大叔」的恭恭敬敬叫我。我叫做壽松——木傍松字。我呢……」

聽的人可移開了視線——釘着前面出了會神。然後使勁抽了兩口煙，把煙頭火捻熄，用種挺謹慎小心的勁兒藏到了衣袋裏。

丁壽松睜大了右眼——巴巴地看着對方。嘴巴張開了一半，下唇水漉漉的，一撮一撮地



在動着：顯見得那一肚子話是實在關不住的。

畢竟那位何先生轉過臉來了。他問到了丁仲驥近來怎樣，問到了丁仲驥的兩個兒子。看來丁家的事他很明白，很關切。可是臉上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祇聽見他眼睛在閃着。

丁壽松幾乎站起來。手在包袱上一敲，大聲叫：

「哪里！哪里！丁仲驥哪里有兩個兒子！……呃，他祇有一個！真的，一個！」

於是莊嚴地看着對手，準備着一場激烈的爭論。一面頂起了臉子，把滿臉的人都掃了一眼，似乎要找個把腳色來幫他衝護這個真理。

一會兒他又心平氣和地說下去：

「哪，我告訴你：兒子倒真的是有兩個，不錯哩。其實大的那個——早已八百年就過繼給大太爺了。他自己光祇留下了小的，他啊——呼，真是的！什麼都不懂……」

「就是那個丁文侃啊？」

「噯，你這位仁兄！」丁壽松苦笑着，沒辦法似地拍拍包袱。「大的才是文侃哩。文侃是過繼的那個。小的是文侯——城裏的人個個都認得他：嫖呀賭的德行精，祇會花錢。窮人生個富人體，真是沒得法子，唉！」

他搖搖頭。他怕別人這裏會打斷他，又趕緊接了下來——有條有理地敘述起丁文侯的

事來。腦袋往何先生那邊湊着，苦着一臉臉，壓着個喉嚨，彷彿在報告什麼祕密。聲音仍依舊很大，連鎗門外的人都聽得見。

那一位在鼻孔裏「唔」着。耳朵給震得有點難受，直要閉着眼睛。有時候要插句把問話；

「真奇怪，文侃有錢給他去嫖麼？」

「文侃給他錢？——文侃哪里來的錢！我們這位文侯少爺呀——唉，真是的！偷呀搶的他都來，不瞞你說。」

接着了壽松用種挺嚴肅的臉嘴聲明着：並不是他歡喜把丁家的醜事傳揚開去，他祇是討厭這個敗家子。這里他苦笑了一下，拿兩隻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唉，真是。這小夥子已經活到三十六七歲了——可沒有一樁事做成的。

原來那位丁文侯也找過唐啓昆：想要謀個差使。唐二少爺當然不睬他。一個正派人是看不起這些傢伙的。

「真的，他幹得了什麼事嘍，幹得了什麼事嘍！哼，還想做官哩！」

「他那哥哥呢？——丁文侃不管管他麼？」何先生搔搔頭皮問。

這回他沒答腔。祇把下唇窩了起來，左眼輕蔑地看着。

忽然牆外面起了吵聲，水手們奔上奔下地忙騰。跟手龍翔號發了一聲喊，好像對入威

嚇似的。整個世界給震得顫動了一下，船艙裏的客人們都發了一陣麻。

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岸上那些綠綠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記起了一些什麼，小聲兒問：

「仲驢老先生還有一位小姐吧？」

「哦，小鳳子啊？是的。這丫頭長得倒還不錯。他家裏出女不出男，兩個女兒都好。怕是他家墳山有點那個。」

他睜大了右眼，讓左眼珠偷偷地露出點兒亮光——釘着旁邊那張圓臉，對風水發了點兒議論。

小火輪給誰推着那麼響了起來，河水也嘩嘩地叫着。於是又發兩聲喊，聲音直衝到了天上。什麼地方起了回聲——好像碰着了流雲給彈回來的。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就看見兩邊的岸慢慢移動，慢慢打旋了。

窗口上流進了一股涼氣，叫客人們都覺得在大熱天喝了一碗冷開水的樣子。

何先生透了一口長氣，帶上瓜皮帽。他眼睛不看着了壽松：

「他們嫁那位大姑太太——總有一點陪嫁吧？」

「他家那個大少奶奶啊？」他鼻子皺了皺，把下唇兜出了些。「哼，陪嫁哩，他們看底

家裏家似大，死命地要攀親。哦，好，到婆家三年——就死了男人。命裏不招輪，你有什麼法子！陪嫁？——哼，教洋人讀三字經——談不到。」

他看不起地掄了掄眼珠子，拿長指甲在水盪盪的下唇上一掃，向對面畢卜畢卜一彈。屁股往左邊移動一下，好讓身子整個兒轉向何先生這一面。嘴裏背熟書似的：

「我們家連那位仲驢二爺啊——不瞞你說，真嘔死人。天不管，地不問，什麼事都讓他大太爺去做手脚。好嘍，做生意哩。我們那大太爺也不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生意人。店一倒，連祖厝也陪了出去。大太爺死的時候——張羅了好一陣子才開得成弔。唉，你看。……如今就祇剩下城裏那所房子，拿什麼做嫁妝，你說？」

閉了會兒嘴，他又談到他們丁仲驢向唐家裏借錢的事。然後伸長了頸子，把話鋒完全轉到那位唐老二身上。臉子興奮得有點發紅，嘴角上掛着唾沫泡。

可是何先生打斷了他：

「呃，你們仲驢老先生——他跟他大房總沒分家吧？」

「有什麼東西分呢？」丁壽松下巴一翻，擺出付當然這樣的臉色。「屁！分哩！吃呀吃的都靠文侃幾個辛苦錢，還靠——還靠——」他把歪着的嘴巴湊到了別人耳邊，「還靠唐家貼幾個。」

說了就看了對手一會兒。他舔舐嘴唇，兩手作着勢——又打算告訴他唐二少爺的做人。那個——一個勁兒問着他們了家。

「我看——你們仲耀二先生如今總留了幾個。他家文侃當了祕書長……」

「什麼！」丁壽松一跳，大廳上那隻包袱幾乎掉到了地下。「什麼長啊，你說？……」

「沒得那回事！沒得那回事！他還當什麼長哩！哼，你真是！」

「呃，真的，真的。我看了報：的確是丁文侃。丁文侃在個什麼部裏當了祕書長。」

這麼着他們兩位中間就起了爭論。

那位仁兄並沒舉出什麼靠得住的證據來。祇冷冷地點着頭，用種斬鐵裁釘的聲調，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話。看那勁兒，叫人覺得丁文侃這回當了那官兒——就簡直是他這位姓何的保薦的。

丁壽松可熱烈得肚子裏都發燙。他額骨發了紅，嘴唇用力地掀動着，恨不得要把他的對手狠命挨一頓的樣子。什麼，丁家裏的人難道不明白丁家裏的事麼！文侃那個小子——嗯，又矮又小，天庭也長不開，下巴也兜不起：這麼付相貌會做官？吃過報館飯那倒是真的：他知道。後來似乎在個什麼人家裏當教書先生——不過他丁壽松有點記不準了：他這幾年一直獸在他家裏沒出來。可是他當叔叔的——嗯，早就看透了那小夥子是個什麼腳色。

他來得太奮激了點兒，就有點管束不住自己那張嘴：

「那小夥子當什麼長啊？哼，屎裏放屁——沒得那回事！」

說到那個唇音字的時候——唾沫星子就往別人臉上一噴。

同輪的客人顯見得都站在他這一邊。他一開口——大家就對他瞧着，一面瞅着那位何先生，似乎要看看那一位還有什麼說的。有些泥鬍子竟笑起來，不過壓着聲音，彷彿在那些先生們面前放聲打哈哈是不該的。

這里丁壽松就向對方提出個理由來，拿食指使勁頂着那隻包袱：

「我問你，我問你：文侃要真的做了官，當了那個長，怎麼他不把祖田買回來呢？」

那個嚇了一跳似地看着他，楞了好一會兒。

「把祖田買回來？」那張圓臉忽然繃得緊緊的，小聲兒問。

丁壽松得意地微笑着，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

「是啊，是啊，」他聲音提得很高。「哪，這個樣子的，我告訴你：我們家裏那個伯驥，那個大太爺——人倒是個好人。他做生意做斷了本，連祖田也賣個精光，他怎麼對得起他們仲驢二爺呢，呃，可是啊？他臨死時候就跟文侃說過的，他叫文侃一發迹——就把祖田買回來。其實啊——嘿，你瞧着罷！……發迹哩！」

他下唇一突，帶着打了勝仗的神情盯着何先生。他看見別人已經給封住了嘴，就趁勢逼緊了一步：乾脆賭了個呢。

「他要是真的做了官，我這個當叔叔的就在地下爬給你看看！」

於是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拿手抹抹嘴，把臉子轉向着窗口。他好像已經做完了一樁大事，放心地吸起那種帶腥兒的空氣來。眼睛睜着看着外面，眉毛鼻子都打起皺摺，彷彿他要痛痛快快打個噴嚏——可又打不出的樣子。

河面越走越狹，看來簡直會把這艘小火輪夾住。綠灰色的水給龍鬚號剪成個楔形，打船頭兩邊捲起兩條波紋，翻着滾着——拍到了岸上。

何先生又關心到了仲驢家裏那位沒出嫁的小姐了。何先生問起她的年紀。她的品性。他已經把口裏那截煙屁股抽了好一陣，一直到短得燒着了指甲的時候才毅然決然把牠扔掉。

那一位的嗓子發了嘎，嘴角裏不斷飛出白沫來。他好幾次要把話鋒轉到唐老二身上去，好像一個男子漢忍不住要談到他的相好女人似的。可是他沒辦到。於是他憑他記得的一點兒——告訴了別人。他最後一次看見他那位姪小姐，她還祇十八歲。噫，這孩子長得很嫩，臉子白漂漂的很逗人愛。他並且還把她那種活潑動兒模糊地描寫了幾句，彷彿她打那年到現在年紀一直沒有長。

末了他正正經經下了個結論：

「說起來真叫人不相信：我們仲禮二爺倒有那麼好丫頭。」

「那——那——」何先生顯得有點着急的樣子，「那你有多少年不見了呢，跟她？」

「哦，唔，這個——噫，怕有十三四年了吧。……我不瞞你說：城裏我以後倒去過好幾趟，不過我沒有去找我們仲禮。說起來是不錯，一家人哩。其實啊——唉，真是！我跟他合不來。我倒是跟唐家裏要好點個：唐老二把我當親叔叔看待……」

他笑了一下，又莊嚴着臉色看大家一眼。

龍翔號像喝采那麼吼了一聲，叫客人們嚇了一跳。這兩艘船往前面那座石橋直衝，看來後面似乎有什麼追趕着牠。河身在這里成了個牛角尖，浪紋給擠得狂喊着，發氣地撲到兩岸的草上，打到那些樹根上，然後又流瀾似的瀉回到河裏。

有人正在那裏就心——生怕小火輪鑽不過這個橋洞的時候，給悶住的水聲可一下子放開了。嘩嘩嘩的聲音打船跟前捲開去，一直溜到四面八方，溜到很遠很遠，好像這兩艘船成了全世界的中心。

大家眼面前一亮：他們已經給帶到了一個大港口裏。有誰得了救那麼透了一口氣。

姓何的那位仁兄不再開口了，好像剛才已經辦完了正經事。眼睛呆呆地瞧着前面的岸



一抹黑色的土上鑲着一線綠的。

悶得難受的丁壽松噓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咕噥着：

「唔，祇有七里。……」

小火輪往南轉了個灣。這艘拖船一直是往前俯着的，這里意外地給撥動了一下，身子就往右邊一歪，尾巴往左邊一甩，看來牠很勉強才改了方向。

「唉，」丁壽松搖了搖頭。「日子過得真快：我有三年沒走這條路了。」

過會兒他又嫌煩似地說：

「真是的！城裏怕已經改了樣子。……」

接着又無緣無故哼了句成語——「江山好改，秉性難移」。

可是何先生把屁股移動一下叫自己坐舒服些，兩手筒到袖子裏，竟閉上了眼睛。

「哼，這位仁兄一定有毛病，」丁壽松在肚子裏說。茫然看看四面，嚥下一口唾涎，「快要到了——還瞠瞠哩！」

河面上小船漸漸多了。那些船夫倚着小火輪嚷着什麼，拚命搖着櫓——正岸那邊避開去。可是龍翔號直往前衝，激起了山邱樣的水浪，把那些漁船什麼的攪得沒命地幌着盪着。

丁壽松這就爆出了大笑：

「要翻下水了，要翻下水了！哈哈……」

聲音空洞得連自己都害怕起來，彷彿全世界就祇有他孤零零一個人。

他右邊那個還是閉着眼沒理會，好像已經看透了他丁壽松的底子——認爲他不够朋友似的。別的許多視線可落到了他臉上，似乎他們知道了些什麼事情，擺出付聽不起的神氣。

「混蛋嘛！」丁壽松小聲兒打了句官腔，偷偷地把眼睛掃他們一轉。

怎麼，難道有誰認識他麼？他側過臉去看着外面。他記一記他先前說的那些話：他可並沒瞎吹。他的確天生的是唐家的親戚。

外面——一些很熟的景色在對他打招呼。他像看西洋鏡似地閉上了左眼，瞧着天慈寺裏的寶塔——像辣椒的那個。牆身邊那些瓦房——黑的白的夾在一起，看去似乎是一碗木耳羹豆腐，還煙撲撲正在冒着熱氣。

那抹灰黑的城牆也落到了眼底裏，叫他想起唐家溫嫂子那排牙齒。

忽然他心跳起來。呼吸也不大順當。連他自己都摸不清到底是歡喜，還是感到了什麼壞兆頭。他怕別人看破心事似地瞞了何先生一眼，就拚命想法子鎮定自己。他消遣地想：

「溫嫂子是個好人。怪不得太太跟二少爺都相信她。」

可是他歎了一口氣，他覺得有什麼東西給人佔去了的樣子。

城牆輪廓漸漸分明起來，還聽得見剝了磚的地方——現出了凸凸凹凹的黃泥。他站起來又坐下去，趴着包袱的兩手直發緊。他又希望快點兒到岸，又希望永遠走不到。

碼頭上的魚腥兒可飄到鼻子跟前來了。那些嘈嘈雜雜的聲音也聽得見了。

船還沒有靠好，那位何先生就猛的張開眼睛站了起來，推開了前面的人衝出去。到了輪門口才記起世界上有個丁壽松，回頭嘆了一聲——

「走呀！」

接着聽見他一路罵着：

「該死，齊什麼呀！一點秩序沒有！」

「虛里虛糟的東西！」丁壽松走在大街上，感到受了什麼侮辱地嘟囔着。「哼，他是什麼傢伙！——睬都不睬人！」

他聞着炒什麼的油味兒，嚥下一口唾涎。他腿子沒了勁兒，挾包袱的左膀子直發酸。嘴脣動着罵着：他現在這麼不舒服，這麼悶氣——彷彿都是那個姓何的害的。

於是他一到了唐公館，就把腦袋往門房裏伸了進去，要把閉久了的嘴脣動幾下來舒散舒散似的，一口氣說着話：

「老陳，老陳！……你還認不認得我？……怎麼？我是丁壽松呀。……剛糊弄。唉，

累死我了！……你怎麼樣？——看你發了瘋了嘛，哈哈！……呃，呃，說句正經話；呃，二少爺可在家？——煩你通報一聲。真的，真的。……」

那個老陳也不表示認得，也不表示不認得，祇應了他一眼。隨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進去。

## 一一

丁壽松一給帶到了裏面，他就覺得他這越來得不大湊巧：唐二少爺今天要到對江那個省城裏去。他知道他那位闊親戚還是那個老習慣：一個月裏面總得過江去一次把，並且四五天就回來的。不過他總感到有點失望，彷彿他碰到了不好的兆頭。

「去做什麼呢，真是！」

接着他又想：

「嗯，怕的又是有個雌貨迷住了他！」

他心頭竟有點酸溜溜的。可是他用種很感動的臉色跨進了那個書房。

這間屋子很黯，一走進來就覺得一陣涼氣。四壁似乎要跟這有氣沒力的光線賭賽——那些字畫發着灰黃色，看去祇像是牆上的霉斑。

那位啓昆二少爺正把上身伏在桌沿上，一個人在那裏喝稀飯。他嘴裏哪一絲肌肉都在跟滾燙的流質掙扎着，掙鬥着，把他那張長方臉攪得動着縐着。一面發出嗚嗚嗚嗚的響聲，好像他什麼地方受了傷。

喚，唐二少爺比從前老了點兒：鬚頂上多了幾根白頭髮。不過那抹嶄齊的鬍子還是又黑又有光澤，氣色也不壞，實在看不上四十幾歲。並且他仍舊吃得很多，用他全力使動着筷子——彷彿這兩根銀棒很有些斤兩。他把一塊蔥油燒餅整個塞到了嘴裏，又夾起油滴滴的肉包子來。他臉色很認真地嚼着，把一雙有點紅絲的眼睛釘着那盤鹽水豬肝，腮巴肉扯動得很起勁。看來他簡直是在盡什麼神聖的義務：他生到世界上來就祇爲的這個。

那位客人駝着背走進來的時候，二少爺好像怕給分了心似的，祇隨便瞅了他一眼。可是丁壽松用激動的聲音叫了起來：

「二少爺！你發福啊！」

接着把包袱捧寶似地放到一張紅木椅上，他就施起本地頂隆重的禮節來。他哼了一句——「拜年？」一面用種挺熟練的手法跪了下去。

二少爺稍爲躊躇了一下，就認爲自己可以不必站起來。他祇用手擺了幾擺，又像是表示不敢當，又像是嫌別人打攪了他的用飯。嘴裏不方便地響着：

「呃呃，呃！」

他瞧着別人伏下身子去，一面皺着眉，似乎嫌那個的姿勢不大好。

爲了跪着的地方離他太近，丁壽松碰頭的時候不得不把脖子縮着點兒，脊背就更加駝了

些，看來顯得格外恭敬，格外有那種小人該死的樣子。於是二少爺覺得自己彷彿又給墊高了許多，臉上放着紅光。並且忍不住想要挑出對方的錯處來似的，擺出付討厭的臉色來瞧着客人——等他先開口。

丁壽松早就摸熟了主人的脾氣：他知道二少爺一輩子看得頂要緊的是一個娘，還有一個寡嫂。於是他開頭就提到對方的母親。

「太太康健？我去給她老人家拜年。」

「呃，等下子！」那個把臉用力地一幌。「她老人家沒有起來。」

那位客人可還打算往外走：

「那我們那位姑奶奶……」

「早哩早哩！……你坐罷！你坐罷！」

說了就送一塊蘿蔔頭到嘴裏，慢慢地嚼着。他看看了丁壽松，又看看那些碟子——似乎怕人搶去。

牆上的掛鐘拖下一個很長的擺——重甸甸地搖着，替他的嚼聲打着拍子。有時軋格達軋了一下，人家當牠會敲起來，可是偏偏沒有聲音。好像軋知道軋自己活在唐家裏不是為的要報時辰，祇是讓軋塗金的雕花在這裏給客人們欣賞欣賞的。

天上大概有雲在滾着。這屋子裏一下子變了點亮，一下子又黯了下去。於是那些紅木傢具時不時在變着顏色——一會兒淺，一會兒深。像二少爺的脾氣那麼捉摸不定。

丁壽松爲了特別客氣些，他不去坐那些光費的椅子。祇把半個屁股擱在一張骨牌檯上，腰板稍爲挺直了點兒。

「太太——她老人家——」他感慨地說，一面嚥了一口唾涎，「唉，真是的！她老人家真好福氣！……她老人家——她老人家——那個背疼的毛病可好點個了？」

那個瞅了他一眼，校正他一下：

「膀子疼。」

照了壽松平素的脾氣——準得有一場爭辯。可是他忍住了，祇表示了有點驚異，右眼睜得大大的：怎麼，膀子啊？接着可又不放心起來，很仔細的問着疼得怎麼樣，有沒有貼膏藥，好像他是個醫生。最後他屏住了呼吸，焦急地等着別人回答他。

「唔，今年沒有發，」唐老二很不經意的樣子。連眼睛都沒抬起來。

丁壽松總想要別人轉過臉來，可是等個空。他臉上皮肉縮緊了些，右眼就睜得有點費勁。怎麼攔的呢——唉，他那位親戚沒往年那麼看得他起了。其實自己在家鄉裏也有五十畝田，也穿着長衫受人尊敬，並且那些泥腿牛常常有事情請教他的。



「人家還沒說唐老二是孝子哩！」他在肚子裏。○「哼，問起他的娘來——他倒他倒——不相干的！」

倒還是他丁壽松關切些。他問：

「她老人家背脊——呃膀子——一點不疼啊？什麼膏藥貼好的嘍？」

等到他聽說並沒有用藥，祇是在天慈寺許願許好了的——他就快活得全身都輓動起來，右眼鬢呀鬢的流眼淚的樣子。他一面提高嗓子發着感慨，一面歎着氣。

唉，大太太是——菩薩當然保佑她老人家。不過他認為二少爺的功勞更加大些。

「二少爺你老人家——唉，孝心感動上天：我曉得的，我曉得的。」

那個把嘴唇包着，嚼得輕了點兒。掛鐘敲起來的時候——他還嫌轆吵似地敲敲眉，可是轆滿不在乎慢慢響了十一下。

丁壽松活潑了起來，話也漸漸來得流利了。他打着手勢，腿子也在桌下動着，輕鬆得連骨頭都脫了節。嘴裏反反復復談着啓昆二少爺的孝行，好像生怕對方不知道。他又歎氣，拿手背抹着濕漉漉的下唇。

末了——他還舉出別人的話來做佐證：

「他們都說嘛：唐家二少爺真是！好心有好報，怪不得如今當大官哩。孫少爺呢，書又

讀得好：常是攷第一。他們說的。」

「哪個說的？」二少爺拼命裝出付平淡的臉色。

「哪個啊？……都是這個樣子說。小火輪……噫，大家也談的。」

原來船上的人——個個都在談着唐二少爺：那麼好人出現在世界上，出現在城裏，真好像是個菩薩落凡。唐家全家的人又都那麼出色，跟那位二少爺配得很得當。至於他丁壽松呢——他祇歎氣，唉，真是的！他在這三四年裏面沒有一天不想着他這房親戚，沒有一天不跟家裏人談起：

「唉，我這一輩就祇靠二少爺。真是！二少爺待我們真好。說話要捫捫心，真的！」他並且還細細地告訴他那兩個種田的兒子：他要叫他後代都記得這位好人。

那位二少爺慢慢吃完了飯，慢慢向客人轉過身來。他臉上有點發紅，氣色顯得更加好；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喝過了稀飯之後身上發熱，還是有一種輕飄飄的快樂感覺熏得他這樣。

隨後他用種很溫柔的聲音叫高媽打手巾把子給他。他挺舒服地靠在椅上，打一個小木盒子裏掏出一件精緻的小銀器來：這還是四五年前的那根牙籤——用銀練跟挖耳子吊在一起的。他很周到地剔着牙，還拿小指去幫着挖呀括的。他時不時插句把問話：

「怎麼呢？……怎樣說的，他們？」

反正現在去趕公共汽車還嫌太早，他就打算讓客人談完了再走。他覺得丁壽松這人還不討厭。可是有時候他臉上忽然感到一陣熱；他看着對方那付過於謙卑的樣子，過於小心的樣子，反倒叫他起了點疑心。到底是說正話還是說反話呀，那傢伙？

全屋子都靜悄悄的，表示着一種大公館的莊嚴。祇有丁壽松一個人在咕咕刮刮，似乎四面還起了嗡嗡的回聲。他嗓子發乾發癢，好像破竹子在空中甩着的聲音。他求救地瞅一眼茶几——可是那些聽差老媽竟忘記了替客人倒茶。

末了他提到了他這趟的來意。他要請二少爺賞他一碗飯吃。

「二少爺待我好，我祇要跟二少爺做事。……」

他哭喪着臉盯着對方的眼睛——等着別人表示一點什麼。

二少爺那雙眼睛中間隔着一座寬鼻子，叫人癡心他的視線不會有交點。那上面塗着一些紅絲，好像老是睡不夠似的。不過他還發出又威嚴又同情的光來。丁壽松總覺得那雙眼珠子生得不大不正，可是仔細聽去，又不知道他的毛病到底在哪裡。

「怎麼的呢？」二少爺問。「你們鄉下也攪得這麼糟法子？」

「是嘍，是嘍，唉！三五十畝的人家——唉，真不得了！一年水一年乾的。還要鬧土

匪。」

「你們那也有土匪？」

「怎麼沒得呢。唉，如今世界好人少，沒得吃的就搶。」

他還想往下說，可是外面有腳後跟頓着磚地的響聲。連二少爺也注意地望着門口。他們聽見那位溫嫂子拎着個紅漆木桶——要打外面應子穿過。

那個女人仍舊是那麽付俏勁兒。太陽穴上貼着頭昏膏藥，眉心裏扭痧扭得一撮紅的。眼睛永遠是那付朦朦朧朧的樣子，遠對書戶這邊瞅了一眼。她衝着丁壽松扭扭頓頓子打招呼的時候——很俏地笑了笑，露出那排整齊的黑牙齒來。

二少爺巴望着什麼似地問她：

「大少奶奶起來了吧？」

「沒有哩！」——那個看不起地答一句，披披下唇走掉了。

這叫丁壽松嚇了一大跳，連神經也緊張了一下。怎麼，溫嫂子現在伺候大少奶奶？溫嫂子——嗯，奇怪！她竟沒把二少爺聽在眼裏！怎麼攪的呢，這是？……然後他從男女事件上面去着想：唐老二祇管是個好人，在這方面可招人說了許多閒話。這回——說不定是溫嫂子故意賣俏。

於是他沒那回事似的，苦着臉又回到原來的話題。

唐啓昆想起剛才那回情形給別人瞧了去，就瞪着眼對着他的客人——看看那個的臉色。

可是對方什麼表示都沒有。

「混蛋！」他暗暗地罵。他不相信那個姓丁的就這麼麻木：總是故意裝做不懂事的樣子，故意不露出什麼神色來，他就覺得他越可惡。

然而最後他還是答允替那個傢伙設法，並且還問：

「你有地方住沒有？」

「哪裏有呢。客棧住不起，我……二少爺賞一個臉，給我……」

「好好好！你就住在公館裏罷！……小侯！小侯！——打車子！」

他出門之前，還是照着他平素的禮數——到嫂嫂房裏去叫一聲問安，還到母親那裏去告辭。隨後帶上那付茶色平光眼鏡，揀着一個肥泡泡的黑皮包，坐上包車叮叮囔囔地走了。

祇留下了壽松在大太太房裏拜年。

這回了壽松沒多說話：大太太老不停嘴，叫他沒機會開口。他祇應着——「是，是。」他在這裏竟聽到了一些意外的消息：原來他那本家丁文侃的確當了什麼祕書長。唐二少爺的局長位置呢——交卸了！

他脊背上流過一道冷氣，又流過一道熱氣。他覺得坐着的椅子幌動了起來。

那位太太可沒住嘴的意思：想不到一位六十二歲的老太太——還這麼有力氣說話。她把一雙手攔在茶几邊沿上，看去像是用鹽醃了許多時日的，又乾又白，跟她那張皺巴巴的臉一樣。那兩片薄嘴唇很快地一下了縮緊，一下子掀開，發出嘶嘶嘶的聲音：顯然她那排假牙沒鑲得妥貼，一說起話來就會透風。

「他們真是希奇巴拉的，」她把腦袋湊過去點兒，彷彿告訴他一件了不起的機密事。「當祕書長有什麼稀奇嘍！——比印花稅分局長還小一品哩。你們二少爺連這個局長都不情願玩，硬辭硬辭才辭掉的。噫，真的也難怪他。人家當局長賺錢，你們二少爺呢——還賠本。再玩下去——家裏田都要賣光了哩。……你們二少爺說：做官沒得玩頭。真的。你看看嘍：你們二少爺當局長的時候——今兒個縣太爺請酒，明兒個商會請酒，他還嫌煩哩。今年子正月裏初二起，一直到——到——」

這里她轉過臉去問她孫女五二子：

「到十幾啊，那回子？」

那個十一歲的五二子正在挑着花。客人進門的時候她打量他一下，又低着頭去做她的事。這時候她就很快地答：

「到十九。」

「唔，十九。你看！一直到十九都有人請：他一直沒在家裏吃過一頓安穩飯。……搬到城裏來總是應酬欠：人家總要請你們二少爺管事。早就說要下鄉找管田的說話，總沒得個工夫。鄉下這幾年也真是！……哦，真的，你兩個兒子呢？還好不好？」

「他們……」

「你們二少爺啊——辭了局長還是忙。真的。丁文侃那個祕書長——還是你們二少爺幫忙才玩成的哩。你們那個本家，你曉得的，從前五塊十塊的常是來告幫。那回子我家那個親家太太來借錢，說是——說是——」

她撇着嘴沒有了聲音，用詢問的眼色看看她孫女。於是五二子微笑着，口齒很清楚地報告了那句話：

「她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說：『親家太太哎，做做好事囉。』……」大太太就格格地在嗓子裏笑着。她那孫女用光閃閃的眼睛瞧着客人，愛笑不笑的——似乎表示她從小時候就認識他，又彷彿要看破他裏面的心事。

丁壽松可笑得很忸怩。他決不定要不要走出去。肚子裏老反復着那個疑問：

「怎麼攪的呢？怎麼攪的呢？」

以後太太的話——他幾乎沒有聽進去。大概她談到了城裏的一些情形，又談到了公館裏的開銷。

「我呢——還是柳鎮住得價點個。柳鎮真是個好地方。你到那塊去的那年……哦，真的，你是哪年到過那塊的啊？」

這位客人驚醒了一下：

「柳鎮啊？——我是……」

「柳鎮什麼都好，就祇是那些個壞人不得了——搶東西放火他都來。你們二少爺才放心我哩，硬要接我到城裏來住。也是天照應：要是我還在柳鎮的話，那場倒頭的大水就逃不過……」

忽然——五二子好像感覺到了什麼，猛的抬起了臉。她把挑花綳子往桌上一放，蹣蹣手走到窗子跟前，掀開一小角窗擋望外面張了一張。

「怎幹？」她祖母吃驚地問。

那位孫小姐搖搖手，對窗子那邊抿抿嘴，又拿兩隻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

於是大太太提高嗓子問了壽松餓不餓，還叫韓升照拂這個遠客去吃早飯。等別人挾着包袱要出房門的時候，她又大聲說：



「你這回還沒看見你家姑奶奶吧？——去看看嘍！」

爲了大少奶奶還沒洗好臉，丁壽松就在門房裏等了一個多鐘頭。他的住處是給安頓在這屋子裏的，跟老陳拚鋪。他把包袱放在一把快要散了的太師椅上，這才坐上吱吱叫着的床沿——老遠地想了開來。

「見了鬼，」丁壽松嘟囔着，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什麼地方有縷里囉囉的響聲，好像有誰在搗鬼，又像是搓紙的聲音。聽着他更感到寂靜，更感到自己是孤單單的，好像這屋子裏那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添了一個客人。

那位老陳一會兒回到門房裏來，一會兒走出去——不知道忙些什麼。可是走起來總是慢慢的，輕輕的，似乎拼命要叫他那雙癩腿踏穩當了——拐得像樣些。他一直沒跟丁壽松說一句話，也沒看一眼。

丁壽松想要曉得別人到底看不看得他起，他故意想出些話來問：

「呃老陳，真的，你在這塊幹了七年吧？」

過了好一會兒，那個才冷冷地瞅了他一眼：

「哪里止！」

「哦，九年哩，怕有？」

他沒等着回答。於是又問：

「九年，可是啊？」

「沒得。」

這位客人有點不舒服：他一定要知道這回事才放心。他緊瞧着老陳的背影：

「那麼幾年呢？」

沉默了十來秒鐘，老陳說：

「八年還欠兩個月。」

丁壽松聽着歎了一口氣：不知道他是對光陰生了點感慨，還是因為坐着的床鋪太高了叫他不舒服。他右腿擱上了左腿，兩脚就臨了空，腿子疊得發酸。可是他沒把腿子放下來。

他一直沒移動他的視線。老陳背着臉在忙着兩隻手，在那里縫補着什麼。丁壽松可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再跟這位門房大爺攀談幾句。這麼沉默着很叫人不好受，一開口他可又怕別人那付愛理不理的勁兒。

等到老陳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他於是對自己說：

「嗯，真是的。老陳還是這個老脾氣。他對二少爺也都是這個樣子。真有趣！」

本來他還打算從老陳那裏打聽點什麼，現在才知道辦不到。這公館裏上上下下的脚色——他丁壽松都摸熟了他們的脾氣，祇有這個老陳有點特別。

「哼，一個門房！」——他才用不着去看一個房門的臉色哩。他從前這城來祇是跟上房裏打交道，跟老陳沒有什麼來往過。

他站起來舒舒腿。把包袱放到床上，撥空這張椅子上自己坐上去。

太陽光漸漸射了進來。當窗的桌子上畫出一個耀眼的平行四邊形。影子在發着抖，發光的一塊在閃爍着，好像桌面上給炙出了油——油星子還輕輕地在那里跳動。

天空藍得沒有底：打這門房裏的窗口望去，叫人會不落邊際地想到老遠的地方，想到老遠的事，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跌在一個什麼世界裏。一些白雲浮在前面，帶着躊躇的樣子慢慢流着，好像給那些屋脊擋住了過不來似的。

那些屋脊顯得格外高，格外驕傲，看來竟要俯視全城一切的房子。

這麼高大的屋子可有五進。廳上總是掛着些灰撲撲的字畫，陳設些笨重的桌椅，就叫人覺得這屋子更加大，更加空洞，走過的時候聽着自己的脚步声，聽着嗚嗚地起了回聲，簡直有點害怕，一面忍不住要羨慕。

可是丁壽松每逢到這公館裏來，就不得不穿過這些陰森森的廳子：主人們住的是後面幾進。他還記得太太跟二少爺住的兩進——有幾間房門一直鎖着，還貼上二少爺親手寫的封條。打門縫裏張去，黑黢黢的隱約辨得出那里堆着許多箱子：唐家收藏的骨董字畫原是出

名的。

丁壽松歎了一口氣。唉，真是！唐老二本來用不着稀罕他那個印花稅分局的位置。

他筒着兩手放在桌上，再把下巴擱上去。右眼嚶呀嚶的獸看着天上，一面細細聽着這公館裏有什麼響聲。

四面很靜，連麻雀在院子跳——都覺得聽得見。偶然大門外面有車子拉過，響了啞的大石板格咚叫一聲，就簡直叫人嚇一跳。有時候聽見了步子響，他就得把腦袋抬起點兒，看看是不是溫嫂子出來喊他去見他家姑奶奶。

他家姑奶奶今天可要到娘家去，還在打掃着。

「見了鬼！」他失望地說。他感到什麼事都不順當，都故意跟他作對。肚子裏似乎塞滿了什麼東西，漲得很難受，祇要打個飽呃就得翻出來的。

一個蚊子嚶嚶地在耳邊叫着。於是他狠狠地在自己臉上一拍，那個小東西哼了一聲就撇開了。

他生氣地想：

「唐老二——哼，攪得好好的又要交卸！」

他似乎怪別人事先沒跟他商量。接着他又隱隱覺得自己上了當：二少爺彷彿早就知道他

要來謀事，就故意辭掉了那個差使。並且趁着他來到的時候——二老爺趕着過江去。

肚子裏的東西翻了一下，要嘔又嘔不出的樣子。他知道他對二老爺的那些敬意，那些奉承的話——全落了空，照他自己說來，那就是「偷雞不着蝕把米」。於是他把左眼角皺了起來，右眼變得快了些。他想到太太的那些話，又想起溫嫂子的對二老爺的那種寶弄勁兒。

他覺得這屋子忽然一亮，這些舊傢具一下子變得鮮明了許多。他憑他自己的經驗，憑他那種對別人身分高低的特別感覺，他領悟到自己這回做人做得太欠仔細。

「悔，我怎麼不打聽一下的！」他在肚子裏叫。「見了鬼！——文侃當了什麼祕書長，我還睡在鼓裏哩！」

他把包袱放到床下的綢籃裏，決計去問他家姑奶奶洗完了臉沒有。他心跳得很響：連自己也不知這還是快活，還是害怕。一面他記起自己平素對了家的那種冷漠的樣子，那付看不起臉嘴，就感到犯了什麼罪似的。這回——準是人家看他犯了罪，才不大敢惹他，才叫他睡在門房裏，連老陳都哼兒哈的不十分理會。

他用謹慎的步子走到廚房裏，走到那些下房裏張望一會兒。隨後又到大小奶奶屋子外頭聽着。

溫嫂子在裏面伺候着，還聽見她們小聲兒在談呀笑的。

屋子外面的這個忽然有點嫉妬起來：

「溫嫂子到底憑什麼本事嘍，個個都歡喜她！」

這個堂客可在這裏吃了十多年閒飯。自從她那個男人嫖呀賭的敗了家，把八九十畝田蕩光，她就走進了唐家——客人不像客人，老媽子不像老媽子。她幫着做做針線，帶帶小孩，做起事來還露出那排黑牙笑着，好像她幹這些是爲的她感到興味。……

忽然裏面響起了脚步声。丁壽松趕緊走了開去。他把下唇往外面一兜：哼，別那麼神氣——她一來一歷他都明白！

可是溫嫂子的能幹他也明白。真是的！別瞧她那雙眼睛朦朧朧瞋瞋着睡的樣子，看起來來可真看得準。柳鎮唐府上沒分家的時候就是大太太當家，溫嫂子就一直貼在大太太的身邊，時常很俏地撮起了嘴唇——在她耳邊噤里咕噥的。一提到大少奶奶，她嘴唇可就往下一披：

「唷，倒像個人哩！什麼東西嘍！——拿唐家的錢貼娘家。」

如今——她可一天到晚跟着大少奶奶。

丁壽松不知不覺回進了轎廬，一半認真一半吃力地咕噥着：

「嗯，不錯！嗯，不錯！」

不過——他搔搔頭皮——不過他家姑奶奶怎麼一來會相信她的呢？他有點不大服氣：好像溫嫂子這件事辦通了，就是他丁壽松的失敗似的。

他轉身又跑到廚房裏去：溫嫂子到那里去打水的時候他可以碰見她，並且他還打算把這件事探聽一下。他這就用種老朋友的口氣跟廚子桂九談了開來，轉灣抹角扯到了大太太，然後很不在意地問到了那個女人——他認為他家姑奶奶不會怎麼相信溫嫂子。

「哪里！」桂九叫，一面拿圍身布擦擦油膩膩的手。「大少奶奶才相信她哩，什麼事那要她做。」

「怎麼呢？」

「怎麼！她叫她做的嘛。」

那位廚師傅又告訴了些不相干的事：大少奶奶房裏的椅子凳子祇准溫嫂子坐，大少奶奶回娘家的時候總是帶溫嫂子去。他說得很有趣，連臉都發了紅。一住了嘴就用手去揉那些新肉，不一會又想起一句話來，就重新在圍身布上擦擦，打起手動來。

丁壽松嚥下一口唾沫。他覺得法子：做人總是這麼麻煩的。他現在得重頭做一番功夫，另外結一批朋友。裏邊勸：還是很明白的事。

這里他頓子一挺，牛頭不對馬嘴地答着別人的話：



「是啊，是啊。嗯，對哩。」

他不管桂九有沒有說完。就用種閒散勁兒踱出熱烘烘的廚房，仰起臉來吸了一口氣。他覺得身子輕鬆了些，還消遣地瞧着屋簷上跳着的麻雀。牠們側着腦袋看看他，呼的一聲飛跑了。他不禁在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

這世界似乎變亮了些，變好了一些。他覺得從此以後——他反倒容易做人。他再也不會引起那些閒話，說他看不起同宗倒去討好外姓了。仗着是一家人，開口來也容易得多。於是牠嚼着東西似地磨磨嘴巴，興奮得心頭都發起癢來。

「唉，我們這位奶奶真是！洗臉還沒有洗好！」

一直到一點半鐘——他才由溫嫂子帶着去見了大少奶奶。

這回他拜年拜得很快，彷彿怕給別人瞧見。不知道是因爲溫嫂子在旁邊吃吃地笑，還是他自己跪得太吃力，起身的時候——額骨上有一點發紅。

他家那位姑奶奶呢——竟很客氣地把身子避開點兒，回答着「萬福」。腰板彎得不太靈便，全身折成一個鈍角，彷彿她那漿過的硬領子箍得她不能動。她一直糊着那張有點浮腫的臉子，等到別人盡了禮就仰了起來，給淡綠色的寶襦子映得發青。

屋子裏剛才洗過地板，還有點潮濕，桌子椅子都發亮，叫人摸都不敢去摸一下——怕留

下一個蝶印來。到處都瀰漫着一種說不出的香味，閉着就感到自己身子給什麼軟綿綿的東西裹住了似的。

「坐罷，」大少奶奶嘴上閃了一下微笑的影子。

這位客人趕緊陪着笑——他家姑奶奶可又繃起了臉。他給攪得十二分尙促，垂着視線偷偷地往牆脚掃了一眼——不知道自己應該坐到什麼上面去。兩腳膽小地移動一下，很怕臨牀了地板。

於是溫嫂子端着那把藤墊椅子過來——靠門邊放着。

這是規定了給客人坐的一把。坐墊上沾着點兒油漬，還有些地方去了漆，讓出的木頭底子上糊着灰色髒印。靠背上劃出了一個不成形的「唐」字——大概的祝壽子用小刀子刻的。噫，原來這孩子還是這麼個老脾氣。他媽媽房裏的木器件件都洗擦得又光燙又乾淨，絕不准他破壞。於是他祇好對這幾樣傢具做起功夫來：反正是安排來招待客人的，做母親的也就不怎樣禁止他。衣櫃旁邊那張骨牌檯可更加刻得花里剝落，隨着眼看去——簡直是一幅山水畫：不錯，這是指定給高媽她們坐的。

此地的老媽子總是歡喜姓「高」。爲了要有分別起見，於是這網叫做「高媽」，那個叫做「小高」。主人也高興這一套，猶如聽差的得叫「高升」。

丁壽松把屁股頓上那把椅子的時候，莫明其妙地感到了一點兒驕傲。他一面問候着了家那些脚色，一面把脊背往後靠過去。

大少奶奶背着窗子，挺得筆直地動都不動，似乎怕一個不留神會把臉上的粉弄得掉下來。她鼻孔裏時不時發出一種響聲：聽來覺得她在那里笑，又像是答允客人的話——還帶點兒謝意的樣子。

「唉，真是的，」丁壽松一提到了文侃就嘆氣。「到底是我們丁家禮上積德，侃太爺——嗯，如今到底……」

溫嫂子一直歪着身子靠着梳妝台的，這里趕緊插了上來：

「沒得談頭！——前幾個日子人家還看他不起哩！」

「怎麼呢？」那個臉上有點發燙。

溫嫂子使勁把下唇一披：

「丁家窮哎，唐家闊氣哎。闊氣嘎，闊氣嘎——噢，如今掉了差使還要找丁家想法子！」

這位姓丁的可活潑起來，拿出那種跟自家人談體己話的派頭——歎着氣發着議論。他認爲一家人家頂要緊的是個運氣。他可不怕別人的白眼，到時候出了頭——哼，你瞧着罷！

他輕輕拍着自己大鬚。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舔一下嘴角上的白沫。

可是大少奶奶在鼻孔裏哼了一聲。她好像全沒聽見別人的話，祇顧自言自語似地說了一句——

「我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接着她對窗子那邊轉過臉去，皺了皺眉毛。她怕陽光照壞了她的眼睛，把窗櫺子拉嚴些。舉動來得很細巧，很小心，似乎她在拈一條蟲子。隨後還把手指捻幾捻——去掉剛才已在那上面的灰塵。

她聽着了壽松談了這麼分把鐘。她又對梳妝台照照鏡子。

反映出來的臉子有點歪，右邊腮巴看來更加腫了些。可是看她那兩撇清秀的眉毛，那雙明晃亮的眼睛，誰也不敢咬定她有三十七八的年紀。於是她稍爲把腦袋側一下，眼珠斜着對鏡子瞧了一瞧。

溫嫂子一面緊瞧着大少奶奶，一面嘴裏照應着客人。她好像不大相信他的，時不時大驚小怪地叫着：

「真的啊？真的啊？」

現在她可忽然發現了什麼，一腳儂到梳妝台跟前——拿起手巾來細摸細抹地在大小奶奶

的嘴角上擡了起來。

丁壽松仍舊在報告他家鄉的情形。他說得很詳細，連他家用的帳目都背了出來：彷彿他知道她倆向來就非常關切他這個自家人，他不能夠漏掉了點兒叫她們不放心。

爲了怕別人沒注意他，他故意提高些嗓子發幾句問話。

「姑奶奶你看我有什麼法子呢？你看呢？」

照例——溫嫂子就跟着歎一口氣，瞧瞧那位奶奶，似乎問她這一手有沒有做錯。

那位奶奶說：

「真不行！怎麼攪的？——用呀用的玻璃就不平了。」

一會兒她又衝着丁壽松問：

「孩子不吵啊？」

「什麼？」那個一下子摸不着頭腦。

「哪，你說你家裏沒得吃的，你孫子餓着不鬧麼？」

丁壽松那個挺直着的頸子鬆了勁，跟手放了氣似地長歎一聲。

「是啊，」他說。「人家說起來：哦，家裏倒還有五十畝田哩。其實啊——唉，姑奶奶

你是曉得的。不出來找個事情可行嘍，你看？」

他聽見溫嫂子嘴裏「嘖嘖」響了兩聲，就轉過臉朝她看看——表示他這些是同時對她兩個人說的。

那個彷彿代替他傷心得喪了元氣，身子軟搭搭地斜倚着梳粧台：

「嗚嗚我的媽！真想不到你家這個糟法子！」

不過丁壽松認爲現在有希望些：他早就料到侃大爺會做官，這回一聽見了這個好消息——他就趕出來了。他說話的聲音越提越高，手勢也打得特別有勁，顯得挺有把握的樣子：

「一筆寫不出兩個丁字，侃大爺總不能望着自己家裏人活餓——呢可是啊？我常跟家裏人說：我不管人家裏怎麼有錢有勢，我是——嗚，我姓丁，我祇相信我家丁家的人。我是——我是——我問侃大爺要口饅吃吃我倒說得出口，不比人家……」

丁家這位姑奶奶可總是有什麼放心不下：一會兒看看窗子，一會兒看看鏡子。她視線一落到了壽松臉上，她就忍不住要去研究他那雙眼睛。

「左邊那隻一定害過風火眼。」

於是她想到有一種很靈的眼藥，可是忘了叫做什麼。她眼睛往上翻了一會兒，然後不安心地盯着自己的指甲：她這壞記性逗得她自己都不高興起來。

這時候耳膜上猛的給敲了一下似的——衝進了那個男客的話聲：

「我要去跟兩位老年人請安。」

她剛集中注意力聽到了這一句，又從這上面轉開了念頭，把他下面的話全都漏過去了。了壽松聲音發了啞。還是不住嘴的談着，喝着溫嫂子給他倒來的茶。

這回他覺得已經有了點兒落子：到底同是一個祖公下面的子孫——待他不同得多。看來事情可以進行得很順手，什麼都湊得停停當當的。他告辭出來的時候竟透出一口長氣，腳蹠着的似乎是帶點暖氣的棉花。

他因爲心裏太舒服了，就耐不住要多幾句嘴——到了房門口又轉身問溫嫂子：

「姑奶奶不等吃飯要回家吧？」

接着他重新提到那位在京裏做官的自家人，好像這回他順利得過了火，倒叫他有點耽心，有點犯疑似的：

「侃大爺下月初一定家來啊？」

那位溫嫂子生了氣地把嘴一撮：

「噯，咱你這個人！……快代我去喊小侯打車子！」

於是他吃吃地笑着走了出去，大聲使喚着車夫——那個剛送了二少爺到汽車站回來，拿一塊灰黑手巾在抹着臉上的汗。

「快點個！快點個！」他瞪着眼叫。「哦，還要給溫嫂孀子叫掛黃包車哩。……唉，你真不着急！」

一直等到大少奶奶到大太太那裏問了安，坐上了車子出門——他才放了心。

他還在大門口站着望了一會。顯然他捨不得分手。

小侯跨着大步子跑開去了。用着包車夫常有的那種派頭——直衝到了大街上，怎麼也想要趕上別的車輛。上面那個踏鈴不住地響着，一陣風似地在那些招牌旗子底下掠了過去。街心裏那些石板給踹得空隆隆吼起來。

溫嫂孀子帶着那包大少奶奶的衣裳，坐着僱車在後面跟着。她回頭對了壽松媚笑了一下，就挺着頸子，眼睛直釘着前面的天空。她覺得街上的人都在瞧她，於是撮起嘴來做個俏樣子。

「要死嘍！」她在肚子裏叫。「噯呀，儘看着人家！——有什麼看頭嘍！」



## 四

這天丁壽松到了家去坐了一個下午。吃了晚飯還沒有走。

有幾個客人陪着老太太打牌。客廳裏有時候哄出了叫聲笑聲，一下子可又沉寂得叫人覺得緊張，祇有拍拍的牌響。那些看斜頭的也屏住了氣，眼巴巴瞧着桌子。直到有誰把牌一攤，這才又哇啦哇啦議論起來。

高升他們跟高媽她們老是忙着：才端上了點心，又趕緊沏一壺茶送過去。祇要一轉身，客廳裏可又發出了緊迫的叫聲：

「老小高！老小高！手巾把子怎幹還不打來的！」

聲音是壓着嗓子放出來的，叫人想到塘裏的鴨子：一聽就知道這是老太太。

誰也不大有工夫招待他丁壽松。高升打他跟前經過的時候——還冷冷地瞅他一眼，好像嫌他站在這里礙手礙腳似的。然後才囁囁着走過去。

「他嘀咕些什麼呢？」他想，睜大了右眼看着那個的背影。

他立刻又擺出付大模大樣的派頭——用手揮揮衣面襟，挺了挺頸子。他想：到老太爺屋

裏去呢。還是去看她們打牌呢？他覺得老太太的地位實在比老太爺重要些。於是他踱着穩重的步子到客廳裏。不管那些下人對他怎麼個看法，他總天生的是姓丁，天生的是這公館的自家人。要跨進門的時候他還輕輕咳了一聲，臉上浮起了一層微笑。

許多人向門口瞅了一眼，又把視線釘到牌桌上。祇有斜在姑太太後面的溫嫂子對他多看了一會，眉毛微微揚着：在這五十支光的電燈下面看來，她顯得更加年青了些。

姑太太一打起牌來就不大開口。祇是綳着臉，緊緊抵着嘴唇。她正在對手裏的一張牌躊躇着。一面用大拇指摸着那片雪白的象牙，一面看看她下家的梁太太——胖得像個泥菩薩的那一位。

「不要，」溫嫂子輕輕地說。

姑太太指指點點地商量着：

「這塊……這塊……」

「啊哈！留着有什麼用呢！」

丁壽松趕緊走了過去，彷彿這個當口他非得親自出馬不可的。

可是那張牌已經放出了手，並且給那位胖太太吃了進去。

「餵豬嘛，」坐在老太太旁邊的小鳳子尖叫起來，一面拿兩個指頭擋住了嘴：怕別人聽

着會大笑，她自己也就會忍不住笑。「好一個邊張子！」

梁太太當真笑了起來。聲音顫動着，全身的肉也顫動着。那付亮閃閃的長耳墜給簸得發了一陣抖。她看一眼小鳳子那張瓜子臉，愛得無可奈何似地嘆：

「你們聽聽瞧，聽聽瞧！——鳳姑老太這張嘴哦！」

她上手那位姑太太也輕輕浮起了笑，不過她好像要把軀極力忍住，極力抿着嘴，嘴角就一扯一扯的動着。可是溫嫂子笑得全身都沒了一點勁，一面怪別人太缺德似地斜小鳳小姐幾眼，一面哈得咳了好一會。然後伏到了姑太太的椅靠背上，九死一生地喘起氣來。

牌桌上的人——祇有那位五舅老太太沒有反應。她皺着眉，透過那雙花眼鏡盯着那付牌。別人打了一張，她就好像站在遠遠的瞭望台上一樣，縫着眼往那邊望一下。這裏她奇怪地把那些笑臉掃了一眼——不知道她們爲什麼這麼樂。經了人家說明之後，她還問：

「怎幹呢？」

看她臉色——簡直是在研究一件什麼深奧的東西。嘴巴可稍爲拉開了點兒，預備一聽明白了就開口笑。

於是老太太又從頭至尾對她敘述一遍。嘴巴動得很用力，連兩片鬆鬆的腮巴肉都給扯得不安寧，彷彿每逢吐出一個音來，就非把口形擺得十分正確不可的。那排雪白的假牙齒在閃

着亮。

「哪，你聽我說嘍，你聽我說嘍，」她右手摸牌，左手擺呀擺的打手勢。把事情一交代清楚了，她又慢慢解釋着：

「芳姑太打一張，梁太太吃一張，儘吃儘吃的。這倒頭的小鳳子！——真缺德！」這里她格格地笑了一會，好容易才忍住。「噯唷，笑死人哩！真缺德！她說她恨她，懂啊？——她說她恨她。」

廳子裏重新哄出了大笑。五舅老太太也含糊地笑了一下。

小鳳小姐仍舊用手堵住嘴，打指縫裏迸了叫聲：

「本來是的！本來是的嘛！」

她拚命要裝出一付正經的樣子，自己可又忍不住要笑。她那變有點隆起的眉床一掀一掀的。祇是那兩道彎彎的黑眉毛沒有動；她因爲眉眼長得太擠了點兒，就把原有的毛剝掉，在一個高點兒的適當地方畫了兩條——直往兩鬢插了進去。

等到笑聲平息了，她才放開嘴上的手指。她想着：現在該再說一句什麼話呢？——現在整個客廳都拿她做了重心了。

丁壽松在姑太太後面站了一會兒，又移到五舅老太太後面。他在應該笑的時候笑，應該

住嘴的時候住嘴。隨後他決計要插句把進去，就輕輕咳了一聲。

「鳳姑老太還是這個脾氣，說起笑話來——真是的！」

有幾隻眼睛瞟了他一下。他感到一陣冷氣，準備好的話再也說不下去。祇偷偷地溜別人幾眼。

可是老太太扁着嗓子叫起老小高來。丁壽松這就趕緊走到門邊，用種很着急的樣子瞥着喊：

「老小高！小高，小高！」

老太太公事公辦地校正他：

「不是要喊小高哎。要的是老小高。難爲你再喊下子的，松——松——」

忽然他吃吃地笑了笑，小聲兒說：

「我真不曉得要怎幹稱呼他法子。」

從前他的孩子趕着他叫「松大叔」。文侯老三還很喜歡他，小時候很親熱地喊過他，還叫他背着到外面去轉糖抓彩。可是後來漸漸的——這名字聽來有點揶揄意味了：彷彿爲的要取笑他，折磨他，才加上這麼個不相干的尊稱。

她還記起文侯愛笑不愛地對丁壽松說過這句話——

「怎麼？叫你松大叔——你當真答應啊？」

老三這孩子——說起話來一向是胃里胃失的。

大概是這些地方得罪了丁壽松，以後他到城裏來的時候，竟不來看看這房自家人。

那位梁太太近來很關心丁家裏的事。她問：

「他，跟你們隔得遠不遠？」

「呃，我說不上來了，」老太太想了一想。「哪，是這個樣子的；以前丁家在下河的時候呢——」

一共有五房。後來一房一房分了出來，我們老三房就在這塊買了房子。他呢——」

小鳳子打斷了她：

「他哪里是我們這五房裏頭的？」

那個楞了一下，要去抓牌的右手也停在半路裏沒有動：

「是的，是說不是這五房裏頭的？」

「怕還不是同宗的哩。不過他也姓丁就是了。」

「是的，」老太太重復禱，表示她自己並沒說錯。「嗯，一定不是同宗的。」

梁太太很吃力地把短短的粗頸子轉動一下——看看門口：那個松大叔出去找老小高還沒回來。她搖搖頭，擺出付看不起的臉色：這麼個脚色也要姓了，也要向了祕書長家裏攀做本

家，她總覺得有點荒唐。聽說他還想找個差使哩。於是她鼻孔很響地哼了一聲。

「他能够做什麼事呢！」她說。「總沒有進過什麼學堂吧，他這種人。」

正抽着紙煙的小鳳子趁機會又來了俏皮話：

「噫，就祇准你家梁先生進專門學堂！你望着罷：丁壽松明兒個也會到部裏頭去當祕

書——派在祕書長室辦事。」

給取笑了的那位胖太太笑得發抖，肩膀掙了幾下，好像有人呵她的痒。

溫嫂子剛扭一扭頸子要響應她。可是一瞧見芳姑太太綁着那張腫臉，她就挺了身子作股正經。還用手暗地裏碰碰太太的膀子——喊她別把手裏那張四條打出去。

五舅老太太瞅了梁太太一眼，視線又回到了她那付牌上。眼睛瞇着，眉毛皺着，彷彿她是不得已地在盡着什麼義務。等到了老太太開了口——源源本本告訴她剛才那句話的來由，她這才抬起了臉，用心聽的樣子聽着。

老太太說：

「哪，是這個樣子的。以前文侃在報館裏的時候——梁先生就在他手下做事，懂啊？梁先生是專門學堂畢業。」

「學的是師範。」梁太太很快地插進了一句。

「噫，師範。那年子文侃不做報館了，跟着如今那個史部長跑來跑去的。梁先生呢——就沒得個事。去年上半年——二月初六，正是——史部長喊文侃去當祕書長，梁先生就在部裏當祕書。他學的是專門，懂啊？沒得專門才難找事哩。」

她報告得很認真，叫人覺得——要不仔仔細細聽着她就對她不起似的。眼睛可對着桌面上：她那雙眉毛漆黑的，畫成兩把剔腳刀的樣式，這麼一襯起來，就更加顯得有威嚴。腦頂上齊髮根的地方塗着墨，好像帶着一頂黑緞帽子。

這時候大家都緊圍着牌桌，燈光給聚得集中了，亮得耀眼。四面都給她們的影子擋着，祇隱隱約約看見牆上掛着的對子——成了一條條的白柱子。

門忽然開了一小半。一陣輕輕的風蕩進來，叫燈罩流蘇搖了一下。老小高跟了壽松走進來了。

老太太全沒在意。她雖然一個勁兒瞧着牌，可也覺到身邊幌了幌亮，就對那個老媽子瞅了一眼，似乎怪她怎麼無緣無故闖了進來。她說：

「你們望望梁太太聽：三付下了地！」

「真的，」芳姑太太哼了一句，於是每逢摸到一張什麼，總得躊躇好一會。一面用大拇指摩着牌面，一面瞧着她下家那張胖臉。末了她就用着打商量的眼色瞅瞅溫嫂。



誰也沒開口。在這靜默的當口——她們才聽見老太爺書房有人在那裏哼什麼詩。聲音顫顫的，一會兒細得像蚊子叫，一會兒又放得很大。這當然是那位五舅老太爺的玩意：他念起書來總是兩腿顫着，用脚尖顫着抖呀抖的。

在走廊上，在院子裏，時時響着那些下人的脚步。那裏面還辨得出高升的唢子——他在唧噥着什麼。接着了壽松咳了一聲。

老太太好像嫌這些吵得她分了心，自言自語地說：

「唉，家裏人多了也着實麻煩。……」

沒有人答腔。大家都在提心吊膽地對付着梁太太。連空氣都凝固起來了。芳姑太太運放牌也輕輕地放，彷彿要叫人家不注意——就使聽的是這一張也會錯過的。

後面一進的屋子裏——三太太在哄着三個月的小毛娃睡覺，不成調地哼着。聲音像一根細絲，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地飄着，打門縫裏擠進了這客廳。

祇有在這個時候，大家才記起這公館裏還有這麼一個人，才記起文侯還有這麼一個老婆。可是想起她的面貌來——總有點模糊。她從來不出來陪客，也不多說話。在人面前老是低着腦袋，跟她做新娘的時候一樣。

「你們聽聽三嫂，」小鳳子用蘭花手弄熄了那紙烟，輕輕地說。「不是念經就是哄孩子。」

孩子又帶不好；養一個填一個。三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頭跑跑跳跳的——她也不管下子。」

「怎幹呢？」五舅老太太問。「你打的南風啊？和了！」

於是大家都輕鬆起來。梁太太可紅着臉，立刻把沒有做成的那付牌洗掉，小聲兒噓了一口氣。等到別人發議論的時候，她又滿不在乎地堆着笑。

丁壽松一直站在黑地裏，夾進這里看看，夾進那里看看。頸子伸得發痠。有人一和了局，他這面鬆了一口氣，彷彿卸下了什麼重擔似的。

可是她們這些談話——他還是插不進去。她們正拿三太太做題目，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應該表示同情她，還是應該派他的不是。他嗓子似乎乾得難受，時時咳幾聲。右眼不舒服地閃着，顯然這強烈的燈光刺着他很不好過。

「她那種日子我就過不來，」小鳳子又拿起一支烟。「她一年到頭不動，什麼事都不管。」這里她把兩個指頭放到嘴上去，告訴別人她現在又得來一句俏皮話了。「噯，你們望着罷，打起仗來她都不肯跑的。」

誰也沒有笑。倒引來了五舅老太太一句問話：

「怎幹要打仗呢？」

小鳳子極力忍住笑，眉床肉抽動着。她故意對那位老人家裝付驚慌樣子，一面瞟着梁太

太的臉。

「糟了！五舅媽真的不曉得啊？」她壓着嗓子叫。「洋鬼子就要打到這塊來了哩：有一百架飛機。」

那位梁太太沒命地笑起來，全身顫得像一塊肉凍。

老太太也笑了笑：

「這倒頭的小鳳子！——瞎說瞎說的，五舅媽要當你是真的哩。」

停了停又正經着臉色——向五舅老太太那邊湊過去一點：

「不要聽她嚼的舌根子。昨兒個我還看了報的：不要緊。打仗的那塊還遠得很哩，懂啊？——遠得很哩。真的，中國地方這麼大，人家要打來——哼，這樣容易法子啊？」

她對面那位芳姑太可轉開了金頭：想像到跑兵荒——攙着她的祝壽子擠上了小火輪，帶他送到鄉下去。她不管到哪裏總帶着這孩子走，就是回娘家——也叫小侯在他下課的時候去接他來。現在他給安排在他外公書房裏：她怕這裏太嘈雜了，叫他溫習不了功課。

越想越不放心，她很快地向溫嫂子轉過臉來：

「你去望下子他能。」

那個一聽就知道她說的是誰——「哦，祝壽子啊？」快走到門口的時候芳姑太又加了一

句：

「他要是惚盹——就給他上床。」

丁壽松看着溫嫂子走出去，嚥下一口唾涎。他有點不安：怎麼不叫他丁壽松呢？他覺得使喚一個女人到老太爺房裏去，那裏還有男客坐着，這件事總有點那個。並且他實在應該再到老太爺那裏去坐一會。可是他把那位老人家冷落了這麼久，這回要去——他認爲總得有個藉口才好。

「五舅老太爺真是書獃子，」他對自己說，笑了一笑。

嘿，那個老頭儘拿本書在那裏念，就是看見他進去了也不跟他搭嘴。老太爺一個勁兒在那裏寫着什麼，連外孫撲在茶几上打盹——也沒有管。丁壽松坐在那屋子裏的時候就老是忤忤着，想不出一句話來說。於是他打定主意——非得有件正經事他才到那邊去。

這客廳裏的女太太們雖然沒工夫理會他，他到底還有時候插得進嘴去的。

就這麼着，他一聽見小鳳子第二次跟舅老太說頑皮話——他就打起哈哈來，聲音放得很大。

「唉唉！笑死人哩！」——他拿手擦着乾巴巴的眼睛，縮短了呼吸，好像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香几上那架座鐘叮的敲一下：十二點半了。

高升端着個茶盤走進來，整整齊齊擺裏消夜的稀飯。一走過兩個人影中間的亮處，就有一碟火腿閃現了一下：切得薄薄的，紅的白的都非常鮮明。

背着燈光站着的丁壽松看高升拿出那些飯碗來。他數着：一，二，三……

「七！」他挺了挺頸子。到底是自家人：即使他沒打牌，他不過在這里隨便談談玩玩的，這一餐精緻的消夜可也有他的份。不比在唐家裏——祇叫他到廚房裏去吃飯。

他這就擺出付得意的臉色瞧着別人吃東西，好像這些好味道都是他親手做出來的。看見舅老太太已經用完了，他還拿出一付主人的身份來勸她多吃一點。

「怎麼不添一碗呢？怎麼不添一碗呢？」

可是他自已沒端起碗來。直等到溫嫂子回了這客廳裏——他才動手。

「祝壽子上了床了？」他把那最後一片火腿浸到了稀飯裏，很關切地問她。「你今兒個不家去了吧？」

「家去做什麼？」

他低聲說：

「呃，真的，你替我在姑太太跟前說一聲：請她那個點個——侃大爺回來了的話。頂好

呢請她在侃大爺面前先說一聲，回頭我再自己找他。你看呢？」

「啊喂，看你甯！——你還是不放心姑姑太太，還是不放心我嘎，重三到四的？」

丁壽松就聳着肩膀笑起來。不過一想到他要一個人回唐家去，心頭又一陣冷。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獸在那冷清清的公館裏，瞧見了老陳那張看不起人的臉。

「我憑哪一門要住在唐家？」他想。「明兒個我要跟他們說一聲——搬到這塊來住：出門一里，不如屋裏。」

今晚他可非回去不可。他聲言他得少陪，跟在座的人一個個招呼着。一發瘋老太太動了動身子，他趕緊用付哀求的臉色叫起來：

「莫送莫送！自家人。呃，真的，莫送！」

在他這方面，禮節可得盡到。他不斷地彎着腰點頭，到門口還鞠了一個躬——讓門扉撞到了他腰上。在廊子上遇着老小高，他竟也拿微笑招呼她一下。然後踏着方正的步子，恭恭敬敬走到老太爺那里去告辭。

五舅老太爺還是坐在那把搖椅上，這條腿攔上那條腿，抖得連地板都震動起來。他眼睛有點不大平正，把那本書靠右邊拿着：一眼瞧去，就簡直斷不準他倒是在看書，還是在瞞着進門的丁壽松。

靠窗那張桌子上放着好幾隻大小不同的錶，旁邊還有一塊灰布。丁壽松知道這是老太爺的玩意；他每天晚上要把那些小鐘小錶擦一遍的。

可是老太爺自己正在那里找着什麼；這里摸摸，那里摸摸，一會兒又翻抽屜。這里他猛地抬起臉來，很着急地問：

「呃壽松，你看見我的眼鏡盒子沒有？」

那個給楞住了。

「真要命！」老太爺顯得很煩躁，說起話來也很快。「到哪塊去了呢？——剛才還在這塊的。真要命！真要命！家裏這麼多用人——一點個用沒得！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

五舅老太爺還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兩腿仍舊抖呀抖的。他慢吞吞地說：

「在不在你的馬褂口袋裏呢？」

丁壽松幫着找着。等到他在新打的書櫃上發現了那個東西之後，他才走出了這里。自鳴鐘正敲了一下。

這時候客廳裏又開出了尖銳的笑聲。

## 五

到兩點多鐘——丁公館那些客人才散。客廳裏的地上給留下許多瓜子壳，煙屁股，吃酒夜吐下的雞皮。祇有痰盂跟煙缸很乾淨，在燈光下面發着亮。

溫嫂子要喊高媽來掃地，可是那位剛送了客打回頭的老太太止住了她——「等下子，等下子，難爲你。」於是她想起她照拂祝壽子睡覺的時候祇吩咐小小高陪着他的，就不放心地往裏面走去了。

她們娘兒三個又回到了客廳裏。老太太靠牌桌坐下，把旁邊茶几上那隻盒子拿過來，倒出裏面的頭錢來數着。她動作得很慢，叫人疑心她手指生了什麼毛病。把麻將牌推開，她拿一張鈔票攤在桌上，最後才釘着一個疙瘩似的——放上一塊光閃閃的現洋。接着再把毛錢排列成一道線，有一個擺歪了些還拿來移正一下。她嘴唇輕輕掀着，那排假牙就星星那麼閃動起來。

芳姑太太兩手筒在袖子裏，肚子貼着桌沿，看來她似乎老遠地在想着什麼，同時又像是在心裏幫母親數那些錢。



「啊呀，」小鳳子叫。「我忘記買烟了！」

她抓起款客的那罐頭白金龍來頓了一下，把裏面的東西全數裝進了她自己的烟盒子裏。這才轉向了老太太，埋怨地嚷着：

「看你唷！——算了半天還沒有算好！」

那位老年人給攪糊塗了。照規矩——頭錢裏面要攤出四成來給高升高媽他們分。可是她似乎給那些毛錢耀得眼睛發花，覺得怎麼樣也分配不過來。

等小鳳子搶上來替她算的時候，她格格地發了笑，把脊背往後面一靠。

「噯唷我真攪昏了！——又是票子，又是洋錢，又是毛票，又是角子……」

然而小鳳子正經着臉色，挺熱心地搬動着那些錢，嘴裏計算着。顯然她不單是在幫着母親的忙，而且還有教育別人的義務的。她那片大紅嘴唇老是往上面翹着點兒，一看就知道她對老太太的數學程度多少有點生氣。她時不時反覆着這句話：

「一點個不難。你望着嘍！你望着嘍！」

一會兒她就理得清清楚楚：

「一共十六塊七毛。一成算牠一塊六罷。四六二十四。……六塊四——給他們六塊好

了。」她轉向着芳姑太太。「不錯吧？……媽媽你問問姐姐——錯不錯。容易算得很嘛。」

隨後她疊起那些鈔票，輕描淡寫地抽出了一張放進衣袋裏。她跟自己商量似地：

「我拿五塊：我要買襪子。」

做母親的就像平素那樣——笑着嚷起來：句法從來沒有改換過。

「要死啊！——這倒頭的丫頭！」

那個丫頭在這時候總是堵起了嘴，埋怨她哥哥太小器：

「你想想瞧，我十塊錢月錢可够用？」

她臉子一會兒衝着母親，一會兒衝着姐姐，嘴裏對她們背着她的日用帳。算算瞧，她用得苦不苦！朋友得應酬，香煙也得抽。可是爲了錢少，簡直成了個齷巴子。她說得很快，好像在背着一課熟書，一直跟着她們走到老太太房裏還沒談完。

「我就不懂，」她彷彿受了什麼驚嚇的樣子——頸子掣動了兩下。「我就不懂——怎幹連買鞋子買襪子都要包在月錢裏頭！」

老太太坐在她那張又高又大的寧波床上。兩隻腳落不到地，就把腿子盤在床上。她攤出一付很適意的樣子，好像一樁大事業好不容易才做成功，可以舒舒服服休息一會似的。她扁着個鼻子叫小高替她裝水烟，一面撮起了嘴唇等着。這裏她張一張嘴要說話，小鳳子可走到隔壁她自己房裏去了。

「還有手絹呢。」那位小姐隔着板壁叫。「他恨不得吃呀住的都包在裏頭才稱心哩！」

芳姑太太每逢到了她母親屋子裏，總是揀那張嶄新的皮墊椅子來坐。還把牠拖出點兒——不讓牠靠着牆。她時不時捻捻手指，似乎那上面沾着什麼髒東西。她很注意地聽完了小鳳子的話，歎了一口氣。

「唉，也難怪。侃大爺住在京裏開銷總不小。還有應酬什麼的。」

一提到文侃，他那張很有心事似的臉子就浮到了她眼面前。她總是似乎看見他彎着個腰，低着個頭，忙着跑來跑去——一會兒到母親這里，一會兒到嫂嫂那里，用着很性急的手勢掏出幾塊錢來。

好多年以來——一想到哥哥就有這麼個印象，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來的。

「嫂嫂呢？」她想。「唉，她領子上那塊繡總是不得好。」

於是她說：

「怎幹不揀點個阿墨林的嘍？」

「你說哪個？」老太太茫然地問。聲音可輕輕的，彷彿怕驚動了誰。

然後娘兒談了幾句哥哥嫂嫂的事。老太太十分詳細地告訴她大女兒——文侃還回信上說了些什麼。芳姑太太專心聽着：雖然這封信寄到的時候還是她讀給母親聽的，現在她可儼聽一

個新消息一樣。末了她還問了一句：

「要打仗的話——有得說起沒有？」

她那張臉子顯得更腫了些，給電燈照着——發着青灰色的光。眼睛睜得大大的對着老太太——等着她的回答。

這問題現在變成了一個硬東西塞在她胸腔裏了。可是以前她竟那麼不在意，那麼忽略，連哥哥信上有沒有提起這件事——都記不起來。

老太太對她搖了搖頭，她就把手子挺直了點兒。她話說得很快，很流利，顯然是她說熟了的。不過嘴唇撮得緊緊的，看來她不願意把聲音放出去。

「反正這個樣子，反正是。世界一亂，我們娘兒兩個——嚶，才不得了哩。我不能望着唐老二把田賣光，骨董字畫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偷着賣！我不管！——我該派有的一份我就要他交出來！」

「當然囉。這個……」

做母親的把嘴門到水烟嘴上去了。

房子裏響起呼啦呼啦的聲音。那幅畫着牡丹的帳帘子就給埋到烟霧裏面。水烟屁股那股衝鼻子的氣味跟油漆氣味混到了一塊兒，逼得芳姑太太拿手絹在鼻子跟前擋着，一面噴得噴

了起來。

三太太的孩子哇哇地哭。聲音直發悶，好像她給什麼堵住了嘴。於是又飄起了那個不成調的催眠歌，並且聽得出做娘的在拍着那個小孩子——哭聲就一抖一抖的。那位三太太的嗓子老是這樣細，這麼尖，在這夜色裏飄得毫不費力。她彷彿特爲要弄上點聲音來叫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聽去倒反覺得寂寞，覺得淒涼，簡直不像是從一個有血有肉的生物身上發出來的——還叫人疑心到這世界上壓根兒沒有一個生物。

忽然——芳姑太感到心頭一陣酸。那種一高一低的哼聲像是一條長絲，而她牽着這條長絲在這里盪着。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來由，她總隱隱覺得這歌聲跟她的身世有種說不出的聯繫。

她想到祝壽子吃奶時候的那些光景，又想到大老爺臨死時候的樣子，那年她頭胎生的那個女孩子還沒有壞。於是以後她一直跟祝壽子孤零零過着日子，還讓小叔子他們簸弄着欺侮着。

「這個砍頭的！」她用力撮着嘴唇罵，眼睛裏沁出了淚水。「一天到晚跟那個老太婆鬼祟祟。……還有那個五二子！他們巴不得餓死我們孤兒寡婦！——還當人家不曉得哩。」  
老太太想了一會兒。一口的煙啣住了不叫吐出來，不然好像就會把念頭漏掉了似的。噙

後她發表了她的主意，使勁動着嘴——有頭有腦地說着。她從文侃兩個月以前的一封信報告起，叫別人知道這位哥哥不久要回家一遭。

最後她才鄭重地提出了她的辦法：

「就這樣子罷：等哥哥家來好了，看他怎幹說法子。」

可是隔壁小鳳子的聲音像釘子那麼插了進來，一聽就知道她又在那里生氣，可以想像得到她那張瓜子臉發了紅，或者竟連腮巴子都鼓起了：

「哼，哥哥哩！他自己的事都管不着——還管姐姐的哩！」

這邊老太太微笑着聽着。等了會兒沒下文了，這才答道：

「我當你睡着了哩。……你還在那塊看紅樓夢啊？」

老太太似乎已經回到了他臥室裏：她們聽見堂屋東廂發出沉重的踱步聲，還埋怨地囁囁了幾句什麼。

姑太太很靈便地把頸子轉動了一下，她躊躇着。這件事要不要跟爹爹商量呢？可是她在臨睡之前——到他房裏去請安的時候，她竟什麼都沒想到要跟他說。

「跟他談什麼哩！」她對自己解釋着，悄悄地穿過小鳳子的屋子，到了裏面一間專門空着替姑太太安頓的房裏。

溫嫂子守在睡着的祝壽子旁邊打盹。這裏她像有種天生的特別敏感似的，蓋地張開了眼睛，就用精神飽滿的派頭去給她大少奶奶打洗臉水去了。

那個可對着鏡子自言自語地說：

「真奇怪。怎幹的呢，到底？——大家都看不得哥哥！」

她相信祇有她懂得哥哥。哥哥也懂得她。唉，她這位姑太太在家裏的各種關係上——倒是應該屬於伯父那一支的。那位老人家生前很喜歡她，很關切她，還常常在客人面前誇她：

「不要看小芳子這麼小，才懂事哩：看見一樁事情總要想下子……又愛乾淨……」

接着拍拍她腦袋：

「小芳子，你像你哥哥一樣——過繼給我罷：叫我爹爹。我替你看個好人家。」

那時候她才九歲：她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她跟一般聽話的小女孩一樣——媽媽給她的那種羞恥教育竟起了作用。於是把臉一撇：

「噫！」

現在記起這些來，還彷彿聽得見伯父那個洪亮的嗓子，還覺得自己的腦袋轉動了一下似的。

她歎着氣。跟手對準了鏡子，把微微皺着的眉心抹了幾抹。一看見溫嫂子提着鉛桶走了

進來，她感慨地說：

「要是他看見了這個樣子——不曉得會怎幹氣法哩。」

那個嚇了一跳。一經芳姑太太說明了之後，她馬上跟着也歎起氣來。

「啊唷喂，不要談了罷！」她說。「他老人家要是望着唐二少爺待你——東也賣田，西也賣田，賣完了叫你明兒個分不到一點個東西……」

「原是喂。我到唐家——還是他老人家做媒的。」

溫嫂子的可替那位老人家辨護似地苦着臉，嗓子稍為提高了些：

「唉，他老人家怎幹想得到大少爺——大少爺——」她要要那雙紅眼睛，擰了一把鼻涕，「大少爺一過世……他過世……唐老二就簡直的——喂，剝了皮還要下油鍋哩！他待嫂嫂這般樣子！可作興喂！畜牲嘛！」

停了會兒又輕輕地說：

「我們真的要提防他這一着哩。」——「我們」兩個字咬得特別重。「我們總要打聽打聽：葉公蕩那塊田說不定要賣。」

「喂，真的要打聽。……找哪個呢？」

「嗚哨我的奶奶！」溫嫂子的壓着嗓子叫。「還怕沒得人麼！比如——比如——丁那個，



丁——」她故意擺出付記不住的樣子，想了這麼幾秒鐘。「丁什麼的……啊喂，看看我的記性！」

芳姑太可還不明白。溫嫂子對她瞧了一會，祇好乾脆說了出來：

「哦，丁壽松。……這個事情叫丁壽松去做就是了。」

那個的視線慢慢移了開去。抹着西蒙蜜的右手也動作得遲鈍了些。哥哥一回了家——馬上就跟他商量麼？不過她一下子決不定；那些打聽得來的消息還是由她告訴他好，還是叫丁壽松一逕對他報告的好。

這時候隔壁房裏——小鳳子那張床煩躁地响了一聲，大概是這邊噁噁咕咕的吵得她睡不着。不過也說不定是爲了姐姐太相信哥哥，她生了氣。

於是芳姑太太立刻打住了她的思路。把濕手巾抹了臉，重新擦起西蒙蜜來。

## 六

十一點才敲過，那位丁壽松就到他自家人家裏來了。溫嫂子一瞧見他，老遠地對他招手。她嬌弱地斜靠着門框，把新貼上兩片頭痛膏藥的腦袋往右邊歪着。臉上堆着笑，上唇翹呀翹的，彷彿她拚命要包住那排發亮的烏光牙齒——可又包不住。

「啊，噴嚏我的大爺！」她埋怨地斜了他一眼。「怎幹到這時候才來的呀！」於是她把他拖到沒有人的客廳裏，貼着他耳朵談了好一會。

丁壽松拍拍他那凹進去的胸脯：

「好，包在我身上！」

他似乎怕別人看他太慷慨——反倒叫人疑心他靠不住，他就詳詳細細說了一番理由。

「我看不過，我！」他奮激得連左眼都瞪了起來。「我不能望着我家姑奶奶吃人家的虧！嘿，真是的！家裏人不幫哪個幫！——家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唐老二這個混蛋！說起來：哦，孝子哩，又是待嫂嫂像娘一個樣子哩。其實啊——混蛋嘛！」

這裏他第二次拍胸脯。

他全身有泡在溫水裏的感覺。這件事叫他來幹，那可真——嗯，奇怪，她們好像老早就知道他有這一手本領似的。

「這個真是！這麼點個小事，」他擺了擺腦袋對自己說。他覺得溫嫂子實在不必小題大做，談得那麼——又認真，又小心，竟彷彿在計議打天下坐江山的大計策。

右手摸摸扁平的後腦，又拿來抹了抹嘴。他決計把自己那套看家本事拿出一點兒來——祇要一點兒，他在家鄉什麼事都打得明白。他動不動就小聲兒對別人說：

「呃，你可曉得雷八嫂家那個鬧雞是哪個偷的？」

看見別人張大嘴巴等他往下說，他又賣起關子來。祇微笑着憂憂眼睛。肩膀聳了一下。

鄉下有什麼整扭他總頭一個知道：連鬍子在羅漢谷遭到了攔路神，收來的二十來塊錢給搶光了。還有趙家跟他們親家打了一架，趙瘤子竟氣得要把新定的媳婦退聘。至於那幾位區董呢——

「這點個小事他們管不着：他們曉都不曉得。」

於是那些鬧糾紛的人家請他丁大叔去評評理：這位姓丁的在安徽一個縣衙門做過官，跟老爺們向來有來往的。丁壽松這就挾着把雨傘走到他們家裏去，費點兒唇舌，拿別人八百文

折錢。

「噫，就這個樣子好了，」他對他的當事人莊嚴着臉色。「我曉得，我曉得。明兒個我去找莫九爺——把這個話告訴他。我的話他倒肯聽的。」

那些人放心地透過一口氣來。松大叔跟莫九爺原是老交情：他在衙門裏當承發吏的時候——莫九爺正在那里當科長。他常常談起莫九爺的做人：他認為有錢有勢，又那麼有好心的，世界上祇有這麼一個。

可是他好像還嫌不夠，還老是打莫家的長工那里打聽那位大脚色的日常生活。隨後又到靠河那些店家裏坐一會，跟別人小聲兒計議一些什麼，交換一些什麼。

他認為一個人祇要把情形弄明白了——什麼事就都不難對付。

「這回祇要把唐家的打聽好了……」他嘴角抽動了兩下，很舒服的樣子閉着左眼——給他將來的日子描下一個模糊輪廓。他感到他會獸在一所大屋子裏辦公事，比縣衙門講究到不能比的大屋子。可是他想像不起他怎樣拿着筆桿去弄那些公文：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玩意，可是他一走進了那裏——就有鬼神差使那麼讓他幹得停停當當的。

這天他在丁家顯得更加自然，更加活潑。他跑到這裏，跑到那裏，看見人就扯談幾句，對什麼小東西也都表示很驚奇的樣子。

「怎麼，煎鱒魚也要放薑米啊？……噢，這個是怎麼攪的——這棵槐樹還不開花！……」  
什麼事都引得他的興味，連高升的自解自語——他都覺得好玩。他知道別人哪噤着的跟他不相干；這公館裏誰都不敢看不起他這個姓丁的。並且——姑奶奶有大事託付他他才來的。

接着一連三天，他不斷地來這公館裏跟他們親近親近。溫嫂子一問起他打聽得怎樣，他就滿不在乎笑着：

「唉，你這位嫂子！——茅廁還沒造好就要挑大糞肥田！」

他看見溫嫂子盯定了他，有種信他不過的神色，他臉上畫成弧線的皺紋就漸漸拉直起來。他嚥下一口唾涎，看看四面，於是小聲兒告訴她：他要等唐老二回來了再着手。

「那天子唐老二就跟我談過。他啊——哼，如今對我們丁家的人才客氣哩。他倒相信我。他說他錢不夠用。他說——他說「我有好多事情要拜託你幫忙」。拜託我幫忙，嘿，好極了！——找鬼看病。」

然而兩天之後——他一聽說唐老二就要回來了，他忽然感到有個冰冷的重東西壓到了他身上。

他知道他那位親戚在省城裏歇不久。起先他一直望着別人早點到家，讓他早點把這件事

辦好。到底還要多少日子呢，十天還是一個禮拜？……可是他莫明其妙的感到心頭一陣緊，好像想到了什麼禍事似的。他祇是去棧里模模糊糊想像一些好情形，似乎他祇要在唐老二書房裏坐那麼一兩分鐘，大老爺審案子那問幾句，他馬上就可以趕到了家去報告的。這里他還打了個切實點的主意：這回要到了家去，那他得叫一輛黃包車——快得多。

沒有一個唐老二在他面前，他祇是轉些不落邊際的念頭叫自己還快快活活，這麼輕鬆，於是他說的唐老二那些拜託他幫忙的話——他自己也就彷彿覺得真有這麼回事了。

現在——他可不得不想得實際些。他兩手又着托着後腦，橫輪在老陳床上。眼睛對着天花板，那上面有幾個小黑點——似乎在那里爬着，又似乎一點也沒移動。

「怎麼攪的呢？」他皺了皺眉。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唐老二那張臉子浮到了他眼面前：看不起人似地掛下了下巴，面部就顯得更加長，簡直像一匹馬。兩隻小眼睛隔得遠遠的，各自在牠的位子上閃着亮——要瞧穿他的心事那麼盯着他。

怎麼，這麼一位脚色——叫他丁壽松直接去跟他打交道麼？

他困難地爬起來，好像他的腦袋很重。他走到廚房裏：雖然他明白從桂九那里聽不到什麼，可是他還是跟那個廚子談到二少爺。有個人跟他有問有答地說幾句話——他總覺得放心

些，不管對手是誰，也不管說些什麼。他用種很不在乎的神氣開了口，表示他祇是來談着散的心的：

「二少爺要家來了哩。」

桂九兩手使勁在團身布上擦着，擦得發了紅：

「唔，怕是十老爺找他有什麼事。」

「怎麼呢？」丁壽松眼睛裏閃起光來。

「我不曉得。我祇看見十老爺來過兩趟，跟太太談了一陣子。昨兒個發了封快信給二少爺——寄到黃包車公司裏的。」

一提到十老爺，丁壽松就失悔地想到——他這回竟沒去看看唐家這位叔太爺。唉，真是的。有許多熟人他都沒去拜訪他們：他這幾天着實過得太忙，太沒有工夫了。

彷彿爲了要補過，他帶着十分牽掛的樣子問起十老爺。據他猜來，他老人家恐怕已經老了許多，唉。他還記得他三四年前到十老爺公館裏去的時候，他老人家正在跟太太吵嘴，發着脾氣。要不是二少爺在旁邊勸住了他，他怕會暴躁得吐血。於是說話的人又嘆一口氣，搖了搖頭。一下子他又把聲音放得很低——換了一個題目，擺着一付很熱心的臉嘴：

「呃，這回二少爺到省城裏去——一定是爲他那個黃包車公司的事。」

「我不曉得，」那個不在意地答。

丁壽松把對方瞧了會兒。忽然他心裏釘了一個什麼東西，叫他着急起來。他給攪得有點煩躁，就拿一肚子脾氣發到了桂九身上：

「哼，他不過是廚子呀！——什麼東西！」

晚上他靜靜想着各種門路。他覺得他一輩子沒碰到過這麼煩雜的事，可是這個對他又還重要，這麼吃緊，他將來的日子就在這里卜着卦——好呀歹的就在這一下子決定。

結果倒是滿意的。嗨，二少爺大少奶奶都不在家，小侯就成天在小營喝茶聽說書，因為見不着面，他丁壽松就竟沒想到打這車夫身上找線眼了。

自從唐啓昆一到了家，小侯可更加見不着：一天到晚拉着二少爺在外面奔。丁壽松這就成了一艘陷在沙泥裏的破船：誰也不理會牠，讓牠在那裏爛掉。他老實想到他自家人那裏去走動走動。不過——唉，那位濕嫂子真是！她總是性急巴巴的要催他！另外一些熟人家裏呢——慢着罷。他覺得有些要緊事情巴在身上，這幾天他簡直跑不開。

那位十老爺又來過兩趟。他老人家臉上那些皺紋深了些，就是心平氣和的時候，也看見他眉心中間的幾根條紋。雖然他年紀比他的二姪少爺還小兩歲，可是他顯得老些。一到了二少爺書房裏——照例一來一回地踱着，反着兩隻手，肩膀聳起點兒，彷彿他使着全身的力氣



在跨着步子。

隨後房門就訇的一聲關上，叔姪倆在裏面談起話來。

丁壽松想：嗯，有了苗頭。

他輕輕地往書房那裏走去，可是在院子裏打了頓：五二子正在廳子上——拿耳朵貼着板壁在偷聽着。她一瞧見有人，於是裝着沒那回事似的用手指在板壁上畫呀畫的，一面把雪亮的眼睛瞥了他幾下。

「孫小姐一個人在這塊玩啊？」

他吃力地笑了笑，用很忙的步伐穿過這廳子到廚房裏去。他感到到後面那雙圓溜溜的黑眼珠子還釘着他，脊背上彷彿流着一道異樣溫度的水——說不清到底是熱的還是冷的。

一直到禮拜六，小侯打車子把大孫少爺接回來的時候，丁壽松才從小侯那里聽到了一點兒東西。

原來唐老二常常跟他十叔商量着什麼。兩個人天天跑去找出什麼卜老爺，王老爺，還有華老爺家裏的何老爺。看來那位何老爺身份特別高些：那兩叔姪請他上過兩回茶店，十老爺還請他吃過一回酒席。小侯還告訴他，二少爺會要請何老爺來吃飯哩。

「哪個何老爺？」他問。

「何雲霖何老爺。」

丁壽松攤開了左手手心，拿右手食指在那上面畫幾畫——準備寫字：

「何雲霖？——哪兩個字？」

「我怎麼曉得呢。」那個抱歉地笑一下。

「那麼——」他像不放心的樣子，彷彿二少爺沒跟他計議過這件事，就怕二少爺會上別人的當，會莽莽撞撞做出壞事來的，「那麼——找那個何雲霖有什麼事呢？——你可曉得？」

這時候大孫少爺戴着鴨舌頭帽子走出來，叫小侯陪他到小營去聽說書。他在旁邊等了會兒，好奇的樣子看着丁壽松。一面把右手插進長衫袋子，弄得銅板叮叮郎郎地響。

小侯對丁壽松搖頭就跟大孫少爺出門了。他們的話聲還飄過牆來：

「我祇能玩一下子工夫：二少爺要我……」

大孫少爺答：

「不管！不管！」

「哼，孫少爺哩！」留在院子裏的人嘟囔着，突出了下唇。「說起來倒是大戶人家的，

他倒——他倒——哼！」

這天啓昆二少爺回來得早些。在大太太屋子裏談了一會什麼，然後到書房裏玩起骨牌來。看去他準有一件什麼稱心的事：眉眼都很展得開，臉子也不跟平日那麼拉得長長的。他帶種又悠閒又熟練的手勢洗着牌，接着很耐心地把他整整齊齊砌成一排。

房門沒帶關。燈光斜出一方來到廳子上，那幾塊大磚給洗成蒼白色。那影子似乎是拿得動的東西：祇要輕輕飄來一陣風，牠就滯頓頓地搖幾下。

丁壽松在外面張望了十來分鐘，二少爺才把視線扔過來。燈光耀着他的眼睛，他皺着眉毛。

「哪個？」

「我哦，」丁壽松蹣蹣跚跚手跨進了房門。

那個用種驚奇的眼色瞧着他，好像不認識他的樣子：顯然這位二少爺沒把他姓丁的放在心上，簡直忘記了有這麼個客人住在他公館裏。他一經看明白了丁壽松那張瘦臉，就把自己的臉糊長了些，身子也挺得直直的。

丁壽松結里結巴地說：

「這幾天——二少爺忙吧？……我——我——二少爺我看你瘦了點個。唉，身體也要保養哩。」

彷彿那付骨牌的數目一下子加多了幾陪——二少爺洗起來拚命攪開了兩條膀子，一雙手抹上了大半個桌面，連掉下了一張牌都沒發見。

「省城裏——還好吧？」客人檢起地下那張牌來，他那張笑臉離主人的很近。

唐啓昆給牌聲吵得聽不清楚，皺起了眉毛：

「啊？」

「我說……唉，難哩！……二少爺你那個黃包車公司……」

他背駝着，似乎恨不得要把腦袋縮進去。

二少爺用鼻孔哼了一聲，生氣地說：

「什麼，什麼？有話——說就是了，吞吞吐吐的做什麼！看看你這付猥瑣樣子！」

唐啓昆對客人那張瘦小的臉子盯了會兒，這才很重地把牌一抹，慢慢地排起來。

「真的替他找個事罷，」他想。

他看着對方那一大一小的眼睛裏——流着乞憐的光，那條脊背彷彿給他二少爺這種身份地位鎮住了，怎麼也伸不起來。於是憑着他平日看人的經驗，他覺得這個姓丁的雖然姓了丁，人倒還靠得住。丁壽松也許會徹頭徹尾聽他的話，也許替他跑跑腿，做事，只要他幫

幫得住他。

可是他臉色反倒嚴厲了些：似乎他既然成了別人的身主，他就得儘量拿出點兒威嚴來。他說話的聲音——也像是打肺裏敲出來的：

「你這幾天沒到外面去吧？」

對方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

「我是——祇有丁家……」

「不要亂跑，曉得吧！城裏不比鄉下，蹣跚蹣跚的就會出毛病。在這塊做人——處處都

要小心！……你怎麼樣呢？」

丁壽松一下子摸不準別人的意思，祇乾咳了一聲。

「嘿？」主人皺着眉。「你怎樣呢，你想找什麼事呢？」

這一着可叫丁壽松想不到。在他看來——唐家這位二少爺已經完了的。他祇是爲了不得已的事才來跟他敷衍，雖然他一走進這書房——就感到有種特別空氣，叫他這個丁家的人應該有的傲氣全結成冰了。

「他自己差使都沒有了，還替我找事？」

他隱隱覺得唐老二應該懂得他丁壽松的地位：誰都知道他有個更好的路子，他有他的自家人幫襯他。他這幾天滿肚子看不起這個姓唐的，他現在就感到受了侮辱：怎麼，叫他去給

這麼個敗家子提拔？

不過——要是有什麼實惠，他總不能放過牠。他這就把臉子皺得結里結巴，小心在意地報告了他自己的希望。

「唉，我祇要有一口飯吃，四五十……死，六七十塊錢一個月的……弄弄公文，我倒還——噁，我弄過的。」

這些引起了唐二少爺的興味。他拿起那個鑲金邊的象牙烟嘴來，用很精細的手勢把一支老炮台塞上去。讓丁壽松替他點着了之後，於是提高嗓子談起做人的方法來。

「你這樣子——還可以。不過你的希望不能太大，曉得吧。慢慢地來。一個人祇要立定脚跟，什麼事都不怕。」

他停了停，眼對着手裏的烟嘴子，好像在搜索字句。

「吃公事飯不比在鄉下，」他抽了一口烟，可是並不吸進去，祇在嘴裏滾一下就吹了出來。「說話要小心點個：不要瞎吹。要是沒得本事——吹死了也沒得用。吹牛的人頂犯嫌，頂討厭。我真不懂——好好的一個人做什麼要吹牛！混蛋，真是！簡直該死！這塊也吹，那塊也吹！該死的東西！這簡直！」

這甲他用拳頭在桌上一捶，那些骨牌吃驚地跳了一下。

「呃，我倒要問問看——吹牛有什麼用嘍！吹牛有什麼用嘍！」

瞪着眼對丁壽松瞧了一會兒又說：

「你記住！——做人就要這個樣子！懂不懂？」

「是，是。」

「好，」他攤了攤手。「就這樣子。好好的，噫？」

於是二少爺累了似地把脊背往後一靠。咬着煙嘴子，閉上了眼睛。

「他發什麼脾氣呢？」丁壽松走出來的時候問着自己，透了一口長氣。

## 七

連下了幾天雨，太陽給泡得喪了元氣，照出來的光也不大有勁。雲堆在天上慢慢流動，街上的影子就是一會兒模糊一會分明。

丁壽松很快地走着，鼻子上冒着汗。他那雙腳似乎不是自己的，像機器那麼動得飛快——帶着他身子一步一步前進。他怕自己一個不留神會蹣跚。他把上身往前面傾斜着，頭低着，看來叫人疑心他是要找個地方鑽進去。

地下還有點潮濕。有時候踏到一塊石板上面——還吱的一聲打縫裏擠出泥漿來。到處都懶懶地冒着熱氣，蒸出一股土味兒。

他忽然想起他的家鄉來了。

事情弄好了——他得回去一趟。……

雖然街上有這麼多人，有這麼多車子，把這五尺來寬的大路擠得滿滿的，他可總覺得他有點寂寞。那種說不出的感傷似的勁兒——一閃一隱地在他心裏出現，正像今天的太陽一樣。



「快要到端午節了，」他着急地咕嚕着。脚步子可又加快了些。「噯，他媽媽的！」後面一陣吆喝，有幾輛車子衝了過來。他趕緊避到一個店裏，對那些坐車子的橫了一眼。接着他覺得自己有點冒失。他小心地看看櫃台裏坐着的夥計。他們誰也沒理會他。祇有玻璃櫃裏那些鴨蛋粉對他溫柔地笑着，顯得又白又細，恨不得要伸手去捏一把。一種淡淡的香味還隔着玻璃透了出來。

一到城裏——一個人就渺小得多了。他丁壽松在這里，好像誰都沒看見他。他在別人跟前得陪着小心，看着別人發脾氣。今天甚至於——唐老二叫他去送請客帖子！

「他是什麼傢伙！」他忿不平地說。「差使沒有了——架子倒擺得像個樣子！」在自家人那里呢——他跟他姑奶奶說話可要遜過溫嫂子：

這天他到了家去的時候，拚命把自己放得莊重些。對溫嫂子說起話來也正經着臉子：不管他受了什麼委屈，正經事總得規規矩矩辦。

「呃，有個何雲蓀——你可曉得這個人？」他輕輕皺着眉，帶了五成鼻音。

「何雲蓀？」溫嫂子想了會兒，眼珠子斜瞟了一下。「怎幹？」

「唔，唐老二請他吃飯，後兒個。」

見着芳姑太太，丁壽松還是用着這張正經面孔。不過右手食指在左手心裏寫着字，嚶子

放低了些——

「何雲蓀。」

瞧見她在遲疑着，他於是拿食指蘸了蘸唾涎，慢慢地又寫了一遍。

小鳳子插嘴：

「姐姐你真是！何雲蓀——你記不得？就是那個呀，那個那個——何六先生。」

「哦，」芳姑太太笑了起來。「平常說起來總是「何六先生」——一說「何雲蓀」就想不起來了。……這是怎麼的呢？唐老二跟他不大熟的嘛。」

於是大家對這件事猜測着，憑各人想像得到的圈子裏發表着自己的見解。老太太認爲唐老二跟何六先生搭上了交情，準是有用意的。她要徵求同意似地掃了大家一眼：

「我看啊，唐老二是想叫何六先生在文侃跟前說句好話，替他找個事。真的，唐老二要再不找個事——那真不得過。」

溫嫂子覺得這跟唐家的有點關係：何六先生有那麼多錢——大概總要買點田產。

「他錢多啊？」丁壽松小聲兒問，好像要表示連他也有點知道那個姓何的。他並不等着要別人回答，一聽見小鳳子開了口，他就把視線移到她那張瓜子臉上去。

小鳳子說得很有把握：

「那個唐老二跟何雲霖搭上交情啊——你望罷，一定是唐十太爺介紹的。」

「唐十太爺？」丁壽松輕輕插了一句。

那個連看都不看他一下：

「唐十太爺這個人真老實，唉。他也是上了唐老二的當，他還不曉得哩。」

她姐姐細着臉瞧着她，叫人疑心她在怪小鳳子不該說這些話。可是她嘴裏倒是隨和的：

「是噯。唐家裏怕祇有十爺是個好人。」

小鳳子把臉抬起點兒對着窗子。亮光耀着她的眼睛，把眉毛輕輕地皺了起來。她臉上有點發熱。她想到唐十老爺的大兒子——那張國字臉白白的，一股老實樣子，像他父親一樣。可是算八字的都說他將來有「官帶桃花」這麼一部命。

她心一跳，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什麼也不說。眼睛偶然瞟到那面鏡子上，她把眉床肉揚了一下：她怕老這麼皺着眉——會添出皺紋來。

那位客人看看她，又看看芳姑太。他覺得他實在該說幾句什麼，可又打不定主意。

看樣子——她們似乎不打算再商量那件正經事了。真要命！叫他怎麼去打發那個什麼何雲霖呢？

「辦事情——哪裏作興這個樣子的！」他在肚子裏埋怨着。臉上可還是堆着笑，耐心地

等着別人說完。一面模里模糊計算着——要到幾點鐘他才能够回到唐二少爺那裏去交差。

太陽打雲塊裏擠了出來，把強烈的光綫透過窗幌子——射到了屋子裏。亮處有什麼在輕輕閃動着，好像什麼東西在冒着熱氣。

芳姑太移開了一步，讓自己站在暗點兒的地方。她用大拇指揀着其餘四指的指甲，一面很嚴肅地談着。

「十爺也是奇怪：對旁的人一點個脾氣沒得，一到家就不得了：十娘給他吵死了。十爺總是說她待孩子不好，沒得良心。其實——唉，十娘真也是個好人。那天子到他家去，她跟我談了好一陣子。她恨唐老二恨得要命。唐家裏他們這一房倒是——倒是——譬如啓良——」

「他小孩子倒還像個人。」

她俯着臉瞧着自己的手。不管別人有沒有注意她，她祇是背書那麼說得很快，好像她知道有個丁壽松在那里着急，就要趕快把牠報告完似的。

隨後大家都歎起氣來。

老太太認為這件事已經可以告一個結束了，她已經對芳姑太太盡了一些義務了，就主張邀梁太太她們來玩八圈。她熱心地衝着芳姑太太問：

「好啊？」

小鳳子臉上哪一絲肌肉都靈活起來，似乎要打面部飛開去。她尖聲嚷着一些文明字眼：

「我贊成！我贊成！」

接着亂叫着一些下人們的名字，一看就知道她忙得連腦筋都給攪昏了：

「高升！高升！……小高！……高媽！……小小高！……」

芳姑太太坐了下來。嘴角上閃着微笑，顯然她如今是在等着一件什麼好事。

剛才談起的何雲蓀那方面——大家竟一句也不再提！

丁壽松兩腳移動了一下，憂着眼睛。他也不知道這時候該不該告辭。他求救似地望望溫嫂。

那個可忙着走了出去。彷彿——這家公館裏要是少了一個她，那什麼也都做不通。幸虧她去吩咐車夫接五舅老太太，還叫高大去打電話給梁太太。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個憤怒的嗓子猛地叫了起來：

「打死你這個混蛋！打死你這個混蛋！」

劈！劈！——有誰挨了嘴巴子。

芳姑太太睜大眼睛瞧瞧她娘，瞧瞧妹妹，似乎是在提醒她們——

「又來了！」

她妹妹暫時把面部的活動停了會兒，靜靜地聽着。然後她莫明其妙地笑了一下。

祇有老太太預感到了什麼——馬上起了身。好像她跟人約定好了的：現在可聽見了那個人的脚步響。她毫不遲疑地就走了出去。

發了慌的丁壽松跟在她後面，結里結巴的：

「這個——這個這個——」

前面院子裏——文侯老三揪着高大的領子。右手作着勢正往那個聽差臉上劈過去——落個空。於是更加激起了他的怒氣，索性抓着拳在別人腦頂上掂着。

「你這混蛋！——揍死你！揍死你！」

「呃呃！」老太太靠着門邊叫。「老三！老三！」

末了丁文侯給了高大一個嘴巴子，很響地一聲——劈！這才把對手一推。

高大腮巴子發了紅，坐在牆腳跟前哼起來了。

「你這個混蛋！」文侯老三兩手叉着腰，打嘴裏喘出一股酒味兒。「給你點個顏色看

看！……這個混賬東西！喂——」

他衝到了牆腳跟，拿皮鞋腳踢了高大幾下。那個可把膀子護着腦袋。

老太太移動一下位置，扁着教子反復着：

「什麼事嘍！什麼事嘍！」

丁文侯大概才從外面回來，連帽子也沒取下。額頭上冒着油汗。他用手抹了抹，讓帽子往後移到了後腦勺上。

「什麼事啊？——問他！」他用力對高大一指。「這個混賬透頂了的東西！——簡直的不把我看眼睛裏！我叫他做事就叫不動！看我揍死這個傢伙！」

那邊高大爬了起來，哭喪着臉聲辯：

「溫嫂子叫我去打電話，三老爺又喊我去把……」

「又是三老爺！又是三老爺！」

三老爺的手掌劈到了那個的腮巴上。

「老三！老三！」老太太嚷。「咳，怎幹要打人呢！有什麼話——說就是了。……老三！」

丁壽松一直站在老太太後面，好像這個門口規定了給長輩們站站的。他那張苦巴巴的臉——一會兒伸出她右邊來望望，一會兒伸出她左邊來望望。他覺得他自己的地位很為難：他決不定要不要幫着這位嫂子喊他姪兒幾句。

有幾個下人們站在遠遠的往這邊望着。祇要丁文侯一瞥過視線去——他們就悄悄地溜

開。高升走過這院子的時候，竟連看都不看，祇低着頭數着自己那很快的步子。

老三的脾氣不是好惹的：那蠻勁兒——唉，真是！於是丁壽松把那個伸出老太太右邊的腦袋也縮了進來。

「都是老太太慣的！」他偷偷在肚子裏說。下唇忍不住外窩了一下。

可是芳姑太走出來了。她綁着臉勸開她弟弟，輕輕動着嘴唇，好像怕使自己太費勁：

「何必呢，何必呢？跟他們吵什麼嘍？」

那位松太叔覺得自己應該幫着勸一下子的——現在可給別人立了功去。他要表示表示他也有這個資格，就不安地嘟囔着：

「唉，真是的，真是的！」

芳姑太太仍舊反復着她那些話。右手向前面伸出點兒，看來她想要拖開老三——可又怕弄髒了手指。

丁文侯給勸開了之後，一路忿不平地說着。聲音發了噎：

「我曉得的！——大家看不得我！家裏祇有哥哥是個菩薩！噯，我偏不管！他這回回家了——你看我，哼！」

「做什麼嘍！」老太太把簪子放低了些。「給人家聽見成什麼話！」她做了丁壽松一



眼。

「看罷！」老三坐了下來，把帽子一摔。「哼，叫哥哥就叫老爺。我祇配稱三老爺——總是三老爺！要叫排行就大家都叫行房，怎麼我倒——我倒——噢，這一家祇有哥哥是主人啊？」

他眼睛發着紅，很可怕地瞪着門外面：

「哥哥還是過繼的，不是算我們這房的，高大他們——這些混蛋！——倒叫人家家裏的叫老爺！」

「唉，不要說了罷，」老太太顯得沒辦法的樣子，似乎那些稱呼是另外一個什麼有權力的人安排下來的——她也實在感到了一種委屈。「這個是小事情。要是讓人家曉得了——嘖，唉！一家人總要和和氣氣。」

丁壽松也和了一句：

「真是的。小事情……」

「要你插嘴！」文侯老三跳了起來。「你是什麼傢伙，你是！」

丁壽松鼻孔發出零碎的響聲，全身都緊縮了。他不知不覺地退了一步，就覺得跨到了一塊燒紅了的鐵片上似的——從脚底升上一股耐不住的熱氣。臉上燙辣辣的，還有給什麼小蟲

子爬在上面一樣的感覺。

這算是什麼呢——這個老三？看來——他竟要拿打下人的手掌劈到他叔叔臉上來！

芳姑太沒開口。祇傻瞧着她弟弟。她在憐惜着這位老三——爲了這不相干的事情在發脾氣傷身體。

房門口倚着小鳳子，安閒地抽着煙。臉上愛笑不笑的，眉床肉不住地擡動着：似乎巴不得這件事再鬧得熱烘些。有時候她瞞老太太一眼，然後視線又停到她三哥哥臉上，顯見得她有一肚子話——可是她要賣關子。

祇有老太太在搭着丁文侯的胳膊：

「嘖，老三！呃，呃！」

丁壽松抽了一口氣。腳底下又悄悄地移開了兩步。他臉上還打算維持着那付滿不在乎的微笑，腮巴肉可緊得發痠。爲了要避開文侯老三的視線，他眼睛老在老太太跟芳姑太臉上打來回——於是在移動的時候，他趁機會瞞了文侯一下。

「我不管！我不管！」那個發脾氣的人嚷。「我要拚！」他指了指丁壽松，「這個丁——丁——哼，畜生！——連他也配教訓我！」

老太太在忙亂的當中回頭看了看丁壽松：

「你快走你快走！唉，還站在這裏惹他的氣！」

那個給攪得頭昏昏的，連步子都不大踏得穩。到了門口還掉轉臉去往四面掃一眼：他總覺得有件東西丟在裏面似的。

回到了唐家很久——他心還狂跳着。他老是感到後面有誰追着他，監守着他。他提心吊胆地問着自己：

「老三怕是喝醉了吧？……」

不過老三還是有點分寸的：他對老太太沒頂嘴，也沒拿那付蠻勁兒來對付芳姑太。祇有對他了壽松……

胸頭老是悶着。不論什麼時候，念頭一觸到那上面——他皮肉就發一陣緊，彷彿提到了一樁快要來到的禍事。他認為一個人到了城裏就使渺小了許多，身份可還是存在的。於是他好幾天不打算到了家去，祇自暴自棄地躺在老陳房裏。

「上代傳下代：一家子總有個大小呀。」

要是文侯老三單祇對他松大叔一個人使性子，那還受得了。可是那天——別人發了高大的脾氣，又跟了壽松發作。真是的！把人家跟聽差一樣看法麼！

「小芳子拜託我的——我不幹了！」他傷心地嘟囔着。「太沒有意思！人家好意去商

量——他倒他倒——哼！沒有出息，這孩子！」

他抹了抹嘴。嗯，她們要不把老三管教一下，他就不幫她們的忙。什麼何雲潔——也不干他的事。

「我偏不打聽！」他想。「唐老二明兒個請客，我偏要跑出去！」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他正拿灰黃色的洗臉手巾塞到嘴裏去揩牙齒的時候，韓升跑來招呼他了。

「丁大爺，丁大爺，」韓升壓着嗓子叫，似乎有件機密要告訴他。「二少爺叫你今兒個不要出去。」

這個懶洋洋地問：

「做什麼呢！」

「客人要來。叫你照應點個。」

這局面竟翻過來了：如今倒是唐二少爺看得他起。他極力不把得意的顏色放在臉上，祇用鼻孔「唔」了一聲。

十老爺到了半點鐘之後，二少爺就打發小候放車子把何雲潔接來了。那是位圓臉的老年人，頂着一個酒精鼻子。一取了那頂帽子——就露出一個禿頂來。

忽然——丁壽松感到一個千把斤重的東西往他身上一壓，差點兒沒跌倒。

「怎麼攪的！怎麼攪的！」

那位何雲蓀何老爺——竟就是小火輪裏的那位仁兄！

何老爺一經二少爺作着揖迎着，就用種匆匆忙忙的步伐走進裏面去，看都沒有看了壽松一眼。讓這個楞在這里不動，叫他仔細去回想一下——他在小火輪裏說錯了什麼話沒有。

「唉，真是的！」

## 八

道天唐十老爺的臉色發黃，眼眶下面還帶點兒青。看來他整晚沒睡好覺。踱着步子的時候就把脊背聳得更加高了些，好像他那虛弱身子在勉強撐着什麼重東西。

「做人真是毫無意思，毫無意思！」

他老是很快地嚷着這句話。一開口——他就停一停步子，焦躁地看看大家的臉。他的到他二姪少爺家裏來，竟是專門爲了發牢騷來的。

大太太的眼珠跟着他轉動，顯然是在注意着他的話：用力地皺着眉。等了會兒沒了下文：那位客人已經想到了別的事上去了，重新跨起了步子。她這才深深地歎口氣。

二少爺緊咬着那個象牙煙嘴，心不在焉地抽着，一看就知道他在分担着十叔的心事。不過嘴角上勾起兩條淺淺的紋路，表示他有相當的沉着。

終於他抬了臉來：

「不過——不過——我說，十臉你也不用這個樣子急法子。據我看，我看——」

他等到別人把視線釘到了他臉上，他才打打手勢，挺用力地——

「據我看——十爺你也不必太消極。消極有什麼用呢，消極！」

「怎麼叫人不着急呢！」那位猛地站住，要打架的樣子衝着他叫。

兩雙眼睛互相對了會兒。唐啓昆給威脅住了一樣——垂下了視線。他嘴裏那支烟亮一下又亮一下。在這屋子灰黯黯的光線裏，看得出他臉上給映得一紅一紅的。

十老爺搖頭——「嘖，唉！」又踱了起來。步子跨得很快很重，好像他要由兩隻腳把他的煩躁踏陷到地裏去。

大太太手心摩着茶几沿，聲音放得很低：

「怎幹的呢？我真想來想去想不通：嗨，奇怪。真的！難道椰頭身體這個樣子壞法子啊？——我不相信！」

十老爺忽然轉過身子來站住：

「所以嘍！」

停停。他往前突進一步：

「大嫂子你望望瞧！你看椰頭——上個月傷風鬧了好一陣子，總算沒事了。這回——這回——昨兒又淌清水鼻涕。你想嘍：家裏有人害病，怎麼不叫你着急呢！……真是毫無意思！做人毫無意思！我真我真——嘖，唉！」

右手拳頭在左手心裏一陣敲。身子頹然到了椅子上。

「不過着急有什麼用呢，」啓昆二少爺很鄭重地拿出一支烟來給他「不過——唉！我要說老實話的：這個也難怪你要着急。孩子玩也玩得好好的，吃也吃得好好的，像榔頭這個身體——真是！老虎都打得死！……真難怪人要着急：硬是瞎來瞎來的，就是個金剛也不行  
「嗯！」

「本來是嘛！」

大太太可在靜靜地歎着氣。話也來得慢條斯理，好像她談着的是一件命裏註定的不幸事情，一件人力沒法救的事情。

「有什麼法子喂，」她皮膚下面有什麼蟲子在爬着似的，臉皮肉很古怪地動着。「什麼事情媽糊點個不要緊，帶孩子可是大意不得。榔頭這個樣子玩下去——唉，真是！要玩出個癆病來才不得了哩。十爺我說你也是！這些個事你着實要小心哩：十娘是全不管的。」

她兒子輕輕地修正她的話：

「不是不管。是粗心。」

「粗心？」十老爺咬着牙。「光是粗心倒好了！她是混賬！——我說的！——混賬，」

「呃呃呃！……」



「混賬！混賬！簡直是混賬！」

十老爺一經對方搖手勸着，那些悶在心底裏的怒氣反倒給勾了出來。好像別人的感籍，別人對他表示這麼關心，要是他不加緊發洩一下——就辜負了別人的好意似的。

侄兒一直打着手勢請他別動火：

「十爺，十爺！……何必呢，真是！」

「不是我罵她！實在是！——無論哪個也看不過去！我一輩子就糟在她手裏！我——」

他眼睛發了紅。「唉！不談了罷！」

二少爺掏出錶來瞧瞧，右手捻着銀練子：

「有些個人是不歡喜孩子的。的確的，我看見過幾個這個樣子的人。不過這個樣子的人——呃，我不是愛說閒話，十爺。我看——你還是說說十娘罷，說說她。」他起了身。

「真的。說說她怕會好點個。喂，來人！韓升！韓升！……混蛋！」

等了這麼五六秒鐘點，帶着兒外鄉口音罵了一聲。他脚一頓，瞪着對面那個嚇傻了了的韓升直吼：

「還站在這塊！……去呀！去告訴老陳呀！這個混蛋！……客人來了快來告訴！走！」

可是老太太在結結實實勸着十老爺，因為——

「生氣會敗脾哎，唉！」

她拿她自己做了個實例：從前在柳鎮渡分家的時候——她爲了全家的面子來忍受着五房裏的氣，她就得了這個膀子的疼的毛病。

一面說，一面她那件穿了幾十年的木機緞夾襖——不住地幌動着，有時候竟叫人想到這衣裳裏面給鼓起了一陣風。靴當年那種硬挺挺的派頭，那種動一下就瑟瑟簌簌的響聲——現在全給磨得乾乾淨淨的了。

兒子從前勸過她：

「怎麼穿起衣裳來——總是要穿這麼舊破的嘎。人家還當是我不給你穿哩。」

然而做娘的總是保持那個老習慣：她把值錢點兒的衣裳全鎖到了箱子裏。這不算，她還深深地塞到床底下，好像那些東西是見不得人的。她還動不動就教訓她孫女兒：

「要死！你怎幹把這件旗袍放在茶几上！你是女孩子哎！」

大戶人家總有大戶人家的規矩。她常常跟人說起她娘家的那些派頭，叫人相信這種教訓裏面會養出道地的正派人來。可是一提以前柳鎮唐家裏過的日子，她就不住地歎着氣，要着眼睛，叫對方知她是實在想忍住那雙乾巴巴的眼睛裏的淚水。

她有一肚子委屈。可是她又懷想着那種生活。

「十爺你是曉得的，像五房裏那個樣子。……」

於是她用着些零碎的句子把十老爺親眼看見過的一些舊事——小聲兒敘述起來。她認為老太太死得怪可憐，她一直到現在還常常替那位死者念經。

二少爺生怕他老母親傷心，軟着個嗓子勸了她一下：

「唉，這些個事何必提牠呢。傷了身體可不是玩意眼。」

這下子可提醒了大太太。她拿手絹在眼睛上擦了起來。

後來她又想起那個老故事來了：

「十爺你可記得啊，你四歲的時候？——在院子裏走呀走的一交，五嫂光翻翻眼睛望了下子，扶都不扶你。我把你抱起來，帶你到房裏逗你，哄你。」

她那雙小眼睛釘着前面出神。

「我做人總是處處小心。從前帶孩子——唉，沒有一晚好好睡過覺。真不像如今那些太太——孩子不當孩子待。真的，榔頭吃哪個卽中的藥？」

「吃錢祝三的，不過……」

「唉，我想起你家老二小時候，她瞧了二少爺一眼。」真是煩神。你家老二小時候脾氣像他爹，動不動就哭呀鬧的。」

那位老二抱歉地噓一口長氣，微微仰起了那張求恕的臉。右手輕輕地去掏煙，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增加他的罪孽似的。

可是一陣急促的短步子往這邊響了過來：五二子在房門口露了一下臉又一縮。屋子裏的人就祇瞥見她那雙靈活的眼睛——黑得發光，叫他們吃了一驚。

一會兒她才正式走了進來，彷彿受了什麼驚嚇一樣溜到祖母身邊：

「那鍋雞湯！那鍋雞湯！」

「怎幹？」

「沒得油。那隻肥一隻雞——燒出來沒得油。」

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眼睛就停到大太太臉上閃動着。

「怎幹的呢？」祖母不安地問。

「不曉得。」

五二子很快地瞟了爹爹一眼，很快地說：

「雷媽端了一碗湯。我看見她吃的。她還望望我哩。」

這些話——十老爺似乎全沒聽見。他祇盯着香几上那盤磁桃子，漸漸轉開了念頭。他臉色已經平靜了點兒，祇是用小指在那里使勁掏鼻孔。接着用手絹使勁擦着，鼻子附近的肥肉

那給攪得扯動起來。

二少爺可老是側着腦袋聽着。外面有腳步響。還分辨得出橡皮輪子滾在石板上的聲音。有時候他似乎覺得耳朵裏在叫着，可又像是廚房裏燉菜的滾湯聲。他一面隱隱地耽心着，怕他要請的這位客人忽然有什麼變卦。他聽着自己的心跳。連天上的雲怎樣在流動，太陽怎樣擠出身子來，他彷彿都聽得見。

這種聽覺上的特別敏感，竟逗得他自己不舒服了。於是他瞪了五二子一眼：

「什麼？你說什麼？」

太太擺着付說不清的臉色：

「噴，這樣兒法子做什麼嘍，她倒是好意。」

那位孫小姐堵起了嘴，淌下了眼淚。

「我不管」他嘟囔着。「油湯舀光了——活該！」

祖母一把她拖了過去，她乾脆伏在她胸脯上哭了起來。

可是正在這時候——丁壽松用種慌忙的神色來報告了：

「車子家來了！何老爺到了！」

等到屋子兩位爺們往外走，他這才緊跟着回去了。

那祖孫倆也起了點小小的騷動。太太拉了拉自己的夾襖，把孫小姐的腦袋扶了起來。「洗個臉罷，洗個臉罷，」她用手掌抹抹五二子的眼睛。「客人來了，你把那個——那個——」下巴很忙地翹了一翹。

孫女兒還堵着嘴嘟囔。老年人的手觸到她臉上的時候，她還把身子扭了一下。不過她到底還是聽話的：不管她怎麼生氣法，在祖母跟前可十分伏貼，十分順從，似乎太太的那種善德，從血裏面遺傳給了這個五二子的。

爲得怕擦去了臉上的粉，這位小姐祇用左手拿手巾在腮巴上貼了兩貼。右手可在抹桌子，還帶着很精細很快當的手勢——把那隻一函書的樣式的梳篦盒子蓋起來。隨後照了照鏡子：唵，行，不必再洗臉來麻煩自己了。

這就揀着角落裏那張椅子坐下，學着擺出一付又文靜又細巧的那種太太派頭來。

桌上那隻褪了金漆的大座鐘——用那個重甸甸的錘子循規蹈矩地擺着。兩分鐘給擺了過去。接着三分鐘，四分鐘。

然而客人沒有到這屋子裏來。

兩個互相瞧瞧。怎麼的呢，這是？

祇要是一個熟人，祇要是知道老二的聲名的——都知道他一輩子頂要緊的是個母親。他

們一到唐公館，頭一個就得走進這最後進的屋子裏，用種又恭敬又關切的口氣向她這做母親的請安。他們稱她「伯母」，或者照普通的習慣叫「老太太。」

老太太福體——？膀子近來——？

這位老太太就得淌水似地報告着膀子疼到一個什麼程度。她臉色簡直很高興，越說越起勁：好像她害着這個毛病是值得驕傲的，好像這是她的一種功績。

「今兒個那個何——何什麼的呀？」她不放心地聽聽外面。「以前來過沒有？」

五二子可起了身。她顯着腳穿尖過院子，拿出玩「躲耗耗」的姿勢溜到了廳子上。她倚着門框，拿手絹的一隻角在嘴裏咬着。一面掄着眼珠子看着遞煙遞茶走來走去的聽差們。

書房裏傳出了十公公的歎聲，說起話來也哼呀哼的，叫人想到一個病人。不過那個姓何的老是痛快地大笑着：跟手就——「唉唉，唉唉！」就是沒看見他，也想像得到他那付笑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說不定還淌着眼淚哩。

他們在說些個什麼，他們？

因為她有點傷風，鼻孔裏呼嗷呼嗷的，她就吧嘴張了點兒——免得出氣的時候有聲音。她臉子歪着，眼珠子斜着。

爹爹也許在談着太太，像太太跟她談起爹爹一樣。他會這麼嗚嗚的：

「她老人家把五二子慣壞了。這孩子聰明倒還聰明，就是這個——脾氣！」

一想到爸爸，她總覺得不服氣。他一個人要用那麼多錢！他儼然跑到省城裏去做什麼：他就祇想玩！

這些她都知道：太太全都告訴過她。她這就偷偷地把肩膀聳了一下。

「爹爹比大媽媽好，」她對自己說。「不過爹爹——怎麼要叫太太不舒服呢？」

五二子從小就給太太愛上了，差不多是在她屋子裏長大的。連那個死去了的娘都跟她有點疏遠，彷彿她挨到了太太身邊——就是做錯了事。可是她祇聽祖母的話：從八歲起——她就知道這家裏哪個是壞人，哪個好些。

「這個孩子啊——」太太跟十爺說過，「肚子裏才明白哩：大人還不曉得的，她倒曉得，唔。不曉得怎幹的……我怕她太聰明了，唉！」

於是她臊得吃吃地笑着，跑了開去。等到別人聽見她的腳步聲已經遠得聽不見了，她又悄悄地打回頭，蹣蹣手挨到太太房外面，耳朵貼近了板壁。

這也是太太教給她的。太太推推她，壓着個囁子——

「去聽聽！去聽聽！——看大媽媽跟祝壽哥哥說些什麼東西。」

五二子回來用斷斷續續的句子報告着，可一個字也沒遺漏。漸漸的——她自己也會運用



這一手本領。並且誰說了些什麼，誰說了些什麼，她都記得清清楚楚；複述起來也不像小時候那麼結結巴巴的。

這個世界——好像祇有她們兩個人，祇有她祖孫倆。早幾年二少爺要把這孫小姐送去進學堂的時候，太太竟又哭又嚷地吵了起來：

「我捨不得，我捨不得！……做做好事嘎，修修福嘎！我老了，眼望着沒得多少日子了——一個孫女兒也要搶走！……我代你磕個頭，我代你磕個頭！……」

一經兒子安慰了一會，她安靜了點兒。坐下來還儘淌着眼淚。本來是的！一個女孩子，一個好好人家的小姐——囉，進學堂！怎麼那麼性急呢；等她死了看不見，那就隨他怎麼玩法就是了。

那個五二子可在提心吊胆地想着：爹爹這是什麼意思呢？

雖然二少爺表示了他那份孝心，表示他的順從，那一老一小可還攔着哭了好一會。誰都容不得她，誰都想要拆開她們，她們就結得更加緊了些。五二子一點也不去跟兩個哥哥玩；他們不懂事。她一舉一動都摹仿着太太，注意着太太的教訓。要是沒什麼正經事——她差不多不離開房門一步。祇拆着燕窩，剝着蓮心，認幾個字。

她老是拿那雙光閃閃的眼睛來打量着別人，讓珠子轉動着——竟叫人覺得聽見骨碌碌的

聲音。就是對二少爺她也疑神疑鬼地瞞着他。

爹爹祇有在小聲兒說起大媽媽的時候，他才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除開這個——呃，那就不大靠得住。譬如今天剛才——望望瞧！他對她那個兇法子！

五二子剛才祇不過要吃炒米就是了。太太小聲兒叫她到廚房舀鷄湯來泡，一面再三囑咐着

「不要讓人家看見。舀了馬上就來。」

怎麼，爹爹已經知道了這回事麼？

現在她身子靠門框靠緊了些。她巴不得爹爹漏出一句什麼話來。她舌尖小心地抵着下唇。兩隻手臨空着像要抓什麼似的。

可是二少爺很少說話。一開口——不到一兩句，就給何六爺的笑聲打斷了。

可是前面那個廳門那邊——忽然有個人影一幌。顯然那個人也在這裏聽什麼：步子移來移去的也不叫放出點兒聲音來。

五二子很快地往前面溜過去。她歪着身子走，彷彿怕有什麼水點洒到她身上。

那個偷聽說話的人是個瘦子。給亮光照着——臉上凸出的地方顯得格外白，凹進的顯得格外黑，看來就更加骨稜稜的。

現在他有點忸怩。咳了一聲，臉上對她堆着笑。  
這又是那個丁壽松。

孫小姐奇怪起來。怎麼，他怎麼也會這一套呢？——他並不是她們家裏的人呀。

## 九

丁壽松拖踢着走開的時候，二少爺在書房裏喊起人來：

「韓升！韓升！」

可是走到門邊聽伺候的是丁壽松。他的臉在門框邊躲閃閃的，生怕那個什麼何雲霖認出了他。他似乎覺得——祇要他不去看別人，別人就不會瞧見他：他不敢把視線打二少爺的臉上移開。

一等知道二少爺是想重新要泡一碗茶，他馬上就走了開去。一面又覺得有點不高興。那位姓何的仁兄擺的什麼架子！——竟一直沒理會他，連房門口有一個人都不知道。

何六老爺一點也沒有那天船上的疲倦樣子。祇是很豪爽地談着，告訴別人——他近來窮到了個什麼地步。嘴巴可張得大大的在那裏笑，鼻子紅得發油，好像把難的窘狀當做笑話來講的。

「季樵，季樵，你無論如何想不到，」他用手背敲敲老爺的膀子。「我在竹陵的那坵田——嚇，一個圩子一修，修了我七千多。你看！」

他搔搔頭皮，搖了搖腦袋，叱的笑了起來。

二少爺可在忙着照應客人。他親手替何雲蓀拿煙，還時不時把荔枝桂圓什麼的送到對方去。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張圓臉，自己臉上可一下子皺着，一下子笑着。他這些表情總是來得特別早，別人的話還沒交代出一個道理的時候，他就有了反應，似乎他早就已經看穿了對方的心思。

爲得要表示一種禮貌，他插着嘴：

「哦？花了這許多錢啊？」

十老爺格格地剝着桂圓壳。然後很用力地往嘴裏一送，老是連核都嚼得稀爛。不管別人談到什麼題目，他總是帶付受了苦難的臉嘴，怨天恨地說：

「有什麼意思呢，做人？做人毫無意思，毫無意思。」

他喝一口茶把嘴裏的桂圓送下去，拿蓋碗在桌上一頓——那個磁器給震得顫一下。

「世界上的事總是一代不如一代！」他食指使勁點着自己椅上的靠手，嗓子略爲提高了些。「很多很多的老世都這個樣子：大家往下倒，往下倒——倒光，好，大家都精光。你呢——」他忽然轉過身子來衝着何雲蓀，「不是我愛說不吉利的話，你呀——現在固然還安穩穩有吃有穿，但是到你世兄那一代……」

那一位搖了搖頭要說話，季樵十爺可又攔攔手：

「你世兄那一代說不定還可以過得去。再過一代呢？」

唐啓昆看了何雲蓀一眼，帶一種代替別人伸冤的派頭辯解着：

「不過倒——倒也看什麼人。我說何六先生府上倒不至於這個樣子。」

「不然也，不然也！」何六先生兩手搖了幾下，然後提着拳頭，翹起大姆指來，大袖子輾動得顯出一股瀟灑樣子。「不要說我的後輩。我這一輩都已經不得了。呃，是真的。我倒也不愁：自樂其樂。哈哈！……怎麼呢，怎麼呢？你看呢？——這個態度——」他腦袋畫着圈，「呃，如何？」

他打起哈哈來。

二少爺看見那位客人端起了蓋碗，嘴唇在杯子邊吸出一種乾巴巴的響聲，他還就很生氣地叫：

「喂！來人！茶呢，茶呢？」

他發見何雲蓀瞟了他一眼，他感到有一把沙子摔在他臉上似的。忽然他思想在他近來頂不願意提起的一方面觸了一下，像觸到痛處那麼叫人一陣難受：那個人也許是看不起，也許是在肚子裏輕蔑地想着他——

「擺什麼架子嘎！——空壳子！」

於是一等韓升進了門，他發起大脾氣來：

「這個混蛋！……混蛋！」

那邊那個客人還在滔滔地說着，衝着十老爺打着一定的手勢——翻着兩個大拇指晃動着。他放小聲音告訴別人：前年以來他虧空了一萬多。他不知道這個端午節要怎麼渡過去，據他看來——怕連粽子都包不成。這里他滿臉笑着，看看唐季樵：又看看唐啓昆。

「講起來真是急死人！」他興高彩烈地叫。「去年我們家裏那位少奶奶一死，全家一個錢沒得。連棺材都是賒賬的。你看！」

唐二少爺似乎嫌他說得過了火：

「你西湖的莊子呢？」

「當掉了！」

「怎麼？」

他沒命地抽了一口烟：

「擺在那塊做什麼呢！市政府要造馬路，拆房子，剛剛好——要在我那個莊子中間挖一條心。我不如趁早當掉。可惜的是——沒得一個人肯來當：個個都曉得這個房子靠不住。」

這還不算。頂糟的是他等錢用：他算好拿這筆當來的款子來繳錢糧，可是……

可是那位主人還不服氣。他照着原來那種有禮貌的口氣又問：

「那麼你在北平的房子呢？」

那個用手中在空中一拍：那談都不要談起！他站起了身，彎着個腰——讓自己身上往主人那邊傾了過去。

「你曉得——北平糟到了什麼樣子！」何雲蓀擺着一付從來沒有過的嚴重臉色。「連管房子的那個老葉都害怕，寫信說要回到南方來，要請太太老爺准他。……好久好久我就想到北平去——不能去嘛，有什麼法子！好了好了，這份房產算是白花的。噫，拉倒！」

唐季樵一直在沉思着。用遲鈍的手勢拈起糖蓮子，慢慢地嚼。好像他是怕剝起壳子來會打斷他的思路，就儘揀上這種不費手脚的吃食的。

「這個世界倒過來走了，」他說得很輕：他忍受着的痛苦，他耽心着的禍害，似乎都怕給別人聽了去——怕叫人分擔了他的憂患。一面他的手動得挺小心，彷彿怕驚動了誰。「這是反常。唉，這簡直是反常。……到哪一天才會好嘎，到底？我們祇指望兒孫好起來，哪個曉得一年不如一年，這個時世。」

做娃娃的勸了他一句：一個人這麼消極總不行——消極！然而何六先生用種客氣的樣子



輕輕校正了他一下：

「這個不是消極。是悲觀。」

至於他何雲蓀自己呢——他看得很開。不管怎麼窮，不管債主坐在他對面，他可還照樣喝酒。並且他還喜歡弄幾樣精微的菜：譬如——燉得稀爛的鴨子，加兩片陳皮。

「酒呢，」他帶着自信的樣子往下說着，「我愛吃老花雕。燻子一開——嚇，那股糟香五里路都聞得見。在杭州——我們設法在個寺院裏弄來了一罇。……不管天高地厚吃了酒再說。我是達觀的。十先生你看呢，我這個主義——呃？可對？」

上桌之後他一直還是談着酒經。他吃得很豪爽，喝得很多；等不及主人替他斟酒，他就笑嘻嘻把那把銀壺拿過來。他問着二少爺：

「你這酒到底是哪一家的？」

談着談着他似乎忘記了主人告訴他的話，又提起就問一遍：接着喝了一大口，點點頭。這味道好不好——他可以一句也沒有說。

唐季樵喝得過量了些，額骨上不自然地紅着。他用種很精密的統計來報告——哪些鹽商敗了家，哪些官家子弟守不住家產。他們唐家是一樣的情形：他慮到了他的兒女們那一代。「真是沒有意思，」他眯着眼睛好像要打瞌睡。「明明曉得他們將來處境要更加困難，

你沒一點辦法。我自己是完了。我祇要啓良他們好好學點東西，往後能夠賺碗飯吃。」

二少爺正昏了一個獅子頭到自己醬油碟子裏，這裡趕緊停止了動作，插進來說：

「所以——像我們這種人真沒得法子。有錢的還是買幾畝田好。」他看看何雲蓀的臉色。

「田是呆的，」他點了點腦袋。「擺在那塊不會動，穩穩當當。」

那位何六先生很快地搖搖頭：不知道他到底是不同意，還是啣了一嘴的東西說不出話。

主人覺得現在應當提到正題上來了：

「噢，你不是要在寶應買田麼？」

「沒有買成。」

「怎麼呢？」這個把呼吸都屏住，死釘着對方，好像要用眼睛把那張圓臉吸過來。

客人疑遲了會兒。然後揚揚眉毛哈一口氣，忍不住地爆出了笑聲。

「荒唐哩！荒唐哩！」他叫。他停了三四秒鐘，這才裝付滑稽臉色交代下文。他叫人知道他的主張跟啓昆一樣：的確的，田產比什麼都靠得住。他翹着大拇指的右手在桌上輕輕一敲：嗨，壞的就是他手上勻不出現錢！他莊重着臉色加了一句：

「還有呢——價錢也談不好。……季樵！喝一口！」

季樵彷彿在盡着義務。苦着臉萬分勉強地舉起杯子來。放下的時候歎了一聲。

「他怎麼總是不談到那個上面去呢？」二少爺想。

那些熟人都已經透風給何雲霖過；唐啓昆爲了要叫他母親過得更舒服點兒，他甯願把葉公蕩那坵好田賣掉。十爺跟他隱隱約約談起的時候，他說過這句話：

「嗯，葉公蕩的田的確是好田。」

可是怎麼，今天他老避着這個問題，哼兒哈的！

唐啓昆極力要把題目扯到正面去。於是談到許多很有見地的人；他們做事情很有打算，他們都替他們的子孫置辦了一些靠得住的產業。這些產業不怕打仗，也不怕什麼亂子，總是歟在那裏不會蝕去一塊的。這裏他忍不住瞟了他十叔一眼。

可是又有一碗菜端上來了：一碗冰糖肘子。碗面祇看得見那層古銅色的皮——油油發着光。一放到桌上，牠還顛巍巍地抖動了一下。

那位客人叫：

「哈哈，看樣子就曉得了不起！」

他喝乾了酒，衝着十老爺照了照杯，拿起筷子來。

一直到吃完飯，唐啓昆總沒機會談到田上去。

連卜爺都也忘記了她姪兒幹麼要去跟姓何的搭交情似的，祇是管自己發着議論。他老記得他女兒這一代的命運。他又想到了他的榔頭：

「唉！」

他把舌尖抵在白齒的縫裏，猛地一抽，發出「撮！」的一聲響，讓嵌在牙縫裏的東西吸出來。

「你那位大世兄呢？」他問何雲霖。「大學快畢業了吧？」

「早哩早哩。要明年。」

隨後他們的話鋒就轉到一般朋友的兒女身上了。

「仲驩家的幾個孩子倒攪好了，」何六先生閉了會眼睛，又一下子張開。「他家那位小姐——怎麼，她的婚事到底從新還是從舊派嘍？」

不知道爲什麼——唐啓昆竟微微地吃了一驚。他問：

「那個小鳳子啊？」

「小鳳子？」那一個掄了掄眼珠。「這名字倒不錯。呃，她年紀也到了吧？再遲下去的話——唔，找人家怕難哩。」

他又不相干地笑了起來：

「好在他們如今有錢；送倒也未必送不出去。」  
主人很疑心地瞅了他一眼，想着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今天這回請客——簡直一點道理也沒有。要想法子結識這個何老六，要聯絡聯絡感情，並且認真請別人賞臉來喝酒；這些難道全落了空麼？那位客人的談笑吵得他有點煩燥。他覺得那個人的笑是假的；桑子本來不怎麼好，可拼命要裝做很宏亮的樣子。說的那些話呢——哼，恐怕祇有十爺這麼個老實人才相信。

可是他自己實在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引動對方。他舌子漲大了許多，擺在嘴裏好像嫌多了一件東西。眼睛不安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瞧着十爺那付又自然，又大方的派頭，那付跟老朋友發牢騷樣的口氣，他有點嫉妬起來。

唉，這是他——他自己去央求別人的。他自己要去巴上別人的。並且他老實費了點周折才把那位先生找得來。於是他更加覺得自己很難說話，跟他以前幹印花稅分局的時候見着縣長，見着那些大紳士們——那個處境是一樣的。

「慢慢地來，祇好，」他小心地囑咐自己。

以後的談話他簡直沒有插什麼嘴。祇是有時候他哼一兩聲——叫別人不要忘記這裏還有一位正式的主人。他很熱心地聽着。他早就打定了主意：等這位客人走了之後，他再跟十爺

切切實實談一下。

然而到了大家分手的當口——何雲霖可把唐季樵也拖走了。

二少爺帶着有什麼隱痛似的臉嘴說：

「十爺怎幹不再坐下子呢？」

一面向那位長輩使使眼色，翹翹下巴。

那個知道他的意思：老二跟他在人面前要私下表示一點什麼——總是來這麼一手的。一下子他昏亂起來：移一移步子又停住，主意不定地看看兩個人。

他膀子可綽何六先生摺住——直往外走：

「我有好話告訴你，我有好話告訴你！」

唐啓昆送了他們回來，一路上發氣地嘟囔着：

「哼，這個傢伙！哼！」

他不願意到太太屋子裏去，好像怕她知道他還回事幹得沒一點着落——會叫她失望似的。一跨進書房，狠狠地瞅一眼零亂的桌子，就累了的样子倒到一張椅上。

時候正是四點鐘，有氣沒力的陽光想透過窗子射進來，可是沒辦到。

桌上幾碗泡過許多次開水的龍井茶——擺出了一付慘澹的臉色。

他懶洋洋地拿起了一支烟。可是不就去點火；有種很怪的念頭把他的動作都滯住了。他覺得他身世淒涼起來。在這鬧鬧的城裏——祇有他是寂寞的。他瞧着腳下那個模糊的陰影：一些瓜子壳綴得像陰天裏的星星。

「十爺今天是怎麼回事呢？」他欠一欠身子去拿洋火，什麼地方有蚊子嘍的一聲叫。大家吃了一通。就這樣。十爺似乎存心跟他老二耍骨頭——談了一氣不相干的話，臨了還跟着那個快活人一塊兒去玩。

憤怒地擦了一下洋火：

「哼，一定又是上烟館子！真該死！」

他始終沒有點着烟：那盒火柴在桌上水濼濼的地方獸得太久，連封皮紙都給泡爛了。他跳了起來：

「來人！來人！……小高！韃升！……丁壽松！……混蛋！桌子也不收拾一下！混蛋！」

可是他一瞧見了壽松那付害怕的樣子，那付做錯了事怕挨罵的臉色，他更加動火。他所把有的錯處全栽到了對方身上了。

「你你……噁，該死！你跑來跑去的做什麼！啊？」

「我沒有……」

「沒有！沒有！……你到底想不想在城裏混事了，我問你！……這個樣子不行，我告訴你！……客人在這塊——你光望着不照應！該死嘛！」

那個蒙着右眼，一句話都說不出。

「一個人要上軌道！」二少爺嗓子略爲放平了點兒。「懂不懂，懂不懂？」

「懂。」

唐啓昆把骨牌盒子往桌上一倒，一面修正一下屁股。他發見了壽松還站在那里等什麼吩咐，於是轉過臉去看了他一會兒。末了他什麼也沒有說，祇是擺了擺手：

「好好，就這樣。走罷！」

瞧着別人悄悄地出了房門，他這才打抽雅裏捧出那本牙牌神數，擺出又虔敬又神祕的臉色——懸空着胳膊抹起牌來。



## 十

下了一晚的雨。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停。

天上的雲結成了一塊板——往下壓着，把地上的熱氣擠得緊緊的，叫人覺得發悶。屋子裏更加暗了些，白天跟夜晚似乎是沒有分別的。

唐啓昆張開了眼睛，釘定了帳頂。他感到了夢裏受到的那種感覺。彷彿有個什麼東西推他到一個什麼邊沿上去——他想掙扎，又知道這個不幸是逃不脫的。可是他要仔細回想一下那個夢，卻又模糊起來。

雨點沙沙地打着，聽着比沒有聽音還要寂寞。屋簷滴着水，大概地下給滴成一個蕩，就發出一種又清脆又單調的響聲。

他身上覺得有點癢，可摸不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在這麼個天氣裏，就會聯想到一些蠶天的的小蟲子在身上爬，好像皮膚在腐爛了似的。

膀子伸出了被窩，自己聞到了一股男子常有的油垢味兒。他記起小時候母親告訴他的：睡覺頂容易着涼。於是撩開帳門——很厭煩地往外看一看，把手縮了回去。

雖然他已經到了四十開外的年紀，承斷着祖產在當家，在支持着這個大場面。可是童年所受的那些教誡——還根深蒂固地盤在心裏。

有一次——正是他九歲上，娘帶他坐轎子到什麼地方去，他半路睡着了。

她老人家狠命地捏醒他。

「回來，回來！」她害怕地叫着。「轎子上，車子上——都不能睡覺，聽見吧？」

「怎幹？」

母親擺出一付很神祕的臉色。一直到了目的地才悄悄告訴他：

「一閉了眼睛——魂就走開了。在路上睡覺，魂就跟不上來。」

於是他一直記着。就是在外面打了一晚牌回來，坐在小侯拉的車子上，他也小心着不閉眼睛。

他以為太太在許多地方仔細得過了火。

「何必呢？你老人家的衣箱總是放在床底下，儘讓牠發霉。吃飯呢，一定祇吃兩碗。」

太太就得舉出許多實例來：楊家窮下來——因為女人的衣裳掛在樓上晒的。劉七爺老年還那麼貪吃，死了之後就托了個夢給他兒子：他在陽世吃那份糧食吃過了頭，如今在陰間種田來補還。

「你看叟，」她末了下了個結論。「在那塊要種田哩，受得了啊？」

她一向就這麼執板。可是——

「她倒也是有道理的，」他對自已說。

然後他想起她說過的那些做人祕訣：一個人總該有幾個香袋子——貼在自己身邊，幫着自己，有時候會獻出很好的計謀來的。

二少爺歎了一口氣。這樣的心腹人——他一個也沒有。

這整個房子都靜悄悄，簡直靜得可怕，好像預伏着一個什麼陰謀一樣——大家已經計議停定，正在做着勢要一下子對付他。

「真該死，真該死！」他肚子裏莫明其妙地罵。「在那里做什麼呢，他們？」

雨越下越可惡，牠竟算定了日子要在今天下！

他腰裏痠痛起來。嘴裏也發麻發苦，叫他聯想到自己舌子上堆着一層厚厚的黃苔。看看自己的手：細緻的皮肉變成鬆弛弛的，橫着許多皺紋。他彷彿第一次發見自己的衰老，心裏忽然起了一陣賭輸了錢一樣的感覺。

他有點着急：模里模糊感到有誰催促着他——叫他趕快做一點什麼事。

唉，真該死！這麼過下去實在不成話。他得馬上動手。他得馬上想辦法。於是他一下子

掀開了被窩。彷彿覺得有個什麼陣式已經擺好，祇等他這個主將出馬似的。

「咳哼！咳哼！」他叫。「高媽！高媽！」

接着大口濃痰吐到地下。

這整個公館就照例起了一陣騷動。剛剛一個次中音的鑼子才叫過——

「二少爺起來了！」

那邊立刻一個高音響起來：

「二少爺起來了！」

聲音好像一個皮球——到處彈着跳着，蹦到了廚房裏又蹦回來。隨後有人壓着嗓子催着什麼。這個跑着，那個幫着喊人。

一隻精緻的藍花小壺泡着濃濃的茶——給送到二少爺床邊來了。其次是那碗燕窩：灰黃色的白糖堆在中間，正慢慢地往下沉。於是高媽用輕巧的手勢把煙灰盤放到床頭的茶几上，這才悄悄地走出去。

二少爺打了個呵欠。讓上身靠着牀檔，拿被窩裹着腿。他對着壺嘴子吸了兩口滾燙的茶，嘴裏舒服了些。他把什麼念頭都撇開，靜靜地來記一記——他一晚上所見的那些幻象。

「這個——這個——怎麼的呢？」

因爲早上禁忌說夢，就連在肚子裏也小小心避開這個字眼。

先前那種着急勁兒，在他也覺得是一個夢。動手！想辦法！——到底是一樁什麼事嘍！他很快地喝着燕窩。嘴裏一面吸着氣，唏唏噓噓地響着。這種補品可總補不起他心頭缺掉了一點什麼。他老是彷彿記得他丟了一件東西：他要找回牠，他要抓住牠。

「喂，喂！來人！」他想起了一件什麼事，身子稍爲欠起點兒。「丁壽松呢？……喊他來！」

丁壽松進門的時候——二少爺已經移動了一下屁股，坐得很舒服的樣子。勺子在燕窩碗裏有一下沒一下地撈着，慢慢地抬起臉來。

「這傢伙！」他對自己說。「他一天到晚到底想些個什麼呢？」

進門的人要走過來似乎又不敢。他站在屋子中央——離床兩三尺遠的地方。周圍是空空的，就彷彿沒個依靠的樣子，顯出了一付忸怩相。眼睛發着紅。額骨上面有點浮腫：大概他一晚沒睡好，再不然就是有什麼傷心事叫他哭過了許多時候。

二少爺緊瞧着他。二少爺相信自己能够懂得別人：憑他的感覺——他看得出對方的心底。

「這個傢伙小心得很，」他在肚子商量似地說着。「毛病不會有，大事情也做不出來。」

小點個的——聰，不怎幹。」

看着對方那付猥瑣樣子，他心臟上給洒了一把白糖似的，連血管裏都感到了一種別的味。一面可忍不住擺出一付生氣的臉嘴，用鼻孔哼了一聲。他不言語，祇是瞧着他：他喜歡看看別人那付窘勁兒。

那個輕輕咳了一下。左眼小得簡直閉了起來，右眼也吃力的樣子睜不大開。還老是垂下眼線，好像給人瞧得害了臊。

「二少爺想要怎樣嘍？」

其實他可以說幾句話的。他可以問二少爺睡得怎樣，可以問他昨天喝醉了沒有。可是他沒開口：這裏的空氣嚴肅得凝成了膩膩的東西，連嘴呀舌子的都給膠住了。

末了還是二少爺打開這個僵局。

「怎麼樣？」他雜點兒北方口音突頭突腦地問。

爲着那一個張皇着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發氣地加了一句：

「怎麼！你城裏住不慣啊？」

「呃呃住得慣，二少爺。不過——不過——」

這個皺着眉等他的下文。

「不過我——」丁壽松嘆了一口氣。「我總有點個着急。孩子來了信，說的是——說的是——唉，要命哩！家裏簡直的是——駝背上加個包袱，不得了。」

「手巾拿給我，」二少爺放下手裏的空碗。「嗯，鄉下的情形的確是糟。」他照着上茶店的派頭——把用過的手巾衝着丁壽松一摔，閉上眼睛，兩手合抱着放在自己大腿上。「可是急死了也沒得用。一個人好好的，總不怕沒得飯吃：人家總會替你想法子。懂不懂？嗯？」

「是。」

接着二少爺告訴了他一些做事情的方法。每個字都懶洋洋地拖得很長，彷彿教書一樣——話總是那些一套，可全是一定不移的真理。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把得定，看得準，跟定一個大老官來求出身。隨後他問：

「私人——懂不懂？這就是私人。」

不管那個大老官暫時怎麼倒楣，祇要對他忠心，替他奔走，替他打主意，那——這裏說話的人張開眼睛來發着亮，聲音提高了點兒。

「那一定有得意的一天。」

丁壽松已經活潑了些。他居然輕輕地移動了脚步——讓自己靠上那張桌子邊。全身融在一種暖氣裏面，連骨節也鬆動了起來。他理會到了二少爺這番話的用意。可是他心頭忽然湧

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熱情。好像一個人受了數不清的災難，受了數不清的委屈，又一下子到了親娘跟前——恨不得抱着對方哭一場，訴說一場。

唉，真是的。空面子要軀做什麼嘍！祇要他實際撈得到一點兒東西，哪怕人家不給一點點顏色，哪怕人家像叫下人樣的使喚他——人家總到底是一片好心。……

可是二少爺還嫌不夠似的。

「你家裏要錢用吧？」

「是的嘍，」他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好，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先寄回家再說。……去喊他們打臉水。」

了壽松稍爲楞了會兒，跨起步子來。他感到他好像做下了一樁錯事——怕人家發覺似地心頭一陣緊。

他曉不曉得那樁事呢，這個二少爺？難道別人已經曉得了，就故意這麼耍他麼？

出房門的時候他臉上發熱。他竟在腦子裏閃了一下那個念頭：想把溫嫂子拜託他的這件事告訴二少爺——免得讓他這個姓丁的惹一身不乾淨。一面他拚命去想著二少爺的好處——唉，憑良心說，他也不該把這個瞞着二少爺。

床上的人穿着衣裳，眼睛送着那個的背影。他移向床沿，兩腳在地上摸着找着拖鞋。



雨已經不那麼沙沙地響了。屋子裏「乎也」亮了些兒。可是他把窗簾掀開一角往外看看，天上還上洒着粉粒似的水點，給風盪得飄着舞着。屋簷水還滴着，聲音還那麼單調，並且漸漸沒有了力氣：隔了好久才聽見篤的一聲，叫人替他着急。

唐啓昆打個呵欠，伸了伸懶腰，無聊地站在桌邊。今天他的確太性急——沒等臉水送來就起了床。

「可惡！」他嘴巴用力得連鬍子都動了幾動。「還不來！」

他想到了壽松那付膽小樣子——蹙着眼睛連一句話也結不上來，他忽然忍不住要發一下脾氣。他把那個人看得太重了：他竟低身下氣跟他談了那麼多，還要掏荷包去接濟他那個什麼家！

哼，錢多得很哩！——連這麼個人，也要送他幾塊！

於是他算計了一下家裏的開銷。他嘴唇使勁抿着，額子像抽屜那麼動了一動。嗨，該死！家用越來越不夠！

在房裏走了一圈又停到了老地方。胸頭悶悶的。他的錢簡直省不下來：他已經親口答允了別人，一開口就是——「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

洗臉水給端進來了：丁壽松親手捧來的，爲的好讓高媽攪點工夫來替二少爺做點別的

事。他用種希望的眼色瞞着屋子裏，嘴角上帶點兒笑意，顯然他準備了一肚子話要告訴人。

二少爺可兩手叉着腰，兇狠狠地瞪着他。突然——大聲吼了起來：

「怎幹這時候才來！你在那裏做什麼！混蛋！不識抬舉的傢伙！」

那個全身給震了一下。偷偷退了一步，摸不着頭腦地瞞着他。

「噉!!!」二少爺連假嗓子都叫出來。「噉!!!」

這聲音是打腹部裏迸出的。叫得很痛苦，彷彿連腸胃都嘔了出來。可是二少爺還是不肯

歇手：一個勁兒使着那條軟軟的舌刮子——越刮越深，恨不得要把食道釣出來。

丁壽松挺小心地退了出來，不叫步子有一點聲音。

「噉!!!」二少爺苦着臉嚷。「走什麼!……哪裏去!……該死的東西!」

他右手拿着舌刮子臨了空——幌一下幫着打手勢。那上面白膩膩的流質受了震動，沉重地滴到了那盆水裏，於是一陣煙那麼散開了。

「不等吩咐就走？」他叫。「到十老爺公館去一趟——告訴我我吃過早茶去看他！」

他靜靜地聽着那個走出去。那種步子踏出了一種很古怪的響聲，叫人疑心是在水裏蹣跚着的。

二少爺想：脚後跟不着地。這種人沒得後福。

書房裏的自鳴鐘敲了十二下，逼進屋子裏來的水汽似乎叫他受了阻力，敲得慢吞吞的滾點勁兒。鐘的一聲之後，要遲疑好一會兒才動手來第二聲。

他對着鏡子修剪了那抹鬚子。拿手指在臉上挨摸了十來分鐘。這才照他向來的習慣——按部就班地進行起早晨要做的事來。

於是他啜了幾口茶，把臉一仰：

「來呀！」

這時候——伺候的照例是韓升。他端着一碗熱汽直胃的冰糖蓮子，盛得滿滿的，大拇指就祇好彎到了糖汁裏。手裏的東西一放——趕緊就送到嘴角裏吮着，讓燙壞了的指頭止止痛，一面好像也要嚐嚐那種帶桂花香的甜味。

二少爺眼睛緊對着那隻碗——用很認真的神色吃着。這好像是一種儀式，一種表示老世家身份的儀式。他儘管愁着家裏不夠開銷，可是他認為這些節目少不得。他吞完了碗裏的東西，大模大樣地把勺子往空碗裏鏗的一拌，就又點起一支烟。一面呆看着外面陰沉沉的天。一面打着隔兒——打胃裏翻出了點兒甜裏帶酸的東西，又嚥了下去。

他動手研究起了壽松那個人來。

「這個傢伙——說他默，倒有點個乖巧。乖巧呢，又帶點個默氣。……」

忽然他心裏結起了一個疙疸，他感到他受了騙。他麻煩地想着——到底該給丁壽松幾個錢。像他這麼個排場，起碼要五隻大洋才拿得出手。於是他使命把烟灰一拍：嗨，怎麼他鬆口要鬆得這麼快哩！

「該死！」

那個姓丁的怎麼要擺出那麼一付可憐巴巴的樣子！——分明是想打他點兒秋風！

噢，爲什麼他簡直沒有一個真心朋友呢？這裏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插到烟盤裏，身子靠到靠背上，拿兩手托着後腦。那種丟掉了什麼似的感覺又盤踞在他心裏：他就不懂——怎麼連一個心腹人也要用錢去買。他覺得他受了委屈：這個世界上竟沒有一個够交情的。

外面響起了脚步子。還有雨點打在油傘上的聲音，「沙沙沙！」的一陣。

二少爺知道這是他的正式點心來了。他坐正了身子靜靜地等着，還把那些不舒服的念頭全都趕開，不然的話，怕吃着不化食。他抽動着臉上的肌肉打了個隔兒。

桂九端着一個茶盤走到他跟前，他聞到了一股油膩味兒。那是每早都有的一大碗麵——上面一厚層透明透亮的葷油，把熱汽蓋得一點都冒不出來。那個小碟子裏裝着兩個筍絲肉包子，兩個糯米燒賣：肥泡泡地堆在那里，聽來有一付福相。

過了十二點——唐啓昆才穿得整整齊齊地到了他書房裏。接着五二子用種謹慎的步法走

來叫了他一聲，大概她是一直躲在屋子外面等着這個時候的。

做父親的連看都沒有看她，祇問了一句天天要問的話：

「太太睡得可好？」

「好哩。」

「嗯，」他說。「好。去喊他們開早飯罷。」

他把一碟肴肉跟三碟醬菜來下他的稀飯。另外還有三四個燒餅：把昨天的剩菜做餡子——拿到燒餅店裏去定做的。於是他上身全伏在桌上，叫碗筷撞出清脆的響聲，嘴巴費力地動着。滾燙的稀飯在嘴裏給撥動了一下就下了肚，嚼也不用嚼——跟剛才飯麵的派頭一樣。到大太太房裏去請了安，坐着車子出門的時候，雨下得更加大了。車篷縫裏濺進了水點，掃在臉上冰冷的。

「該死的東西！」他皺着眉。他想移一下身子，可是重甸甸的搬不動。

「小侯，小侯！」

車輪在濕地滾着——吱擦吱擦！車頂上還給雨打得嘩嘩地叫。小侯一點也沒聽見主人叫他，祇是衝過去跟誰拚命似的，一個勁兒往十老爺公館裏奔。

## 十一

一有什麼大事情——唐啓昆總是去找唐季樵商量。

「何老六的意思到底怎麼樣？」

他聲音放得很低。手板沒聲息地拍拍大腿，臉距臉靠得很近——等着回答。看來要是沒有個十爺，他的一件事情就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十爺搖了搖頭：

「不成。」

說了又把眼睛釘着他旁邊的榔頭，顯得很不放心的樣子，好像怕一個不留神就會有誰把這孩子搶走。他仔仔細細跟二少爺談起了榔頭的病，一面不住地歎着氣，他竟把這位娃娃當做一個醫生——彷彿這趙拜訪專門是爲了診病來的。

他時不時溫和地叫着榔頭：

「榔頭，你把舌頭伸出來給二哥哥看看瞧。」

這孩子就儘量張大了嘴，吐出那條尖尖的舌子，裝鬼臉似地霎了霎眼。然後他忍不住笑

的樣子撇過臉去，注意到了地板上的一隻螞蟻。等到大人們又談起他們的天來——他就偷偷地伸出了左腳去擋那隻蟲子的去路。他鞋子上沾滿着泥漿，叫地上印上了幾個漏印。

二少爺放心地透了一口氣：

「嘿。椰頭今兒個好多了。」

「不過鼻子還是塞着。……噴，唉！真急死人，真急死人！」十老爺一站起來就往門口走，一下子又打了回頭。他兩手反在屁股後面，手指着急地亂動着。「我一想起來就寒心！你看小科子！——也是一點個小毛病，後事竟——竟——要是照拂得好好的，怎麼會壞事的嘍！」

十太太打廚房裏走出來。到上房裏拿着個一包什麼東西又穿過廊子去。她身材很高。老是那麼一付乾得發黃的臉子。眉毛痛苦地皺着。那雙凹進去的眼睛可在閃着光，彷彿有一肚子怨氣結在那里的樣子。

那位姪少爺十分勉强的叫了她一聲，嗓子放得很低。他提防着什麼似地瞧着她走了過去，又用着提醒別人的眼色看看他叔叔。

「沒得良心的傢伙！」十老爺嚇嚇地嘟囔着。

「呃，呃，」唐啓昆說。「何必呢，何必呢。十娘不小心倒是真的。她不歡喜孩子。」

這里他忽然着急起來，顯然有個很難想透的問題鑽出來了。「她到底——到底——咳，她到底給他吃了什麼東西，給擲頭？」

十娘大概常常在吃上面花了許多錢；鈔票一到她手裏就數不住。日子越過越困難。可是他點起了一支烟，苦着臉勸十爺別消極。

「身體總是要緊的。我看你氣色不大好。」

「是啞。」

「你可頭昏啊？」二少爺趕緊吐了一口烟問。

那個想了一想。右手貼着額頭，又摸摸太陽穴。他覺得腦袋的確有點重甸甸的。

「嘿，昏哩，」唐季樵失望地倒到了藤靠椅上。他歎着氣，傷心地瞧着擲頭。

唉，真是毫無意思！要是他死了——這些孩子怎麼過呢？

可是二少爺仍舊用那個老婆勢抽着烟。他那付不動神色的派頭——叫人相信他的辦法沒有錯兒。

「烟倒是收斂的，」他說。「十爺你怎不抽抽看。一天抽個一兩回，熬點個好膏子。烟館子裏沒得好東西，天天跑去也不方便。在家裏那就——唔，這個東西不能斷，天天吃點個才有效。」



他打量着十爺那張瘦臉，那付有點駝的身坯，他鼻邊勾起了兩條皺紋——看來他是心裏有什麼就憂的事，可又不好說出來。他祇是往好的方面談：他一個同學自從抽上了那個，氣痛病就沒影子了，還發了胖。卜老先生那個癆病呢，也是的。於是他起勁地把臉轉向着十爺，耐心耐意敘述着卜老先生醫好癆病的經過。十爺雖然也知道這些事，可是未必像他這麼詳細。

十爺怕把事情看得太樂觀，過後就會叫自己失望。他輕輕地問：

「老卜不是吃葷便吃好的麼？」

「噯！」二少爺叫。「我是曉得的，我！——我差不多親眼望見的。葷不葷便不相干他是多年痼疾。我是明白的：他全靠這個，這個——」

他拿大拇指指門在嘴邊，小指翹着動了幾動。

「唉，原是的，」他閉了會兒嘴，又搖搖頭自言自語着。「什麼事都要你自己煩神，不滋補滋補怎麼得了噯！反正大家都不得過。你還比我好點個哩。我是——我真着急。娘老了，大嫂守了這麼多年寡，我總要叫她過得舒服點個。家裏頭的開銷——唉，我不能夠刻苦她們。……呃，真的，何老六那個——怎麼不成呢？」

「他說他不想買田。」

「不想買田？」——他盯着十爺的臉，好像怕這位長輩跟何老六有什麼鬼算盤。

十爺可看着榔頭。時不時用手摸摸那孩子的額頭，又摸摸自己的。他自己皮膚有點發熱。十娘大概在廚房裏斬肉，工工工的連地板都震得發抖，他就覺得那把菜刀似乎一下子正斫着他的腦袋。

「斬得這樣響做什麼！」他耐不住地叫。「簡直不得讓我安神！我死了就好了！」

他左手貼到了胸脯上：他心頭也悶悶的很難受。看看窗子——外面的雨正織成一片玻璃絲似的簾子，把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擋住了。

不過他仍舊打起精神跟唐啓昆計議了一些正經事。他們猜測着那個何老六到底是什麼用意。那位姪少爺可欠一欠身子去拿烟，趁勢把臉湊近，噪子低得聽不見：

「小聲點個，小聲點個！要是十娘聽見了……」

猶疑地瞅了榔頭一眼，他這才慢吞吞告訴十爺：何雲霖分明有錢，打算在鄉下置些田產。要不然——他到這塊來做什麼呢？

那個吃了一驚：什麼，這麼個老朋友也對他撒謊？

「不會吧，他？」

可是唐啓昆一連幾天都跟他談這件事。這位姪二少爺總是一兩點鐘光景來，用了同樣的

手勢，同樣的語句，叫十爺相信這筆買賣還可以進行。

「他說不買田，不買田——不過是曉得我困難，要卡住我就是了。」

「怎麼呢？」

「他要煞田價，」二少爺把下巴斬鐵截釘地一點。

唐季樵楞了一會兒。隨後氣忿忿地站起來，踏着很重的步子踱着。他看看他姪兒那張求救似的可憐巴巴的臉子，又想到何雲霖那張一團喜氣的圓臉——竟想不到這傢伙這麼厲害。

「混蛋嘛！」他猛地停住了步子。「他到底是何居心呢，他！人家那個樣子急法子，他倒來卡住人家……我跟他算賬去！我——我——嘿，真沒看出他來！該死該死！我還當他老朋友看！」

他衝到門口——又突然退了小半步。他叫：

「打車子！打車子！」

當姪兒的好容易才勸住了他。二少爺捺着他坐下，一面切切實實告訴他——一個人做事總動不得肝火。十爺的身體原不大好，要是爲子姪的買賣氣出了毛病——那真！唉！

在叔叔旁邊不放心地看了一兩分鐘，他輕輕地問：

「現在頭昏啊？」

「唔，頭昏，」那個拿兩手去捧腦袋。「嘖，唉，昏得很哩。」

「我叫你不要動氣的嘛。」

這天姪少爺請十老爺去了連九瘋子的烟館裏。二少爺把這叫做「補元氣」。他自己也陪着躺在榻上，親手替十爺燒烟。

「我實在要到省城裏去，這塊事情又攪不好。」

唐啓昆對着自己的脚尖出神。嘴角上閃了閃微笑，歎了一口氣，又說：

「省城也是有那些個倒頭事，非親自去一趟不可。」

「東洋車公司的事啊？」——十爺一直把黃包車叫做東洋車。

那個討厭這個名詞似地皺了皺眉，「唔」了一聲，拿簞子在盒子裏挑弄起來。可是他半路裏忽然停止了動作：

「呃，華幼亭那塊可有法子想嗎？借錢的話。」

瞧見十爺苦了苦臉，他就趕緊改了口：

「我跟你再商量罷，再商量罷。你現在頭昏可好點個啦？」

叔太爺大模大樣地抽着烟，腮巴子一凹一凹的，很舒服的樣子。

彷彿這裏的舒服勁兒有一定的分量：十爺多了一分，他唐啓昆就少了一分。他在肚子裏

叫：

「真該死。」

臉莫明其妙地一幌，好像挨了一下嘴巴子似的。皮肉的確也有點發起熱來。

怎麼回事呢？——真是奇怪，他近幾年來老是在別人跟前陪小心，連對這位十爺也總是低聲下氣。這付小人該死的樣子簡直成了那個的——

念頭在這裏頓了一頓。要把他自己來跟丁壽松打比，未免來得太過火了些。他手指在大腿上敲幾敲，裝出付想不出的樣子，跟他以前當印花局時候——談起什麼人來的派頭一樣，對自己吞吐着：

「那個了——」

他五臟什麼的往下一沉。這感覺正像他做過的那些噩夢一樣——猛然從一個老高老高的地下降下來，全身發一陣緊。於是他一下子想到了那些不吉祥的事情上去：他醒着既然有了那種夢裏的感覺，那他準會有一天從高處一失足——**咬喉！**

那就什麼都完了蛋。完得精光。……

可是——他怎麼老要往這上面想呢？他拿起一支紙煙來抽着，用力地起了身，挺了挺肚子。他看不見地瞅了十爺一眼，在對面坑上躺了下來。他想到他這位叔叔一定會抽上這個玩

意，心頭的疙疸也就平了點兒。他想起一般親戚本家說到十爺時候是怎麼一付臉嘴——

「唉，他什麼事都不懂。老實說，他有點獸。」

十爺在上一輩裏是頂小的一個。生下來的時候——老太爺老太太都跟得了一筆意外財產似的高興。他們什麼事都順着他，遷就他，生怕他使性子。他從小就手頭很鬆，動不動就拖這位二娃少爺陪他玩：

「二圓子，我們來搶開。一開一文錢。」

於是大太太推推二少爺：

「去噯，去噯，十爺喊你陪他玩哩。」

可是二少爺一開抽噠要拿錢去做賭本，大太太可又把嘴巴貼上兒子的耳朵：

「不要拿錢，不要拿錢。你跟十爺借就是。你說你沒得錢。」

那時候他們才祇八九歲。唐啓昆還記得十爺那付獸相——右手出着牌，左手玩着自己的牌。十爺對開子還不很認得熟，一輪到出牌的時候就先偏一偏腦袋看看，咕噥着：

「我望望瞧——要一張什麼牌。出一張么五就是順子？」

「瞎說！什麼牌都配不起來。」

等到十爺放下牌一鬆手，二少爺就一把搶到自己跟前——

「哈哈，二三靠大六！」

有時候這位小叔叔使了性子：他不服輸。他搶着嚷着，叫屋子裏的人都騷動起來。老太太對這些事有種特別的敏感，立刻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屋子，心疼地看看十爺，歎着氣。大家都把視線釘到了二少爺臉上——怪他不該惹叔叔生氣，可是誰也不敢開口：得罪了老太太不是玩意兒。

老太太可並不護自己的孩子：

「二圓子你作死！倒頭的小鬼！」

二少爺呢——怎麼也捨不得丟開這個玩意兒。反正全是十爺的本錢，輸的是別人的。贏了的可連本一把撈，帶回屋子裝進抽屜。於是他總是讓着點兒。一面他把他面前的制錢偷偷地放到自己袋裏，苦着臉瞧着勝利了的十爺：

「他媽媽的我又輸了。……欠着你的！」

「噁。你欠我——嗯，三——三——三十二。」

這位小叔叔祇要贏牌，錢不錢滿不在乎。末了他又抓了一把送到對面：

「哪。借給你做本。」

唐啓昆還記起那一次——他倆打書房裏逃出來，到廚房裏躲着賭錢。挨老師打的可祇有

他二少爺一個人。可是他連老是跟十爺在一起。他想出許多新花樣來玩；叫十爺把泔水倒到茶壺裏。叫十爺罵五娘「爛貨」——雖然他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名稱是什麼意思。

唉。那種日子過得真快活。

他跟那些叔叔們推牌九的時候，他跟十爺總是一同下注的。他推起莊來也是十爺掏一把錢給他做本。他一回後門溜到街上——就有些小鬼頭迎上來：

「二少爺！二少爺！」

街坊上把他當做太子看，替他做事，陪他玩「狀元紅」——二少爺把十爺那裏得來的錢又一串串輪給他們。

這一手——他自己也承認做得傻。一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點不大自在。

「我太大方了，那個時候。」

接着他又埋怨自己：

「老想着這些個做什麼呢。如今！」

如今——他忽然記起了一件什麼禍害。五成着急，五成懊悔——把胸口塞得滿滿的。他覺得他用錢的手太鬆。他怎麼也得節省一下。他怎麼也得弄一筆錢來對付端午。於是他重新又跟十爺談到那些正經事。



「何雲霖那傢伙狡猾得很。就是跟我談成了——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華幼亭那塊一定要請你想下法子哩。十爺，十爺，噫！你不做保他是不放心的。」

十爺祇歎着氣，回答了這樣的話：

「好罷，我去試試看罷。不過我的身況也是！——上回子代你還了那筆錢——我真我真——唉！」

唐啓昆用牙齒輕輕地刮着舌子。他感到貼了本似的，怪自己不該對十爺太恭敬。他憑他在官場裏混過一時的經驗，知道他實在做錯了點事兒。噫，一個人客氣不得。你越對他多禮，他越不買賬。你一大聲大氣的，他倒乖乖地依順起來了。

晚上跟母親談起十爺的時候，他這就用了批評屬員的那種氣派，拿手掌狠狠地拍着桌沿：

「真該死！十爺這個樣子真不成話，真不成話！」

「怎幹，怎幹？」太太全身都來了勁，湊過臉去逼緊着嗓子。「他又出了什麼玩意頭啊！」

兒子右手着急地搖了一搖——「不是！」又去敲他的桌沿：

「十爺太對我不起。十爺太對我不起！」

五二子正在那里寫仿。那支「小大由之」的筆尖一給撥到紙上，她舌尖就頂出到嘴角裏。大人們的話她似乎全沒聽到。祇有在蘸墨的時候——拖筆拖得很久，光閃閃的眼珠很快地轉動着，她爹幾下。

那兩母子在那里奇怪着：怎麼連十老爺都不肯幫忙。大太太疑心到十太太。

「說不定是十娘搗的鬼。」

「十太太說爹爹不好，」五二子把筆臨空着，臉子稍爲側過點兒來。「十太太說——」  
「嗯，」我們家那位二少爺呀——」  
「沒有，」沒有一句話靠得住的。」  
十太太說我們在他家好多少錢。」

祖母眼睛看着爹爹一直沒動，這里把嘴唇一縮：

「你望望瞧！」

唐二少爺可滿不在乎，有點嫌五二子多嘴似的：

「我曉得。」

他祇着急錢的事：要不攪什麼五六千塊來——那簡直不得了。他想要請母親再切切實實跟十爺談一下。十爺向來承她老人家的照顧。向來怕她，聽她的話的。瞧着做娘的還盯着他，眼睛裏呀裏的，他知道她這還沒打定主意。他決計要把他娘兒倆中間一點小事先說一

說妥當。

「我其實是爲的娘：去年子公上當了你的首飾——不贖不行。十爺祇當是我爲私：他不懂得我，糊塗嘛。你去跟他談下子才談得通哩。」

大太太看看五二子。五二子可滿不在乎地在蘸着她的筆。她肚子裏許多心思不叫放到臉上來。那些首飾——她一直替祖母耽心着：照爹爹這樣子花錢法，這筆家私怎麼也贖不同的。

「怎麼爹爹要用這許多錢嘍。一吃起飯來就是十幾塊。」

以前祖母在半夜裏把五二子喊醒來——跟她談過：將來她老人家這份私房準是這位孫女兒的。

「往後就是你的陪嫁。」

孫小姐可把臉子鑽進了被窩裏，叫大太太瞧着這臊勁兒非常得意。於是祖孫倆小聲兒計算起來：在外面放着債的，共有五千多，存在咸隆錢莊的有三千。這些數目連爹爹都不知，都是舅公公經手拿去生利的。家裏人知道的祇是這些首飾。

「並不是我連你爹爹都要瞞。」大太太說。「的確是的，不能讓他曉得。你看，這些個首飾不是給他當掉了啊？幸虧老太太給我的那一箱——你爹爹不曉得。」

這孩子雖然打了個呵欠，可是一點睡意也沒有：

「不能讓爹爹曉得。一到了他手裏就沒得玩的了。」

可是今兒個——「不贖不行」。這句話也在她們耳邊响着，還感得到他嘴裏呵出來的熱氣。

老年人歎了一口氣，似乎覺得自己把兒子逼得太厲害——有點兒不大忍心，又好像敢心着許久的事一下子解決了，叫她鬆了鬆勁。

二少爺一走出房門，五二子就放下簾，到房門口張張外面有什麼人沒有，悄悄地跑到太太身邊。

「爹爹那句話靠不靠得住呢？」

「贖錢要贖的哎，」祖母很信得過的樣子。

孫女兒嘴角往下一彎，埋怨地斜了太太一眼：

「喂！」

這一手——她老人家可沒想到。她等着這孩子的下文，眼睛四周的肉都皺得推起來，好像對着了刺眼的陽光。腦子裏忽然閃了一下那種不吉利的感覺：她希望啓昆這回不至於哄她，雖然他在她跟前向來沒一句話做到了的。

她不願意想到這上面去。也不願意對五二子提起。要不然——她就會覺得自己空盪盪的

抓不到邊，會覺得這世界太可怕。

「連自己親生兒都靠不住啊？」

她在肚子裏答：不會的。

五二子這麼不相信她爹爹，她老人家想到還是一家子裏不應該的事。於是她彷彿故意要撇開這些傷痛，把臉掉了開去：

「你爹爹待我倒……」

那女孩子堵起嘴來：

「你望着罷！爹爹說的話——沒有一句算數的。」

## 十二

「沒有一個好人！」

唐啓昆一想到十爺就生氣。他自己一天比一天窘迫，彷彿就是十爺害的。他記起從前過的那些好日子，像在心頭長了個繭子那麼難受。

誰都知道他叔叔倆特別要好，早先太太跟二少爺簡直是替十爺當家，什麼事都替他把主意打得停停當當。

「十爺你真要小心哩，」唐啓昆伸出個食指，壓着嗓子告訴他。「你做人太老實，家裏人又這麼多。現在分了家——我祇怕你上人家的當。」

做叔叔的耽起心來：

「怎麼辦呢？」

太太也插了嘴：小聲兒把二少爺那些話說了一遍。她認爲頂靠不住是五房裏——偷呀搶的什麼都來。

「如今不過才分家，就有這些個鬼鬼祟祟的事。將來五爺敗光了——嗯，他這個樣子抽

烟還抽不窮啊？你望着罷，到那個時候他們一定欺侮你。」

於是二少爺出了個主意。他拍拍自己胸脯。

「有我！——我代你想法子！」

他叫十爺把分得的那些字畫——藏得他們大房手裏。大太太跟他都比他精明，誰也騙不去。十爺越想越可怕，再遲點兒就怕給搶了去似的，就在當天晚上，這兩叔姪把三口大箱子搬到這邊來了。

那時候十娘過門來還不到半年。身材比那位太太奶奶都要高一點。走路來挺胸突肚地跨得很快。她不大開口——也許是因是新婚之後有點害羞。一雙眼睛可顯得很懂事，眼人一眼就彷彿要看穿別人的心事。

大太太很不喜歡她。

「十娘才好玩哩——長得這樣高法子，高得巧奇。鄉下女人倒有長得高的。一個太太長得像個金剛樣子，我還沒有看見過哩。」

娘兒倆都想不透——怎麼十爺會跟新娘子這樣要好。他差不多每天獸在屋子裏，兩口兒厮守一個壘上午。他們扔骰子，搶開，吊天九。有時候還鬧出了十爺的傻笑。

二少爺總是顧着脚走到過道裏，反着兩隻手，側着腦袋聽着。他母親偷偷地拐過，揚揚

眉毛張張嘴，表示問他什麼的時候，他祇抽出手來搖幾搖。

「呢不行！」——他們聽見十爺在嚷。「這一付是我的！」

跟手板壁那邊就透出一絲輕笑聲。

「你賴痞嘛。」

「十娘說十爺「賴痞」，」二少爺貼着大太太的耳朵告訴她。

大太太一想到這些就發悶：

「怎幹十爺不發脾氣的嘍，她罵他「賴痞」？」

大房裏這兩母子靜靜地等着：他們巴望着那對新夫婦吵嘴打架。大太太挺有把握地說：

「新造茅廁三日香。過晌時你看罷：有得吵哩。」

那兩口子那種親蜜勁兒逗得大太太跟二少爺都不大舒服。十爺一有個新人上了門——就連嫂子姪兒都丟開了。十娘這個人是——哼，我怕是靠不住的。將來她一替十爺當家，十爺就會跟他們疏遠，就再也不會像現在那麼相信他們了。

大太太一瞧見十太太，就總得把下唇一披。

「看看瞧！——這付粗脚粗手的樣子。」

她這就動手跟十爺談到一個人的品貌。她用着老嫂嫂那種關切的樣子——告訴他一些干



真萬確的道理。她眼皮下面打着皺，沒辦法地動着手指，敢心到十爺將來的命運。太太們長得太高總不是福相：她或者尅夫，或者犯夫星。這種女人總是不會生兒女的。

「這一着倒着實要防哩。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她到他們屋子裏去坐了一會。她驕傲地告訴十娘——二少奶奶已經懷了六個月的喜。她用種真心照應人的神氣勸着她：頂好是快點生個兒子，好叫升了天的老太爺歡喜。

等到聽說十太太的有了孕，她老人家就跟那些姑太太們小聲兒說着：

「十嫂也真是！她親家母●有三個月沒有來了哩：說是有喜了。你相信啊？看她那個樣子就不像。五嫂說：十嫂啊——哼，她有暗病！」

第二年十娘生了一個男的，那個啓良。誰都料不到那個女人那麼會生：差不多兩年一個。並且個個都很結實，一直到現在——祇死了一個小科子。

「真奇怪！」太太越想越不服氣。她這就把怒氣洩到二少奶奶身上：二少爺一連讓了她養了三個小孩——都壞掉了。「這賤貨！——帶孩子這個樣帶法子！她就看得我有孫子！」

● 且厄立司說：以尾旣甘爲圖心，口寸爲半徑，畫一個圓則這圖裏面的東西，人們都諱言。唐家的女太太尤甚。說時則用許多代用語。如月經，則曰親家母。

二少奶奶氣忿忿地回嘴：

「喂，你不怪你兒子——倒來怪我！你兒子生了一身不要臉的病，你不曉得啊？連我都過上了身，我一肚子怨氣正要找你們算賬哩！」

全家人都知道了這回事，這里那里時有些很難聽的話。就是以後二少奶奶丟下了兩個孩子死了，他們還認爲就是那個毛病送的命。

「怪不得老二的孩子老長不大。如今這兩個——孩子往後還不曉得怎麼樣哩？」

這兩母子瞧着十娘那一窠蹦蹦跳跳的——孩子大聲吵着好像故意來挖苦他們似的，他們就更加恨那位十太太。他們看着自己帶病的孩子，就似乎覺得他們這種抱兒抱孫的運，是十房裏硬搶了去的：那邊生一個，這邊就死一個。

太太說：

「一個人要是在相上不招子息，偏偏有許多孩子的——那一定就是報應。不是壞東西投了胎，就是前世欠了債。」

那時候她老人家是老跟十爺談起十娘的相貌：

「你看她的眉毛。」

說了輕輕噓一口氣，舌尖頂出嘴唇，好像叫自己別洩漏什麼似的。

十爺搔頭皮：

「怎麼呢，眉毛？」

「我本來不該派說的，」她躊躇了一會之後，自言自語地說。「不過我想真不放心，唉。眉毛粗——脾氣就有點那個。你望望五嫂子瞧。那雙眉毛。」

不錯。的確是的。十爺一下子沒了辦法：他想像到他家會出些什麼可怕的事。那麼又高又大，像五嫂子那麼潑辣起來——那簡直！這些他怎麼沒早點注意到呢？

啓昆二少爺也結結實實跟他討論了一次。

「十爺，並不是我在你跟前說十娘什麼。我是一片好心，我。」

這麼一開了頭，就長篇大段地說了開來。他叫十爺別多心：他們有天生的血統關係，他們天性就規定了他們要彼此關切，彼此幫忙的。十爺怎麼能够信不過這人，倒去相信一個新進門來的人呢？——況且這個人個長得那麼高。

「我看——錢上面的事萬不能給十娘管。」

十爺的錢比別房裏多些。他分得他那份家產之外，還有老太爺的一些金條，一些玉器——都私下給了這個小兒子。這也是十爺自己對大嫂跟二姪兒說出來的：他把什麼秘密都放心地告訴他們，雖然老太爺還對他囑咐過這些話：

「你對什麼人都不要說。你太忠厚，容易上當。我要給你這些個東西——也爲的你太忠厚。這些個你要好好藏起來，頂好是存到二姑媽那塊。」

可是二少爺斬釘截鐵地告訴十爺：

「不行！」

老太爺的遺教他們當然得依着去做，不過一個人總要有變通辦法。這里他打打手勢來了一句「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二姑老太太家裏窮了下來，這就難保她老人家不挪用一下。

「還有——」二少爺很爲難地在嘴裏「噴」了一聲。「十娘——十娘曉不曉得這一筆貨？」

「我還沒告訴她哩。怎麼？」

做姪兒的透了一口氣：

「還好。」

那年唐季樵要到城裏去，他們叔姪倆就又商量了一回。二少爺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叫十爺一天到晚提得高高的心放下來。這個辦法的確千穩萬妥。不過一要想到自己怎樣來動手，十爺又躊躇起來了。

「埋到花園裏——倒是保險的。不過叫哪個去埋呢？」

「怎麼，叫哪個去埋！」二少爺瞪着眼，壓着嗓子叫。兩個眼珠子分得很開，看來像個斜視眼。「當然自己來呀——你跟我。要給第三個人曉得就糟了。」

他們約好了時間，十爺就一直心跳着。他從小長到這麼二十幾歲——從沒有冒過這樣的險。等全家哪一房都睡覺了，他摸手摸腳走出自己的房門的時候，他膝髁子顫得發了軟。牙齒沒命地敲着，連話都說不上。

「慢慢……等下子……」

二少爺可很沉着，警告地觸一下他的胳膊。兩個人手裏拿着那五六包東西溜到了花園裏，二少爺這才有機會埋怨他。

「你怎麼這個樣子不小心，嘍呀嘍的。」

頭巍巍的十爺一個音都吐不出來。那幾包重甸甸的把他累壞了。

天上一些星星——像遠處的燈火似的閃爍着，像一些鬼頭鬼腦的眼睛——偷偷張望着他們幹什麼勾當。園子裏黑得巴了起來，叫人再也不想像不起白天是個什麼樣子，簡直不相信這天地間還有個太陽。祇有偶然低下身子去，一些樹就高起來——給濃膩膩的天色襯出一個模糊的黑影。

他們身上一陣陣的冷，感得到露水浸到了他們臉上，他們手上。

十爺害怕地拖着二少爺的袖子。他那顆心簡直會跳出嘴裏來。他不順氣地說：

「我一定會生病，我一定會生病。……」

四面靜得不像是人的世界。聽着自己的脚步子——十爺老覺得後面有誰跟着他。一回頭——一片沒邊沒際的黑。他打了個冷噤。可是前面那個金魚池發着亮，顏色是慘白的，逗得他聯想到死人的眼睛。忽然好像什麼人扔了石子進去——咚！十爺全身一震，腿子軟得溜了幾步，幾乎跌了一交。

祇有二少爺那堅定的聲音叫他得了救：

「來！」

他領他穿過彎彎曲曲的路，繞過那座堆起來的石山。二少爺什麼都有個計算，正像他自己拍拍胸脯講過的——

「莫慌！我有成竹在胸，我！」

於是他加緊了步子，毅然決然往前走，祇不過把腳顛起點兒就走了。

然後他兩手做了一種動作，「擦」的一聲——四面陡地發出紅黯黯的光來。

噫，他倒帶來了洋火。還有一支短短的洋蜡。總而言之他一切都安排得周周到到，不用

做叔叔的操一點點兒心。

那位長輩胆大了些：對着亮光，對着這麼一位靠得住的姪少爺，他覺得世界上的事都有辦法了。這就帶着商量的口氣問：

「埋在哪塊呢？——這裡，怎樣？」

他們快走到牆邊了。可是二少爺忽然頓了頓步子，靜聽了一會。外面有人在走，響着沉重的梆子聲。那帶嘎的叫聲似乎飄到了天上——才又悠悠地蕩過了牆來的：

「小心——火燭！」

「這倒頭的更夫！」十爺嘟囔着，把冰冷的手指貼到了胸脯上。

唉，這些個事情真麻煩。要是老太爺不給他這些金條，這些玉器，他也就用不着這麼提心吊胆。現在他們可還有一部大手腳沒做完：一想到那上面——他腦子裏就一陣昏。再也不想上怎麼掘土，怎麼把那些玩意放下去。不錯，他們還得再把土蓋上去。

一陣冷氣打脊背上流了下去，那燭光沒命地幌着，閃動着燭心上的青色的火焰。他們的影子竟變成了活人，很不安地在那里搖動，彷彿拚命要打他們腳底下脫開。叔叔倆的臉上給映得一會兒青，一會兒紅。

唐季樵使勁咬着牙。他恨不得一腳就逃到屋子裏去，一面叫着——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然而不行。啓昆連鋤頭都預備好了——在白天就擱在那個亭子裏的。這位姪少爺替他的財寶照顧得這麼周到，簡直叫他自己有點慚愧。一個人怎麼竟想要丟掉這些麻布包不管呢——光祇這五十條黃閃閃的東西就有五十幾兩。誰都在嫉妬他，誰都想要從他身上打主意。他打了個糊里糊塗的手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意思。肚子裏忽然閃了一下很隱秘的抱歉心情：覺得先前他那種念頭——有點對不起去世的老太爺；也對不起眼前這位姪少爺。

「這件事總會要做完的，」他橫了橫心對自己說。

什麼天大的難事都會過去的。他小時候一提到背書就怕，耽心第二天一早會挨打，可是這個難關到底也自然而然過去了。他怕五嫂跟老太太瞎鬧，怕不知什麼角落裏流來的難民搶到這鎮上，怕發大水，怕鬼，怕吃藥：這些——你索性死閉住眼睛，咬緊着牙，等過了這個時辰，於是什麼又照平常一樣。並且——

「今晚算不得什麼難事……包給他做就是了。……」

那個可指揮他起來：

「十爺，你快把那個鋤頭拿給我！」



十爺不敢正眼看亭子那邊，祇很快地瞟了一眼。他打了個寒噤。他小聲試探着說：

「就不要用鋤頭罷。」

茫然地看着姪兒的臉，一會兒他又加了一句：

「用手——可行啊？」

「你真是！」二少爺一轉身就往亭子那邊走，洋燭火燄一幌——拖成了平的，火尖子掃到了二少爺胸襟上。

後面——緊緊地跟着十爺。他不敢一個人站在那黑地裏。

十幾秒鐘之後，他們動手掘起土來了。

地點是打那棵老槐樹往東北跨三步——那塊太湖石的旁邊。這個原來也有個講究。

「我算好了的，」正經事一做完了，二少爺就搓搓手解釋給他聽。「今兒個是個好日子，又可以動土。我呢——不代人幫忙則已，代人幫忙總是處處都顧到。我生來的脾氣就這個樣子。這個方向也是個好方向：這塊財旺，我研究過的。……唉，我真累死了。要不是爲的你——唉，真累！……你可不能跟旁的人說哦，留神點個！」

唐李樵感動地透了一口長氣。走開花園的時候他緊緊抓住二少爺的膀子，喃喃地說着：

「唉，祇有你待我這樣子好……你待我真好……」

假如沒有個啓昆——他這位十老爺就會不知道要怎樣過活，怎樣做人。他跟這個娘兒怎麼也分不開：他們可以共患難，共富貴。這麼一個大家裏，除開了去世的老太太老爺，另外還有這麼體貼他，幫助他，這是誰也想不到的。

「我可以分一半家私給他，」他打着主意，一面耽心着啓昆怕會拒絕，撇一眼那個的臉色。「金條一人一半。還有玉器骨董。……」

等到二少爺一吹滅了燭火，他又覺得身子掉到了冷水裏。眼面前老有個五顏六色的東西在幌着，就連星星也看不見，祇是感到前面有什麼鬼怪在等着他似的。一直回到屋子裏，睡上了床，他還全身發軟，彷彿一絲絲的肌肉都分散了，拆開了。

「嗨，我再也不來了！」

花園裏那些景象跟夢一樣叫他糊塗：他簡直不相信他自己也在場。他對二少爺那種阻量，那種能幹法子——竟起了一種敬意，彷彿他在一個神道跟前似的。他閉了會眼兒又張開，忽然又起一件叫他耽心的事。

「將來怎麼掘出來法呢？」他對自己念着。「會不會再要來這一套呢？……噴，唉，怎麼掘出來法呢？」

可是在他出門到城裏去的第三天——也是這麼一個滿天星的半夜裏，他二少爺把他耽心

着的事辦妥了。

進行得很快當。二少爺輕輕巧巧走出房門，二少奶奶坐在床上等他。那時候二少奶奶還沒有死，雖然正在坐月子，這件事可叫她興奮得撐起了勁來。她照着婆婆的做丈夫的教給她的那些方法，把小孩子推醒——讓他哭着叫人聽不見二少爺的腳步響。

從這天起，大房裏的箱子裏多了五六個麻布袋。

這些現在想起來，差不多是前一輩子的事了。不過二少爺指頭上還感得到那些東西的冷氣，彷彿牠們還留在他手上。心裏可空蕩蕩的，像早年記起他的孩子一樣——好容易生一個，又壞一個。

「要是留到現在——」他怨聲怨氣地說，「唉，如今也不會這樣窘法子。」

他不大記得起那些玩意是怎麼花掉的。大概他到北京進法政講習所的時候，在前門外花得有個樣子。嗨，真是誰叫自己那樣歡的嘎！——跟同學們聽戲，吃正陽樓，花的全是他的。連逛班子也是他掏的腰包。

「算我的！」他動不動就拍拍胸脯這麼叫。接着用長官對屬員的派頭看看他的同學們。「看今兒個晚上怎麼個玩法，你們說！」

大家謹慎慎對他提供一些意見，帶着挺認真的臉色跟他談着，彷彿他們都在實習——

預備畢了業好去到什麼顧問機關裏服務似的。末了總是那個矮子——他們把他看做唐啓昆的國務總理的那個，站起來幌着手，斬斷了那些亂嘈嘈的話聲：

「我們還是讓老唐來帶領罷：唯老唐的馬首是瞻。我們都聽從，不管他怎麼辦。我們絕對的捧場！」

有些人拍起手來。其餘的喝着彩，這里還響起了那個老下的嗓子：

「噢，好！……好哇！……噢！」

唐啓昆還記得老卡頓子上突出的青筋，臉發了紫，一本正經地叫着，似乎在苦心學習什麼。據老下說起來——要想在北京謀活動的，總得會這一手。他還莊嚴着臉色告訴過別人：

「國會裏有誰演說，那些議員贊成的——祇喝彩，不拍手。叫得挺熱鬧。」

「那時候真有點意思。」唐啓昆想着，閃了一下微笑。接着深深呼吸了一次。他要記一記那些班子裏的熱鬧勁兒，那些姑娘的名字，可是糊成了一片。祇有花出去的錢他還有點數目。

「真傻！」——因為想到了在北京的事，就連對自己說話也不知不覺調上了京腔。「一年要花四五千！——嗨，四五千！」

可是他又對自己辯解着：一個人在青年時候總該有點豪興。他也並不是不懂事，那時

候。他每天回到公寓裏總是有點懊悔的——

「又是兩百多！——我怎麼要到班子裏打牌呢！」

他抽着老砲台，對燈光發着楞。隨後他細細地記上這筆賬。臉上總是有點發熱，覺得自己做過了什麼虧心事。上了床之後他對自己下了個結論：他這些同學全靠不住。他們措他的油，帶他去幹那些荒唐勾當。

真可惡！一個個都是小人樣子！還有那個老下——簡直俗不可耐。

於是他打了個呵欠，打定主意——從明天起就不跟他們來往。真是的，他自己也得想一想。這幾年不比從前：現在分了家，花的並不是公上的。這怎麼行呢，一出手就是幾百！

第二天他什麼事都精明起來。嗯，這個夥計靠不住：六個銅子花生米祇這麼一點兒！

「夥計你不要走！」他叫。「呃，你買了六銅子花生米麼，的確是六個銅子兒麼？……」  
「哼，你當我不知道……」

出門叫洋車的時候他總得冒火：

「什麼，要四十枚！——放你娘的狗屁！」

他很快地往前面走，連頭也不回。洋車夫可老跟着他，開玩笑似的——三十五枚吧，三十枚吧。他們祇要逗他多花幾個錢。他們老卡着價，叫他老這麼走着。

「混蛋！」他咬着牙罵。

這時候大概是九月裏，他記得。那件大衣壓在身上重甸甸的。太陽有氣沒力地透着黃色，把這個京城照得非常慘澹。時不時有陣風捲過來，路上的灰土就站了起來，陀螺似的直打旋。

他拿手絹堵住鼻子嘴。可是呼吸不靈便，更加吃力得喘不過氣。可是他一直沒理會那些車夫：他怕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性子——一個不留神會跟那些粗人打架。牙齒老是咬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四面瞧瞧——實在想要找巡警來替他出氣。也許是因為他太憤怒，腿子竟有點發軟。

那些車夫可還滿不在乎地在那里嚷哩——

「二十八枚吧！」

該死的傢伙！——多賺了這幾個子兒就發了財麼！

一個勁兒走了小半里，到底作成了這筆買賣，二十六枚。車夫一拔腿跑了起來——唐啓昆又覺得自己做了冤大頭。真是該死！——走了這麼一大截子還是二十六！

爲着要報復一下。他不住地在車上頓着腳，催別人快點兒跑。他老是罵着，還干涉車子走的路線。

「你這個混蛋！——怎麼不一直走！」  
他老實想要叫那個車夫多繞些遠路。

「唉，到底省了幾個錢，」他安慰着自己。「真的，不省點個用真不行。」  
可是到了四五點鐘光景，他一個人在公寓裏孤寂起來。他拿起晚報來又丟掉，走到房門口又打回頭。他碰到了一個頂難解決的麻煩問題：

「今天到哪塊去吃晚飯呢？」

他想到了那些小飯館——老是白菜！老是炒肉絲兒加榨菜！一個人可也得吃上什麼毛牛錢，每個月的伙食就是九隻洋！祇有吃麵上算些，可是他把下唇一披：該死，怎麼好好的——個人要吃麵當飽的嘍！

「麵不過是點心，」他對別人說過。「祇有夸子才不吃飯：中飯也是麵，晚飯也是麵，所以就變得這樣蠻法子。」

胸脯一挺，他又毅然地加一句：

「我呢——我是一定要吃飯的！」

現在他可感到十二分爲難。他埋怨北京的飯食太貴。

照例在這個當口——他的幾個同學轟進門來了：

「今天怎樣？去溜躑躑吧？」

唐啓昆沒聲沒息地透了一口氣：他這個難關倒給他們衝過了。不過他臉色仍舊很難看，身子也躺在椅上沒有動，自暴自棄地答：

「我不去！」

「怎麼呢？」

那位老下總是在這時候插嘴，認認真真說起大道理來，並且總是預先乾咳一聲。

「我們學法政的——咳，將來當然是在政界活動。所以應酬的學問倒是挺要緊的。我們這麼着——倒是學了真正的學問。」

大家都看着唐啓昆懶洋洋地站起身，懶洋洋地打箱子裏掏出一疊鈔票，他們臉土的肌肉就一絲絲放鬆，眉毛眼睛也飛了起來。於是他們由唐啓昆帶領着——到班子裏喝着酒，打着牌。

第二天上午唐啓昆打前門外回來，跟洋車夫吵了嘴之後，他覺得他面前開了一條路——一條熟路，他常常走的。他記起了他的十爺。

「一個人怎麼能够不用錢呢？」他想。「就是祇要會想法子。」

這祇有十爺那里打得通。



十爺總是相信他的。那年假他回到柳鎮，他叔姪倆就在十爺屋子裏小聲兒談着。棉門帘放了下來，窗簾子也封得嚴嚴的。他們把十娘支開，還不住地四面瞧瞧——怕有什麼歹人聽了去。

「真的呀？」十爺叫。「怎麼會這樣大的利息呢？」

「小聲點個！小聲點個！」

做姪兒的側着腦袋靜聽了一會，這才鬆了一口氣：

「怎麼不會有這樣大的利息呢。北邊的皮貨才便宜哩，祇要我們有本錢販了來，一轉手——就是個對開。」

那位長輩站起來，踱了幾步，歎着氣，彷彿嫌利息太大的樣子。他想到了做生意的麻煩，又想到怕會貼本。一面又莫明其妙地有點着急，似乎有什麼鬼神在催逼着他，叫他趕快動手——遲一點兒就會給別人賺去了。

老半天他才迸出了一句話：

「好是好。不過這個生意——這個生意——做起來才煩神哩。」

「嘖，嘖！」

這里唐啓昆挺到了他跟前，兩片嘴唇很有把握地緊閉着，叫人看一眼就什麼也不用說。

心。隨後他伸出五個指頭來計算着，視線老釘着十爺的眼睛，聲音可放得低低的。他主張湊四萬塊錢先下手做牠一筆。

「連你一共五個人。一個人八千。本來有個山東人要跟我們合股，我們不要他來。我早就想到你，不過信上不好寫——要是給人家曉得了不是玩意眼。」

於是這回——十爺帶着萬分感激的臉色交給二少爺四千。這位姪少爺永遠是照應他的：

「你千萬不要說給人家聽。人家一曉得了就要搶着來做這筆生意。那——才糟哩。」

「唔，唔，」十爺機警地點着頭。「等你到了北京我再寄四千給你。要添本錢的話——再加。」

當年十爺就有這麼大方。後來二少爺寫信告訴他生意貼了本，欠了債，他還又寄了三千多塊錢去。

有時候唐啓昆忽然有種怪念頭一閃，似乎有點不安的樣子——覺得自己到十爺做得太那個了些。可是一會他就想開了：

「十爺是——反正不在乎。」

然而近來——

「哼！」二少爺恨恨地在鼻孔裏響了一聲，把骨牌一推，捧着腦袋沉思了起來。

整個屋子靜悄悄的，叫他有種淒涼的感覺。外面似乎有沙沙的雨聲，抬起頭來一仔細聽——可仍舊是一片寂靜。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丟開了他，誰也不理他。於是那種從來摸都不敢去摸到的念頭——在他心裏長了出來，像一根釘那麼塞在裏面。他預感到自己會要遭到什麼不幸。

瞧瞧自己的影子，連自己也有點害怕。他總覺得這裏不是他的家。他祇有在對江省城裏——他能夠找到一點兒安慰。那塊有個人真心愛着他，等着他去。

「唉，我真要待她好點個，」他想。「她如今恐怕正在泡京江饅給小龍子吃哩。」什麼地方響起了幽幽的脚步子：聽來彷彿是在老遠的什麼高處，又彷彿就是他身邊。接着還聽見輕輕咳了一下，像是打一個噁子裏發出來的。

「哪個呢？」他模糊地想着。「轟哪個——替我——替我——我該相信哪個呢？」這簡直是一個好兆頭——丁壽松在門口探頭探腦地要鑽進來。

二少爺瞇着眼瞧着他，腔調再柔和沒有：

「你還沒有睡？」

那個吃了一驚。他本來打算挨罵的，二少爺這麼一客氣，他反而把身縮了攏去。舌子也變得結里結巴——不知道要怎麼回話才好了。

「我……我……」少希在這塊裏神啊？……」

## 十三

一星期之後的一個上午，唐啓昆坐上自己的車子到了家去。

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種義務：隔不了一兩天就得到那邊去給大嫂請一次安。可是他一到丁家那些冰冷的臉孔，愛理不愛的勁兒，他心就一沉。胸脯給擱得很難受，恨不得要發一下脾氣。於是——小侯把褲帶記緊一下，瞅他一眼的時候，他認爲這分明是問他到哪裡去，明明知道却偏要問！

他噴着唾沫星子叫：

「到了家！」

狠狠地把自己屁股往車墊上一頓。嘩嘩着罵了幾句。小侯可一點也不理會就跨起大步子來；腳板差不多敲到了車板下面，然後又重重地轟到石板上，想要把這條路踏碎似的。

迎面兜着風，二少爺臉上涼沁沁的覺得很舒服。他打了個隔兒又嚥下那口酸水。

「大嫂怎麼總不家來呢？」

心裏分明知道別人在跟他賭氣，可是他要叫自己別儘在不幸的方面着想，故意這麼問着

自己。可是他全身的皮肉都發了一陣緊。他感到就有一陣大風大雨會臨到他頭上來，如今可連整個世界都靜悄悄的：越靜越叫人害怕。

大嫂在等着文侃回來。那位大人物一到家——那些姓丁的就得全夥兒來對付他唐啓昆。這裏親戚朋友都會站在他們那邊，說不定連十爺也——嗨，真該死！

「丁老大怎麼不早點個來的嘎？」他煩躁地想。他莫明其妙的希望這件事早點兒發生。他似乎覺得——不管要鬧什麼大亂子，總比現在這樣好過些。

可是丁文侃一下子還不能回家，丁家接到了他一個電報。

小鳳子吃驚地嚷：

「史部長腦充血！哥哥不能家來：要照應哩。」

「什麼？」老太太隨着眼，遠遠地張望着她手裏那張紙。「什麼充血？」她們擁到了小鳳子跟前。幾個腦袋簇成了一堆。誰也沒理會唐二少爺。

老太太出神地想着，嘴裏反復着，硬要研究出來才甘心的樣子：

「這是個什麼毛病呢？這是個什麼毛病呢？」

唐啓昆站了起來，顛了顛脚，好像就看出了道理來似的：

「腦充血？腦充血就是那個咬，就是中風。」

他畏縮地瞅了芳姑太一眼。

那個可沒了主意，自言自語地：

「中風。……要不要叫了告訴爹爹？……」

「去告訴爹爹做什麼！」她妹妹很快地說。「找他家來祇是空着急。」

隨後他們娘兒三個都靜了下來，連呼吸都彼此聽得見。有時候她們悄悄地抬起了眼睛，可是一碰到別人的視線，就馬上移了開去，彷彿要把對面眼睛裏流出來不幸消息退回去似的。

老太太用很慢的動作坐下來。那雙剔脚刀似的眉毛輕輕敲着。她想不透——怎麼這個什麼充血就是中風。要是真的話，她倒可以在老太爺那本賬簿裏查出那個藥方子來。不過文侃電報上打得不太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脾一交呢——那個那個史部長？」

可是她沒問出口來。在這裏要發出一聲，要說一句話——都不合時宜。她祇試探地瞟一眼小鳳子。

小鳳子在那裏做狀看着電報，嘴裏得像一顆櫻桃。她雖然恨她哥哥小器，祇顧着搜搜不顧家，可是這上面幾個紫色鉛筆寫的字——一個個跳到她眼睛裏，叫她腦袋發漲。要是史部

長竟死了。哥哥掉了差使呢？

她輕輕地抽了一口氣。她記起從前那些日子。她脊背流過一陣冷氣，彷彿她已經聽見後面有人嘖嘖咕咕笑她那件袍子寒儉相。

三嫂屋子裏又滾着開水似的，一串不斷地念經，聲音又平又低，顯然她什麼事也不問，什麼壞消息也不聽。祇願在她房裏做自己的功課。這逗得小鳳子很生氣：別人這麼平靜，引起他的嫉妬來了。

「簡直不像人！」她眉床一聳，額頭上畫的兩條眉毛就懶洋洋地動了一下。「哼，看她有好日過！」

她姐姐眼睛對着那張紅木桌子：

「唉，隨她罷。」

現在唐老二變得自在了些。她挨到了小鳳子身邊，深深吸了一口她發散出來的淡淡粉香。跟她眼對眼打了個照面，他索性拿起那份電報來。他看了正面，又看看反面。然後挺有把握地坐下，左腿擱上右腿：

「我看——沒得事。史胖子常常中風，中慣了風的才不怕哩。就是他這回死了——」他停停嘴看她們一眼，「我看是——文侃倒會要升官。我說是這個樣子的。」



老太太問話似地對他拍了拍臉，他馬上挺挺肚子，詳細細細說了開來。他自己也做過官，那些規矩他明白。兩隻手擱在桌沿上，臉子往前面伸點兒，把嗓子壓低了些：好像他告訴老太太的是一件什麼非常秘密的事。他認爲一個機關裏死一個大官倒是好消息：空出那個位置來好讓別人升上去。這回就說不定次長升部長，祕書長升次長。

「祕書長升次長倒是容易的：都是簡任官。」

他瞞了小鳳子一眼，乾咳了一聲。他覺得小鳳子在瞞着他，在注意着他，於是他又關切地加了一句：

「你老人家急什麼呢。我看——一個人好運一來，擋都擋不住。」

芳姑太太下唇一披

「哼，說得真好！」

唐啓昆裝做沒聽見，很鎮靜的樣子點上一支烟。他好像給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催着推着叫他走，他又覺得這時候告辭不太合式。他似乎在等着什麼。他希望他能够碰見文侯老三——他們全家祇有這位三老爺跟他有話說。可是一想到那個一天到晚沒一句正經話，祇是跟他瞎開玩笑，他又打了個寒慄。

不過在這個當口，他無論如何該找點話頭出來。他不妨跟她們談談官場，談談文侃。

然而大嫂叫了起來：

「溫嫂子，溫嫂子！叫人去接祝壽子啊！」

隨後她們一個個走了開去。

「該死！」他在嗓子裏罵着。念頭一下子又觸到了大嫂身上，他就感到有個什麼千來斤重的東西要他去掀開，要他去推走牠似的。

「一定要勸她家去。成什麼話呢——人是唐家的人，老住在娘家不肯走！」

他站起來。他要告訴大嫂——他看來世界什麼東西都不要緊，都不值得什麼，祇有一個母親，一個嫂嫂——他一輩子祇是替這兩個人打算。唉，祇要她們兩個人過得舒服，就是他做人的目的。

「做人總該有個目的。」——他可以這麼措詞。

可是——嗨，怎麼老住在娘家不肯回去呢？別人一定會議論他，一定會造出許多是非來。這個罪名他可担不了。他祇要做大嫂的回唐家。祇要做到這一點。他什麼條件都可以答允。

他歎一口氣走出來。全身都不自在，心也似乎在那裏發抖，好像一個新兵要上火線似的。

唉，在這個地方講這種話可不大合式。這是丁家：她幫腔的人太多。

又回到了廳上。他頭低着，一步一步在方磚上跛着。一退到了這里，他重新又壯起膽來：還是去談判一下的好。他實在應該掙扎一掙扎：祇要把她勸回了家就什麼事都容易對付得多。

腿子可還在跛着。步子踏得很勻：右腳踏第一塊磚，左腳踏第二塊。於是他打定了主意：他決計這麼一步步踏到對面牆跟前。要是最後一塊磚是左腳踏着的，那他一定！——他今天就要把這件事辦到。要不巧是右腳呢——拉倒。

跛到一半，他偷偷地計算了一下。

正是左腳！

他停了步子着起慌來。現在他不得不親切點兒去想像一下——要真的談起來是怎麼個情形。說不定他會拍一鼻子灰。說不定丁家的人會當面給他一個下不去，不管你是少爺也好老爺也好。

「混蛋嘛！」他瞪着眼。「怎麼叫我去談呢！——我是孤立無援的。」

隨後他到老太爺書房裏張望了一下，又蹣跚後進院子裏去。他抿着嘴顯得很勇敢的樣子。好像要對誰表示他敢做那件事似的。

聽得見她們娘兒三個在唧唧咕咕——準是在耽心文侃的官運。他隱隱地閃了一下微笑。據他看來史部長的病怕不得好，於是丁文侃的政治生活也就完了。真是的，他倒要注意注意報紙看。

「這幾天簡直忙得我——真該死，連報都沒有工夫看！」

丁文侃要是丟了官，再到哪塊去混差使呢？唐啓昆拚命去想像一些以後丁家裏的情形：他拿這種念頭——來對剛才預想的一鼻子灰給一個報復。一面他又對自己解釋：先前跟他談了文侃升官的那些——噫，全是哄她們玩的。

於是他勝利地咳了一聲。

「咳呀！老太爺要什麼時候才家來？」

「快了吧，」老太太扁着嗓子答。

「別——別——我不等他了。他家來了，代我向他請請安。」

## 十四

屋子裏的娘兒三個——給唐老二驚動了一下，就噤住了聲。一直到那位客人走了，她們的談話就像一塊石頭突然掉到了水裏似的，再也揀不起來了。她們覺得煞風景，可是她們故意維持着這種有點兒僵的局面，彷彿要拿這個來加深對唐老二的憎恨。

老太太把鬮子掛在床上，兩腳離地半尺來高——重甸甸地疊了幾疊。她用穩挺小心的聲氣叫小小高來裝水烟袋，一面儘回想着唐老二那付有把握的臉相：她努力叫自己相信他的話對。

「他說的道理倒是不錯的，」她很內行地判斷着，把口形裝得要發一個「〇」字音的樣子——去門上水烟袋。「政府的規矩向來就是這個樣子，」她想了一想，似乎要勾出她早年的什麼回憶來，「嘿，的確。憑他的才具——真的要升下子才行哩。不錯，還有他的——他的——他辦事那個樣子認真。」

她歎一口氣，兩道烟打鼻孔噴了出來。芳姑太可退了一步，拿手絹揮揮衣襟，還擺出一付滿不願意的臉色。

做娘的垂下了視線。她忽然感到她做了一樁什麼對不起女兒的事：這麼一個唐老二——她也去相信他的話！芳姑太說不定在生她母親的氣。做什麼呢——一點個小事情也生氣？這位姑太太自從出門就沒過一天好日子，可是別人還拿這些來傷她身體。

她五成爲了要安慰這大女兒，五成爲了替自己補過，她對芳姑太抬起眼睛來：

「這樣子好不好？——找梁太太來摸十六圈：陪你。怎幹？」

小鳳子在唐啓昆走的時候，掀開窗幃往外面張望了一下。嘴裏咕囁：

「這倒頭的東西！」

不過心裏總有點兒什麼攪得她不大平靜。她有種奇怪的想法：她覺得唐老二常常跑來——不是爲的姐姐，也不是爲的爹爹姆媽。那個男子漢死了老婆，幾年來都打着單。他身上發散着那種三四十歲的爺們常有的氣味——肥皂不像肥皂，油垢不像油垢，祇要你一聞到，就似乎感到他內部有種什麼念頭在那裏發酵。

「討厭鬼！」

一罵着這句話，她那張血紅的嘴就一堵。

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總感到躺在一個軟綿綿的溫暖地方似的。她隱隱地覺得她身份比家裏什麼人都不同了點兒，有時候——當着那位客人的面，她故意裝出一付

冷漠的樣子，把那張瓜子形的臉抬起些，哼兒哈的不怎麼理會，一面趁人不注意的當口瞟別人一眼。

她想像着她可以把那個男人隨便使喚：她覺得這是一樁很稱心的事，不過她一直沒這麼做過。她一直讓自已站得高高的。可是那位客人一顯出了胆小，不敢想法子去親近她，她就生起氣來，好像人家該做到的事沒給辦到似的。

「混蛋！——他走了！」她臉有點發紅，尖着嗓子嚷。「人家好意要撲撲牌，他倒走了！這個樣子倒也好：不然的話——哼，那付賊頭賊腦的樣子真犯嫌！老是朝人家看——一股賴皮涎臉相！……下回子我要不許他上我們的門！」

似乎爲着要加強她這樣自信，她又壓着聲音叫：

「真犯嫌！真犯嫌！真犯嫌！」

隨後她索性放任了他，祇願做她自己每天的功課去了；她叫小高端一張椅子放在廊子上，照平常那樣拿起標點本的紅樓夢來——永遠是第一冊。

這時候做娘的就用着幾年來的老笑法，用着幾年來的老口氣——扁着嗓子跟芳姑太取笑她：

「你望望你這個好妹子聽！——這倒頭的丫頭！這些個書人家裏哪個作興看的：紅

樓夢總是偷着看，生怕給人察曉得，要是給人望見簡直不得了。這倒頭的丫頭倒——嗯。大方得很哩！——坐在廊子上看！」

「該派的贖。」小鳳子搶着答，拚命忍住了笑。

瀟嫂子在旁邊笑得喘不過氣來。然後往門框上一靠，摸着胸脯來調理自己的呼吸。嘴裏不住地哀求別人別再往下說，不然的話她真的會倒下地去。

那位老太太於是把人家早就知道了的那件事又報告一遍，並且照例是有條有理地從頭講起：

「都是她哥哥咬：他叫她看小說子的。那天子是這個樣子的：我跟小鳳子到梁家去，後來上街買襪子。小鳳子是——不是絲的就不穿：她揀了好一陣子，不得個主意。倒是梁太太代她揀了一種花式：青蓮的顏色，倒不大深。買了。一家來華家兩位姨太太來了，玩了八個牌。到晚上老太太就說要買一本什麼書的，才好哩，價錢倒不貴。第二天就買囉。文侃就說：小鳳子也要看點個書才行哩，看看小說子也好。……」

芳姑太耐心着一直等母親說完。可是嘴巴不自然地動着，不知道要怎麼下斷語。

全家祇有她還滴溜着那封電報的事。上床睡了之後，她仔仔細細把唐老二嘴裏的官場規矩想了一遍。她輕輕敲敲板壁：



「姆媽，姆媽。……那塊恐怕是有這個規矩的。」

「什麼地方的規矩？」

「我說哥哥。」

「當然囉。」

老太太怕女兒怪她太相信唐老二的話，又小聲兒說：

「不過唐老二——他的話靠不靠得住還不曉得哩。」

三太太房裏飄出了哼聲。文侯今晚大概又不回來，祇讓他那小孩子哭着，像沒有了父親似的。那個做娘的的嗓子發了抖，說不定在淌着眼淚。她似乎並沒顧到——她不能哄她孩子睡覺，能不能逗得她孩子安靜。她祇是替她自己掙扎：掙扎得沒了力氣，不期然而然地呼出她心底裏的一些什麼東西來。

芳姑太靜靜地聽着，忽然覺得這麼苦苦哼着的是自己。她兩腿擱在冰上的樣子，冷得發了一陣麻。於是她把耳朵緊緊貼在枕頭上。好像滑到了一個深坑邊沿上又猛的轉了身似的，她大聲說：

「那句話是對的，那句話是對的！唐老二一輩子祇有這一句話靠得住。」  
那封電報老實是個喜訊，不然文侃不會憑空花錢來打這麼一個電報。

她提心吊胆地把臉抬起點兒——聽聽三太太那邊的響動，彷彿窺探什麼可怕的人在不在那裏伏着。

隔壁小鳳子尖聲嚷了起來：

「三嫂子你做做好事行不行！——大家都睡了，你還吵得人家不安神！」

這就祇剩了小孩子那有氣沒力的哭聲。這邊小鳳子又委屈又憤怒地吼了一口氣。

那不成調的呼聲一截住，芳姑太忽然覺得似乎丟失了一件什麼東西。她有點高興，好幾那件失掉了的東西是一個禍害。一方面她又感到空蕩蕩的，模里模糊想要把牠找回來。

眼睛閉着。可是她放不下心，彷彿有一個難題牽住了她，叫她去弄弄明白——那丟了的到底是件什麼東西。

床在那裏翻筋斗。耳邊響起了誰的不成句的談話。她聽見了一個人低着頭在忙着什麼事——那個人的面貌漸漸變得分明起來，漸漸向她走近來。他是文侃。他捧着一件什麼往她跟前一推。她知道這就是她剛才丟失了的那件東西。……

可是她身子一震，完全清醒過來了。

「這是一個好兆頭，」她對自己說。「他要升次長……」

她這就決定明天要打個電報去問，不過她不知道這該怎麼措詞。這時候文侃家裏也許有

許多客人，不住地對文侃作着揖：

「恭喜恭喜！」

她翻了一個身。眼睛發着淚，好像有藥水滴了進去似的。聽着祝壽子打鼾。她自己可怎麼也睡不着。她這種清醒勁兒叫她十分厭倦，十分疲勞，身上又發着燙。

第二天晚上她又忍不住要去想這件事。接着第三夜，第四夜。

白天裏她做什麼事都不在意，連鹹五條都忘記了吃。總要溫嫂子提醒她：

「吃咬吃咬！怎麼不吃呢——哎喲我的媽！真是！」

芳姑太靜靜地想：

「不吃不要緊，我餓不在乎這一點個。反正祝壽子再過五六年就成了大人，怕什麼。舅舅一定照應他。」

隨後她精密地把文侃的官運預測了一下。過這麼七年，總會再走掉一個上官的。一個部長位子——不怕文侃拿不穩。那時候祝壽子剛好二十歲。

「祇要他肯幹——舅舅一定給他。」

她認為她這時候該早點兒給祝壽子決定一個位置。這件事頂好跟老太爺細細談一下。

「爹爹，你看祝壽子——到底做什麼事好？」

這時候才吃過晚飯，電燈還沒有開。桌子下面點着蚊烟，滿屋子都滾着濃濃的霧，刺得鼻子發疼。

桌子擺着五六隻鉢，餛飩隊那麼照大小排着。老太爺正拿起一個很小的來，湊近嘴哈了一口氣，用一小塊絨布使勁地擦起來。

「這個是新買的，」他得意地說。「我還看見一口鬧鐘——從頭到腳碧綠，才好玩哩。明兒個我要去買來。……你望望：這個鉢。」

他女兒剛要把鉢接過去——他又縮回了手：他怕她給弄髒。他取下眼鏡放到抽屜裏，然後很謹慎地拿鉢掛到牆上的釘子上。那里已經掛着牠的好幾個同伴：方的，圓的，黃的，白的，灰色的。還有兩隻小手鉢——連着帶子掛着。

對面香几上可放着一口坐鐘。旁邊配兩個小的，彷彿帶着兩個女兒。書架上有兩口鬧鐘對牠們窺探着。祇有那口雙鈴的——臉對着茶几上那口八音琴。

老太爺似乎想要掩飾他剛才的舉動——他回到了原先的題目：

「你說的什麼？——祝壽子怎幹？」

那個重說了一遍。

「哦，這個！」他打桌上又拿起一隻鉢來。「祝壽子——當然囉，他高興金寶就給他念

書。他要歡喜算學的話——也祇好隨他。唉，沒得辦法，如今的孩子！世界也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樣子。一人不念書，光祇學學英文，也有飯吃。祝壽子——你隨他罷：不念書就不念書，學師範不也是一樣的？——我的眼鏡呢，我的眼鏡呢？」

他找了一陣，不耐煩起來：

「真要命！真要命！家裏人太多了，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他們代我放到哪塊去了，放到哪塊去了，嘎！」

一直到抽出了抽屜他才平靜下去，不過還嘟囔了幾句。他用老手法揀着那雙鏡，突然又抬起了臉：

「我剛才說的什麼？……哦，是的。這個世界作與這個樣子。你哥哥還叫小鳳子看小說哩。報紙上也談過紅樓夢，在那天子的報上。在！」

他起身到那些新打的書櫃眼前翻着。那裏面疊得滿滿的——都是一樣大小，一樣裝釘的簿子。這全是老太爺的手鈔本。每天晚上新聞報一送到，他就拿下那份快活林來，帶上眼鏡，把上面每一篇文章都從頭至尾鈔一遍。

「看報是有益處的，」他說。「我這個功課——十幾年沒有斷過，倒學了許多新學問。不管什麼東西，一查就曉得。比那部家產實實全書還要有用。」

從前這些本子全給堆在書架上。文僮一得了好差使，這才定做了這些書櫃。他生怕別人翻亂他的：每年伏天裏把這些本子拿出來晒的時候，總是他老人家親自動手。

可是他現在怎麼也查不出那篇文章：這上面——他沒抄下題目來。作者名字也沒有。也沒有註明日子，沒寫上冊數。

他茫然地關上櫃子門，回到原來的坐位上。他帶着確信的樣子體了一句：

「的確有的：報上談過的。」

隨後就沒那回事似的——專心對付手裏那隻錶去了。

老太爺的這些舉止——他女兒似乎全沒聽見。她祇拿小指注在桌上，眼對着扇門出神。她想到祝壽子二十歲那年可以在他舅舅部裏幫點忙：他可以當個科長，再不然就是祕書。將來大家說不定對唐老二氣忿不過，把他做的那些壞事全舉發出來——到祝壽子那里去告。

他該怎麼辦呢——祝壽子？

那張唐老二的長臉在門角落裏顯現了出來：苦巴巴地在哀求着她。

她歎了一口氣：

「唉，其實也可憐哩。」

一個人做事別做得太過份：傷了陰陽對自己可沒好處。

然而不多幾天——丁壽松來吐露了一些消息之後，她又改變了主意。

「什麼，他要把葉公蕩的田賣給何六先生？他還要問華家裏借錢？」

這些事逼得她回到了實實在在的世界裏來。她馬上想像到唐老二跟前堆積着一疊疊的現洋，笑囂囂的在那里表示勝利。

「這殺坯！」芳姑太用力掀動着他那發了白的鬍鬚。「現在想個什麼法子呢，想個什麼法子呢？……我們一定要對付他！」

丁壽松說着華幼亭的名字的時候——他食指在左手手心裏寫着字。現在他發了楞，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那根手指就一直莫明其妙地在掌心裏畫着。他在肚子裏怪着自己：

「怎麼一順嘴就說了出來的嘎！」

好久沒來看他這家自家人，他就覺得生疏了些。他在唐家裏倒還住得慣，唐老二對他一點也不見外：他到底在二少爺那裏拿到了三塊錢。

「哪，」二少爺鏘郎一聲把錢往桌上一扔，「接濟你的！」

明明別人應允過他，可是他也吃了一驚。

「不是鉛版的吧？」

拿到老陳房裏細細地考究了一下：塊塊都是七錢二分，並且沒一塊壓版。

他對自己立過誓：他要管二少爺忠心事。可是——唉，怎麼的呢？真見鬼！他做人似乎緯太熱心了點兒：他瞞着溫嫂子的那股騷勁兒，瞞着那位向來冷板板的姑奶奶——居然這麼看重他，他覺得全身都輕鬆起來，飄了起來。起先他還賣關子，可是這種派頭在這種地方有點不合宜。他想：

「我們姑奶奶倒是個好人。」

就這麼一下子——那些話溜出了嘴巴。他並且還加了一句：

「我看見的：我親眼看見唐老二跟他們十爺商量。」

一聽見芳姑太臉子板了起來，嘴唇發了白，丁壽松可又悚感起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

「不過——不過——的確不的確——我是——真的，我倒不明白。」

今天他左眼腫得更加細了些，不住地擠出了淚水。時不時癢着，看來他很不安的樣子。他好幾次抬起手來——好像要去撫摩溫嫂子的，可又放了下來。嘴裏咕嚕些連他自己都不明意義的話。他恨不得逼他家姑太太明明白白說一句——

「我相信連你也不明白。」

半點鐘之後他敗退似地坐了下來，他拿右手摸着下巴，定下心來想了一想：到底會不會出什麼亂子。



熱鬧——他倒愛看。在鄉下他就常常來這麼一手。

「你望着罷；我要煽得他們做戲給我看。」他動不動就小聲兒告訴他老婆。「頂多到下個月初幾裏——有人要孝敬我塊把錢。反正世界人心都壞，並不是我格外乖巧，歡喜掉人家槍花：不這個樣子活不下去嘛。」

不過他從來沒在爺們兒跟前玩過花樣：如今這還是頭一次。他向來就知道奶奶少爺他們難說話，這回——

「噢，真是的！這回我偏偏夾在中間！」

爲了要叫自己別這麼提心吊胆，他拚命叫自己相信——沒有他敢心着的這麼難辦。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真是的。怕他們會打架啊？」

瞧着姑奶奶這麼愛體面愛乾淨，二少爺這麼有禮節，丁壽松簡直想像不起——他們決裂起來是怎麼個勁兒。他們頂多暗鬥幾下，兩個人連面都不見：唐老二這就再也不會明白——他那些祕密打算是誰洩露的了。

丁壽松變得活潑了點兒。他到廚房揀着溫嫺子談了幾句，還一路跟着她走出來。她一進了太太小姐們的屋子裏，這位男客就在廳上等她一會。

「不是我歡喜說人家閒話，」他小聲兒說。「唐老二的確是——是——是——」他搖搖

頭。

既然他做了一件不安心的事，做了一件對不起唐老二的事，於是想要對自己解釋似的——努力去想一些唐老二的壞處。他站在明處事理的人的地位上把那位少爺批評了幾句。他認為唐家這麼大一筆家私——敗到借債過日子，這是第一樁混賬的事。還有，待一個寡嫂也不該來這麼一手。這里丁壽松捱了會兒嘴，輕輕地歎了一聲，彷彿一位老太公談起他的敗家子。末了他往前趕了一步，讓自己跟溫姨子靠得更近些：

「吃又吃得那樣子鬼，那個唐老二。天天要吃雞，魚呀肉的，唉！」

對他丁壽松呢——哼！這就叫人不懂——怎麼寶田偏偏要賣給那個什麼何雲濤！

丁壽松念頭一觸到這上面，就覺得受了委屈。在小火輪上的何仁兄跟如今的何老爺——簡直是兩個人。他越想越古怪，越想越不服氣，這心情就好像他好心借給朋友一筆錢，人家可反口不認，或者逃開了他。

他把下唇往外一兜：

「噫，寶田！那個姓何的才不買哩。姓何的也沒得錢——跟我一樣！……」

十五

「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芳姑太坐在那張坐慣了的皮墊椅上，自言自語的。這裏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商量。

「真不巧！怎幹史部長偏偏要揀這個時候生病的嘍！」

她妹妹正對着鏡子描眉毛，嘴脣縮着好像很用力的樣子。這裏接上嘴來：

「你去告訴華幼亭就是了。你告訴他——唐老二現在是個什麼底子，四處鬧窟窿。」

「這個方法——行麼？」

「華幼亭又不默，怎麼會說不通的？這還不很容易啊？」

姑太太「唔」了一聲。可還抬起眼睛來看看老太太，雖然她知道她母親出不了什麼好主意。她忽然有點覺得那位老年人可憐，彷彿是她老人給誰騙住了——才這樣子的。

「華家裏有錢放債啊？」老太太使勁動着嘴脣，聽着很代替她吃力。「我不相信。馬上要過節了，他們要張羅都來不及，還有這筆錢來借給唐家裏哩！……這個小瘋子！——騙死了！我說過不止一百遍，她還是畫得這樣子輕。哪裏像個眉毛嘍！芳姑太你倒望望你妹妹

瞧！」

於是老太太把額子一伸，讓腦袋聳高些——臉就對着了鏡子。她又往右面偏一點兒，使那塊玻璃對她反射出兩張臉來，給自己的眉毛跟小鳳子的比一下。忽然她噙的笑出了聲音：

「小鳳子你真是！你去看看人家臉：哪個像你這個額子的眉毛。眉毛要畫是不錯，也要畫得像個眉毛。你看你，你看你——這麼彎，這麼長，快長到頭髮頭去了。」

「哦，你的好看！」小鳳子叫。「你問問姐姐：現在她們都這個樣子。你那個——前清時候才作興的。」

老太太坐著的地方正背着光，臉色顯得深些。她往前面移動一下，叫自己也跟小鳳子一樣——叫鏡子裏映出來的亮光照到她臉上。然後她把常常說的那些話，一字不改地對女兒講導起來。

「不管人家作興不作興，總不對就是了。如今時行的那些個東西我就不懂。」

她還是笑着，還是注意着鏡子裏小鳳子的臉色。她對她女兒建議：主張描短些，加粗些。她倒並不勉強別人要像她那麼畫成兩把剔腳刀。

「你問問姐姐——我的話可對。」

那位姐姐傻瞧着她們，一動也不動，彷彿在那裏深深地研究這個道理——她們到底誰的

意見不錯。她倆都把視線搭過來的時候，她還是沒一點表示。

母親跟妹妹再也不提唐老二了。她們竟就這麼認爲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她們把什麼事都看得太容易，其實是有許多方面看不到。這位芳姑太太覺得她們天生的短少了一些東西，她們祇在丁家這個小小的世界裏面，見不着什麼外面的場面。

「眉毛有什麼好談的呢？」她想。

與其討論眉毛，倒還是談談衣料什麼的有道理些。

她認爲這是前幾年家裏景况不好——把她們胸襟弄小了的。她們沒像她一樣過過大戶人家的日子。這里她沒聲沒息地歎了一口氣。同時對她們這種安靜的生活，又有點嫉妬。日子一過得安靜，一個親生女兒，一個親姐姐——不管她們孤兒寡婦怎麼苦法，怎麼困難，她們也簡直不放在心上。她們壓根想不到別人的難處。

「我們孤兒寡婦……」

她給哽住了說不下去，眼睛霎幾霎，仰起了臉不叫眼淚淌下來。

一會兒她振作起來問：

「家來了沒有？」

「哪個？」老太太找誰似地四面看看。「祝壽子啊？」

「我說爹爹。我要跟他商量下子。」

爹爹一輩子沒做過什麼事。進了學，鄉試過兩回沒有取，就一直歇在家裏，坐意買賣金讓伯伯去經手，他祇去上他的茶店。他幾十年來——天天上午要到市隱園，並且天天坐着那個一定的位子。一回來總得把聽到的見到的對家裏人報告一點兒。

今天他眼睛可發了光，顯然出了點新奇的事。他到書房裏把帶出去的兩隻錶一掛上，就忽忽忙忙鎖了房門去找老太太。

「嗨，今兒個——市隱園門口不曉得走過多少兵！足足有一萬人！」

老太太照例笑笑的不相信，嗓子給提得很高，好像要拿響亮的聲音來代表真理，來壓服對方似的：

「瞎說哩！哪里有這個樣子多的！城裏就從來沒有過這樣多兵過。」

「的確是真的！怕的要打仗了。」

「瞎說！」老太太叫。「怎麼會有一萬呢！」

「噴，真的嘛。一萬沒有——三千總是足足的！」

「三千呀？——瞎說！」

老太爺也不服氣：

「三千沒有啊？你才瞎說哩！三千一定有，再少也少不到哪塊去。要是沒得三千的  
話——五百總不止！」

「不曉得瞎說些什麼東西！」

「呃，你總沒有看見嘍！」老太爺把頸一挺，理直氣壯地嚷着。「五百！五百！——一個不能少了！」

「我問你我問你：五百個兵——到底是一師呀，還是一連呀，還是一標嘍，五百？」  
一下子老太爺回答不出。於是老太太剛才那種緊張勁兒全鬆了下來，像打退了敵人，放下了心，驕傲地對兩個女兒笑起來：

「真笑死人哩！哪塊聽見過有這麼多兵的——三千嘍，五百嘍。就這樣瞎說瞎說的！還是一團呢，還是一標呢，還是一連呢？說不上來了！……五百啊？五十還不曉得有沒有哩。」

那個老伴很認真地插嘴：

「五十到底是不止的。一共的確有八十多，我數過。」

末了老太太放心地抽起水烟來，把身子移正些，一面又開始她的老故事了。她先告訴兩個女兒——她們爹爹祇知道讀書寫字。書倒讀得很通，常常有人拿詩來請教他。這里她腦袋

搖慢了幾下，把吹着的紙摺子隨在半空裏不去點烟。

「一除開讀書寫字——他老人家就是數子。他考取了秀才，後來去考舉人，叫做——則做什麼試的……」

「鄉試，」老太太說。

「嗯，鄉試。……考場裏要自己燒飯，他不會。我說，「你弄蛋炒飯就是了；蛋炒飯頂容易。」你們曉得他老人家怎麼樣，你猜？——他把米放下鍋，倒上水，把兩個生雞蛋放進去燒。……」

她吹熄了紙摺子，身子往後一仰，格格格地大笑了。

小鳳子似乎怕嘴上的紅色會掉下來，祇用嘴角閃動一下。老太太覺得這個的反應還嫌不夠，又轉過臉來衝着大女兒笑。

那位姑太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些事爹爹都沒有學過。」可是溫嫂子已經站到了她椅子後面，帶種急切想要明白的臉色聽着她們。她聽了笑聲特為趕來的。她張開一半嘴巴準備着，還預先把身子斜靠在窗子旁邊，用着小孩子剛去點爆竹的那種又高興又害怕的神氣——要請人家讓她知道這是個什麼笑話。

「哪，是這個樣子的，」——老太太又從頭至尾敘述起來了。



「有什麼說頭呢？」芳姑太不耐煩地想。「她們總是岔開我的話！總是這個樣子！」她們彷彿故意要避開那些要緊的話，那些跟她利害有關係的話。她覺得市隱圍門口走過那麼多兵——並不是一件小事。老太爺也說過：「怕的要打仗。」

「真是不得了！我該怎麼辦呢，我？」

想到逃兵荒的景象，又想到了唐老二把她應該得的那份產業拐走；這些想像攪成了一團黑的——越變越大，越變越大，然後一下子都飛散了。她看見一個個黑點子在空中揚着。她頭腦子一陣昏。

脊背往後一靠，拿右手貼着額頭。她忽然打了個寒噤，起了一個可怕的古怪念頭：她覺得她會死。……

她在床上靜靜躺了一會。

「祝壽子怎麼過日子法呢？」

屋子裏靜得像一所古廟。一陣陣悶人的熱氣逼了進來，彷彿還聽見牠擠進來的聲息。蚊子嚶嚶地哼着，牠們似乎很煩燥，可又沒有辦法，好像給誰堵住了嘴似的。

芳姑太太閉着眼。她看見祝壽子伏在她旁邊哭嚷着媽；他頭上帶着麻，像平素帶帽子那裏嵌到了眉毛上面。她自己呢——身子在炕中間飄着，落到了她兒子的夢裏面——

「我是你家二爺害死的……沒得飯吃……逃兵荒……大家都不管我，舅舅又不家來……」  
 她手呀腳的都發了麻，感到脊背上一陣冷。她覺得她身子給人家抬着，放到了棺木裏。  
 上面把七星板一蓋。於是迸出了祝壽子的哭叫聲——「姆媽！姆媽！……」  
 越想越害怕——她掙扎似地一翻身，就爬了起來。她叫：

「溫嫂子！溫嫂子！」

把沁着汗的手心伸過去，她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不好過。……我簡直！……」

「怎幹，怎幹？」着了慌的溫嫂子壓着嗓子直叫，一面她摸着她的胸口。「噯，噯，怎幹  
 噯？……嚇死我了。」

「我沒得個法子。……我就是這樣子。我想不出個法子，我們孤兒寡婦……」

於是她傷心地哭了起來。

溫嫂子眯着眼睛，大聲歎着氣，用力擰着鼻涕。說起話來也像是害着傷風的聲音，並且  
 時不時停了嘴——似乎哽住了的樣子。可是她主張事情要趕快着手做，主意也該早點兒打定。

「葉公蕩的田是——何家裏一下子不得買；丁壽松說的。……華家裏倒要留神哩；唐老  
 二要借錢一定是拿田契去抵，那就糟了。田抵完了，往後一分家，那你——噯，屁也沒得一

個！」

「原是嘔，」芳姑太用手絹在臉上揩了幾揩。隨後她老盯着地板，什麼表情也沒了。

那個認爲小鳳姑娘的辦法不錯；她們可以跟華家裏敞開來談一談：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唐老二是個荒唐鬼，叫大家不要跟他那個——跟他——」

芳姑太想了好一會。於是趕緊下床，好像這個大計劃是她自己策定了似的，用種胸有成竹的派頭命令道：

「去接祝壽子家來！——我要去幹點事情！」

「呢，等下子！」她又叫。她怕她會耽誤了祝壽子的功課。稍爲遲疑了一下，她又覺得她應該帶着這個孤兒去擺到別人面前，讓別人看見她們苦命的物證。「好，去罷。」

事情佈置妥貼之後，芳姑太這才從容容洗起臉來。她們決定老太太跟小鳳子也一塊兒去，娘兒三個可以跟華家兩位姨太太密切地談一談。跟華幼亭老先生呢——這就該派到老太太。向來——有什麼計劃總不跟預先告訴老太爺，祇要老太太臨時到他書房交代幾句，帶他走就行了的。因此她們一直到三個鐘頭之後才到他屋子裏去。

這時候文侯老三正在書房裏：他剛過江回來，跟他爹談着省城裏的餉。他看見一個非常可愛的。比這里所有的都漂亮。不嫌價錢稍爲貴一些。

「要二十塊。我去買的話——可以打個九五折。」

老太爺往書架那里一指：

「比這個還要好看啊？」

「好看多了。」

「比——比——」老太爺四面瞧瞧，含糊地又一指，「比這個呢？」

「總而言之——你還塊沒得一個比得上的。」

「那我得買一個，」做父親的微笑一下，看一眼老太太。「你們找什麼東西？」

小鳳子一直攪着一付辦事精練的勁兒，很忙地瞧着鐘，彷彿這些人都在等着她計劃大事，她要慎重地計算一下這個時似的。可是她給攪得糊塗起來。看看那座八角鐘：十點一刻。雙鈴鬧鐘呢？五點三十五。那個座鐘可指着一點零五分，不過旁邊那座恰恰是九點鐘。她叫：

「到底哪一口鐘是準的嘍？」

老太爺不高興別人批評他的鐘錶。他嚴厲地答：

「都是準的！」

十六

華幼亭老先生是個小個兒，可是坐得挺穩重，眼睛正直地看着前面，看來叫人感到他的莊嚴。他常常有禮貌地拱手，並且還親手把茶食碟子端到客人跟前去。

「請用一點，請用一點。這個桂圓是一個做友從福建帶來的：真正的興化產。」

他椅子正放在孔子問禮圖的石拓下面，旁邊紅木茶几上點着的龍涎香慢吞吞地鼻煙燻：這些都給別人一個特別的感覺——竟想不到這個世界還有人做歹事，做卑鄙的勾當了。

這位主人手裏不住在摩挲一塊鷄血石，說起話來一點不含糊：

「丁仲老請放心：我決不借錢給唐啓昆那種人的。小人之愛人以姑息，那我斷斷乎辦不到。我曉得他是個執跨子，執跨子：這種人我連見都怕見他。」

隨後他竟換了一個地位，彷彿唐老二想要借錢的地方不是他這里，倒是丁家了。

「萬萬不能借給他。」他細着臉，鼻子略為提高了些。「一借就壞事：真是要小心哩。第一是這種人沒得信義，滿口胡說。而况——而况——朋友通財是憑的交情呀。你憑什麼要答應他呢，憑什麼呢，請問……據說唐啓昆最好吹，好給人戴高帽子，以從中取利。我

是——「他有點齷齪起來了，」我是——既不會吹，也最不喜歡戴高帽子！我不怕他！——他無隙可乘！噫！……我怎麼要怕他呢？……這種小人你切莫理他。……我是不怕的！」

丁家的人放了心。芳姑太簡直覺得天下什麼大事都已經安排好，她跟說壽子娘兒倆的前途已經獲得了担保的樣子。她不再去滴溜這些雙扭。也許她自己也跟老太太小鳳子她們一樣——可以關起門來過她的安閑日子了。

出門之後她實在想要對老太太她們表示幾句感激的話，表示一點兒謝過的意思，因為她以前竟怪過她們不理會她寡婦孤兒。可是她一句也說不出。

「我真對媳婦不起……」她對自己說。

想着這些——她自己有點不高興自己。於是把臉子糊着，好像在生着她們的氣似的。

老太太跟小鳳子可在批評了華家兩位姨太太的品貌。做娘的認為大姨太太很叫火看不順眼：腦頂上脫了幾根頭髮，她怎麼不想法子呢？光禿禿的真是難看。可是女兒以為二姨太太的臉蛋不如大的那個。臉子圓的。一個女人家臉子長得圓的，還怎麼作興呢！不過她們過日子可過得大方：要什麼不缺什麼。

她們用錢就是怎麼用法的呢？也發月費麼？——一個月多少錢呢，那麼？

那位家長可正帶着驕傲的臉色談起他的朋友：

「華幼老倒真是個君子，真是個君子，哪個都曉得。他——他——嘿，真是血性人。……他頂討厭的是荒唐鬼。……好人總是不得意，唉。不過他倒還過得去：華家裏那家錢莊雖然倒掉了，田倒還留着七八百。……他待朋友真好，書房裏也擺設得很好看。……嗨，糟糕！——我倒忘記問他那隻方錶多少錢了！糟糕！」

這時候華幼亭老先生送了客回到裏面。

「唉，想不到唐家裏如今敗到這樣子！」他感慨地說。「這到底是天作孽還是自作孽呢？」

地方上的人都知道這位華老先年向來肯幫朋友的忙，處處替別人設想。丁家一談到他們姑太太的切身利害，他就認爲他也應當替她顧計到。同時唐家兩叔姪也天天上他的門，請他注意唐啓昆的困難。二少爺趕着他叫老伯。

「我曉得老伯一定肯幫我這個忙的。」他說。「改一天我要請老伯吃一頓便飯，談一談。」

到二十那天，唐啓昆的請帖給送來了。地點在賓樓。這家館子有幾色菜是華幼亭老先生特別賞識的。並且還聲明——連主筆紙有三個人。

他老人家對那張石印的紅字帖子看了一會。

「去罷。」

一輩子他沒斷絕過別人的邀請，也沒跟誰纏過什麼下不去的臉色：他覺得做人總得講講這些禮節的。

於是他穿起那件熟繻的長衫，上面還加上一件黑馬褂。雖然天氣已經很熱，他可還戴一頂瓜皮帽，上面尖尖的，好像給那顆紅帽結一把抓緊了一樣。這些一配上他那小小的身坯，看來彷彿是一把銳利的鑽子。右手拿着摺扇，慢條斯理地幌着打手勢。談吐也是一個香一個香拖得相當長，並且有時候還欠起身來拱拱手。

唐季樵愁眉苦臉地跟他談到現在這個世界。

「我怎麼能够懂呢，我怎麼能够懂呢——如今這個世界簡直是害了瘟病了。」

「是，是，唉！」那位客人搖搖頭，打一個小小錦袋裏掏出那塊鷄血石來在手裏擺着。「想不到，想不到。恐怕——恐怕——連季翁你也為始所不及料，這個世道人心……」

當主人的可跟茶房在旁邊交涉什麼。他剛剪了頭髮，正面相構成了宋體的「目」字形——正綱得板板的，仰起了點兒，用着又精細又體面的派頭吩咐着對方。爲了禮貌的緣故，他嗓子壓着不叫人聽見，可是一個個字音像有彈簧那麼跳躍着，有時候那位客人竟掉過臉來瞟這麼一下。



「蟹黃魚翅要弄好點個，」他更用力地迸出這些話。「價錢倒不在乎，祇要東西好！」  
那個茶房不斷地鞠着躬：

「自然自然自然。二少爺放心就是了：我們不靠二少爺照顧點個靠哪個呢。」

二少爺覺得可以滿意了，這才搓搓手走到華幼亭面前，很認真地說明了一回。他叫別人知道他是這裏的老顧客，吃飯總是肥賬的，他們做的菜格外巴結。末了他陪着笑加了一句：

「這塊蟹黃固然一年四季有，而且我看是——比別家的好。我曉得華老伯歡喜吃蟹黃魚翅。」

可是要上桌的時候——華老伯怎麼也不肯坐上去。他一步步退着，拱着手：

「這不敢當，這不敢當！這個位子——我無論如何不能坐。這個這個——季翁來，季翁來！」

「怎麼讓我頂！我是——我是——我跟啓昆是一家。」

華幼亭一面要掙開那兩隻邀請着的手，一面不住地欠着身子：

「呃呃呃，決不敢當。我比季翁小一輩，怎麼敢……」

「你比我小一輩？」

「季翁聽我說，聽我說，」他又邁了一步。「劉大先生你是認得的吧？」

「劉大先生？——沒有聽見過，哪個劉大先生？」

「哪，這個是這樣的：劉大先生是我們族叔的同年，我叫起來是個年伯。而劉大先生敬過王省三的書。王省三——季翁見過的吧？」

「不認識。」

「是，是，大概沒有見過。……王省三跟丁家祥是結了盟的；丁家祥照他們丁氏譜上排起來——則是仲屬二太爺的姪孫。……算起來——季翁恰恰長我一輩。」

那兩叔姪稍爲楞了一下，重新動手拖他。茶房恭恭敬敬站在旁邊，怕他們會溜掉似的老盯着他們。幾個冷盤端端正正擺在桌上，讓些蒼蠅在那裏爬着蠕着。一會兒牠們又飛起來站到茶房頭上，站到華幼老帽子上，在這悶沉沉的空氣飛得很費勁的樣子。他們嗓子不知不覺漸漸提高了，在這空敞的樓上響起了嗚嗚的回聲。

「呃呃，坐，坐……」唐季樵逼進一步。

「呃呃，呃呃！」那個退一步。

「請，請！不要這樣……」

「無論如何——呃呃！」

「這個位子你怎麼能够不坐呢？」

「我怎麼能够坐呢？」

「噴，呃！」

「我——呃呃！」

怎麼也不行。唐季樞拿手絹揩揩額上的汗，很煩躁地趕一下飛過來的蒼蠅。他敗退下來了。然後疲倦地坐在坑上，擺出一付沒法挽救的臉色瞧着那兩個。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餓了，還是心裏有什麼疙瘩，老實想大聲叫喊幾句什麼。

後來他還是鼓了勇氣，不過聲音來得不怎麼有勁：

「請是請的你，這個首座當然是——」

「那決不敢當，那個——斷斷乎不能夠！」

唐啓昆兩個膀子失望地空空着，瞧瞧這位客人，又瞧瞧桌上。他臉上油油地發着光，還有點兒氣喘。他莫明其妙地覺得這個好兆頭，覺得今天這件事可以辦得很順利。同時他又有點着慌。嘴裏喃喃的：

「怎麼辦呢？……」

這回可輪到華幼事要求唐季樞來。一個勁兒衝着坑上作揖，用種種的理由來請十爺坐上去。他自己是個小輩，應該在下邊作陪。長幼雖要有個分寸的。他認為如今世道人心之

壞，就在於長幼無序，男女無分。於是友作一個滿滿的揖——做了一個結論

「因此——非季翁坐首座不可。」

樓下鍋鏟子鏘鏘地叫着。茶房們哇啦哇啦喊着。整個宴賓樓都滾着油膩膩的氣味。隨後一陣急促的步子響了起來，樓板給震得哆嗦了一會，一個茶房端着一盤熱菜進門了。一發見桌邊還是空的，他就突然給摺住了似的——停了步子，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捧着的那盤菜也給楞在半空裏，連一批蒼蠅擁了過來也沒有人理會。

那邊華老爺簡直成了哀求。不斷地施着禮，打着種種的譬喻，引着種種的經義。他還代替主人的地位在首座那里篩了一杯酒，對唐十爺拱拱手。他十分堅決地說：

「這個位子——要是季翁不坐，那我決不上席，決不上席！」

季翁歎了一口氣。他勉強走動了兩步，彷彿打败了的人——給逼進着承認一些苛刻條件的樣子。他姪兒可在推請着那位貴客，怎麼也不肯讓家裏人坐到別人上手去。唐季樵祇好重新退到坑邊，瞧着他們的膀子在亂幌着：他有點昏昏沉沉——看不清哪隻手是哪個的，也不明白哪隻手是對付哪個的。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有誰提出了一個好辦法：那個上面的位子乾脆讓牠空着。

然而華幼老不贊成：

「這個變了羣龍無首了，那怎麼行呢？」

那道熱菜已經在什麼時候給端上了桌子，碗面上的油已經結成了一層皮。屋子裏祇剩了原先那個茶房，靠着門邊在那里抽烟，很閒散地看看後面一扇小窗子。

最後唐季權還是給推着坐了首席。他很不安心，連說話也不很自然，總感到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

照華亭幼的意思——他自己想要坐主人的位子。跟唐老二談了不過十一二分鐘，似乎沒有什麼大道理來替自己辯護，這才祇好擺着抱歉得很內疚的臉色，勉勉強強把屁股在唐啓昆的上手頓下去。

「謝謝。」他說。跟着主人舉起杯子，眼睛隨着自己的鼻尖。

唐啓昆舀半勺蟹黃魚翅嚐了一口，皺了皺眉，帶點兒京腔叫：

「來呀！……這是個什麼玩意，這這這！冷的！——拿去燒過！」

他什麼都要款待得好好的，要叫那位客人受用得舒服。他檢查一下那幾盤冷菜，摸摸燙壺裏水熱不熱。一發現點兒精緻的什麼，趕緊就夾着敬到別人面前去。

「這個老伯可以吃點個。」

一面他在肚裏跟自己打着商量：什麼時候他才該開始那句話。

看來——事情一定可以進行得很順利。他拿自己來推測別人——知道在這麼個客氣的場所，對方決不至於推辭他，拒絕他。要是有什麼條件，也不會太苛。說不定連抵押都不要。至於利錢的話——真的，看華家裏怎麼開得出口！這裏他大聲叫人把燙酒的水換過，重新替客人斟滿了，舉起杯子來。

「這位老先生——」他很高興地想，「他是個——他是個——謙謙君子。」

這種人談銀錢交易總是外行。他簡直想像不出他開口的時候——華老伯會擺出怎麼付臉。難道他能够推說他沒得錢麼？難道他會突然變得像那些生意人一樣——

「哪，這塊是我們收了二少爺那張田契的收據。這是莊票：本月的月利已經除下來了——月利三分五，一個月共統一百零五元整。……」

華老伯當然不懂得這一套，不懂得世界上居然還有這些首尾。他祇知道玩字畫，玩圖章，並且總把自己看得比別人低。

於是唐啓昆熱烈地站了起來，用着要撲抱過去的姿勢，跟那位老伯乾了一杯酒。他全身有泡在溫水裏的感覺。腮巴子漸漸發了紅。跟對方互相拱了拱手之後，他就莊重地把華幼老的學問道德讚美了幾句。他認為做人頂要緊的美德——正是成了老伯的天性：那就是救人的急難。

他十叔感動地歎一口氣。

唐二少爺瞟了那個一眼，又把話接下去：

「我呢——老伯是曉得的，我啊——向來不奉承人，不拿高帽子朝人頭上戴。我也曉得老伯是——老伯是——我聽老伯伯常常說：頂不歡喜戴高帽子。本來是的嘛：我也是這個主張。」

他自己覺得越說越通暢，道理越充足。嗓子給放高了些，兩手也活潑了許多，居然照平素那種滿不在乎的樣子點起煙來。他臉往十爺那邊偏着點兒：

「我說高帽子是空的。像華老伯這個樣子——他老人家的道德……滿腹經綸……他老人家這個樣子，我說啊——真是！城裏頭沒得一個人不佩服，沒得一個人不恭敬。大家都曉得，一說起來……呃，十爺你看，還真是奇怪！如今這世界居然還有華老伯這種——這種——他在搜索一個頂確當的名詞，可是想不上來，就仍歸用了那些老字眼——「這種學問道德，這種！我真是越想越奇怪。……這個樣子——當然囉，要空空洞洞的高帽子有什麼用呢！不歡喜戴高帽子——單祇這一樁——就了不起。人家學不來。」

「唉，過獎過獎！」華老伯兩手拱到了額頭上，腦袋連連地縮着。「道理倒的確是這樣一個道理：人家之所以要戴高帽子，就是因為他徒然虛有其表之故。」

停了停戲，華幼寧更加謹慎，更加恭敬，好像他在佛像前似的：

「府上是貴人輩出，在地方上是——祇有你們兩位是如今的中流砥柱。……」

主人趕緊很響地歎了一口氣，趁勢把話鋒轉到他家的境況。似乎爲了怕他自己胆怯，他一連啜了兩口酒。臉子皺得苦巴巴的，用種興奮的口氣告訴別人：他自己苦點個不要緊，祇要他的老母，他的寡嫂——能够安然過點好日子。

「家母將近七十了，將近七十了，唉！」他雙雙眼睛。「家嫂二十九歲就守寡，帶着先兄的孤兒。……我是——老伯曉得的，孝弟兩個字雖不說來，我總——我總——唉，說起來我真傷心！要她們過這種窮日子——我甯可拿刀子割碎我的心！我呢又不敢告訴她們實情；如果叫她們曉得了，叫她們難過，那我——我這個罪孽就更大了。」

十爺搖搖頭插嘴：

「大家都是不得過，都是不得過！真不得了！」

天色慢慢陰沉下來。厚塊厚塊的雲飛跑地流着，好像是融化了的錫——然後凝成了一大板，重甸甸地壓在人們腦頂上。

大家臉上給映成蠟黃的顏色，還隱隱地透着青光。他們的動作越來越呆滯，彷彿這悶熱的空氣壓得他們連抬一抬手都費勁。隨後忽然一陣涼風捲進了屋子，冷水一樣的往他們脊背



上一澆；他們一面透過了一口氣，一面可由那陡然來的異感——嚇了一跳似的覺得不安。

唐啓昆又埋怨又胆小地——偷偷對天空溜一眼。他問自己：

「這是個什麼兆頭呢？」

他平素常常感到的——那片又饒有又饒沒有的黑影，現在可變成實實在在，變成看得見摸得到的東西橫在他眼前了。

「要是烏雲給風吹開了……」他說着。

桌上的東西似乎亮了點兒。他抱着賭孤注的心情對窗子那里瞟一下——天上可變得更加黑，更加重，叫人敢心猛會掉下來。

「老伯，老伯，」連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這麼說說戰戰的，聲音有點發抖，「再敬老伯這一杯……」

酒在他肚子裏發着響，頭腦子一陣陣地昏迷——他竟感得出這一步一步加深的程度。心也跟着跳得快起來，彷彿要準備跟人決鬥的樣子。一方面他可越發胆怯，總是在害怕着一個什麼東西似的。

等到他對華老伯商量那件事的時候，他竟有點喘不過氣來了。

外面酒下了雨點，打在屋頂上——發出清脆的響聲。接着虛開了兩那麼傾了下來：一根

根繩子粗的雨連結在一片，魯魯地直往牆面上衝，看來似乎想要把屋瓦跟街心石板都打碎。唐啓昆時不時噤住了話聲，往窗口聽一聽。窗子雖然給茶房關上了，他可也覺得可以看見雨點打到對面屋上是怎麼個勁兒：看來這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會有這樣的天氣，因為所有的雨全都聚到這兒來了。

他想：這或者倒是天意湊成的一個機會：大家都祇好等這一陣雨過去了再回家，讓他們從從容容來談這注交易。

天一下下地亮了起來，好像有誰把亮光一把一把地往地下洒着。他們移到旁邊一張桌上，慢條斯理啜着茶。原先那種悶熱給雨沖洗得乾乾淨淨，就彷彿東煮鴨脯的東西給解鬆了的樣子。

做主人的啜一口茶，大聲嚥嚥嘴，在肚子裏說：

「嘿，事情有了轉機。」

他說話順暢了些，甚至於還帶點自信的神氣。他認準了對方是怎麼個人，他竟自己先提到了抵押。

那位華老伯慢慢地搖着扇子，似乎想要把這涼浸浸的水氣扇走。嘴裏也慢吞吞的。

「不敢當，不敢當，」拱了拱手。「朋友理該彼此幫忙，而況你足下——你們府上的人

我都佩服得了不得。要抵什麼田契呢，你老兄真是！」

唐季樵眼睛睜大了點兒——瞧着他那付有禮貌的笑臉。唐啓昆可揚了揚眉毛。

「但是——但是——」華幼亭稍爲頓了一下，盯着唐啓昆的臉。那個心一跳。「但是——兩千我恐怕難以辦到，寒舍近來也實在是……」

「那麼——？」

「一千以內還可籌籌看，一千以內。」

於是他們談妥了。做主人的一定要請華老伯多想點法子，他要借不到一千五是不夠用的。那個再三抱歉地歎着氣，表示張羅不起來：華家裏景况也糟得很，許多地方不肯放給他。末了他才答允——一千二。

「二先生是明白的。我不過是經手代借，」華幼亭說。「二先生的意思是——幾時歸還呢？這一層他們要問的。還有，他們恐怕——多少要幾個利錢。」

唐啓昆想了一會兒，於是乾脆告訴他：半年。利錢他可決不定：

「他們要多少哩？」

「二先生的意思呢？」

二先生做他了十叔叔一頓，繃了繃嘴脣：

「平常我借錢是——總幾——一分。最多一分五。沒有過二分的。」

「啊呀！」華老伯把扇子停住在胸脯上，像打碎一隻碗似的臉嘴。「這個——這個——  
叫小弟爲難了！」

他真萬分對不起人。他很體己地叫別人知道他的家境：爲了交情他理該替朋友貼出利錢來。可是多了他也吃不消。

「那麼月利要幾分呢？」唐啓昆問。

「太大了，太大了，簡直不成話。」

「那是——？」

「唉，他們非七分不可。」

「七分！」

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好像一下子給推落到一個深坑裏似的，誰都閉了嘴。這沉默叫人很難受：靜得覺着耳裏在嗡嗡地響。

這麼挨了十來秒鐘，華老擺出一付又抱歉又謹慎的神氣——訴着他自己的苦衷。他能夠來往的祇是幾家錢莊。唉，他們實在也緊得很。放款子——連田契作抵都不敢放：他們知道近來的田不值錢，收在手裏是個呆東西。

「而況——如今快到端節了。他們祇指望收回來。這回子叫他們放，那——那——利錢之所以重，實在是這樣一個道理。……這樣子罷，二先生，節後再借，嗯！如何？」

唐季樵把臉皺了起來，自言自語地插一句嘴：

「唉，他就是過節不了才借錢的。攪到這樣一個地步！」

爲了大家都不談起抵押，唐老二覺得輕鬆了些。他不大着急地跟姓華的商量利錢的事。這可弄得華老伯很窘：那位長輩老實想替別人幫忙，可是力量又不够。他把扇子摺起來放到桌上，取掉帽子搔搔頭皮：

「這樣子，二先生看如何：小弟替你貼兩分。」

那個躊躇了兩三秒鐘。

「好罷。老伯多多照應我……」

回到家裏，唐老二決定不把這樁事告訴太太。他祇在第二天起一個早，十一點鐘沒到，他就照約定的到華家去了。

他擺出一付老實的樣子，好像一點人情世故也不懂——竟相信別人真的是要問錢莊借的。

「我當然順水跟着他這麼說，」他昨天跟十爺講着鬼。「哪裏是問錢莊借呢。錢莊從來

沒得這樣大的利錢，不過賺幾個折息。這個誠講哪個虧項！」

不過他相信自己不會上當。華老頭祇聽見眼前的好處，硬要五分利。可是這種人不體生意經——連押頭都不好意思要。於是他也像華幼亭那麼坐得挺直，不斷地提醒自己：

「留神點個，留神點個！祇要把現錢攪到手，那就——噫！」

華幼亭老先生可拿出誰畫的冊頁來，一張張翻着，指指點點談着，他聲明他頂愛的是山水跟人物。

「二先生你看看：這個題的跋也就不俗。……不錯，府上藏的人物畫是很多的。」

「有一堂王小某畫的屏。」

「哦？我聽說還有仇十洲的冊頁。」

「那是——那是——不大那價的，我們藏起來不讓小孩子看。那是——」

「唔，恐怕是仕女畫。呢，二先生能借給我看看吧？……還有王小某的小弟也趕拜觀拜觀。」

隨後他老先生又把話題轉到了金石。他向來聽說唐家有幾顆文三橋的圖章，也想要欣賞一下。不過還是仇十洲的作品對他格外有興味些。

「一共有幾幅，那冊頁？」

「三十六幅。」

「妙得很，妙得很，」他莊嚴地說。「這——這跟四幅人物，還有那五顆圖章，小弟下午差人到府上來取，如何？」

老半天唐啓昆才摸清他的意思：他想拿這三套東西來做借款的抵押。並且他還解釋了一下：

「二先生昨天談到用田契作抵押品，我是決不敢當的。但是我要太那個，二先生心裏一定下不去。這回——祇好暫存在小弟這里，這些東西。雖然是至友，也未能免俗。這就算是——」

他格格地乾笑起來。

「這算是什麼意思呢？」唐二少爺想，使勁睜了那個一眼。

那些玩意兒——二少爺從來沒把牠們估過價。他認為應當仔細想一想。

「能够值這多錢啊？——值一千二啊？」

這可叫人信不過。那位華老伯疊不里機祇索錢這一套。可是今天——別人一把這些畫呀圖章的看得樣樣貴重，他唐啓昆就覺得捨不得了。彷彿他有些家具本來沒有用處，不值一個大的，一下子給誰搶走一樣。

「他想卡住我！」

老實說，華幼亭這種人他才看不起哩。這老頭兒的來歷就不明白：誰也不知道他老子是幹什麼的。華家的上人從來沒聽誰談起過，說不定是些泥腿子，或者簡直是差役。這個華老頭兒自己也沒有提過他的家史，好像他是憑空打地里長出來的。他祇告訴過別人——有一位舉人是他的同族，他該叫那個做叔叔。而那位叔叔又是陝西人！

「他是個暴發戶，」唐老二對自己嘟囔着。「暴發戶——真該死，總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又拚命去搜尋地方上的那些傳說，那些種種不堪的話。這麼着他覺得目前這宗交易就好對付些。他想到了錢老先生那付看不起的神氣——

「華幼亭啊——哼，從前是個青皮，跑跑碼頭賭混混。到了北京，不曉得怎幹幾錢錢，倒當了一屆國會議員！什麼東西嘍！攪兩個小老婆在家裏頭，倒享起福來了！」

唐啓昆嘴角上竟閃了一下微笑。

好像因為對方有許多資料叫他感到滿足，他就要給一種酬報似的，於是他們談判停當了。他是帶着可憐別人的心情答允下來的。這晚上他等全家已經睡了，拿電筒去翻那些箱子，蹣手蹣腳的——為得怕太太聽見。

把那些東西悄悄地挾到華家去的時候，他叫自己相信這一手沒幹錯：



「反正不值許多錢。他是獸頭獸腦的——那個華幼亭。」

然而他借到手的祇有八百四十塊錢：這裏已經扣掉了半年的利錢。並且借據上寫明：到期不還，抵押的東西由債主自由處置。

華幼亭老先生衝着客人作一個滿滿的揖：

「這幾件就借給小弟拜觀拜觀，妥爲保存。一個月替二先生貼出兩分息，我倒還可以勉強湊合湊合。至於錢莊裏的拆息，那——那——好罷，也算在我身上罷。」

唐老二不自在起來。他彷彿就在一個小屋子裏，地上亂七八糟擺滿了東西，步子都不好跨。

這麼一點個——叫他怎麼用法呢？付付那些居家零碎的眼目都不夠。他不能在家裏過節：他受不了！這個世界誰都在逼他，在窺弄他。他祇有到省城去才可以得到點兒安慰：那塊才真正是他的家。

可是在出門的頭一天，還把事情照拂得好好的：

「丁壽松——過來！我跟你講句話！」

停了一停。

「這是我那邊的地方，有事你就寫信給我。你可不許亂說，什麼人面前都不許說。懂

吧！丁文侃要是家來了，會馬上寫信告訴我。」

「是，是。」

兩雙眼對着。兩張嘴閉着。丁壽松似乎還有什麼話要說又不敢說，祇嚥下一口唾涎。那位二少爺可移開了視線，起身來忙着收拾皮包：

「好了。沒得你的事了，走罷！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好好的，嗯！聽見沒有！」

## 十七

端午節——啓昆二少爺是在省城裏過的。

一到了這裏他眼睛就一亮，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裏。他透過一口氣來：似乎覺得他從此以後就脫開了那個叫人悶氣的小城裏，脫開了那批討厭的親戚朋友。他一路上着他們的當，看着他們的冷眼——連自己的母親，連自己親生女兒，都沒個好心對待他。

可是他在那邊城裏的時候，他從來沒想念這邊的人過：這邊有他的亞姐，還有他才滿周歲的小龍子。他祇是有個模裏模糊的意念在他心裏閃動着，叫他莫明其妙的想要出門，好像一踏上這省城關閉的碼頭——他就可以快活，可以自由自在，並不一定要亞姐才能够安慰他。

在公共汽車裏，在渡船上，他這才明明白白想到了轟江的那座小樓房，那裏面的兩母子。這時候他總有種對不起誰似的心情。

「唉，亞姐其實也可憐。她如今在那塊做什麼呢？」

亞姐這一年以來瘦了許多，腳包夠腫了進去。人也沒從前那股活氣，再也不像在南京時

候的「小鴨子」了。不過那根嘴邊帶着以前那縐綉勁兒：小小的，口紅塗得很鮮明。一開口就露出了裏面兩顆金牙齒，顯得格外明亮。有時候她把嘴唇撮成了圓形，到小龍子那個露着青筋的額上去貼這麼一貼——看看有沒有發熱：她那張嘴就活像是一朵萬籬花。

現在她也許正在照顧着小龍子，把抱發了的京江饅硬往他小嘴裏塞。於是他就得有氣沒力地哭了起來。尖削的小黃臉孔撇了過去，弄得滿下巴稀髒的。

「小龍子真要好好的看看郎中，」唐啓昆盤算着。「找哪個呢？」

這孩子一生下地就很小很瘦，脊背骨還有點歪。他身上一年四季長些瘡不象瘡的東西，時不時發着熱，沒勁兒地哼着。唐二少爺覺得這跟他自己的病有點關係，他自己那個不能告訴人的病。不過他嘴裏不承認。

「我看——這是風濕。再不然呢是火氣。你不信去問問郎中聽。」越說越認真，他連自己也相信跟他的病不相干了。他對自己辯解着：

「的確的！我一共害過三次，三次都給萬藥郎中的方子醫好了。」

他們抱着小龍子去請教過一個教會醫院，也去請教過一位日本留學的西醫。那些大夫毫不顧忌的告訴他們：這是花柳病的毒。二少爺不相信。他忿忿地嚷：

「這些外國郎中怎麼懂得中國人的病嘍！——胡說八道的不曉得講些什麼東西！西醫問

然有西醫的道理，不過他們祇能够看外國人。中國人生病他就沒得個法子。還是體氣不同嘛。……哼，什麼花什麼病！——狗屁！簡直是該死！」

於是他親自出馬去找醫生；總是找他熟識的，再不然就是經他朋友介紹的。他反復地告訴他們，一定要叫他們相信——這孩子是齊着濕氣，還有點火氣，皮膚上透出了火毒。

「趙大夫你看呢？哪，這不是火是什麼。你望望瞧，這個這個。」

說了緊瞧着那位大夫的臉色。要是別人稍為表示一點兒遲疑。他就定不下心來。

哼，人家不相信！——說不定又要把罪名往他身上栽：什麼毒！

祇要郎中一有了另外的看法，把孩子看得小題大做，他第二次就再也不去請教他了。

這些心事——他一到了省城裏就一下子湧了出來，好像給誰一脚踢醒了似的。平素看不見，聽不見，他就從不把念頭轉到那上面去，似乎這世界自來就沒長出個小龍子，祇讓亞姐一個人去操心，去發急。

「這個樣子下去真不行，」他對自己說，一面覺得這里的娘兒兩——簡直成了他生命裏頂要緊的東西。

可是他沒有什麼對不起亞姐的地方。他那年在南京釣魚巷一跟亞姐搭上了交情，他就想法把她身價贖出來——足足花了三千多。僱屋她在省城裏租了屋子，僱些老媽子廚子伺候她

得週週到到的。她本來的「小鴨子」那個名字太不大方，他還替她改做「小瓶子」，一些熟朋友趕着她叫「亞姐」：聽來像是好好人家出身的小姑娘。

租的房子也完全照着她的意思。她喜歡帶點兒洋氣的。那座小樓房每年粉刷兩次，實門漆得亮亮的，發出一股油味兒。她從前在南京住的是古廟樣的舊屋子，她就故意要這麼白頭到尾都換一套，好把過去的世界全都丟掉，連回憶也丟掉，重新做一次人。

家具也帶着洋氣。她常常在木器店里看中了這樣，看中了那樣。有時候連她自己也不知這這架東西是做什麼用的，可是她愛牠那種外國味兒。

「嗨，」二少爺取笑她。「我看你簡直要變成了洋太太了。」

「我歡喜他那個新奇樣子，」她說話來總是很費勁很在意的樣子：她極力要洗掉她原先那種南京腔，薄着江北口音。「不曉得怎幹——房子裏頭一擺了呆不龍咚的木器，我就連飯都吃不下。」

唐啓昆總是依着她，讓屋子裏的家具一年年地添多，看去叫人疑心他們是在那裏開拍賣行。可是他祇要她舒服。祇有這麼着，對她那某種心事，他不能叫她滿足的。她那種心事——他才算補了過。他把黃包車公司的那份利息全拿來開銷這家小公館。他不在此地的時候，還有黃包車公司管事的李金生照顧她。

然而亞姐總不稱心，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她肩上似的。

男的瞧着她。溜開視線的時候他想。

「難怪。她是爲了小龍子：唉，這回這孩子身體格外變壞了。」

小龍子那張小床橫放在他們臥室裏。那張金黃的小臉僵在那里——一動也不動，眼睛張開了一小半：要不是他老在那裏輕輕地哼，簡直叫人想到他已經停止了呼吸。奶媽坐在旁邊儘看着他，手裏一把扇子悄悄地趕着蒼蠅。她眼睛紅紅的，似乎在淌着眼淚。

亞姐冷冷地說：

「這個小龍子也真古怪！你哼什麼嘍——哼給你爹爹聽啊？他家裏有的是少爺小姐，還在乎你這個野種哩！」

「呃呃，亞姐！」他這裏偷偷瞟了奶媽一眼。「做什麼呢，做什麼呢？給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嘍！」

那個仍舊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眼睛對着外面的江：

「這個——倒不要緊。奶媽早就曉得你跟我的事：我自己告訴她的。」

遠遠的雲在無形之間移動着，看來竟是對岸的田地裏長出來的。江面雖然有那麼寬，那蕩蕩水可總擠得輪不好過的样子，不耐地閃着盪着：閃着太陽的反光，就像燃着了零碎火藥

屋子一樣。

一些船隻在那上面滑着，總是先看見船殼擦地冒一口白氣，然後才「嗚！」的一聲叫。她把視線守着牠們，跟着牠們移動到老遠老遠。一直到看不見了，她才轉開眼珠子。於是輕輕地歎了一聲。

唐啓昆時不時在瞞着奶媽——看她有什麼表示沒有。那個可一直沒轉過臉來。她一定在心裏鄙視他，替她女主人抱不平。她越不露出一點兒什麼來，他就越覺得她可恨。他認為這女人簡直是在離開他跟亞姐——說不定常在亞姐跟前搗他的鬼。

他索性拿眼睛釘住了她，希望別人偶然會瞥過來——給他一個威脅。可是他等個空。他這就生氣地叫起來：

「扇什麼嘎，你！小籠子是受不住風的！」

一會他又換了一個題目。臉子對着窗子那邊：

「呃，如今小籠子還是吃刁先生的藥吧？」

「唔，」亞姐眼睛還跟着那些船。

「他怎麼說呢，那個刁先生？」二少爺提心吊胆地問。

「刁先生說他先天不足。」



「先天不足，先天不足。……」

男的自言自語着，在細味着這句話的意思。他到小床邊看了看，用手貼貼小龍子的額頭。然後低着腦袋踱到椅子邊，沉思地皺着眉，嗓子放得軟柔柔的：

「先天不足，喚。你懷的時候我就勸你的：吃點個補品罷，吃點個補品罷。你總是……奶媽奶子恐怕也不够。……」

他的心重甸甸的。他覺得他一輩子頂麻煩的事——就是這孩子的病。這叫他們兩個大人都愁眉苦臉的，過日子不舒暢。

「唉，真是個業障！」

爲着要使亞姐快活些，他於是毅然決然吩咐——叫把小龍子這張小床抬到樓下奶媽屋子裏去。他再也不想這孩子，並且還不願意亞姐提到他。一走過樓下——他總是加快了步子，怕他兒子那種蚊子似的哼聲飄到他耳朵裏來：彷彿祇要聽不見，他就可以叫自己相信那孩子是病好了。

「我快快活活玩幾天，」他盤算着。「一個人何必過得太苦呢，何必呢！」

過節那天他喝了好幾杯雄黃酒，用打雞血的動兒吃了許多菜。他告訴亞姐：做人就爲的吃。祇要吃得多，身體當然好。這里拍拍肚子，打了個油鬮兒。可是爲了要證實他那句話，

他又努力吃下了四個豆沙粽子。

「亞姐我說你也要寬寬心才好。明兒個還是天氣好，我們上松鶴樓去罷。……吃的上頭你真要留點神哩。早上叫他們去喊一籠湯包——其實也不費事。你何必這般樣子，看你是！」

每天起來。二少爺親自吩咐——要到前面茶店去定做點心。可是亞姐總吃得很少。

「你到底叫我怎樣嘆，」唐啓昆不高興地問。「開開心多好呢。」

「嗯，開心得很哩！」

他搖搖頭。

「哪哪哪，你看！」

直着眼請發了一會楞，他走到她跟前，屁股貼着桌沿。

「你總怪我沒有好好地照顧你。其實我是——」

亞姐站了起來要到樓下去。他一把摀住了她。

「呃，呃。」

兩雙眼睛互相對着。她好像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似的，神色有點不安，還有點發神發鬼。男的那張臉子拉得格外長，眉毛皺着閃動着：這些忽然逗得她討厭起來。她感到他祇不過想

要暫時相安無事，祇是怕有什麼變扭煞了風景，並不是看見她有什麼苦處——要安慰安慰她。

她臉子通紅，帶着受了委屈的樣子——大聲說：

「我並沒有說你沒照顧我。你待我好極了！——我修九世行還報答不了二少爺哩！我有我的事！——要你假媽媽假媽媽地問什麼哩！」

照例在這個時候——她眼淚大顆大顆地掉了下來。

二少爺心一沉。唉，她又是那句話！於是他拿手絹揩揩臉上的汗，癱了一樣的坐到椅子上。他該怎麼辦呢，他？噯，真該死！其實祇要除開這個，他跟她過得真是算享福的。

他聽見她擤鼻涕，還聽見她像傷了風那樣哈了一口氣。她老是滴溜着這些事，就這麼枯下去，瘦下去。現在他簡直不敢看她，似乎一見了她那付可憐巴巴的臉相——馬上就會證實了他犯的罪。他痛心地嘟囔着：

「真不得了，真不得了！……」

一種又悔恨又慚愧的感覺逗得他萬分難受。他恨不得跑到亞姐跟前抱着她，跟她講着好話，然後把這里的家整個兒搬到對江去。假若她就是他的二少奶奶，讓她在城裏好好地做人。

他一輩子巴望的就是這個。她待他這麼好，她自己肯這麼熬着日子，祇是爲的這個。她一心想着他從前那句話；他隨她回去祇能算她是個小的，等二少奶奶死了這才輪得到她。

「我怎麼要說得那樣硬掙呢？」他問自己。

可是事情越來越明白：他騙了她。於是他心一軟，皮膚輕輕地發一陣緊，跟他看見醫生替小龍子擠着膿血的時候——一樣的感覺。

「怎麼我儘朝這塊想的嘎？」他在肚子裏埋怨着自己。一個人總該想得遠點個：老這麼自怨自艾的算什麼呢。這里他可放起胆來抬起了眼睛——直對着亞姐，連她視線跟他的碰着了，他也不移開。他偏不在乎！——老實說，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抱愧的地方！——「哪個叫她這樣一個出身的？——怪人麼！」

站起了身，挺得直直的，他又在心裏加了一句——

「活該，活該！」

他唐啓昆還得在社會上做人哩：他不能叫她壞了他的名譽。直到現在他還對親戚本家們把這件事瞞得緊緊的。祇要漏了點兒風聲，別人就得臭他——

「唐家二少爺還說是個孝子哩，還說是個道德君子哩！哼，他倒在省城裏發了個雌頭——窩子裏的貨！還養了一個兒子！」

於是大家都得瞧他不起，連華老伯也會擺出一付冷笑的臉孔——好像祇有他姓華的才可以對兩個小老婆，別人打個小公館就是犯了罪的！

唐啓昆覺着胸脯那里緊得透不過氣來。他認爲還是他太挺了的緣故：脯胸肉全都翻住了。

「嘖，不好過！」——胸部縮了進去，還用手摸了摸。他想到他從前做錯了點兒：應當一開頭——他就把她當姨太太接回家的，他在家裏也就不會那麼孤單，不會那麼感到他的世界一天天小下去。然而現在——嘩，糟糕！跟她住了三四年，還什麼名稱都沒有：照上海話說來，那簡直是：軋姘頭！

他張了嘴哈一口氣：

「那不能，那不能！」

窗外流進一股涼氣，夾着刺鼻子的煤烟味兒。街上有什麼車子走過，鉄輪子匡郎匡郎的，震得樓子發了一陣抖。

一聽見亞姐在喚着他，他彷彿給提醒了一件什麼事，那種悲天憫人式的心情又翻了上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換到了她身邊，用着連自己也不大相信的神氣說：

「這個——這個——你看——往後再別這樣，好不好？」

接着他頓着嗓子——很快地往下說着，免得她插嘴來問他那些回答不出的話。他現在做人的頂大責任就是叫她平下氣來，叫她別滴溜她兩母子身份名義的事。他拿出他向來對付女人的那種經驗——主張明天他們暢暢快快玩一天，晚上弄點菜吃吃。這裏他捺了摸她的肩膀，抱歉地歎了一聲：

「唉，你這件衣裳簡直不行。夏衣你一定要添點個：明兒個我們扯點料子來罷。還有手錶——這也是少不得的。你那隻方的已經舊了。」

他跟她上街去，在那些店裏指指點點的。他提防着瞧着四面，接着很快地溜進店裏，然後悄悄地打玻璃櫃張望出去。

「這個人好像是錢祝三……」

打這家走了出來，又踱進木器店。唐啓昆像店夥那樣跨着這些東西的玲瓏樣子，熱烈地說明着：

「這個是抽香烟用的。嗯，不壞哩……買一架啊？」

什麼東西都買妥貼之後，男的還不願意回家。他一想到他們要走過奶媽房門口，他全身就發一陣緊。那里簡直是不吉利的地方：會一下子把他的快活打得粉碎，叫他心底裏忽然橫出一片陰影來。

他拚命擺出付閒散的派頭——點了一支烟。用種滿不在乎的口氣提議：

「早得很哩。我們到健民家裏去坐下罷。」

女的可掀着嘴脣，彷彿牙齒突了出來叫上唇包不住似的。

「我要家去，」她說。

「怎麼呢？」

「我要看小龍子。」

唐啓昆打了個寒慄。

「唉，其實——其實——小龍子的病不礙事。哪個孩子沒得點病的嘍：這是常事嘛，這是。」

「我不放心：這是我兒子。」

她瞧也沒瞧他一眼就往前走。她背有點駝，看來顯得是個正派人家的小姐，沒時下的女人那付挺胸突肚的怪樣子。鬍子細細的——在綢袍子的岔口上露了出來。唉，瘦多了。不過身段倒反比以前小巧：叫他又覺得可憐，又覺得可愛。

忽然——他心頭怔忡了一下：她這背影竟有點像那一個，那個俏皮的小鳳子。……街上一些人在瞞着他。還有一位女太太索性放慢了步子，拿全付精神來打量他，又打量

一下亞姐。這些人似乎有點認識他，眼睛閃呀閃的好像是說——

「噢，這個唐家二少爺！——跟一個什麼女人嘍！她還在大街上生氣丟他的臉哩！」

二少爺把臉一糊，搶上了兩步。

「嗨，你又來了！」他莊嚴地說着，瞟了旁邊一眼。「何苦嘅，你！家裏有的是奶媽老媽子，何必你自己去照應呢？」

他緊跟着她，拿手絹揩揩臉：

「那就——那就——喊車子罷。」

那個可一點不管他丟不丟臉子，一個勁兒埋怨着：

「你這個人不曉得怎幹的！就是你自已也有事請嘍：李金生不是要來算賬哩麼。……沒得魂一樣，一天到晚！——快活得很哩！」

「李金生——李金生——」他臉有點發熱，想不出一句合式的話，「哼，那個那個——沒得關係！」

「噯，讓人跑一趟空腿！」

「到了家——男的就往沙發上一倒。」

「來人！——打個手巾把子來！……李金生呢，李金生呢？……該死的東西！怎麼他還



沒有來！……去喊他！」

亞姐帶着要打架的勁兒衝上了樓：

「嗯，嗯！自己心裏不高興了——就喊李金生發脾氣，是吧！」

她那漿得厚厚的衣領全給解了扣子，領子可還挺着，彷彿那道領子還有力量把她撐起來似的。江風在屋子裏灌着，吹得她睜上了眼睛，頭髮飄呀飄的：跟她半夜裏醒過來那種磕睡勁兒一樣，叫他老實想一把攙住她。

「哪里呢！」他吃力地笑。「就這個樣子沒得出息呀，你看我？」

對她盯了好一會，他把她一摺——讓她坐在他腿上。可是她害怕什麼似的趕緊起了身。他感到意外失敗一樣的楞了一下。接着他爲了要岔開這種不高興感覺，他正經着臉色把剛才的話補起來：

「你曉得吧：心裏有事就不得定神。真的，有很多話要關付李金生哩。到現在他還不來，人家着不着急嘍！……小連，小連！——有人去喊李金生啦？……」

女的咬着扇子的邊，又看江上一艘船——眼珠子跟着牠移動着。等到瞧不見了，她還往洋台那里進一步，追去着過視線去。隨後她歎了一口氣。

「唉，小龍子索性死了倒也乾淨！」

「瞎說！」唐啓昆害怕地叫，對她睜大着眼睛。

她似乎要叫人原諒她剛才說錯了話，臉上那種緊張勁兒全給放鬆下來。手裏扇子輕輕扇着，並且偎到二少爺身旁邊——叫他沾點兒風。一面用左手在他腦頂摸索着，把他的白頭髮一根根找出來。

二少爺閉上眼睛，帶七成鼻音小聲哼着：

「唉，我祇有在這塊——才過得住幾天清閒日子。」

## 十八

雖然李金生算得上是個唐二少爺的親信人，可是他有許多地方——二少爺還懂不透。

他是個快活傢伙，年紀還不過三十歲，有點儂氣，可是做事倒仔細，他對二少爺有時候很恭敬，很知道上下，有時候可大模大樣的滿不買賬。據他自己說：他從小就是個孤兒，上過學，當過學徒，過過許多苦日子。談着這一套的時候他把嗓子格外放得高，話也來得很流利，彷彿這些竟是很光榮似的！

「我家裏一個人沒得。我連爹爹媽媽的照片都沒有看見過。」

祇有一個叔叔——在南洋什麼地方做買賣：這地名二少爺老是記不住。一談起天來，二少爺照例皺着眉問：

「你叔叔在什麼——什麼坡？新嘉坡啊？」

「不是，」那個口齒很清淨地答，眼睛裏流着光。「是吉隆坡。」

亞姐盯着牆上那幀洋畫——打一個五金店裏連鏡框買來的：那上面天色跟水色都藍得發亮，一男一女坐在岸邊的棧子上，瞧着水裏幾隻雪白的鷗。她瞅了李金生一眼，用種瞇瞇樣

的聲音問：

「那塊中國人多啊？」

「多。做買賣的差不多全是中國人。」

二少爺衝着她笑了笑，五成是開玩笑，五成是獎勵她有學問的樣子：

「喲，你還曉得那塊不是中國地方末。」

「這是我告訴她的，」李金生插嘴。

女的胸脯深深地起伏了一下，於是發出許多問話來：

「這塊去要多少日子呢？是到上海坐船吧？船上的茶房可有中國人啊？……」

這真是些孩子氣的話！二少爺還就稍微把臉子仰起點兒，一個勁兒抽他的烟。李金生那付傻相倒很好玩，亞姐一看見他就又恢復了她以前那種活氣，用些不落邊際的問題來撩天了。

「無聊！」二爺爺又討厭又得意地想。「人家談正經事——他們倒……」

可是他沒打斷他們的。爲得要叫亞姐放快活些，他讓他們去扯山海經。並且他一想到他特別人這麼關切，他隱隱地感到一點驕傲。

那兩個聲音漸漸放低了，好像怕他嫌他們孩子氣。李金生有時候還瞟他一眼。祇有亞姐

一直盯定了對面的臉，簡直不知道屋子裏還有第三個人。他們談着海，談着船上的一些規矩。要照李金生這麼付模樣——在那艘大輪船上大概不會給人見笑的。他一點也看不出是個生意人：臉紅紅的，頭髮刷得亮亮的，一套白帆布學生裝穿得筆挺，叫人想到他是一個什麼學堂裏的脚色。

二少爺不高興地瞅了他一眼：哼，裝模作樣！

現在李金生可在報告着他叔叔的事：

「他第一次上船，那些外國派頭把他弄昏了。吃的是西餐，喝的是葡萄酒。他拿起刀來斫一塊牛肉往嘴裏送——下巴上拉破了一條這樣深的，血直淌。……」

紅了臉的亞姐就格格地笑了起來。

「奶奶，奶奶！」——忽然奶媽在樓下叫。「你來看看小龍子！」

這裏的聲音就陡然給切斷了。屋子裏所有的東西也一下子變了顏色，好像落下了一塊厚厚的黑雲。亞姐的臉色給凍得發黯。

她一轉身就奔下了樓。

唐啓昆預感到有什麼禍事，而這禍事似乎是李金生招致來的，他很命橫了他一眼。可是亞姐尖叫起來：

「喂，喂！快來！小龍子身上滾燙！」

兩個男子差不多是同時衝下樓的。

「莫慌莫慌！」二少爺嚷着。一面用手貼貼小龍子的額頭，又試試自己的。

空氣緊得要把屋子都爆破的樣子。他像個醫生那麼俯下去聽着那孩子，感到鼻子嘴都給堵住了。接着鼻尖上上一陣刺痛。他用種異樣的嗓子叫，聲音喘得打顫：

「趕快接郎中來！趕快，李金生！」

亞姐輕輕地叫：

「小龍子，小龍子！——媽在你旁邊哩。……」

然後她跟奶媽都靜靜地淌着眼淚：這沉默裏面多少總帶着點兒埋怨。

二少爺覺得他身子沒有地方站：他不知道要怎麼才好。地板上似乎有一根根的釘在頂着。可是坐下也不合式，好像屁股一頓下去就得有禍害。手心裏直淌着汗，輕輕的連要再摸小龍子一下都沒有這個力氣。

他恨不得跳着跑出這個地方。他恨不得嚷着哭一場，讓他的悲哀，講她的委屈——那一齊發洩出來。

「李金生，李金生！」他嚷。「等下子！等下子！我還有話跟他談……」

一披上那件秋羅長衫就往外跑，一面命令：

「叫小連去請刁先生！——快去！」

於是他跟李金生走在馬路上了。

兩個人都不開口，祇聽着步子踏在沙石馬路上簌簌地響。他們都感到重甸甸的，話給壓得說不出來。李金生驚異地看了二少爺，好像問他有什麼話跟他商量。那個的視線雖然被李金生接觸，可是已經感到了。他似乎給戳破了心事的樣子，悻悻地在肚子裏罵了一句——

「混蛋！」

他們走進了茶店裏，李金生道才沉思地說：

「小龍子怕不會好了。」

「什麼！」二少爺冒了火。「你這個人！……說話要留神點個！」

那個滿不在乎地坐下來。瞧着他微笑着。

「二先生你真是！真話你總是不相信的：我說的的確是老實話。」

「不談了罷，」唐啓昆噓了一口氣，心裏感到人世很淒涼似的。「我煩得很。……小龍子不過是害的火瘡。……錢倒是要花幾個的。……呃，你——無論如何——這個幾天你要添兩百塊錢來。……」

「沒有。」

聽着李金生抱歉地搖着頭，還畏怯地看看他，他眼睛瞪大起來了，頸子一挺：

「被有？什麼話！」

他取下平光眼鏡來擦，又帶了上去。他覺得心頭已經暢快了些，不過他還得趁勢發作一下。

「你到底怎樣在那塊管事的呢，你！你要明白我跟你是一個什麼關係。你不過是公司的老管事，我們看你是個熟手，把公司盤過來之後就仍舊許你幹下去。那麼你就要好好地幹呀，怎麼要這麼點個錢就沒有？我有七成股子哩，公司裏。我可以問你要這個錢！」

「二先生你聽我說……」

「我不管！」

李金生搖搖頭，笑小孩子不懂事似地笑了一下。直等到那個平靜了點兒，這才正經肅臉子，提高點嗓子告訴別人辦不到。

「二先生你已經提斷空了；這樣弄下去大家祇好丟手。現在車胎真貴，修工也貴。還有現在的車夫……」

「我不懂，我不懂！」二少爺煩燥地擺着手。「你不要跟我談這一套，我不懂！」



可是那個把臉纏着：

「我說是要說的！」

他報告着橡皮的行情，報告着同行出租的數目。他一本正經地挺着腰，說進出得很快，可是字音很清楚。看這勁兒彷彿他是拿這些當做至理名言來教訓別人的。至於公司裏的收入呢——比以前要少三成。……

這里唐啓昆打斷了他：

「好了好了！跟我報什麼眼呢！……你要曉得——你跟我家裏管田的一樣身分：我祇包在你們身上，我不管。我哪塊有工夫來煩神——來管這點個小事的嘍，你替我想想！」

「不是的，」那張紅潤的臉上閃了一下微笑。「這是個特別情形。」

李金生抹一抹雪亮的頭髮，又告訴他同行的新議案：車子的租錢都減低了。省城裏的車夫都嫌八角租錢吃不消，鬧過一次事的。

漸漸的——二少爺臉子給拉長起來：

「怎麼我們要依那些車夫的嘍？」

「不依不行，」那個很不要緊的樣子。「你不減租——他們不拉。」

「不拉就不拉！不拉——還是他們自己餓肚子，活該！」

李金生看不起地撇了他一眼，淡淡地笑着：

「話是不錯。不過他們大家一天不拉——公司裏就一天開銷不出。一個城裏大家沒有車子坐也不行。二先生上了碼頭到公館去——這麼一點點路你也要喊黃包車哩，他們不拉怎麼行！」

「他還是跟我說正經話，還是跟我鬥幌子嗎？」二少爺想。

「該死！簡直是混蛋！」他咬着牙，叫人摸不準他罵的到底是誰。端起茶杯來——還沒到嘴邊就又往桌上一頓。「混蛋！」

這些事他可不得不去注意。公司雖然給人管着，他自己可究竟是真的主人。他覺得他受了侮辱，這回。他使勁聽着李金生，眼睜睜得吃力起來，似乎對方那個犯了大罪。這可真叫他想不到——怎麼他自己公司的價錢要任聽別人來支配。這個姓李的到底替他管了些什麼事呢！

他平素向來誇李金生辦事精明，現在他可發了脾氣：

「什麼精明！簡直糊塗到了萬分！」

然而他沒吐出聲音來：對着李金生那付天不怕地不怕滿不在乎的勁兒，他肚子裏的話給封住了。

兩雙眼睛要打架似的對了會兒，二老爺退縮地移開了視線。接着又偷瞟了對方一眼。

「怎麼辦呢？」他自言自語地說。「唉，你到底人情世故不大懂。我那位管田先生那就——唔，那個得多。佃戶都伏伏貼貼的不敢動一動；管田先生處處留意。這是爲的東家，也爲的自己。那些人——那些人——我是曉得的，天生的不知好歹，客氣還當是福氣哩。」

隨後他讓聲調放得更柔順些，把臉子湊過去：

「你要替我想哩：我實在要錢用。」

那個仍舊搖他的頭：不行。二先生已往擄了空子，公司不單是發展不了，還是勉強對付的。

「那麼……那麼……」二先生莫明其妙地有點怕那位經紀人，舌子發了僵。老半天他才吹出了他的意思：他向來把李金生當做親信人待的。往後他還打算給點好處。他知道他祇能派到七成利息。可是那位跟他合股的王健民——正是他北京的老同學。這倒很容易說話。

「這樣子罷：你告訴健民沒得錢。攤給他的三成——你先挪給我用下子，怎樣？」

瞧着那個在想，他又加了一句：

「我曉得你的景況，你不妨也攤幾個：我讓給你——讓給你——三股裏面一股。……」

這次到底算是有了個結果：「讓我划算一下看」——這就是李金生對東家的答話。

「讓我划算一下看！——這是什麼話！他把我當什麼人！」

他到王健民家裏打了十二圈牌，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家。他提心吊胆地進了後門，生怕聽到什麼不幸的聲音。他總感覺得小龍子的病是有一個來由的，彷彿是什麼東西作了祟。這件事說不定跟李金生有點關係。

「怎麼下手的呢？李金生怎麼下手的呢？」

腦子裏昏昏地想着，一面還聽見麻將敲在桌上的聲音。一會兒突然醒了似地一震，於是又去追究——剛才他自己的想法的是些什麼事。

「唉，不得了，這小龍子！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

到了奶媽房門口——他小聲兒問：

「怎麼樣？」

「郎中說不要緊，」奶媽搶着答。

他眼睛一亮，叫道：

「好嘛，好嘛。我說的不要緊嘛。你看，你看：郎中也這個樣子說。你們總是虛里虛裡的，一點個事就嚇得要死。」

這麼着他就踏着很響步子上樓去。

可是他在家裏坐不住。他簡直不敢邀亞姐出去，她祇一天到晚在樓下看守那個孩子，好像她自以為鎮壓得住龐崇似的。他歎着氣。他玩了會骨牌又使勁一推。他很命地在屋子裏踱着步子，要拿這響聲來叫別人知道樓上還獄着一位家主。

「真該死！嗨，他到省城裏來——專門爲的找悶受麼！」

他溜了出去。每天總是蹣跚蹣跚地走出後門的，好像生怕有誰會追他回來。他去找他那些朋友打牌，開旅館假在姑娘懷裏。他們都知道唐老二的祕密：認識亞姐，也明白小龍子害的是什麼病。

「老唐，你那個孩子好了點沒有？」

「大夫說不要緊。本來是！女人家胆子小，大驚小怪的。其實算得什麼病哩。」

說了掃大家一眼——看看別人的臉色。於是再也不談這件事，彷彿怕人提起他什麼缺點似的。有時候念頭一觸到那上面，他五臟什麼的就一盪。並且還莫明其妙聯想到李金生——呢過小龍子會死的那個傢伙。

「混蛋！」他嘴脣動了動，嚥一下他身旁那位姑娘——怕她聽見了什麼。他祇要一想到他跟李金生還得有一件事要結實交涉一下，他就覺得身子給什麼傢伙壓住了，連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有點怕那小夥子，還是喪心廢氣的事。

他想：李金生怎麼要天天到他家裏去呢？真是該死！——他想要離開他唐二先生麼？哼，他算是照拂小龍子。他竟像做了什麼鬼把戲——如今想來贖罪似的：

那天晚上坐在車上搖幌着，打着瞌兒，帶着很滿意的神色回了家。剛一跨進後門，突然——他被誰一撞，差點兒沒蹣下地。

「哪個！」他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

對面那個站住了。廚房裏的燈光照到了他臉上，顯得很慌亂，可又有點沉重。

怎麼！李金生！——

「小龍子——小龍子！……」

李金生沒有說完就奔出去了。

媽媽房裏——大家都圍着那張小床。女人們抽噎着。亞姐腫着臉，全身顫抖地抖動着，彷彿被她自己的哭聲鞭打了似的。

一發見唐啓昆進了門，她猛地跳了起來——往他跟前一撲。她扭着他的衣領，用拳頭按命地在胸脯捶着，嚷着嗓子喊：

「我跟你拚命！我跟你拚命！……死沒良心的畜生！我跟你拚！我！我！……」

## 十九

他們把小籠子葬掉之後，亞姐簡直發了什麼病的樣子，十幾天都沒好好地吃一頓飯。她坐在窗口那個老位子上，一聲也不響，眼睛空洞地望着外面，好像在老遠地想了開去，又好像什麼都沒想。

「亞姐你何苦呢。孩子反正已經死了，他是……」

「你自然不要緊！——他又不是你的兒子！」

她不塗口紅，也不擦粉，顴骨上面幾點雀斑很分明地顯現出來。嘴唇肉瘦得縮了進去，輕輕地露出了牙齒：打這里常常流出些沒有聲音的話，二少爺就是聽不見可也感得到的。

男的偷偷地瞟她一眼，在肚子裏回答了她：

「何必呢！何必拿我來出氣呢！」

天剛剛下過一陣雨，涼得很舒服。太陽打破雲裏擠出來，把大地蒸出了水汽——帶着一股很濃的泥土味兒。

二少爺吸吸鼻子，歎了一口氣。

「想不到他會死。……命裏不招。……」

那個可狠命地橫了他一眼。她討厭他那種癢不癢痛不痛的腔調。可是別人一沉默下來，她就簡直想要蹦起來把他揍一頓。這孩子分明是害在他手裏；他巴不得他死！

可是她還那麼坐着不動。隱隱約約彷彿聽見有微弱的哼聲。她側着臉注意了會兒，給誰備追着一樣的叫她想下樓去看看，一下子可又清醒過來了。好像她身子突然搬到另外一個地方似的，祇有那些嘈雜的響聲叫聲刺着她的耳膜。

「去了，去了，」她嘴唇吃力地掀動一下。心臟上彷彿給狠狠地戳了一刀。

她不知道她該怎麼辦。似乎她祇有跌坐在這張椅子上，等到她想好了第二步的辦法才可以起身。

唉，她祇想要做一個好好的人。什麼苦她都吃得來，什麼磨難她都熬得住，祇要人家承認她是正派人家的太太。這一年她拿全付精力放在小龍子身上：這孩子雖然那麼小，可是能替她奠定她在唐家的地位名份。

奶媽就跟她談過：

「奶奶你真要防防二少爺哩。他有了你——他還是在外面吃花酒賭錢，跟你沒得個恩



愛。」

「我也曉得，」她爽直地微笑一下。她倒不在乎什麼恩愛不恩愛，她祇要有人幫她說出從前那種日子，讓她在正派的世界裏露露臉。

「我是做夢……」她痛苦地想。

隨後她拼命鎮定着自己，抬起那雙發紅的眼睛瞟着二少爺：

「喂，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她聲音發緊，牙齒咬齧不叫輪打顫，儼受了寒的樣子：

「我們這個樣子到底算什麼呢？你老實告訴我——你打算怎麼樣。這塊地方我真住膩了，我真討厭死了，我實在熬不下去！我們算什麼，到底？要儘是這樣不三不四的，我當初怎幹要跟着你來——跟着你來——這個樣子！」

「噴嚏，你真是！」

亞姐可反復着她那句話：

「你老實告訴我：你到底怎樣打算，你到底怎樣打算！」

看來她倒還平靜，好像已經決定了什麼別的大計劃，不過還要把這件事談幾句告一個段落。二少爺索性等了會兒才開口，他相信再稍為過些時候就會跟平素一樣——大家快快活活

過日子的。

這些談過不止二十遍。今天這回也並不見得比往常難對付些。

「你總當我虧待了你，」他說。「我其實——唉，我真不曉得要怎麼說才好！我沒得一天不想着你，想着小龍子。嗨，你不曉得。有許多事——我辛辛苦苦——我就是爲的你。不過我不好寫信給你，那塊的人要是一曉得我寫信給你——我——我——當然要瞞住他們點個。……」

那突然個爆發了什麼似的，兩拳頭緊得發抖，往他跟前衝進了一步。

「好啊，好啊！——瞞着他們！」她尖叫，咬出了牙齒。「噫，我丟了你的醜！我曉得的：我不是人，祇有你是人！」

樓梯上響起了脚步声，越來越急促，越來越急促，於是門口白影子一幌——李金生進來了。他仍舊頭髮刷得光光的，衣裳穿得筆挺，並且有禮貌地取下那頂草帽，想要明白是怎麼回事地看看這邊。

真不巧！——他就偏偏要在這個當口闖進來！

二少爺努力裝出沒在乎的樣子，帶種開導小孩子的派頭對亞姐擺着手：

「呃呢！……噴，何必呢。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那個女的可不管這一套，祇是顧自己流水似地瀉出來：

「我見不得人！我該死！我活該轉起來——不三不四的藏在這塊！好讓你做孝子，做好人，叫大家把你當孔夫子看……」

「我幾時叫人當我孔夫子看的嘎，」他輕輕分辯着。

「你這沒良心的傢伙！畜生！……你當初跟我怎麼說的，你當初怎麼跟我說的！——我問你！——你沒得一句話算得數的！你沒得一句人話！你還張嘴，你還張嘴——兔子屁眼還比你值錢點個！……」

「什麼話，什麼話！——難聽不難聽嘎！」

「呼，難聽，你要面子！——我偏敞開來說！你去做好人，你去做好人！我要在江南江北貼你的招子——叫大家曉得曉得你是一注什麼貨！……」

唐啓昆僵了一樣站在那裡，腮巴肉抽動着。那雙眼睛——不知道是因為取了眼鏡還是因為疲倦，顯得沒有神。他提起腳來要退一步，可是又不敢。他覺得李金生正用種看熟練的動兒站在旁邊，嘴角上還輕輕巧巧的閃着微笑。

他猛地掉過臉去：

「你來做什麼，你！」

那個剛一發楞，他又吼起來：

「錢呢，錢呢？——你答允我的錢呢，喂？」

「撥不出。」

「你這個混蛋！你這個混蛋！」發白的嘴唇中間濺出了白沫。腳在樓板上頓着。「你想不想幹了，你！你簡直——你簡直——喂！……混蛋！也不想吃的什麼飯！——這不識抬舉的傢伙！」

李金生用鼻孔笑了一聲。在這麼個局面裏面——李金生竟好像有什麼壯了他的胆量似的！——

「二先生說話也要留神一點！我是你們硬留下來的，哪個王八蛋才高興吃這一碗飯！不過我幹一天就憑良心幹一天，叫我鬼鬼祟祟騙朋友——我不來！」

這里插進了亞姐的喊聲：

「李先生你不要睬他！跟他講什麼！——他是個畜生！」

外面輪船「嗚！」的一叫，二少爺覺得這聲音竟成了個看得見的東西——打洋台上射進來，往他心坎裏穿過去。碼頭上的車輪也震得屋子打起顫來，彷彿怕有什麼禍害似的。他可巴不得牠一下子塌下來，把大家在這下面壓死——連他自己也在內。

可是他祇苦笑着：

「呃，莫吵莫吵。我跟他談正經事。」

於是他結里結巴解釋一番。他叫別人相信——他祇是爲了要錢用。邊說邊囁囁亞姐，舌子越來越不靈活。他簡直有點害怕，好像他的隱事全盤給抓在李金生手裏一樣。末了他竟待朋友那麼——表示他沒有什麼地方不相信對方。審錢的話——彷彿就了一種忌諱，會重新編致出什麼禍事來的，他再不提起了。

這種胆怯的勁兒叫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並且不安心。

「呸，他想卡住我！——他憑的哪門子嘍！」

他怪他自己不該這麼輕信那個姓李的。他拚命追肥一下，看曾經把什麼事告訴了別人沒有。可是想不上來。可是這屋子，這亞姐，這李金生——叫他心裏閃出了那種特別的溫情，那種模里模糊可又甜蜜蜜的溫情。這正跟做過的夢一樣：醒了之後偶然會觸動一下，不過夢境已經記不清楚，就祇剩下這一點點朦朧的感覺了。

從前他在這省城裏過的快活日子，簡直成了前一輩子的事。

「他們都變了，」他對自己說。身子已經走到街上，許多黃包車都圍着他，可是他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

亞姐簡直像有個鬼怪附在她身上。李金生也離開了他，那個叛徒。他向來——祇有在這里才感得到家庭的樂趣，才能够得到人類應該有的溫存，才有個真正親信人跟他商量一切事情。……

這些情景現在可忽然結成了糊塗的一團，漸漸變了顏色。然後一下子轉動起來，就什麼都瞧不見了。

他頭腦子一陣暈，幾乎站腳不穩。

「車子！車子！」

一坐了上去——就帶着要嘔吐的臉色往前面亂指着：

「快拖！快拖！快！那塊！那塊！……」

這天他又找王健民他們去玩。直到半夜兩點鐘才回家。這座樓房成了個冰窖，一走進就有股冷氣侵着他的脊背。四面都聽得不像是人住的屋子，幾乎連自己的存在都有點懷疑起來。

「明兒個就過江家去罷！」

他悶悶地抽了一口氣。一會兒他又覺得這個打算未免太對不起人。

「沒有睡着啊？」他走到床前，隔着帳子溫柔地問。

躺著的那個一直不動，熬着肚子疼似地把身子縮着。她眼睛張開了一半，呆登登地瞧着  
枕角上繡着的玫瑰花。可是那個男子一走近，她馬上閉了眼睛。

唐啓昆要引她說幾句話，他去關上了窗子，把陽台門也封得嚴嚴的；亞姐向來愛講求什  
麼新鮮空氣，現在她也許會起來干涉。可是她仍舊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好像沒有看見他。

男的點起一支煙，聽着牆上自己的影子，覺得他自己可憐起來。

「唉，她真的變了，真的變了。」

這麼着算什麼嘍，她連睬都不睬他，聽都不聽他一眼。人家有什麼對她不起呢——她把  
這世界攪成這麼冷冰冰的樣子！他把煙往痰盂裏一扔，接着又嫌兩隻手空着太無聊，重新又  
拿起一支煙來。身上雖然在冒着汗，他可常常有要打寒噤似的感覺。

噯，他寧可讓她吵一場，讓她拍着床沿臭罵他一頓，把什麼話都罵出來也不要緊。這麼  
滋潤着不理會他——他就簡直疑心他自己不是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了。

於是他想了一想前幾年的勁兒。他心一軟，好像看見了什麼怪悲慘的情景一樣。現在他  
忽然有一個怪念頭在他肚子裏發燙；他覺得他騙了亞姐，對亞姐不起。這種熱辣辣的念頭竟  
燒得他血管都發漲，彷彿有種什麼力量逼着他要去犧牲自己——去到她那裏贖罪。

他拿着煙的那隻手可冰冷的，並且打着顫。心狂跳着，似乎正要去做什麼大險。他老實

想要倚過去——一下子掀開帳子，抱着她哭一會，叫她原諒他。便叫她受了苦。他祇有她這麼一個親人，可是他一連波對她說過一句真話，全談不上什麼戀愛。他這回該把他什麼打算都丟掉，什麼閒言閒語都不管——拿這苦若難來贖他自己的罪。他得跪在她面前發誓：

「我跟你家去，我跟你家去！……我們祭祖宗，請酒，放爆竹……你是我的妻妻。……我要是說了話不算數——叫天雷劈死我！……」

他尷尬地站在那裏，動都不敢動。他覺得自己是站在個很高的崖邊——一個不留神就會墜下去。他用熬着痛的臉色抽了一口煙，好險怕他會打傷他的肺，可是他又不抽。

「跟她商量一下子。……以後呢？」

以後他看見許多熟臉孔，不過模模糊糊——辨不出哪一張是誰的。他們在咕咕刮刮談着他。

「原來唐老二是這麼一個荒唐鬼！」

像他這麼一個男子漢——怎麼要攪上那麼一個女人呢？他該在好好的人家裏討一個填房，讓他自己得一筆很像樣的陪嫁。女家頂好是個新發戶，沒得什麼田，祇拿得出現洋：譬如說——萬把塊錢！並且舅老爺還可以替他找一個好位置。

唐老二坐下又站起身，使勁把手裏烟一摔：



「我不能讓小鴨子欺誤我！我不能！她是什麼東西！——我該派對她的好啊？該死！」

就這麼着，他重新裝出了一付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冷冷的對誰也不言語，連李金生跟他說話——他也不怎麼理會。對亞姐呢頂多不過瞞一下她的臉色，於是戴着帽子走了出去。彷彿他祇要他一冷淡得比亞姐還厲害，就表示是他勝利似的。

他天天跟那些老朋友在外面混，一面想着要拿怎麼一個理由來才可以過江回家去。

「怎麼跟她說法子呢？」——要沒個藉口就走，他覺得總不應該。

哼，丁壽松這傢伙簡直不行！到如今還沒個信來。

他在人行道上走着。後面有兩輛空車子跟着他，跟他談着價錢。他腦子裏亂七八糟的：似乎亞姐跟李金生都在對他吵着什麼，大嫂也哭哭啼啼地說他欺凌她孤兒寡婦。一會兒又聽見大太太和五二子在搗着鬼，不懷好意地對他瞞着。如今他簡直不能算是有兒女的人：家裏那位大少爺一天到晚不跟他見面，祇到小校場去聽說書，在路上看壁報，遇見他的時候祇冷冷地瞧他一眼，好像一個路人在看着他家裏出了點什麼熱鬧，說不定竟是有點幸災樂禍。

「小龍子好好的怎麼要死掉呢？」他喃喃地說。「爲什麼呢？——我連一個兒子也容不得！」

後面那個車夫可還在那裏哇哇哇。他煩躁得直吼：

「滾！」

「二百錢我拉去。」

二少爺猛站住，抽風似地擊着拳頭：

「拉你媽的屎！走到了這塊還要二百文！你們這種——你們這種——該死的東西！該殺該斫的東西！你們處處想卡住我做！……你們你們！——混蛋！」

街上走着的一些人擁了過來，唐啓昆這才走開去。全身軟軟的沒一點勁兒，什麼地方在那里隱隱地發痛。兩隻腳載不住自己的體重，腳板給壓得發起溼來。有了凍瘡似的感覺。他放慢步子，長長地嘔了一口氣。

到哪里去呢？他覺得他的路越走越短了。前面似乎有什麼擋着。可是他又不知道這擋着的是什麼東西。

「流年真不好。……」

隨後他在肚子裏卜着卦：如今他到王健民家裏去——要是那位老同學沒出去，那他唐啓昆的一切都會變得順利起來。

他輕鬆了點兒。這時候不過中午一點鐘，他一吃了早飯就溜了出來的。王健民起床總比

他遲得多。於是他帶種瀟灑派頭把兩條膀子甩開了些，加長了步子。他走過那家長江大旅館門口的時候竟挺起了肚子，因為店裏的人都認識他。

「二老爺，」站在門口的一個茶房叫。「不進來坐下子？」

可是忽然有個什麼東西掉到了他頭上。

茶房往樓窗口瞅了一眼，很巴結地笑着：

「三老爺招呼你老人家哩。」

什麼？——三老爺？唐啓昆嚇了一跳。

真的！正是三老爺，那位丁文侯了三老爺！——就在窗口笑嘻嘻地瞧着他，右手搭在一個女人的肩膀上，嘴裏在嚼着什麼東西。

「來我這塊坐坐，唐老二！來！」

「該死的東西！」唐老二在肚子裏罵。

到底他還是走了進去。他彷彿不屑去看那個女的，祇是嚴正地直盯着那扇門，作股正經地坐着。連丁文侯那付嬉皮笑臉的勁兒都動搖不了他。

那位三老爺大概才起床，赤着腳蹬着一雙拖鞋，小紡的短褂子有幾顆扣子還鬆着。

「唐老二你要請客才行哩。正好我還沒吃中飯。你不請我就不得了，我告訴你。我曉得

你的事情：你在這塊養了個罐的。」

「哪里！哪里！」

「嚇，你還要瞞我！——南京的小鴨子。……」

於是大笑起來。那個女的可愛笑不笑地打量着唐啓昆，那勁兒就好像城裏人看見鄉下人做了什麼傻把戲。

半點鐘之後，唐啓昆給了文侯搭到了迎江樓。那個出主意叫了許多菜，看來他不是爲的要吃，祇是叫他唐老二多破費點兒。

「這不算什麼，」唐啓昆一面跟他們走出館子，一面放心地對自己說。他還可以打那個丁家多撈些回來，在他們芳姑太太身上，甚至於在侃大爺身上。說不定他們家裏另外一個人還能夠帶一筆整的給他，整的！

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別人遺走了女的，再拖他回旅館去的時候——他竟不大掙扎。他不在乎。

「今兒個吃得真痛快，」丁文侯抽着烟，打了個隔兒。「不過我嘗得很，我要沒得一百塊簡直不能夠移動。唐老二你該代我想法子。」

唐老二擦燃了洋火，手停在半路上，對那個搖搖頭。他點着了烟抽一口，正要空着嘴來

說話，文侯三爺可一下子站了起來，猛的闖上了房門。

「我老實告訴你！」他身子抵着門，一雙發紅的眼睛對唐啓昆瞪着。「你不代我辦到可不行。……一百——少一文我不要！不說別的，我祇跟你算算賬——看你騙了我家芳姑太太多少錢！……」

唐老二傻瞧着他。

那個似乎早就預備好了的樣子，流水那麼嘩嘩地往下說着。

「你們唐家裏不會沒得錢。你們是了不起的世家，你們祖宗老子做官做府，還做買賣，撈呀騙的都來……你不給——我跟你鬧個尸山血海！」他使勁把鼻子一抹。「噫，我向來就是這個樣子，不跟人家婆婆媽媽的。說到就要做到！」

這些都一個字一個字刺着唐啓昆的耳朵，逗得他眼睛癢呀癢的。他腦子裏的念頭給這些話聲一斷斷打碎了，什麼也想不起來。

「呃，何必呢，何必呢，老三！有話總好說的哎，彼此是至親。」

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他心裏倒還算平靜。好像注定了要倒個大楣，沒得說的，祇好硬着頭皮來認晦氣。文侯老三就祇這一樁：一喝醉了就不認識人。

那個斬鐵鞋釘的：

「別的不談。一百！」

「少點個行不行呢？」

「放你娘的屁！哪個跟你講價錢！」

「唉，你也想想我的困難。我實在是……」

「你給不給，給不給！」丁文侯往這邊衝了一步，酒味兒直噴。「老實告訴你：我是代我們芳姑太要。我要代她出口氣，你們唐家了不起，看不起我們丁家，丁家的人隨便給你欺侮，可是……一百還是客氣的，不然的話！——我們不談！先扭下你的腦袋瓜子再說！」

唐老二拿烟的手停在空中間忘記了抽。怎麼辦呢？看來他要是答允——哼，那！

可是他打算辯白幾句。哪個說的他看不起丁家？——這準是些小人瞎說瞎說的，想離開這兩家親戚。他眼珠子想逃避似地一會兒看着丁文侯那張紅臉，一會兒盯着紅漆地板。他怕他吐出來的聲音會打顫，故意放低了許多。那些字句就一飄一飄的，一個不留神就抓不住。不過他說得很熟練，他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對大嫂她從來沒欺侮過。

「欺侮！——這兩個字真叫我真死莫贖了！」

他一輩子祇是為母親為大嫂做人。這兩位長者就是他的生命；他們叫他死他就去死。這誰都知道。至於那一百塊錢——

「我馬上就要！」文侯老三插嘴。「你如今拿給我，當面點清！」

「這不成問題，老三。我當然要那個，我當然。不過——不過我身邊沒有帶錢。……」

「那你寫個字。」

唐啓昆用冰冷的手顫着寫好了條子，還給逼着打了一個贖印之後，丁文侯又叫起來：

「茶房，茶房！……喊賬房上來！」

隨後他正背風色地告訴那位老鬍鬚的掌櫃：他這兒的旅館賬問唐二少爺去算。

「他住在哪塊你曉得的。要是斷掉了——你過江到唐家裏去找他！」

「是，」那個很小心地答。他們全都知道了三老爺的脾氣，誰都不敢遲疑一下。前幾年他們待這位老爺太不客氣了點兒，有一次竟扣過他那口小皮箱算賬。自從侃大爺當了京官，連縣太爺也巴結得周周到到的。侯三爺就老是拿出這些難題來——把從前的事情算總賬來了。

這回他們可釘住了唐老二：這還容易對付。

唐老二臉子發了白，在肚子咆哮着：

「混蛋！該死的東西！簡直該槍斃！該槍斃！該槍斃！」

他胸脯要爆破似的直喘不過氣來。他老實要拿個什麼鐵東西把這些人都打死，把這家族

館縫碎。他要把這省城點火藥炸掉，讓他那所小樓房裂成一顆顆的火星子，連亞姐也死在裏面。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已經走到了街上。

到處都是烟霧霧的。路燈發着紅色，看去簡直是一顆顆爛瘡疤。馬路夾得他腳板發燙，叫人想到地底下蘊着了一股火，要把這城市烤焦。於是他那所小洋樓就好像一架蒸籠，四面都悶得緊緊的，他覺得連心都跳不起來了。

他茫然四面一看，想找個東西來發洩一下。

亞姐可仆着睡在那里，腮巴子壓在枕頭上，嘴巴給擠成了歪的。外面江上有一艘小火輪突然一吼——聲音直衝到了天上，叫唐啓昆打了個寒噤。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走！——隨便到哪塊！我要走！」

肚子給褲帶綁得很難受，他動手去解開。可是褲給拉成了個死結。

「該死！」

咬着牙一使勁——噢！他這就趕緊抓住了褲腰不讓牠掉下來。

「什麼東西都跟我作對！什麼人都跟我作對！」

他把兩個胳膊攔在桌上，托着腮巴，想起他一切的熟人來。眼睛不動地對着前面那盞電



燈，牙齒輕輕地咬着嘴唇，這麼着一直坐了一個多鐘頭。他反復地對自己說：

「真不行，真不行。不作興這個樣子的，不作興。……」

## 二十

到底唐老二接到了丁壽松一封信。裏面有這麼幾句話：

「侃大老爺未有家來。即要代錢家來云云。二少爺保重身體。念念爲幸。早家來至要至要。」

二少爺把信往口袋裏一塞，自言自語地說：

「唔，非家去不可。」

他覺得他的理由很充足，沒什麼對不起亞姐。於是第三天就挾着皮包過了江。

家裏跟平常一樣，整個公館靜悄悄的。大嫂還是沒有回來，連祝壽子也見不了面，彷彿這孩子竟成了丁家的孫子。太太告訴他：

「六月初十老太爺的陰生——那個寡婦都沒有帶祝壽子家來磕頭。」

她背地裏老是叫大少奶奶做寡婦。可是說話的時候儘疑神疑鬼地盯着二少爺，好像要打破他的心事。五二子在旁邊就用眼睛窺呀窺的，似乎叫她祖母說話留神點兒。

唐啓昆嚥下一口唾涎，拚命裝出付滿不在乎的臉色。他知道他母親的脾氣：有什麼整扭

總不馬上發作，尤其是他剛剛到家，她怕兒子太辛苦。不過瞧她那付神色總有點不對勁，五二子也有點鬼頭鬼腦——彷彿她們祖孫兩個已經定下了什麼計謀的樣子。

「借錢的事她曉得了啊？」他疑心着。

就使她沒知道，他過節沒在家裏過——就可以成了他一個大罪名的。

大太太可祇用種輕描淡寫的勁兒談到端午節：

「那天迎賓樓來要賬，我們說你不在家。」

「唔，這筆賬我當時忘記了。」

「端午我們到了家去了下子。」

「丁文侃呢，怎麼樣？」

「沒有家來。他們說他們部長病好了。」

嘿，正好。他得趁丁文侃還沒回來，把大事情攬妥當一下。於是他又成天地在外面跑，心老是興奮着，並且顯得很有精神，好像大病了一場的人——變得比從前更結實了一樣。他很有把握地對十爺說：

「這回一定辦得好，你看。何老六到杭州去了，怎麼又要到這塊來呢，要是他不買田的話？」

請何雲蓀吃過幾次飯，他們慢慢地談得有點結果了。

「老實告訴你，」何六先生紅光滿面地說，「我是連親的：田不田倒不在乎。小兒明年大學要畢業了，忽然異想天開，要買點個田玩玩。錢是非張羅下子不可。不瞞你說，我實在窮得要上吊，哈哈哈哈哈！……十爺十爺，你說呢？——我們總是爲子孫作牛馬。我倒想得開：作牛馬——就作牛馬。你說我這個主義錯不錯，十爺你看，嗚？」

可是那姓何的還居心要把這件事延宕一下，聲明要「從長計議。」

「總是的，」唐啓昌想。「祇要他答應買——我就不怕。」

祇有一樁事他決不定：要不要告訴太太呢？她老人家是個精明人，也許會打出些好主意來。不過她常常談呀談的會把話題岔開去。她會打賣田扯到錢，扯到借債，於是她就得哭起來嘍起來——

「皇天呀！皇天呀！我的兒子偷偷地向華家來借了債，不把我的首飾贖家來呀！……」

他想着打了個寒噤。這些盤扭頂好不去引起他。他這就對別人說話似地在肚子裏發揮這一層道理：真是的，何必呢？她老人家這麼大年紀，還要逗她生氣做什麼呢。他頂要緊是一個娘：他不能拿這件事來叫她操心。他得尋到安排停當了再告訴她。

這天晚上，他把了壽松喊到他書房裏去。

「了壽松，你去代我辦一樁事：這個幾天裏面要代我辦好。」

他要叫了壽松跟十老爺到何雲標那里去——有點個生意經要談談。他認爲他自己去跟對方面對面來計議——可不好意思。並且這姓了的在這方面是個行家。他已經打定主意把這覆子當做親信人了。

那個可結里結巴的：

「何——何——何六老爺那塊呀？」

「小聲點個！」二少爺壓着嗓子叫。「怎麼？你不高興去啊？」

「不是，不是，」了壽松輕輕地分辯着。身子縮做一團，不敢抬起眼睜來，祇看看桌上那本牙牌神數，又瞧瞧板壁縫——好像想要打那里鑽出去。

二少爺沒注意這些。他賺了賺桌上擺成一排的骨牌，脊背往後一靠。然後拿一付辦事老到的派頭關照了壽松許多話。他叫別人知道葉公壽是出名的好田，該探探何雲標的口氣——出到什麼價錢。老實說，他二少爺真有點捨不得出手，不過既然答應了人家，他當然不反悔。他已經寫信告訴管田先生了。

「辦不實，懂不懂？——你把这些話聽聽懂。懂不懂？」

「懂。」丁壽松擡着右眼，很難看地笑着。

心裏總還是不服氣：

「怎麼的呢？怎麼偏偏要找到那個姓何的呢？」

他想了一下前次小火輪上的情形。何六老爺竟跟他談了那麼多天，還打衣袋裏掏出煙屁股來抽。看來那傢伙沒什麼了不起——跟他丁壽松一樣，連官艙都不坐一個。於是他把下巴兜了起來，用手指抹了抹下巴。他覺得他可以像個老朋友那麼去找他；他記得何仁兄那次上船，還是他讓了點兒位子——那個傢伙才有地方坐的。

這時候二少爺顯得很高興：

「這回——我倒要望望——看你到底能不能辦事。」

於是丁壽松全身都鬆動起來。他不好意思地扭了一下，往四面張望張望，蹣蹣跚跚走到桌子邊。

「二少爺放心：別的事不敢保，這件事倒容易。我跟何六爺是——是——我跟他早就認得的。」

「早就認得？——他辦盤金的時候啊？」

「不是的。在船上。在船上我跟他——我跟他——」

了壽松生怕一個不留神會漏出什麼話來，頓了會兒他就改了口：

「他跟我搭朋友。」

唐啓昆「唔」了一聲。伸出舌尖來舔舔嘴上的鬍子，有種軟綿綿的感覺。他覺得什麼事都很順利，彷彿一離開了省城，所有的盤扭就都給撇到那邊岸上，讓他轉了氣運。這裏他挺了挺腰板，拿個食指在紅木桌上畫着，動手跟了壽松談開了。他告訴他做人的道理：對自己的人要忠心，可是對別人要懂得人情世故。他拿門房老陳做了個例子：噫，你別看他三輩子沒得兩句話說，做事倒着實有分寸。他替東家耽憂，也替東家掙面子，掙好處。二少爺的對頭也就是他的對頭。

「這就是忠，」二少爺用力地說，吐出最後一個字之後還抿了抿嘴。「忠孝總是做人頂要緊的東西。比如——太太辛辛苦苦養了我，我怎麼能夠不報答她？你想想我怎麼能夠？忠跟這個孝，道理還是一個樣子。一個人存心忠孝就一定有好報；好運氣來了你擋都擋牠不住。噫，是這樣子的。我啊——我是——呢，你來看我占的這個牙牌數。……」

丁壽松捧寶物似地捧起那本書來——挨近了那盞電燈。眼睛可給燈光耀得很難受的樣子老爨着，在第一句上面停下了分把鐘，這才慢慢吞吞地移往第二句。他幾乎用了全身的精神來幹這一手，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吃那些字句逃開去。嘴唇不住地掀動着，連漏出了唾涎都沒在

意：

「中——平。……上——中。……上——上。……二少爺好福氣，二少爺！……」  
那下面寫着這麼四句話。

「八九元功已有基，頭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樓透，便是丹成鶴到時。」

他雖然不明白這裏面到底含着怎麼個意思，可是他也不知道他該怎麼下斷語：

「了不得，了不得，二少爺！好心總有好報，這個——這個——八九元功——真是的！要不是二少爺的孝心——噢，真是的！你看瞧瞧！——十二重樓……別人哪塊有嘍。你老人家一定會——一定會——噢，了不得，二少爺！」

二少爺莊嚴着臉色，食指翹了幾翹：

「下面還有，下面還有。」

「是的，是的。……解曰！「雲佈滿山低……」真是的！真是菩薩保佑……」

把他所知道的讚語全都拿了出來，好像這些讚語是二少爺寫的。一面他感到身上有一股熱氣在滾着，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也許因爲看着二少爺要走好運了，可是也說不定是因爲二少爺待他太好。

「有了苗頭，有了苗頭，」他對自己說，噢，真是的！他得上勁點兒。二少爺要是轉了



運——一定撇不開他丁壽松。

可是二少爺這時候有一個怪想頭：事情太順利了他就有點耽心。他抽了一口煙想：

「別的方面呢？」

他似乎覺得世界上的好氣還有一定的限量：這件事太容易了，那件事也許會簡直辦不通。他緊緊咬着煙嘴子，想到了丁家裏的人。說不定彙扭就出在那一邊。要是文侃一回來就跟他抓破臉子幹一傢伙——那——

「不會！」他自己答。

現在他正像打過一個勝仗的將軍，要再克服人的話——他挺有把握。他可以試試看——瞧着罷。他兩隻手洗起牌來，並且很沉着地對了壽松翹翹下巴：

「你到那塊坐下子。我還要問一樁事。」

拿起那本牙牌神數來的時候，他一臉的不願意，跟小孩子端一碗苦藥來一樣。這回第二三付都祇有三四開——兩個下下！這麼着一開頭就是：

「小心謹慎，不可妄想！」

什麼！噯，真該死！那四句也簡直真明其妙！——

「手持利劍刺犀兕，迎刃而解差可喜。自檜以下無幾焉，其餘不足觀也已。」

他怕丁壽松瞧見，趕緊把牌一藏，合生那手裏，搶過了別人一擲，一副他解開着：

「剛才我沒有誠心。不誠心——當然不要。」

這就把紙煙弄熄，移正了身子，用手在額頭上抹了幾抹。洗牌的兩隻手也小心的在地磨磨，叫人想到這付骨牌是玻璃做的。到第二付他就有點着急：總想多擲幾回，可是找來找去祇有一付「二三五六。」他瞟了丁壽松一眼，沒聲沒息的念：中平，下下，中平。這回又不見得好。他躊躇着：要不要看一罪。

結果他把書翻開——找了出來：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唇間結心，卑鄙尤甚。」

那個丁壽松可噁心地起了身，笑嘻嘻的：

「二少爺占的一定好。……這回是什麼？」

邊說邊把臉子往二少爺這邊滾。

忽然二少爺「嘩！」的一下摔了書，一傢伙碰了起來：

「這有什麼好看的！走！……我頂討厭這種鬼頭鬼腦的樣子！該死的東西！——連個上下都沒有！混蛋！我的事要你管！你懂上下不懂——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啊？……」

看見那個在發楞，他又吼：

「滾！……你去做你的事！——你明天就代我到何家去！……要是你辦不好——辦不好——」

「嗯，你的腦袋瓜子——你！……這個混蛋！」

一會兒他又叫他轉來：

「忙什麼！……我剛才的話聽明白沒有？……這件事你不許亂說，懂不懂？你要是漏了半個字——我剝你的皮！」

丁壽松出了門才透出一口氣：

「哈呀，這位少爺！官無三代——傳到了你手上這樣子神氣！什麼東西嘍！」

不過何家裏他還是不得不去。他相信要是他下勁幹一幹，總會撈到點兒什麼：二少爺沒有叫他白花力氣的道理。他把他那位親戚的脾氣想了一下：火性子是火性子，可是不會害他。

「水牛不吃人，樣子難看，」他自言自語地說。

每天晚上他照例到二少爺房裏去回話，去伺候這麼一會兒。然後挺直了身子回到門房裏，大模大樣地告訴老陳——白天裏他碰見了一些什麼人物。他跟十老爺在何老爺那塊做客，別人還親自敬烟敬茶給他，跟他規規矩矩談買賣。於是他用小指的指甲把左眼上的眼屎掏掉，學着知縣老爺嘉獎承發吏的那種派頭——誇了老陳幾句，因為老陳對二少爺很忠心。

「這是二少爺跟我談的。噫，你這個樣子倒很不錯。你呢——說起來：哦，不過是個門房哩。其實啊——忠心還是要緊的。做人做得好，自然有好報。」

前幾天他可還有點不服氣：這麼個老頭兒——二少爺還說他好！可是近來他常跟老爺們打在一起，他陡地覺得自己長高了起來，這就對這回事另外有種看法了。

末了他還聲明了一下：

「我早就想告訴你的，不過我一直沒得工夫。」

看着老陳那張緊閉着的嘴，那付猷里巴氣的樣子——好像不懂他的話似的，他又微笑着說：

「你不曉得我忙的什麼事吧？你曉得不曉得？」

那個乾瞧着他。他就噓了一口氣，計劃什麼大事似的皺着眉：

「這個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二少爺託我辦的。事後或者會告訴你。如今可不能，賣田的事怎麼能跟你說呢。你曉得了也沒得用。」

第二天要出門的時候，他還關照了老陳一下：

「我出去了。門戶千萬要小心點個！」

他帶着萬分匆忙的樣子跨出門去。步子可踏得很重，彷彿背上背着了一個二少爺。別人

竟把這付重担給了他。二少爺雖然常跟何六先生見面，可是總不正面談起生意上的事，似乎一談起就怕失了身份。他祇靜靜地聽着丁壽松的消息。

現在何雲霖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何家裏祇肯出二十八塊錢一畝，今年收的穀子還要贖買主。

「怎麼呢，」唐啓昆叫。「前向時——一畝值一二百塊哩！葉公蕩是出名的好田。」

十爺祇知道歎氣：

「唉，一年不如一年。如今的田真不值錢。唉，真是不得了，這樣下去！」

那位姪少爺煩躁地站起來，用很快的步子踱着。他記起他占的牙牌數：「八九元功已有基……」可是這命裏註定的好運——給人家攪糟了。他對丁壽松瞪着眼叱着，罵他沒得用。接着又苦臉嘟囔，他怪他叔叔沒有幫他的忙。

他在桌上一拍：親自出馬！

「好嘛，好嘛！」——事後他勝利地對他母親叔叔說，眼睛裏發着亮。「有些個事情是要自己動手哩。現在你看，談成了。」

他提防地往四面看了一轉，小聲兒告訴他們：何雲霖答允出二十八塊五毛一畝。今年收的穀子呢——

「那當然是歸何家裏的。如今田上的實賞都是這個規矩。何雲濤明兒個就走，他去攪錢。頂多一個禮拜就來。今兒個晚上我要請請他；替他錢行。」

這幾天他是帶着一付閒散的樣子出門的。他跟一般老爺們上茶店，到十爺家裏打牌。爲了怕十爺有什麼病痛，他還陪他上連九賴子那里去。他覺得很輕鬆，好像學生大考之後放了假一樣。這麼到外面跑，並不是爲的急事要辦，祇是出去玩玩散散心，他這一輩子似乎還是頭一次。

祇有到了家去的時候他不大自然，老是提心吊胆的怕聽到侃大爺的名字，可是他自己又忍不住要問起他。說起話來總有點結里結巴，臉上還發着熱。他認爲這是——

「我跟他們談不來。」

於是他仍舊很滿意，靜靜等着何六先生的消息。可是到了七月底——何雲濤還沒來，丁文侃倒回來了。

「什麼，什麼！」唐啓昆跳了起來。「侃大爺家來了？」

楞了一會兒，一屁股倒到了椅子上。他什麼也想不上，什麼也沒表示，連呼吸都停住了的樣子。彷彿犯了罪給迷住了，祇好沉住氣來等別人判決。

## 二 十 一

這城裏突然緊張了起來。街上不斷地有些包車飛奔着——叮噠叮噠叮噠！好像在大聲吶喊着似的，往丁公館衝去。牆上貼着的本地報紙都用頂大的字，用很多的篇幅——來記載着丁祕書長返里的消息。打城門口到了公館，路上都平平地鋪了一層黃土：這是縣長叫建設局趕起來的，免得叫車子走過的時候簸得不舒服。

有些綢緞店還掛着旗子，放了一串爆竹。並且用紅紙寫着：

「本店爲歡迎丁祕書長，大減價三天。」

那位祕書長已經山縣長跟地方紳士們迎回來了。跟他同來的除開三個公役，祇有部裏的一位梁祕書——也是本地人，從前跟這位長官一起辦過報的。他是個高高個兒，穿着輕飄飄的小紡襯衫。不管天氣怎麼熱，他總是在漿過的領子上扣着那條領結，還加上那件似乎很厚的上衣。

雖然他自己的家也在本地，可是他仍舊拿出辦公的精神，每天一早就挽着太太到了家去，跟祕書長陪客談天，還代替祕書長接見新聞記者。他老是搓着手，有條有理地談着那幾

句話：

「是的，祕書長早就想回來省親的。但是史部長病了，部裏走不開。現在史部長已經復元了，不過血壓還有點高。血壓是——是——是讓我去查看。」

他掏出一本皮面金字的「懷中記事冊」來翻了翻，報告了血壓的確數之後，又搓搓手：「是的，是這樣子。所以——據我看——部長還要靜養一下子。至於祕書長呢，頂多在部裏歇一個星期。我本人也是如此。是的，部裏事情忙得很。」

一送走了新聞記者，他就匆匆忙忙跑到裏面廳子去，挨到牌桌邊筆挺地站在梁太太後面。「你們談了些什麼嘍？」梁太太挺內行地問。「他們有沒有問起劉祕書調科長的事？」

「沒有，」梁祕書歪着身子，看了看上家丁老太太的牌。

老太太趕緊扁着嗓子叫了起來，用力得連腮巴肉都扯動着：

「噫，不許放風啊！」

小鳳子瞧了那位男客一眼，又看看梁太太。她在搜着些話要調侃他們一下，可是想不出。於是掃興地走了開去，越到另外一桌牌旁邊，抿着嘴瞧着五舅老太太那付認真勁兒。

「五舅媽你還打牌哩！要打仗了！」

她自己拼命忍住笑。可是別人似乎聽都沒聽見。連旁邊的三嫂都沒理會：三嫂給逼着出



來陪客，可祇是低着頭盯着手裏的孩子，好像怕他逃走似的。這里小鳳子橫了她一眼：

「你看你！——把孩子豎起來抱，他腰都會給你擰痠哩！」

那個順從地把孩子身體輪平着，他可哇的哭了。

做姑姑的感到自己有什么東西給別人打碎了似的：

「哼，這孩子弄成這個樣子！……三哥哥呢？」

「還沒有家來，」三嫂胆小地答。

小鳳子怪她管束不住丈夫，嘟囔了一句——「沒有家來！」一會兒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心平氣和地欠下身去，把孩子的腮巴扭兩扭，小聲兒關照着嫂子：

「你要放快活點個，三嫂。沒得哪個委屈你！——板着個臉做什麼嘍！要給哥哥看見了他一定不高興。」

可是那邊一桌梁太太的話聲把她注意力吸了過去：

「呃，劉秘書是什麼學堂出身哩——他學的什麼專門？哎唷真是的！都是你！你一來我的手氣就不好！你看你看！——簡直不上張子！」

「啊喂！」小鳳子尖聲插了進來。「梁太太祇要一看見梁先生——就簡直不得住神！」

這逗得梁太太笑得全身的肉都打顫，兩條長耳環不安地幌動着。她微微地抬起圓泡泡的

膀子，帽子不大靈便地扭一下，彷彿很害羞的樣子。一面嘴裏斷斷續續發出幾個單音：喘得說不出話來。

芳姑太太祇着慌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不知道別人怎麼笑開了的，自己沒陪着笑，就似乎覺得有點失禮的樣子。右手在摸着一張牌，彷彿別人出了個難題叫她解答——心裏昏亂起來，她一定要摸清楚——到底是七萬還是九萬，這兩張在她常容易弄錯。可是她不敢決定，好像這一下子可以卜定她的氣運，不能夠隨隨便便就下斷語的。

「怎麼攪的呢？……我該怎麼樣呢？……」

侃大爺一回來——她就沒安定過。舅爺那付匆匆忙忙的樣子，似乎把她定下來的一些什麼都搗得泛起來了。她的心時不時會怔忡一下，手指也有點發抖。肚子裏老是打不定主意：她什麼時候跟他談呢？於是她拿着一張牌莫明其妙地幌着，遲疑不決地看看溫嫂子。

那個可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不在她身邊了。

「怎幹[*a*]就走呢？」她想。連自己也不明白這個[*a*]指的是溫嫂子還是侃大爺。

家裏一天到晚不斷地有許多客人，叫她沒機會跟她哥哥談天。有時候倒是幾個自家人聚在一起，可是要她就開口商量那件事——總覺得不大合式。她似乎想要揀個好日子，揀個好地方，這才能够從從容容對侃大爺說一說。

要是一句話也沒跟他——他就走了呢？

她猛地抬起了臉，衝着梁祕書害怕地問：

「他在那塊做怎麼，他？」

大家都嚇了一跳。那位梁祕書睜大眼睛瞧着她，好像眼睫毛中間撐了一根棍子。直到明白了她的意思才鬆了一口氣。他搓着手，用着報告什麼公事的派頭答：

「是的。祕書長正在那塊陪客。華老先生跟他有點事要商量。」

從前他提起來總是稱「老丁」。後來趕着叫「密司脫丁」。現在可祇稱單人的官銜。他對別人解釋過：

「朋友儘管是朋友，位份總有個高下的。祕書長依舊把我當作老朋友，這是祕書長念舊，這是他的道德。而在我——則不可。是的。他總是我的上司。我們是「法人」。一做了「法人」就媽糊不得。」

他還說明了「密司脫」這個叫法是不應該的，因為這是外國話。

現在他四面看看，很希望老太太客氣幾句——叫他別稱呼得這麼恭敬。可是她老人家大概已經想明白過來了，不像以前那麼問他的理由，倒代替他向大家報告這個稱呼的來歷。

「哪，這是這個樣子的：你聽我說。她幌幌乎叫別人注意她，還轉過身去招呼另外

一桌上的人。「五舅老太太你聽我說囉，聽我說囉。……」

於是她追到老從前老從前——打他倆剛認識的那一年說起。

梁祕書微笑着，好像鞠躬一樣動動身子，輕輕的插嘴：

「是的，是的。」

一下子他可突然記起了一件什麼大事。他眉毛皺着想了想，這就帶着告罪的樣子——用  
眼色跟大家告辭。他用種等不及的忙步子走到他祕書長那邊去了。

祕書長正在抽着一支老粗的雪茄烟，一會兒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坐了下去。他在跟華幼  
亭談着一件什麼事。眉心裏打着皺，額頭就給擠得小了些。可是他那雙閃動着的眼睛，嘴角  
有點往上彎的嘴巴——都表示他又機警，又有決斷。

「我要研究研究，我要研究研究。」他很快地說。

那位華老先生文雅地搖着扇子：

「據我看——這些公司不至於無轉機，然而目前——」

進門來的人悄悄地坐下來。兩手合在一起，靜靜地等着發言的機會。華幼亭發着議論的  
時候，他把視線老釘着茶几上的半杯橘子水，聽得很注意，似乎別人要請他判斷說得錯不  
錯。

「本來——」華老先生抽風樣的輕輕動着腦袋，慢條斯理吐着一個個的字音，「外國機器本來就不容易攪。我不過是試試而已，算起來——利息倒是可觀的。我之所以跟你商量，買大綸公司的股票，實在是爲此。……我們也用外國機器：以夷制夷，未始不是——不是那個。而如今——唉，竟——竟——爲我們始料所不及。」

丁文侃拿起半杯橘子水來喝了一口，坐了下去。

「這當然有個原因的。我不過是想提倡提倡，那兩家竟蝕了我——兩萬多！」

「所以呀！」

那第三個人覺得現在可以插嘴了。他用談判什麼的派頭對華幼亭轉過身去：

「大綸公司宣告清理——華老先生曉得了吧？東亞的股票也跌得太不成話，祇值——祇值——」他熱心地掏出懷中記事冊來翻了一翻，「祇值五塊上下！——一折五扣！」

末了他談到中國的實業，又談到科學。一面說一面瞟着祕書長。他老實替那位長官執心：留着的這些錢買了股票——如今全落了空。可是他嘴裏扯到了教育：他用食指在自己大腿上點着，拿種種理由來證明——要是教育不發達，中國的一切就都攪不好。他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決計去進高等師範，後來還進到報界裏去過。

這裏他還引出了一位教授的話，京裏那個國立大學教育學系的一位教授：

「他的話不錯：他說歷史的重心在於教育。教育可以決定一切。他說：美國羅斯福的復興政策——福特怎麼要反對呢？因為福特不懂。福特是個工人出身，沒有受過教育。……」

祕書長把半截雪茄烟點上了火，着急地站了起來：

「這個話對是對，不過事情不能這個樣子辦。比如……」

他走去開開電扇，他那身小紡褂袴給鼓得泡了起來。

「呃！呃呃！」華幼亭着慌地擺着手。「不能玩！不能玩！——那年我吹了電扇竟害了一場瘧疾！不能玩！……我勸你也少吹爲是，少吹爲是。……」

這位客人還打算順着這個往下談，可是丁文侃把電扇跟華老先生都弄得安靜了——又回到了原先的題目。他站在屋子中央，把雪茄烟擎在空中間，眼睛老掃着他的聽衆，跟他對下屢講話的神氣一樣。

「教育是——唔，」他說。「不過個個都要受高等教育——這就辦不到。比如中國四萬萬都是大學畢業，那麼有許多許多事情就沒得人做。種田哪個肯種，我問你？木匠哪個來當，木匠？……祇要是替國家服務，勞心勞力都是一個樣子。勞心的跟勞力的是分工合作。」

抽了一口烟，稍爲想了一想，又擡起眼珠來瞧瞧這個，瞧瞧那個：

「勞力者役于人，這萬萬少不得。難道——難道叫全世界的人都來勞心麼。……」

他告訴別人——他在一個中學演講講過這麼一個問題。於是他照着那天在講會上的姿勢，並且把本地口音滲進了國語的調子：

「凡事都有個中心，有個主腦，同國家一樣。機關裏呢——上面有政務官決定大事，下面有許多事務官來辦事。如果大家都受了高等教育，很有智識，大家都要做政務官，這就辦不通了。……所以學校當局——應該看看各個學生的天才如何。有政治的天才，有哲學或者科學的天才，當然讓他升學。否則——國家花了這許多錢來培養，自己又費時間，又費精力，還是一事無成。不如趁早改途學學手藝，學學種田：我們原是以農立國的。……」

「對，對，」華幼亭很小的樣子點着頭，好像提防着怕牠掉下來。「本來是的。民以食爲天。」

那個捉摸不定地擺擺手，又要去動那架電扇——不過半路裏又退了回來。他顯得很高興，還有幾分興奮。把腰板貼着茶几沿，他微笑着打着手勢，對他們進一步發揮着自己的見解。

「我還深進一層——對他們講明這個道理。」他看呂梁秘書，「冰如你還記得吧？……」

別人張張嘴還沒發出聲來，他趕緊把雪茄烟交給左手，讓右手來對空中指點着。他說明

天才分成許多部：手藝人也有做手藝的天才。這里他吸足一肺的氣，把嗓子提高着來舉了幾個例：有做木匠的天才的就該讓他學木匠。要是他有砌磚頭的天才呢——當然送他去當泥水司務。他們要是升了學去受高深教育，那簡直是埋沒了天才，那簡直是——他鄭重地說了一句「緣木求魚」。

「至於有藝術天才的——就有兩條路：有錢升學的可以做個畫家。如果担負不起教育費，那就可以當漆匠。還有那些……」

可是高福拿了三張名片來打斷了他：

「要會老爺。」

丁文侃皺着眉頭看看那些名字，立刻忙亂了起來。他把手裏的烟一摔，端起那小半杯橘子水喝乾，於是很重地把玻璃杯一頓。他煩躁得連話都說得很快：

「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連回家都不得安神！——這個小地方真是！……冰如你代我見見罷：說我不得空。……」

那位梁祕書剛出了房門又給喊了轉來。丁文侃把手舉在半中腰，像宣誓就職似的：

「呃，冰如！……不錯，我們還有許多事要辦哩。冰如，請你打個長途電話到部裏去罷：祕書處辦的那個那個——部長交下來的電報，要，要……唔，等下子！我想……不



錯，那個電報。叫他們快點個辦。……請你打個電話。」

那個似乎巴不得有點事情要他辦。他搓了搓手：

「電話馬上就打？」

祕書長幌幌手，叫別人讓他想一想。他皺着眉，掄了掄眼珠子，剛才那付緊張勁兒給放鬆了些：

「好，等等再打也可以。你先去會客罷。……呢，冰如！……這樣罷：我看——我看——唔，電話明天打罷。那個電報是應酬電報，是吧？遲點個辦倒不要緊，不過一定要叫他們辦回電，不回不好意思。……」

直到梁冰如走了之後他才安靜下來。他打匣子裏拿出一支煙，慢慢地用剪刀剪去頭子，慢慢點着了火。他有許多事情該好好地想一想：頂好能够把那家公司的股票撈回點本錢來。他覺得祇有這麼着——別的一些事情也就自然辦得通。他一直坐在那裏，連華幼亭已經告辭了，他仍舊像陪着客似地坐在這屋子裏。腦子裏亂七八糟塞着許多東西——他得一件件理出來。

「這個是教育問題啊？」他問自己。一面想到他家裏這些親人，忽然感到噁心的樣子。「總之他們都想揩我的油，想剝削我！」

每個月他巴巴地寄錢回來開銷家用，他們還不甘心，一個勁兒埋怨他小器。於是他有錢總不往家裏存，還不讓他們知道他收入的數目。

「他們一定在那裏猜疑我，」他想。可是他們不知道他那筆錢如今落了空，祇剩下京裏造的那幢小洋房。「就是有動產——我也偏不分給他們一個！我偏不給！」

他對梁冰如談過：

「我按月寄家用是爲的父親母親；我對他們當然要盡一點孝道。弟弟妹妹怎麼也要我養呢——他們已經長得這樣大了？他們應當自立，儼西洋一樣，弟兄姊妹各歸各。如今他們簡直是——簡直是——揩兩老的油！」

可是他們還有一着——他沒有料到的。這天晚上，他們居然跟他談判起來了。

這是文侯老三開口的。他大概又在什麼地方喝了點酒，眼睛紅紅的，唾沫星子直噴。他跟小鳳子在老太太房裏悄悄地商量了二十來分鐘，有樁什麼事把他激得動了火：

「不行！我們一定要跟他說個明白！」

小鳳子可堵着嘴。四面看了看，又把臉湊到了三哥耳朵邊：

「其實啊——我曉得的，他明明有錢。」

於是他們把五舅舅五舅媽留在這裏。等其餘的客人全走了，他們把全家的人都聚到老太

爺書房裏，由小鳳子去請大哥。

「哥哥，三哥哥有話跟你說哩。」

「什麼話？」

小鳳子嘴一披，冷冷地笑了一下：

「哼，曉得他要談什麼！他硬叫我來找你去。」

老太爺書房裏靜得叫他害怕。大家都規規矩矩坐着，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瞧着他。祇有父親沒理會，仍舊坐在平素那個老位子上，低着腦袋在那裏擦錶。彷彿他簡直不知道他屋子裏已經坐了那麼多人。

文侯老三用力抽着紙烟，在屋子裏踱着圈子。皺着眉毛垂着臉，好像在深深地想着什麼。顯然他是拚命裝做這樣子——叫別人知道他沒有喝醉。

這裏他抬起眼睛來停住了步子。

「哥哥，」他很平靜的樣子說。「你家來我們一直沒有談着。今兒個趁五舅舅、五舅媽也在這塊，那個事我們倒要跟你商量下子。……呢，我問你：你到底什麼時候買田？」

做哥哥的咬着牙：

「買田？——這是什麼意思？」

老三看看小鳳子：那個對他丟了個眼色。他給鼓起勇氣——突然瞪起了眼睛：

「哥哥你不要裝獸！伯父生前把祖上的田廩空掉了，他就跟你談過：叫你往後景況好了的話——把田買回來賠祖宗。……如今你一做了官——可祇替自己留錢，那個話就簡直不提！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我們分家分什麼？……你過繼給伯父，不錯。不過你到底是老老爺太太太養的，親生弟兄不管下子啊？」

丁文侃連呼吸都給堵住了，一根根血管都在那里發漲，好像馬上就得爆破。他忽然眼睛一亮：覺得他碰到的厄運——一下子給找到了一個根源：這就是老三！什麼都是老三！他那兩萬多塊錢股子落了一場白——就是為這個弟弟！連史部長中風——說不定也是這個人作的祟！

他跳了起來：

「我管！我管！——我當然要管！你從小老太太就把你慣壞了，一天到晚在外面荒唐！不務正業！我當然要管！我要我要——」

「什麼，什麼！你再說一篇！」

大家把文侯老三搯開，捺着他坐了下去。五舅老太太歎着氣：

「嗨，親兄親弟——鬧什麼嘍。和和氣氣的多好呢：和氣生財。……」

老太太衝着她擺擺手，扁着鼻子一頭一腦告訴她：

「哪，是這個樣子的。你聽我說，是這個樣的。從前呢——我祇有十五歲，五舅舅曉得的，那時候……」

於是她敘述了些她準備結婚的情形。然後生了兒女。接着是文侃過繼給大房。儘管五舅老太太點着頭說她全知道，老太太可仍舊背書那麼往下說。她認為大老太太爺生前過的日子——非講個明白不可的。可是她的故事給文侃打斷了。

「我真想不到老三變成這個樣子！」他嚷。「三十幾歲還吃家裏的飯——不能夠自立！……」

「你這是說的哪一家的道理，哪一家的道理，我問你？」

「你去看歐美各國！——兒女長大了各走各的路，連父母都不管。各人自立。……」忽然——老三大笑起來。那聲音像是有彈性的東西，往四壁蹦出去又跳回來，似乎一下打到了人身上。

「歐美各國！外國文明！……」文侯說了又笑。「好極了！好極了！……你自己怎麼樣說的，你自己？你不是說——中國有頂好的聖賢之道，不該跟外國人學麼。……你親口說的。你怪我不疼哥哥，你說了一大篇「孝弟」的大道理。你說像洋鬼子他們骨肉分開——是

畜生。……你說過沒有？——你自己說！」

丁文侃臉發了白，嘴唇顫動着。那個重新打起哈哈來——一聲一聲打到了他心坎上。

「這是哥哥理！」老三掃了大家一眼。「哥哥的道理我曉得：哪門子有好處——他就說哪門子的道理。……」

坐在搖椅上的五舅老太爺移動了一下身子。他老人家認爲現在該替文侃辯護幾句。不過  
舌头打了結：

「老大並沒有說錯。這個這個——本來——所謂道，這個這個——道也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這個——是變化萬端的。……」

五舅媽總是附和五舅舅的話。

「是啊，是啊，就是這樣。」

這些可更加逗起了文侯的火氣。他衝着哥哥跳着嚷着，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咬着牙要跟文侃拚一傢伙。他食指差不多指到了對方的鼻尖上，噉着嗓子罵他哥哥忤逆不孝：伯父吩咐的話他竟不理會，祇顧自己發財。

「祖田你非賠不可！非賠不可！……我要跟你鬧到底！——不鬧個尸山血海不散！……」  
他抓着拳頭在桌上槌着——噉！噉！

他們父親一直沒理，似乎他沒聽見，也沒看見。這里他可猛的抬起臉來，對着文侯發酸氣：

「嗨！小心點個！銀給你震壞了！」

接着細細地察看錶面上的玻璃，拿到燈面前照了照，又用大拇指去摩。他橫了文侯老三一眼，自言自語嘟囔着，嘴縫裏嘶嘶地響。然後他對牠哈了一口熱氣，使勁地擦了起來。錶面上的反光直照到他臉上，一會兒顯，一會兒隱。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什麼碰了他的胳膊一下：一震，手裏的東西差點兒沒掉下地。老爺惡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就把錶往桌上一頓，忍不住暴跳起來：

「啊？啊？打架！……出去！——打架到外面去打！代我滾！代我滾！」

其餘的人全都擁着這兩兄弟，擋着他們，拖着他們。他們的影子把半間屋子擋成了黑的，彷彿把燈光壓積成一半，那邊顯得特別亮。

這黑角落裏坐着芳姑太太。她讓她身邊的祝壽子把臉貼在她胸脯上——她拍着他的背。「不要怕，不要怕，祝壽子。不要怕。」

她東看看，西看看。腿子鼓着勁，想趁個機會逃出去。

可是辦不到。她娘兒倆坐頂裏面，又沒有別的門。要出去就得從打架的人身邊走過，一

個不留神就會遭殃。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心臟好像給誰一把抓緊了似的。

「唉。打起來了，打起來了！」她喃喃地說。

這就一把抱緊了祝壽子，閉上了眼睛，咬緊着牙，索性準備自己娘兒倆同歸於盡。

那邊好幾個嗓子嚷成了一片，一些手在幌着。老太太的聲音可蓋過了一切：

「還鬧哩！老爹發脾氣了！」

小鳳子趁這亂哄哄的當口拖拖老三的膀子，壓着嗓子小聲兒叫：

「釘着他！釘着他！——不要放鬆！」

「唉，做什麼嘍！」五舅老太苦着臉。「兄弟家——和和氣氣……」

現在五舅舅站起來了。那張搖椅往前面欠着，別人的屁股一臨了空，牠就往後一仰。接着很快地擺動起來，好像一個急性人要把這工作趕緊做完似的。

五舅老太爺顯然在那里生氣：他頂不主張一對兄弟吵架。家庭不和就是個不好的兆頭。

可是他決不定——要不要上前去勸開他們。做舅舅的這時候當然應該出來責備幾句，挺着身子插進他們中間叫他們各人退下去。不過——要是沒生眼睛的拳頭一傢伙落到了他頭上呢？……馬上就一個疙瘩！而且發青。而且好幾天不會好。他的皮膚向來經不住跌打損傷的。



他對自己說一句「明哲保身」，於是遠遠地對他們搖着手：

「呃，呃！怎麼要打架嘍！怎麼要打架嘍！——這像個什麼樣子！」

到底他們把文侯勸開了。他母親紅着臉喘氣，一面怪老三太鹵莽：有事情好好地說就是，動手動脚反倒弄得稀糟。她看見他嘴唇發白了，身上脫得祇剩一件背心，膀子上油油地發着光，她越說越傷心起來。她要叫小小高泡一碗白糖給他喝，可是他不要。他祇一個勁兒濺着白沫嚷着：

「哼，你做了官！——連自己家裏人都看不起了！……你看我鬧到你們部裏去！看你還擺這個臭架子！……」

「你們看昏瞧！」文侯指指他。「吃了酒——跟我鬧這個酒瘋！」

「我醉了啊？我醉了啊？」文侯老三要跳起來——可給老太太擦下了。「祖田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是替大家說話。……哼，酒瘋！你問問小鳳子看！你問她！她就跟我談過；你問她！……小鳳子你說！你說！」

那個把臉一撇，嘴一堵：

「嗯，你真是！」

丁文侃坐在椅子上，用手抹着小褂子扭鬚了的地方。身上不住地沁着汗，可是鼻孔裏騰

利地冷笑了一聲：

「哼，問小鳳子！你當小鳳子跟你一樣的荒唐？」

「小鳳子你自己說！你自己說！」

「說什麼呀！真是！」

一下子大家都閉住嘴。文侯老三眼珠要爆出來似地瞪着小鳳子，嘴唇用力縮着。別人看得見他腮巴上降起了一條肌肉——抽瑟樣的在動着，好像咬着什麼東西。

「噤！這個樣子！」他停了會兒。沒剛才那麼興奮了。可是還使勁縮着嘴唇。「這賤丫頭！——你等我一個人來鬧。你在旁邊做好人！……」

小鳳子預先逃了開去，帶着哭腔叫：

「我怎幹聲你，我怎幹聲你！我祇說家裏錢不夠用，老太太當家當得苦。我叫你打架的呀？我叫你打架的呀？」

丁文侯可什麼也沒再說，很安靜的樣子，好像這件大事已辦停當似的。他拿起脫下的小褂子，一站起身就走，對誰也不看一眼。

他們都突然預感有一個大禍會要到來。老三向來這樣：一橫了心他就什麼都幹得出，說不定他簡直會殺人放火。看來他如今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怎麼對付：這時候他總是來得特別沉

着，彷彿已經消了氣一樣。於是老太太感到有股冷氣透過全身，打了個寒噤。她怎麼也得把他摺回來。

「老三！老三！……」

角落裏那位芳姑太哆嗦起來，求救地掄起眼珠子——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覺着這屋子在那裏打旋，有許多花紋在那裏飛舞，她身子幾乎要倒下去。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一個怪可怕的念頭老釘住了她，叫她想利這娘家的人都會流散，這所房子也成了平地。她帶着祝壽子在破瓦堆裏哭着，耳朵邊祇響着老三那種粗嗓子的叫聲。可是他不能够回到唐家去：一跨進那家的門——大太太跟唐老二就得……

她眼面前一陣黑，脊背往後一靠，身子軟軟的一點也不能動了。祇有祝壽子還緊緊地偎着她。

「唉，怎麼的呀，」五舅老太自言自語地。「唉。」

文侯老三可站到了房門口：

「好得很，好得很！大家都祇認得侃大爺認不得我——哼，一個人發了財就什麼都是對的！……我偏不管！——我翻給你們看！我到京裏去！看他還有沒有這個臉子幹下去！看他

站不站住腳！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法子！你看看！……我說到就做不到，嗨！我不到京裏去鬧的是這個！」——他把膀子一伸，使勁挺着一根中指，其餘四個指頭臨空爬了幾爬。

那位大哥非常疲倦，手脚都軟軟的。不過他還努力撐着勁，用種鎮靜的樣子答：

「你去鬧好了，你去鬧好了！——我怕你？」

「老三！老三！……」老太太叫。

老三顯得更加沉着，一個個字好像都是一直從肚子裏發出來的音：

「我反正不講什麼臭面子，我也不要命：有這兩椿——你怕我幹不了你，哼？反正我不是這個家裏的人——我倒要拚拚命看！……我一幹完了我就——」他橫了小鳳子一眼，「我就再跟這賤丫頭算賬！」

「老三！老三！」

可是老三已經衝出了房門，一個勁兒回到了自己屋子裏。他眼睛發着紅，閃着光，彷彿爆着火星子似的。他翻着箱子，把值錢一點的衣裳全拿出來，一面告訴他老婆：

「今兒個晚上我就走：我不把他鬧下台我不算人！」

三太太在拍着孩子。現在她停住了動作，楞着瞧着他，那孩子就哇的哭了起來。

「事情不辦好我不家來，」他說。「我祇好委屈你守活寡。這塊要是住不下去——你就

到你家姑媽那塊去。孩子要好好地带。……」

這時候老太太他們都擁了進來。幾張嘴裏迸出一些斷斷續續的話，又埋怨又傷心地勸着他。五舅舅似乎發了脾氣，手指着嘟囔着，可是誰也聽不見。那位五舅老太太可祇歎着，昏亂地往四面瞅着，好像有一肚子心事要找個人發洩似的。末了她把視線停到老太太臉上。老太太祇顧自己擤鼻涕，哭喪着臉對小兒子嚷着一些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

房門外面站着芳姑太一個人：她的祝壽子已經交給溫嫂子帶去上床了。她怕有什麼髒東西惹到身上來的勁兒，伸長頸子慌張地往裏面看，嗓子裏反復着——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小鳳子眼淚巴巴的埋怨三哥哥：

「怎幹吵到我頭上來的嘎！——我又沒有觸犯你！」

她三嫂什麼也不說，抽抽咽咽哭了起來。

「哭什麼！」文侯老三吼。把老婆一推——她跌得倒退了幾步，脊背撞到門上，卽的一聲響。「哭有什麼用，哭！……你哭給哪個聽，你道弄種！……如今——噯，哪個狠點個的哪個活得長！當我不曉得！——假媽假媽的倒是好人，祇許自己放火，不許人家點燈！哼，大家倒來教訓我！」他猛地掉轉臉來，瞪着眼掃大家一轉，誰都畏縮地退了一步。「我偏不

實這個眼！我拚這條命跟他來一傢伙！——看哪個玩得過哪個！……我氣受得够了，受得够了！我倒要望望這些勢利鬼瞳！——看你快活得幾天！噫！好得很！祇有當祕書長的才是兒子，才是哥哥！……我就不是人——這樣也是荒唐，那樣也是荒唐！……什麼東西！這個世界我看得亮得很！……」

「呃，老三！呃！」五舅舅打了個捉摸不定的手勢。自己的話一給別人打斷，就嚥下了一口唾涎。

老太太抹抹眼淚，帶着慌張的樣子對大家訴苦。話還是來得有條有理，打懷着文侯的二三個月說起，想拿來打動這個兒子。她臉子一會向着這個，一會向着那個，要叫別人專心聽她的。可是誰都沒什麼反應：各人祇是發揮着各人自己的道理。

五舅老太太也忍不住叫了起來：

「這是親兄弟哎，唉！……和氣生財。……」

那個老三一個勁兒擺出那付橫相，好像連刀子都斫不進的。他發憤地甩甩膀子脫開別人的搭扯，一個勁兒理他的手提箱，把掏出來衣裳亂塞進去。看來他已經決定一下子不家來了：連那件狐皮袍子也給裝到裏面了。

隨後他用種斬鐵截釘的聲調命令他太太：

「你那付鐮子拿出來！——拿出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連老太爺也進了房門。他老人家擠開了別人，走到前面顛着腳來發急：  
「什麼事！什麼事！——這樣鬧法子，啊？連我——連我——鍊都震破了！你們兩兄弟——啊？你們簡直是逼我死！你們你們——啊？這這！——成什麼話！……」

有誰歎了一聲：

「唉，真的。成什麼話嘍——要給人家聽見了……」

「我不怕！」文侯把太太的鐮子往皮箱裏一摔。「你們怕丟面子——你們要這塊假面子——我偏要撕破牠！我敞開了說：我不要面子！……面子！顧了你們的面子叫我來嘔這口悶氣呀？……」

全家的高媽們跟聽差們都擠到了這屋子外面，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臉色互相瞧瞧，又壓着嗓子問着：

「什麼事？什麼事？」

祇有高升滿不在乎，好像辦差一樣聽了一聽，就幹完了正事似地走開去，冷冷地說：

「哼，留神點個！給三老爺看見了——又好賞你幾下子洋火腿！」

那位溫瘦子身分到底高些，推開了他們叫自己挺了進去。不過她沒進房，祇緊靠着芳姑

太站着，似乎一半爲了好保護這位主人，一半爲了怕自己這虛弱的身體受不起驚嚇。她鼻子邊勾起兩條皺紋來表示不忍的神氣，把上唇吊起了點兒——露出那嶄齊一排的光油油的黑牙齒。

她不知道她該說什麼才好，嗓子裏輕輕地哼了幾聲。直到了秘書長出現了，走過她身邊的時候，她這才咕噥了一句——

「噯唷，我的媽！這樣鬧法子！」

屋子裏有一股說不出的壞味兒：不知道是太太沒把孩子帶乾淨，還是那些皮袍子的臭氣。丁文侃一走進來就給燻得腦子發漲，恨不得馬上就打轉身。彷彿這種味兒就够表示老三的做人，他覺得他天生的有種什麼發霉發爛的東西巴在身上。這傢伙走了倒是家庭的幸福。幾個人都安靜了些，話聲跟風一樣的息了下去。所有的眼睛都巴巴地看着丁文侃，好像一些事務官碰到了一件難辦的事，忽然看見主任長官到來了似的。

然而那個祇是記望着老太爺；他怕他老人家在這里遇險：

「呃，爹爹，爹爹！」

文侯走的時候倒沒出什麼亂子。一鼓作氣衝出了門，對誰也沒看一眼，祇沉着地對他哥哥說了一句——



「你留神！」

外面張望着的人趕緊逃開。老小高落了後，縮着頸子安頓來挨挨，可是三老爺沒理會一下就走了。

屋子裏三太太楞了會兒，瞧瞧打開了的衣箱，瞧瞧房門，忽然——一下子撲到老太太跟前跪下，痛哭了起來。

## 二二二

「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呢？」芳姑又敢心地問。

大家反倒安心了許多。先前老三那極兇勁兒——誰也不敢想像他會幹出些什麼事來。如今他這麼一走，他們往實際上面想一想，覺得他故意要去搗蛋倒是不容易的。

丁文侃很放心地說：

「怕他！——他會怎麼樣？」

他斷定了老三這回是發酒瘋。他用做哥哥的身分來下了一個致語，他認為老三倒是有道，有時候還會上人家的當。他並不是不明白事理。可是一醉了就亂來了。

小鳳子馬上插嘴：

「好玩哩：他跟我都吵起來了！我跟他說了什麼嘍！——姆媽聽得的，我說了什麼話沒有。我不過說家用不夠……」

這里老太太擺了擺手，證明小鳳子這句話不錯。她細細對大兒子報着眼，叫他知道家裏開銷不過來。

丁文侃抽着煙，皺着眉毛。他咳一聲清清嗓子，談公事似地談開了：

「這個我也曉得。錢的問題的確是個大問題，教育不教育倒還在其次。這個話我也跟梁冰如說過。不過你們不曉得——如今不比從前。如今是——咳，祇能靠這點個呆薪水。辦事情固然不在乎錢，但是這個生活——生活——唔，大家也都是窮幹。……老三總當我有錢，硬說我替自己留下一筆家私。我哪塊來的錢嘍？我怎麼會有錢嘍？……這真是笑話！他一吃醉了就這種瞎說八道！」

「不家來怎麼辦呢？」芳姑太太一直在想着什麼，突然抬起眼睛來。

「你放心：他醒了酒就家來。他頂多是到省城去嫖窩子。」

過了會兒丁文侃又抬起眼睛來看看芳姑太，確定地加了一句，好像這件事已經證實了似的：

「唔，他到省城去嫖窩子。」

小鳳子打烟罐裏拿起一支烟來，似乎怕人責備——悄悄地擦了一根洋火。她矚一下文侃的臉色，又對老太太睜一眼。她想隨便插進點嘴去，跟這位不常在家的哥哥談談閒天，可是老找不出一句話來：這樣那樣都彷彿有點顧忌。

「三哥哥真是個蠢種！」她把堵起來的嘴巴動動——沒發出聲音。

這時候——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哥哥眼睛釘到了她臉上，簡直要勾出她心底裏什麼祕密的樣子。一面他還滿不在乎地抽着煙，跟大家哇啦哇啦着。他跟他們談到了田上的事。

她臉子發了熱。她拿出平素在街上對付那些討厭男子的辦法來——避開了她哥哥的視線。她祇瞧着手裏的烟，連兩個眼珠鬥成了鷄眼也不管，好像她在研究那一捲煙草似的。可是心總定不下來，隱隱地總覺得自己賒輸了一筆錢。

「嗨，都是老三！」

已經巴望了好久的，打算了好久的，給那個冒失鬼一下子攪糟了。他怎麼要打架呢！這里小鳳子很重地拍下烟灰：哼，他還要怪到她做妹妹的身上來。在這麼個局面裏——她當然要派三哥哥的不是，她當然不嘆：她寧可幫着大哥哥來說幾句公話！

可是侃大爺全沒顧到。他還是發他的議論：那些字音一個個像小石子那麼往她耳朵裏跳：

「況且我是沒得錢！就是有錢——如今這年頭還能夠買田啊？……老三不懂嘛。」他噙了小鳳子一眼。「胡鬧嘛！」

那位小姐吃了一驚，怎麼他還空這麼噉她一眼呢？

「田是個禍，田是個禍！」丁文侃把熄了火的雪茄抽幾口，看一看，很失望地喊着：「部裏有好些同事——家裏田送不掉，貼人家錢都送不掉。」

芳姑太害怕地問：

「什麼道理呢？」

「又是天災，又是人禍：這個年成田上還有東西啊？年成——好點個呢——稻子多了不值錢。錢糧可年年要完，比如甘肅陝西——」

有誰在嘴裏「嘖嘖」了兩聲，還悠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是那位溫嫂子。

老太太點點頭：

「甘肅陝西的確是這個樣子：我看見報上說的。不過我們這塊好點個。……」

「好什麼！」丁文侃大聲說。「我們這一帶——鄉下沒得土匪啊？沒得大水啊？前年收成好，稻子不是不值錢啊？」

芳姑太可發起慌來：

「這個——這個——」

她欠下身要站起，又倒了下去，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身子裏面什麼都給掏空了：覺着她辛辛苦苦造好一座什麼東西，費了許多心血的，如今可一下子塌了下來，摔得粉碎。她

想再多知道點兒，可是她不敢向侃大爺發問。彷彿他是個不吉利的東西，一碰着他就會背時的。

隨後她用着鞭響那樣的忙亂勁兒喊起她兒子來。

「祝壽子，祝壽子！」她拿眼睛四面找着。她沒了主意，似乎要找她少爺來商量一下。

「你在哪塊，你在哪塊？」

那個孩子正坐在她椅子後面。他手裏拿着一把杭州剪刀，用心用意在椅背上刻畫着。他想要刻成一個「唐」字。可是那上面很滑很硬，刀尖子老是吱的一聲溜了開去。他給攪得很不耐煩。

他母親拖開了他：

「呃，這個不能畫。……呃，祝壽子！……」

祝壽子眼睛發直，嘴一扁一扁的：他向來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就先來這一手。

芳姑太太嘆了一口氣。她生怕這孩子氣出病來。

「你到下房裏去畫罷。那塊的椅子隨你畫，好不好？……來，放乖點個。……叫溫嫂子陪你去。」

不知道怎麼一來侃大爺他們談到了史部長。老太太帶着關切的臉色——很仔細地問了許

多話。史部長怎麼會那麼胖呢？他也愛打牌麼？他看見了部裏的同事是怎麼個勁兒呢——笑  
不笑？還是大模大樣擺出一付大官派頭嘍？

侃大爺很小心病的樣子回答了她的。他沉思地說：

「唉，他那個很討厭。醫生說的：他以後隨時有那個的危險。」

說了他又瞟小鳳子一眼。他覺得她們這種漠不關心的神氣很可惡。

「我怎麼說這些話呢？……人家還巴不得部長中風——忽然死掉，我的政治生活一定完  
結，人家就高興！……」

可是小鳳子關心着部長太太：

「史太太年紀不大吧？髮頭髮不費？」

「怎幹老說這些的嘍！」芳姑太太想。她掉轉臉來瞧一瞧：溫瘦子跟祝壽子都不在這  
裏。她心底裏忽然湧出一種淒涼感覺，好像她的那塊肉跟誰離割得很遠似的。

道天——她又沒有機會跟文侃談那件事。

「叫我怎麼辦呢，我們孤兒寡婦？」她悄悄地說了衣，悄悄地上床。身邊又飄起了三  
太太的呼聲。仔細一聽，可又不大像。黑地裏她又看見亂七八糟的一團，叫她眼睛發漲。她  
極力叫自己定一定心，好好打算一下，可是不知道要從那塊想起。一切越來越不順手，彷彿

天地萬物都結成了幫——一個勁兒來欺凌她跟祝壽子。

「田是個禍——就儘讓唐老二去賣啊？」

隔壁老太太在那里打鼾：她聽來竟成了一種威脅。外面似乎有一點風，攪得院子裏兩顆樹沙沙響了一陣，然後打屋頂上飄了出去。於是三太太那個不成調的哼聲又盪了起來：永遠不會停止，永遠是這麼捉摸不定，彷彿並不是真的有人哼，祇是打你自己心裏迸出來的。

現在芳姑太太看見了文侯老三那張紅臉。他打着三太太，把桌上什麼東西都打碎，跳着發着脾氣。接着他點個火把這屋子燒起來。

旁邊靜靜地站着唐老二——嘻嘻地笑着。一面掏出田契給何雲霖，還說明着：

「我這個田——是侃大爺叫我賣的。」

她衝過去搶着打着……她醒來了。她滿身的汗。

「溫嫂子，溫嫂子，」她輕輕地叫。

四面靜悄悄的。她打了個寒慄。

嘆了一口氣。自己聽着這聲音忽然害怕起來。她老實想要叫幾聲，叫醒隨便哪個都可以。她要找一個人說幾句話，找一個活人。就是幾句不相干的話也好。……

這時候文侯跟唐老二的臉子又在眼前顯現着。她全身的肌肉一陣縮緊，又鬆了下去。



「我受不了！」她論囁話似的。「我馬上——我馬上——嗯！」

她一下子坐起身，把衣裳一披。她下床趑趄拖鞋，往前跨了兩步就停住了，渺茫地看看四面。指尖像浸在冷水裏一樣。胸脯一起一伏地在喘着氣。然後慌慌張張走到窗子跟前，把窗簾掀開一角——往外面望了一下。

一個冰冷的月亮掛在屋簷上，灑着蒼灰色的光。這世界上好像祇有她一個人：她生命裏的一切東西可給誰搶走了，給剝光了。

她往床上一倒，抽抽咽咽痛哭起來。

什麼都沒驚動她。她哭了很長。末了她給攪得很疲倦，閉上了眼睛。心裏可平靜了許多。

「噢，馬上就變臉。……要快點想辦法。……」

娘家這些人可滿不在乎，還是熱熱鬧鬧打牌，還是不斷地有許多客人。他們竟好假故意要叫芳姑太沒法子護這件事——免得聽着這些背時話癢癢。唐老二也常來拜訪他們，簡直顯得有點驕傲的神氣。

晚上客人散了之後，她一想到她現在就得開日，她忽然就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其實要說的話她早準備好了的，可是心總跳得很厲害。她遲疑着：

「等下子罷。」

等下子大家各人回自己屋子裏睡覺去了，她這就焦急得臉都發了熱。怎麼又不開口！——等到哪一天呢？老太太跟小鳳子也真是！——這個事她們分明曉得，可是她們不提一句頭！連提醒她一下都不！還有侃大爺——她就不相信他連她的委屈都不明白！

那位侃大爺也不向她問起。他并且還——故意要避開這個麻煩似的，馬上就要走。

梁祕書搓搓手告訴新聞記者：

「是的，是的。我跟祕書長明後天就回京裏去：部裏事情忙得很。」

於是芳姑太毅然決然地叫，臉色很嚴厲：

「祝壽子，來！」

一會兒又擺擺手：

「唔，慢慌子！……我先去照應一聲。」

她走到外面廳子門口張望了一下：那里坐着許多男客在抽煙，磕瓜子。她衝着走過來的

高升問：

「老爺呢？」

「在後院書房裏。」

走到了後面院子，她可躊躇起來：要不要馬上就進去呢？她聽着侃大爺那很忙的脚步響，似乎在那裏找什麼。可是華幼亭老先生的話聲慢吞吞的，好像想要把那個的忙勁兒調劑一下。

「股票不值錢的話——頂好是暫時不要聲張開去。如此——如此——或者股票還能够押幾個錢。……我想姑且一試……」

終於芳姑太很快地走了進去，呼吸有點急促：

「你明後天真的就走啊？」

丁文侃要打書架上拿什麼，這里把手停到了半路裏臨空着。看見芳姑太臉色發白，老實吃了一驚。

「怎麼？」

「我——我——有話跟你說。……你來。……」

那個用大步子跟着她，眉毛輕輕皺着。他一面在那裏猜疑。怎麼，他們叫姑太太出面來跟他談判麼？於是他拚命擺出付滿不在乎的樣子，也不打算先向她探點兒苗頭。到那時候他可以拿他來常用的辦法來：「一笑了之。」

他聽着姑太太那種緊張勁兒覺得好笑。他幾乎想要勸她一勸——

「大將臨陣——自選免靈藥轉輪才行呀。」

他微笑了一下。步子愈寬跨得再長些，就顯得他是慢慢跨着步子的。一跟着她進了老太太的屋子，他忍不住鼓出轉轉的腰子柄：

「唔。就在這塊說啊！」

一面很安閑地擦一支洋火——點起煙來。

那位老太太可在那里佈置：她逼着侃大爺坐下，還叫溫嫂子帶祝壽子進來。那孩子齊他母親肩膀那麼高，可是假在她身邊坐着，仰起那張蒼白的臉來瞧着舅舅。

老太太她們在那裡我着她：

「姑太太呢？姑太太呢？請姑太太來打牌，小高，小高——呃，老小高！」

「不到一分鐘她們就找到這里來了——」

「在這塊呀？」

可是一看見屋子裏那幾張作假重輕的牌子，老太太就發了楞：進也不好，還也不好。不過小鳳子很大方，把身子一扭歪就跨進了門。她後面緊跟的梁太太在門口止了步子，張頭探腦的。她認爲她現在裏是進去了根本方便，就好像雞運扇門太小似的——索性讓自己那一大坯移開了些，讓他們一家人膜拜膜拜。

倪大爺很鎮靜地告訴自己：

「唔，陣勢擺好了。」

這是由芳姑太發難的。她稍爲遲疑了一下，瞞瞞老太太她們，這才開了口。她跟做序子一樣——先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她告訴對方：她早就想跟他商量，老等着他回家。可是這幾天大家又一直沒工夫。於是她抓著祝壽子的膀子，似乎怕他逃走，這才搭到了本題。她聲音有點打顫：

「我跟你商量商量唐家的事。……」

子文倪吃了一驚，跟著自言自語：

「唐家的事？」

真想不到是這麼一着。他剛才那些猜測竟是錯的，他剛才準備着的一手虎全都沒用處。他簡直覺得有點掃興，怪人家小題大做似的——瞅了她一眼。一面他又感到對不起她。於是他真的輕快起來，得意地吐了一口氣。

大家都看着芳姑太太等她張嘴。她嘴發了白。

倪大爺拿出了他那付辦事精神，皺着眉很忙碌地催着她：

「嗚，你說，你說。」

芳太太用力捫着嘴，眼睛漸漸發了紅。她瞅了祝壽子一眼，掛下了視線。

「自從他爹爹死了，唐老二……我們孤兒寡婦……」

她什麼也說不出來。她預備了好幾天，預備了一肚子的話——全給哽住了。她淌着眼淚，拚命咬着牙忍住，可是辦不到。隨後她痛哭起來，肩膀跟抽風樣的聳動着。

結果還是一句也沒談。

老太太抹抹眼淚替她說明白：

「唉，是這個樣子的：哪，你也曉得。我生她的那天，你到蘆花巷找劉婆子來接生。到吃過中飯，過了一個時辰，她生下地來了：是個女孩子。她稍爲大點個，大老太爺就很歡喜她，常常說着玩：「給我做女兒罷，給我做女兒罷。將來我代你說個婆家。」後來呀——你也曉得的：哪曉得真的是大老太爺做的媒。……」

「我曉得，我曉得，」丁文侃打斷她。「我都曉得。」

「是哎，你都曉得。後來呢——唐家三老爺到城裏來的時候，大老太爺就跟他談起……哦，不錯！那天子還是唐家三老爺生日哩：四月十一，我想起來了。那天子我到五舅家去的……」

大兒子攔攔手。

「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你自然記得，是啊，你聽我說：到了——到了——嗯，怕是五月初二……呢，可是五月初二？……哦，不是的！我想起來了：是初八，五月初八。過了端午才去的。唉，你看看我這個記性！——還說初二哩！——五月初八那天——大老太爺親自到柳鎮唐家裏去看那個孩子。那天你在書房裏挨了老師的打，哭家來。初九——我想着：初九我做了什麼事的？……五月初十大老太爺家來了，說的：「孩子不醜哩」。後來我叫你上街買頭繩：我關咐你要買紅的，要買紅的，你買了紫的。就是那天子晚上——我們把小芳子的親事商量定了。……」

丁文侃很痛苦地等她老人家說完。他不敢看她一下：怕兩個的視線一接觸——她會想起更多的話來。

那位老人家可沒住過嘴，把這段事情報告了將近一個鐘頭。她敘述了芳姑太出嫁的情形，又談到唐大少爺這個人品，祇可惜有癆病。然後那位姑太爺去了世，唐老二可就動手欺侮這位寡嫂：他賣田，他拿家裏藏的字畫玉器去抵債，叫芳姑太將來分家的時候撈不到一點東西。

「她等你回來想一個法子。我們早就商量過的。……唉，真是！真想不到！」

於是秀姑太重新哭了起來。

她們都盯定了侃大爺的臉。小鳳子還顯出一種得意的神色，好像說：「嗯，這回可把哥哥難倒了！」

在外面的梁太太到門口來望了望，她認爲現在該來安慰安慰秀姑太太。她走着彎彎曲曲的路線把身子擠進來，用手抹抹眼睛：

「不要傷心了罷。……唐老二這個混蛋！——我們一起來結結實實對付他一下！讓他聽得我們的厲害！」

「老爺，老爺！」忽然高福在外面叫。「縣長來拜會老爺。」

這位老爺馬上站起來——換着洋火點上了烟，又坐了下去：

「我現在正有事。叫他等一等，嗯？」

他用種緊張的樣子聽着高福走了出去，這才移正了身子，磕磕嘴，準備宣布他的辦法。可是他還掃了大家一眼——看看她是不是全都提着精神要聽他的。然後挺直脖子乾咳一聲。

「這個事情——我看是很容易辦的。今天晚上找唐唐昆泰，我們開誠佈公談判一下。」可是這里他又想起了什麼，手一揚：「等一等！他把臉子對着窗子那邊咳！」



「高福！高福！……高升！……你請梁祕書來！快去！」

接着他又——

「呃，高升！……梁祕書不在那裏陪客？」

「是的，老爺。」

「好，你去罷！不必請他來了。」

想了一下——還是不放心。他一起身就走。剛跨出房門，他掉轉身來很匆忙地說了幾句話：

「我回頭再跟你細談。總之我的主張是這樣：家是要分，但是田不必留。田真是個禍；能够賣得掉就賣掉。今天晚上呢——我們就披膺啓昆來；大家商量一個賣田的辦法，我們跟唐家通力合作。田一賣掉，你們兩叔嫂再分家：分現錢。我老實告訴你：如今頂要緊的是留幾個現錢。比如——比如——」

一面說一面回到了房裏，右手兩個指頭夾着半截雪茄打手勢：

「我早說過這個道理。你要是分到了田，你生活還是要困難的。現錢可就不怕。並且你們唐家還有許多骨董子畫，這個——這個——也跟現錢差不多。至少比田總靠得住些。……唐老二一定要賣田啊？」

「一定。這是丁壽松說的。說是都談好了：何六先生去籌錢去了。」

「那好得很，那好得很，唔，」侃大爺挺有把握的樣子。「那容易辦。……我們找唐啓昆來正式開談判。我要他先簽字——分家。等田一賣掉就給銀錢：每人分二分之一……等下子，我有一點事要辦。總之你放心，你的交涉由我全權負責好了。……」

他東看看西看看在找什麼，大家的眼珠子也跟着他轉動了一會。他「唔」了一聲，叫道：

「高福！高福！……」他自言自語說了一句「我馬上就辦」，又提高了嗓子——「高福！……豈有此理！叫你不聽見麼……你快去請唐啓昆——少爺！——請他來吃便飯！」

等到侃大爺一走出了這裏，小鳳子忽然有一肚子脾氣實在想發出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她總想要借個題目發作一下，於是衝了出去。她到外面牆子上看看，又到裏面牆子上看看。然後挺着頸子闖進了三太太房裏。一會兒她嘔開了，蹣着腳罵着。她要跟三嫂嫂拚命：她好意勸三嫂出去陪陪客，可是人家看她不起，瞪着眼不睬她。

「唉，」老太太進來排解着。「跟三嫂鬧什麼嘍——她這麼可憐巴巴的。」

「哼，可憐巴巴！我不是你養的，她倒是你養的！……她是個好貨就不會讓男人那個樣子！……」

大家咕嚕着，嘆着氣，把她勸走了。祇有芳姑太落在後面，站在那裏傻瞧着三太太。芳姑太四面張望了一下，偷偷地掏出一張五塊錢票子塞到對方手裏。她還想說明一下，聲音可給壓在嗓子裏。

三太太猛地一倒，跪到了芳姑太跟前，抱着她抽咽起來。給放在床上的孩子就「哇！」的一聲哭了。

二 十 二

晚上十二點鐘上下，唐啓昆走出了丁公館。

「我真想不到解決得這麼快，」他輕鬆地想。

起先他坐在丁祕書長對面很不自在，結里結巴說不出話。他感到腦頂上重甸甸的有東西壓着，臉上一會兒冰冷，一會兒可又發起熱來。可是文侃很客氣，於是當兩家親戚的面——把這件事談妥了。老爺跟了家的五舅老爺也都在場：他們都認爲這辦法很對。所有的田當然全都賣掉。大少奶奶還住在娘家等分家，將來就帶着祝壽子另外住開。那些骨董字畫呢——由他唐啓昆開個清單請他們來查。

唐啓昆勝利地告訴自己：

「我沒有吃虧。家反正是要分的。祇有那些骨董字畫——我要想點個辦法。還有是債務。」

可是有一件事叫他不舒服：他想到了丁壽松。

「真該死！——這個臭混蛋！是他說出來的！他告我的密！」

當時他就老實告訴了他們——丁壽松說了丁家一些什麼不堪的話。可是這一手總還報復得不够。他恨不得一回家就幾拳揍死那個傢伙。同時又忽然覺得有點傷心。他打了寒噤。到家門口下車的時候，他竟莫明其妙地有點害怕了。

「丁壽松，丁壽松！」

「他還沒有回來，」老陳門上了大門。

二少爺咬着牙叫：

「把他的東西扔出去！——叫他滾！」

老陳並沒有照辦。他兩手抱着膝頭，靜靜地等到了壽松回來。他眼珠釘着丁壽松，老半天才指指對方的臉，又翹起大拇指指裏面：

「他請你滾。」

「什麼！什麼！」——那個睜圓了右眼，臉子衝着老陳越湊越近。

怎麼，老陳道是什麼意思！——一個門房跟他開這個玩笑！他把下唇高了起來，抓緊着骨頭稜稜的拳頭。他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

「哼！」他說。撈了會兒就往二少爺書房走去。

二少爺正出了房門要去看大太太，在廳子上截住了他：

「哪個！」

「我……二少爺。」

書房裏的燈光斜射出來，打磚地上又反映了點亮光到他們身上。他們面目很模糊，彼此祇瞧得見眼睛在閃爍着。

唐啓昆忽然畏縮起來，他平日簡直把對面這個人太小看了，再也想不到他竟有一手厲害的，竟能够破壞他，在暗地裏叫他上當。他一想到這個人這麼可怕，他這就什麼威都發不出了。面對面盯了五六秒鐘，二少爺用沉痛的聲音說：

「你太對我不起，你太對我不起！哼，這未免太無情了，太可怕了！你好，你好！你——嗯！」

「怎麼呢，我……」

「好好好，你走罷你走罷。你現在就走。不必住在我家裏。」

那個的身子矮了一截，漸漸彎了起來，好像竹篾子在火上烤着似的。他哭喪着腔調：

「二少爺……二少爺……」

二少爺一抽身就退了一步，大叫道：

「來人！來人！……桂九，桂九！……韓福！……」

廳上的電燈一下子亮了。許多人奔了出來。連太太跟五二子也一拐一拐地趕到了門口，她們用種看把戲的派頭往這邊看着。五二子還有點忍不住要笑的樣子，好像她早就知道會演出一套什麼來。

直到那個丁壽松帶着包袱給趕了出去，唐起昆才消了氣。

那位客人從春天一直到現在初秋，把夾袍夾襖什麼的全打在包袱裏，那塊灰黃的布單就裹不住，散了下來。他正要檢起來重新打包，二少爺可一把搶了他的——往外面路上一擲。接着使勁一推，叫老陳關了大門上了鎖。他把鑰匙裝到了自己口袋裏。

「再也不許他上門！哪個要是放他進來——就是通賊！辦！」

「什麼事嘍？什麼事嘍？」太太跟他走到她房裏去。「他倒着實肯替你出力哩——你發他這個脾氣……」

五二子在後面裝了個鬼臉，好像在向對面的誰打眼色——「爹爹少了個幫手！」忽然發見爹爹瞟了她一眼，她趕緊沉着臉，吸了一下鼻子。

看來今晚上爹爹一定有話談。她雖然給大人們逼着上了床，可是還睜着眼睛，一面小心地呼吸着——不叫放出點聲音。

鐘擺老是不快不慢地在那里搖，顯然很冷靜的樣子。外面有時候咕咕的，仔細一聽

——可又沒有響聲。不知道到底是老媽子們在那裏搗鬼，還是蟲子叫。於是五二子腦袋從枕上抬起一會兒又放下去，接着又側着耳朵注意一下。她很想要知道那鬼頭鬼腦的聲音是怎麼回事，可是她捨不得丟了隔壁的密談。

爹爹的嘴裏好像兜着什麼似的，聽去總有含糊。他跟大太太在那里計議那樁大事：他們要把家裏的骨董字畫運出去——藏到一個妥當地方。

「這個樣子我們才不吃虧，」他壓着嗓子。「我這個——都是爲你打算：我呢我自己不在乎這個。」

大太太把聲音略爲提高點兒：

「當然哦。不管爲哪個，這些個總不能分給她：還是我們唐家祖上傳下來的。可憐我辛辛苦苦收好，攢好。花了那些個心血——什麼事要分一半給那麼寡婦。她孝順啊？」

不過做兒子的可想得老到些。他認爲一點都不給——可他招別人閒話。他主張揀幾十件不相干的來上賬，照這一筆賬對分。這里他毅然決然站了起來：

「這樣子塞住他們的嘴，免得麻煩。不然的話——我倒不要緊。你年紀這麼大了爲什麼叫你來嘔這個閒氣呢。我是——我一定要替你想得周全點個。藏也要藏個靠得住的地方。」

那個盯着他的臉。沉默了十來秒鐘，她這才試探着問：



「你想藏到哪塊頭？」

二老爺在那里想着，低着腦袋瞧着自己的脚，時不時飛一眼過去偷瞞母親。他嘴脣動幾動，搔了搔頭皮。末了還是——

「娘你看呢？」

「我說——」大太太顯見得早就有了主意，「祇有藏到大舅舅家裏去。」

於是這兩個都閉了會兒嘴。唐啓昆很爲難地瞧瞧大太太，覺得這件事還得仔細想一想。他用手指在鬚子上擦擦，那種毛茸茸的感覺很有點舒服。隨後右手呆滯滯地放到了大腿上，彷彿拿着了十來斤的重東西似的。他這才抬起臉來點點頭：他說這個辦法很對。

真是的。他也不知道大舅舅是個好人。那位老人家祇是對他有過一點附會：罵他混賬，罵他沒出息，還勸大太太別相信這個兒子，硬指這個兒子將來總有一天會逼死她。不過他這個做外甥的不見怪：大舅舅太爽直，並且有許多情形還沒有曉得。這位老人家的確靠得住，總是處處替大太太打算。然而——這里唐啓昆把字香拖長着——然而大舅舅近幾年家境也不好，這就講不定會要——

「要是萬一錢不湊手，賣點個，那——那——」他舌子發了麻。「大舅舅又住在北門外，太近了。這個——給人家曉得了又是不得了。」

「你說藏在哪塊呢？」

「我看——我看——運到省城裏去倒妥當。」

「省城裏！」

「呃，娘！」他苦痛地攤手。「你又多心，你又多心！省城裏……」

突然——太太臉上那些皺紋全都扯動起來。她跳起來舞着手嚷着，叫人一下子不敢相信她有這麼大年紀。

「你殺掉我罷，你殺掉我罷！——你巴不得我死，免得多吃你一份飯！……反正什麼東西都是你的！我這個老太婆就活該窮死餓死！你殺掉我，殺掉我！你殺！」

「嘖，呃！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

做母親的可嚇得更加蠢了些：

「我不怕！——到這個田地我還怕人家笑話啊？……你運到城裏去——就隨你擺佈！你賣的錢去嫖堂子！做娘的活該餓死！五二子也活該餓死！我死好了！我死好了！——家裏東西都是你的！我那份養老田也不要了！我讓你殺！我讓你殺！」

唐啓昆的眼珠子幾乎要透過眼鏡突出來。忿忿地起了身，把剛拿到手裏的烟使勁一摔：「這是算什麼嘍！你要把我怎麼樣罷！」

「你早就要把我跟五二子都餓死！——你當我不曉得，你當我不曉得！你借了華家裏一千塊——我的東西就不贖！帳也不還！好讓債主逼死我們老小兩個！你拿錢去嫖！……省城裏！省城裏有你的親生娘！」

越是這麼着——他越是不怕。她總是這麼一套。於是他橫一橫心，噴着唾沫星子叫：

「我偏要運到省城裏去！我偏不叫外婆家的揩我的油！」

「你敢！你敢！」她發了瘋地把站在門口的五二子拖了過來。「今兒個晚我們兩個在你面前死！在這塊——在這塊——」

她老人家大哭起來。

「皇天呀，皇天呀！……他老子死得早，我把他養到這麼大，他倒待我——待我——啊呀！皇天呀……我這個苦命！……他逼我……五二子……我們今天死給他看！死給他看！嗚！我們走！」

五二子一把拖住了她，哭喪着臉——「太太，太太，」很平淡地喊着，彷彿這些是每天照例要辦的家務事，並且還知道馬上就得結束的。扶着太太坐下，她還悄悄地在房門口張望一下——看看外面有誰偷聽沒有。

她爹爹似乎要在她面前做點好榜樣。聲調放緩下來，先歎了一口氣。

「唉，真是的。何必嘆，弄得一身大汗的。」

「那麼你說！你說！——你怎幹打算？」

「嘖，又來了！祇有省城裏擺得住咬，我的親娘！」

「好，好，隨你怎麼辦罷！我不管你！我們老小也不要管！五二子你睡去，明兒個早點個起來，我帶你去招鄰訪友，拜親會戚——要他們照顧我們老小兩個。我要把我兒子的事一老一實告訴他們！——搶我的首飾去當，卡我的錢，養老田賣了稻子他也把錢勤住！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叫地方上都來看看我這個孝順兒子！」

做兒子猛地覺到一陣冷氣，全身的肌肉一縮。他記起從前在柳鎮時候的一件事：那次他吵過了就平靜了，她老人家第二天可起了個大早——一房一房跑去哭訴，祇除開五房裏。

「她真急了，」他想。太太就祇有這麼一樁壞處：一使起性子來——就什麼面子都管不着，彷彿打算以後再也出來露臉了似的。

「我要他們看看我這孝順兒子，噫！你看看瞧！」

嘴裏重複着，她又哭了起來。

唐啓昆跟發熱的人一樣——乾巴巴地啞了啞嘴。腦子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在那裏梗着：似乎平常他不敢去想的，不敢提到那上面的一些什麼，現在他可非去想一下不可。可是

他定了定神之後，又困惑起來：他抓不準心底裏隱藏着的到底是些什麼。這彷彿是一種厄運，又彷彿是一種好運道。他感到他的頭蓋骨在往下壓着，覺得腦頂上戴着一頂好幾斤重的鐵帽子。身上可熱癢癢的，好像在裏面釀着喜氣什麼的——關不住地打汗毛孔裏流出來。其實他近來許多事都還算如意，辦得都順當。爲什麼怕要他讓太太來鬧整扭，來煩他的心呢？於是他悄悄的抽了一口氣。他這件母子中間的整扭會打斷他的好運。他在肚子裏占着卦：

「和平解決呢——就都好。」

五二子拿一張小竹椅坐在祖母旁邊，輕輕地替她老人家捶着背，黑溜溜的眼珠子不住地往她爹爹臉子轉動着，顯得幸災樂禍的樣子。

唐啓昆彎下腰去，擺着一付犯了罪的臉色，硬着嗓子勸她別生氣。老年人血氣已經有點衰了，該讓這點兒血氣好好地留着，一來火就得動用了好許多。

「娘要是不康健，不那個——我活着有什麼意思呢！」

「嗯，我老了：我血氣衰，血氣衰！」她聲音給五二子的小拳頭震得一下子粗，一下子細。「我血氣快要用光了，我快要死了：你說的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我快要死了，好得很哩，好得很哩，我就會死！」

「唉，我不過是記掛你的話。我怎麼會呢你死嘎，怎麼會嘎？我不過勸勸你……」

「勸勸我，哼！祇要少叫我作氣就是好的嘍，唉。」

「我哪里是叫你作氣呢？我是跟你商量商量的。」

他很謹慎地舔舔嘴唇，眼珠不動地釘着他娘。

「娘，你說呢？那些個——要是放在——」

「我不管，我不管！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有我的法子！」

兒子很響地歎了一聲，重甸甸地站起來往外走。他步子跨得很慢，腦袋低着，彷彿怕那些地板出了毛病——一個不小心就會陷下腳去。眼珠子可往兩邊溜，想看看別人的臉色。

就這麼走着走出去麼？做娘的一點也不愛惜她兒子，不喊他回頭麼？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過會兒會打發五二子到他書房裏去叫他的。不過——

「不過她如今肝火太旺。」

末了——他自己打了轉身。

「唔，」他打個手勢表示這件事有了轉機，因為他們母子向來很融洽的。「我們商量下子看：到底是大舅家裏好，還是——還是——還是別的地方好。」

唐啓昆站在那里，一直到太太太張了嘴——他才坐下去。他又恢復了先前那種精細動

兒，機密地跟他母親談着。隨後他放心的樣子點點頭，行了一下深呼吸。於是他躊躇了一下，就更加祕密地湊過臉去。

這時候五二子捶着背的兩隻手臨了空。她側着臉聽了一下，悄悄地跑到房門口往外面張一張，把門關上了回到原位。

「這樣子，」二少爺小聲兒說，「那就這個樣子好了。那——那——唔，一定是大舅舅家了？明兒個就送去？」

他們動手得很快。唐老二到自己房裏拿了電筒，就跟太太開了那些鎖着的房門，翻起箱子來。五二子守在門口，簡着蓋地裏東看看西看看。有時候小心得過了火，她手一張，壓着嗓子叫：

「慢樣子！」

「怎幹？」

「好像有聲音……」

裏面的人趕緊停止了動作，面對面瞧着。院子裏似乎有蟋蟀叫。什麼地方鷄啼了起來，噪子是沒的。

「哦，沒得什麼，」五二子又說。

到天亮五點鐘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好了包。大件的給裝進了三個篋箱子，——外面看來很不值錢。大太太主張這些由她跟雷老太太送去，還帶着五二子。啓昆老二該到了家去送侃大爺的行。這麼着不打眼些。

五二子把嘴一扁：

「嗯，雷老太太——一叫她同去就壞事！」

唐啓昆可很很地瞅了他母親一眼：要讓老年人去做這些事——沒有做兒子的照應，那他不放心。

「先把這事辦完了。丁家我下半天去。」

「小侯，小侯！」一吃了早飯他就叫。「去喊五掛車子！大舅老爺寄放在這塊的東西——今天要送去！」



## 二十四

有一個人在了公館門口親頭探頭的——想法子裏溜進去。

可是外面站着好多警察：

「走！」

這個人巴結地笑了笑，然後小聲兒對警察們說明着。腰板老彎着像在鞠躬。他眼睜睜呀裏的，時不時拿手背抹着嘴。他大概沒洗過臉，眼眶下面有點發黯，叫人猜他有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要是他沒挾着個包袱，那簡直想不到他就是丁壽松。

「我是姓丁的。我是祕警長一家人。……」

對面那大個子警察什麼也沒有表示，也沒哼一聲，祇冷冷地打量着他：從頭到腳上，又打腳上到頭上。然後盯着他那個包袱。

丁壽松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說下去。把下唇縮到牙齒底下刮了幾刮，他又轉向着旁邊那位紅鼻子警察——比何六先生的顏色淺些，尖尖的鬚在那里，好幾對他冷笑似的。可是他還把臉子湊過去，挺吃力的笑着：

「我跟你這位先生打個計較好不好？——我是認書長喊我來的，還有那位姑奶奶……」他怕大門口那些包車夫聽了去掃他面子，聲音放得很小。一發見他們有一兩個走過來了，他緊趕裝出付安閑派頭，在鼻孔裏輕巧地笑了一聲：一看就知道他是空得沒事做，跟警察朋友撩天兒消遣的。並且還把那幾個車夫瞅一眼，彷彿連他們東家都跟他是很熟的樣子，點點頭說：

「辛苦啊？……在這塊怕的要多等下了哩。」

忽然——叮噹叮噹！三輛車子一陣暴風樣的刮到了丁公館門口。

姓丁的趕緊一讓，差一點沒碰一交。他希望車子上的是他的熟人：跟他使個眼色或者打個招呼。同時他又老實有點怕。他決定自己要擺出付怎樣的姿勢。他很不在意地撇開臉去：似乎對自己表示這祇是個偶然的動作，並不是要逃開這個難關。

那三位老希的臉子竟看也沒看清一下——就走進去。

「我怎麼不招呼一下子呢？」他怪自己。「不管怎麼樣——總歸是丁家的客人哎。」

他顛起腳來衝着大門裏張望一下。左膀子把包袱挾緊點兒：怕在他分散注意力的當口給誰扒了去。嘴裏自言自語的：

「唔，一定是三先生跟那位仁兄。那一個就看不出。」

公館裏鬧出了話聲跟笑聲。接着聽見嘩嘩的牌響，有個女人嗓子尖叫了一句什麼。這也許是小鳳子在取笑什麼人。可是並沒聽見太太們打哈哈，大概晚茶端了上來，她們專心吃東西去了。

爲了怕再碰釘子，丁壽松沒請警察放他進去。他祇是問：

「如今幾點鐘了？」

等不着回答。他自己回答：

「怕有三點多四點。」

手搭在額上抬起頭來看看天，咕噥了幾句。他這就好像有什麼大事趕着要辦似的——很快地的往巷口走去。跨了十幾步他又記起一件什麼，立刻打轉身，維持着這種忙勁兒往丁家門裏衝。

「嚇！」一隻手一攔。

「呃呃，不要！不要！……我真的找祕書長有事……」

「滾！祕書長剛才吩咐的：不讓片子不見！」

「唉，真是的！那——那——我找姑奶奶。」

那位警察動了火：

「你找姑媽媽就找姑奶奶！——跟我說什麼！你找門房說話！」

丁壽松要進門找門房，可仍舊給擋住了：這時候門房不在這里，要等他出來了再說。

「這個——」丁壽松咬着牙，瞪圓了右眼，恨不得一掌劈過去。一會兒他又陪着笑，抽一口氣，喃喃的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隨後他索性退到路邊等着。一有什麼車子拉到——他就轉開了臉，仔細地瞧着照牆，彷彿在研究那上面那個「福」字的書法，手指在包袱上亂畫。一直到看見了老高升，他才進得了了公館。跟溫嫂子說的頭一句就是這回事。

「哼，什麼東西子！——連自己家裏都不許進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真是！哼，他能够叫我不姓丁啊！——媽賣灰的！」

溫嫂子今天臉上粉抹得更加厚了些。腮巴上一邊一搭胭脂——擦得圓圓的像個紅雞蛋。她似乎正害着眼病，沒力氣睜大點兒，細縫縫地瞧着他。兩個嘴角稍爲彎下了些，靜靜地等到他閉了嘴。

「噯唷喂，好玩哩！」她馬上接上來說，顯然這句話她早就預備好了。「你還認這個自己家裏人做什麼！噯！——老太爺糊塗，侃大爺沒得出息，祇有唐二少爺是好人哎！」

那個不斷地擰着眼，好像對方有唾沫星子灑在他臉上。要一下，眼睛就六一點，叫人想

到他是靠眼眶子的彈力來把眼睛睜大了的。他臉色發了白，護齒的那條膀子顛得了沒力氣，發酸發疼起來。嘴唇抖動着什麼都說不出：感到給人老重地打了一拳。他一輩子沒吃過這樣的虧。

怎麼攪的呢？他該怎麼辦呢？

剛才他竟不留情面地罵了那些警察一頓，還是在溫嫂子面前罵的。現在看來——大概門口那幾位副爺還是經了他這房自家人關咐的：不許放他進門！噢，真是！他嘴太快了點：沒看準碼頭就大模大樣的出口傷人。於是一股熱氣升到了他臉上，他竟跟一個小姑娘一樣害了臊。

可是溫嫂子算是已經交代好了。冷冷地射了他一眼，一轉身就走。

丁壽松一下子鬆醒了過來，伸手去措她袖子。他九死一生地叫：

「溫嫂子！呃！」

女的一掙開膀子——拍！很命地劈下他一個嘴巴。

「你想怎幹！你想怎幹！」她嚷。「這個千刀萬剮的死不要臉的鄉下貨！還了得！——你當女人個個都像你媽媽一樣隨人拖拖拉拉的啊？你睜開眼瞞望望瞧！我是什麼人！這塊是什麼地方！你看看仔細！你要措野家去到你祖奶奶那塊撤去！……這死不要臉的鄉下貨！

——在這塊倒撒他的雄狗勁！」

打牌的客人都跑了出來。好幾個學子同時說着，歎着氣。丁老太太往前面伸出了兩步，公事公辦地問：

「什麼事，什麼事？」

說了就挺沉着地等着別人回話，好讓她來判決。

「我不過想找侃大爺——」丁壽松低着頭，聲音也低得聽不見，「我想請他替我找個事。……」

「哼，找事！」小鳳子下唇一披。

梁太太似乎很害怕。她緊緊地挽着她丈夫，身子往他那邊靠。他經不住似地倒了兩步，好容易才站穩。梁太太這才放了心，動手來打量那個姓丁的

「找事？你要找什麼事呢？——你學過什麼東西，你能做什麼工作：你倒說給我聽聽。」

接着她看小鳳子一下，使使眼色。

這里溫嫂子跳出來：

「梁太太你不曉得。這個傢伙啊，——哼。我還不好意思說哩！」

不過她仍舊說了下去。她告訴別人——這個丁壽松在外面搗丁家的鬼，滿城裏去辭他們壞話，造了許多謠。她手指差不多指到了丁壽松的鼻子上：哼，想得起來說的！——找事！她挺着肚子確定了一句：侃大爺一看見他就得把他腳鏟手揸釘起來。這里她氣得直發喘，用手摸摸胸脯，把臉子提高了些。

「我們還想抬舉他，叫他打聽點個事，他倒——他倒——這個不識好歹的賊胚！——他兩面搗鬼！你當祇有你有這個本事，祇有你才會打聽啊？如今才用不着你哩；你放心！你的鬼名堂我們早就曉得！……今天他還——這個瞎了眼的青天白日向我拉拉扯扯！」

「啊呀真是！」老太太歎息。「大家都姓丁，也用着這個樣子破壞我們哎！如今這個人心啊！」

大家的眼睛都釘着了壽松，叫他感到有刺在刺着他。他在鼻孔裏哼着：要說的話給卡在裏面，給他們那種氣勢壓得迸不出聲音來。他想要走——可又不敢。他似乎知道他該給他們對付個痛快，要是他逃開了一掃了他們的興，那就得有更大的禍事。

可是他頭腦子發昏，簡直摸不準會有怎麼個結果。他看見了芳姑太，這就轉過身去，腰彎得像隻蝦，哀求地說明他的來意：

「我沒得地方安身，姑奶奶，姑奶奶！」

找事的話他不敢再提了。他祇是想來求他們給他住幾天，哪怕狗窩裏都好。他爲了他家姑姑奶的事——竟得罪了唐老二。他給攆了出來。

「住在這塊！」溫嫂子大聲插進來。「你是什麼東西！——住在這塊！」

丁壽松蒙着眼睛——擠出了淚水。這下子他連借舖的事都不敢再想，祇求借幾個盤纏回鄉裏去。

「挨餓也回到鄉下去挨。姑姑奶，做做好事放我走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那位姑姑奶沒了主意。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於是退了下去。

「溫嫂子，」她輕輕地叫。「要不要給他點個錢，照規矩是——」

「嗶啣喂你真是！給錢哩，還！」

芳姑太用手慢慢抹着衣襟，手指慢慢捻着。她老遠地想了開去，不出聲地噓了一口氣，看見打牌的人已經一個個回了進來，笑着說着話，她就彷彿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的樣子，用試探的聲調跟溫嫂子商量了一下：

「唉，其實就是這個樣子，你看呢？……有點個可憐。……」

她掏出了三塊錢，帶着怕溫嫂子不贊成的神氣交給溫嫂子。那個吃了一驚，可也接過來塞進衣袋，還瞧見她手在衣裳裏面不安地動着。



「走！」溫瘦子把發着暈的丁壽松一推。「這是你家姑奶奶給你的五角大洋！」

「不過我——怎麼够呢。求姑奶奶再——再——」

「滾你的臭蛋！好玩哩！——人家布施你，你倒講起價來！」

丁壽松哆嗦着腿子走了兩步。他覺得還有一線希望。芳姑太心很軟，做事沒主意；他怎麼不當面去苦求一下呢。並且她一有機會就要替祝壽子積點福的。於是他站住，暫時可還不回過臉去；他知道溫瘦子在他背後瞞着他。他祇嘟囔着：

「我到姑奶奶那塊去謝一謝……」

「滾你的哦！還謝哩！——姑奶奶喜歡你得很哩！還不走！滾！真不曉得你娘造了什麼孽，唉！」

那位客人楞在那里瞞着她，莫明其妙地動了一動：好像是想要走，又好像要招呼別人一句什麼。時間彷彿已經停在這裡沒往前進，要等他打算好下一分鐘下一秒鐘他怎麼辦——才再走下去。

「五角大洋……五角大洋……」他喃喃地說。

就這麼回家鄉去啊？念頭一觸到了他家鄉，就似乎想到了一條蛇，身子打一陣戰。他想不到，什麼事都想不透：這一切總有個什麼東西在那裏搗鬼，所有的蹩扭都是牠弄出來的。

「怎麼的呢，怎麼的呢？……這是我的命不好。」

可是他決定回家：他能夠走的祇有這麼一條路。他現在忽然有種溫暖的感覺在心裏撲着。他恨不得叫起來——「回鄉裏去，回鄉裏去！」唉，真是的！鄉裏！他再也不去想到牠那種窮勁兒，不去想土匪，不去想餓到逃荒的那些日子：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故意不去提她，還是真的想不到。他祇是模里模糊覺到了青草的氣息，家裏那條狗的親熱叫聲。祇要吸吸鼻子，還聞得出肥肥的棕葉香，聞得出他那本賬簿的油膩味兒。

他轉身走的時候，眼淚就再也忍不住了。

「我回去。……餓也要在家鄉餓死。……幾點鐘有船呢？……」

要是今天沒有船了——晚上到哪塊去歇呢，身上祇有這幾毛錢？

他回頭瞟了一眼，好像他有什麼東西丟失在後面。

溫嫂子站在那里，看着他走到了外面院子。他彷彿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聽見，那些女客男客的談聲笑聲都織成了一片——嗡嗡地響着，叫他覺着自己好像在一艘小火輪裏面。地也在那里盪着，分明是在水上盪着的。

如今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情景——他得好好地去設想一下。他步子放得更加慢起來。

像他這麼一個丁壽松，特為到城裏來謀財路，回去不帶一點東西麼？那些個泥腿子準沒

句好話：

「嘿，松老爺不過跟我們一個樣子：到城裏去了快半年，還是換了老包袱家來！」

「他告了半塊錢忙才走得動的哩。一向看我們不起——如今夾着個尾巴家來，看他還作威作福！」

「該斫的傢伙！搗砲子子的！」丁壽松嘶嘶地罵，好像對面真有幾個泥腿子似的。左手不知不覺把包袱挾緊了些。

正在這時候——響起了一種很熟的脚步子。他趕緊讓開，還轉開了臉。

那是唐十爺跟二少爺。那個對頭！——什麼都是他鬧出來的！不過別人祇瞧了丁壽松一眼，就怕引起正面衝突的樣子——裝做沒看見地走了過去。

跟手就是老太爺打他自己書房裏衝出來：

「我的眼鏡呢，我的眼鏡呢？」他對面叔叔姪倆招了招手，「呃，呃！」一下子就發覺他叫錯了人——「哦，唔。」於是一面東看看西看看找尋着，一面到裏面廳子裏去。

老太爺書房也沒有關，也沒有一個人。

丁壽松眼睛一亮。有種什麼東西在裏面繞着推動着，他眼睛很快地往四面一掃，身子像影子那麼一掠——閃進了那個書房。

牆上掛着的許多錢在響着，聽來牠們簡直是在比賽誰走得快。有隻把太性急了點兒，連身子都震得不住在那裏擺動。祇有幾個鬧鐘擺出付莊嚴派頭站得挺直：響音比牠們大，就顯得可以游視一切的樣子。不過座鐘並不算跟誰比賽，牠祇顧自己慢條斯理的——的，達。的，達。的，達。

哪一隻值錢些呢？

現在丁壽松沒有工夫來替牠們估價。他一眼就看中那幾隻小的。他心狂跳着，差不多要蹦出嘴裏來。手沒命地哆嗦着，連東西都拿不住。他要把這幾隻錢裝進口袋，一下子又記起他衣袋裏破了一個洞。於是他忙亂地往包袱裏塞。

突然——

「偷東西！偷東西！」

誰這麼一叫——公館裏的人全都鬧了起來。

丁壽松眼前發一陣黑。耳邊有放汽似的尖叫。他手脚軟軟的簡直站不穩：彷彿剛才那種緊張勁兒——把他全身的力氣都消耗光了。那些高升高媽跟警察們在他跟前嚷着。七手八腳抓住了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老大爺也跑了過來。他老人家跳着發脾氣：

「你什麼都容我不住，啊？連錶都要拿我的走！你到底是何居心嘍，你！我什麼事你們都看不得！你們怎不去封茶店的門！怎麼不把報紙都燒掉！啊？」

他眼睛偶然瞟到了一個警察臉上，那個趕緊立正：

「是！」

「什麼事——哇啦哇啦吵什麼！」丁祕書長露了臉，手裏夾着一支雪茄。

那幾個警察刷的一聲：脚跟靠脚跟，小肚子吸進，胸部挺出。

「報告，這個人偷老太爺的錶……」

侃大爺咆哮起來：

「我又不是巡官！——告訴我做什麼！……高福，高福！來！趕快打個電話到長途汽車站定小汽車！……真不曉得辦的什麼事！到這時候還不去定車子！什麼事都要親自吩咐！」

「回老爺！小汽車早就定好了。」

「什麼！」老爺一下子感到了失敗似的。「怎麼不早來回我的話！你辦的什麼事！」

祕書長一轉身進去，這些警察就把丁壽松推到院子裏，一面挨着踢着，一面抓他走。

「走！局子裏去！」

丁壽松臉上兩片青的。眼睛下面腫了一塊，那旁邊還有幾條紅印。鼻孔裏淌着血，手給

抓住了不許去抹，祇好勉強湊下臉去就着手背懶燒下。鬍子老鬱着，帶跌帶拐——好像他是給抬着走的。

這時候他反倒安靜了許多，嘴裏小聲兒央求着，彷彿給搔着癢——叫人別開玩笑的樣子：

「呃呃，不要打不要打……」

他拚命陪着笑，看看左邊一位，又看看右邊一位。可是誰都沒睬他。然後他覺得有點掃興似地想：

「這個——要吃多少時候官司嘍？」

## 二一五

這回事唐啓昆全從玻璃窗裏瞧得清清楚楚。

「做壞事的人總逃不過王法，」他自言自語着。「嗨，真該死：竟偷起東西來！」他挺閒散地踱出來，瞧瞧地下——看了壽松有血滴在這上面沒有。接着感慨地搖搖頭，走進了裏面客廳。他決計跟她們談論談論這件事。

溫嫂子嚇得幾乎昏過去，把身子斜靠牆上，不住地摸胸口：

「啊喂，我的媽！怕死我了！不曉得怎幹的，我一聽說有賊就嚇壞了。……哎哨，哎哨！……這個倒頭的，這個——這個——啊哨喂！……嘖嘖，一個人下流到這個樣子！——偷東西！……啊哨，我真再經不住嚇了。剛才他不規矩——往我身上動手動腳——我已經嚇得沒得魂……嚇哨！……」

那位小鳳子有點不服氣的樣子。

「那個了——不過是想跟你商量下子吧，」她瞟了唐啓昆一眼。

「哪裏！」溫嫂子叫。「鳳姑娘你曉不得：如今那些個男人才壞哩。祇要稍爲看得上鳳

個的——他們就釘着你望着，有的還來拉拉扯扯的。真是不要臉！你年青還不曉得哩。」

一聽到別人說她年青不懂事，鳳姑娘就扭了一下頸子，全身都帶着活潑勁兒——又嚷又笑地跟梁太太玩鬧起來。她點着一支煙塞到邊太太嘴裏硬叫她抽，一會兒又怪別人把牠唧濕了，堵着個嘴直頓腳：

「唷！你賠，你賠！我不管！……喂，你們大家小心點個！——梁太太摸着一對紅中。」

老太太嚷了句「這倒頭的丫頭！」梁太太這就怕癢似地笑得全身都發起抖來。

這邊唐啓昆還談着剛才那回亂子。他身子挺着，滿臉發着光：好像發見了丁壽松的陰謀，傾軋交給警察局——都是他唐啓昆親手辦的。

對面那位大嫂可總是很仔細地避開了他的視線。她雖然什麼大事都跟老二談停當了，兩叔嫂已經站在一條線上來掙扎了，她可總有點不自然。她眼珠子四面溜着，好像要找個地方躲身。一看見她兒子正站在陽光下面，一些白點子的灰塵慢慢揚着，她就叫：

「祝壽子，不要站在太陽底下：太陽底下有灰。」

唐老二嘆了一口氣：

「唉，丁壽松無聊到這個樣子！起碼該判個一等有期徒刑才對。」



「是的哎，」溫嫂子和着。一面把頭昏藥撕下來，哈了哈熱氣又貼上去。

這些——他們的意見竟是一樣。唐老二感到從來沒有談得這麼痛快過：越說越順嘴，肚子裏的意思也越多。他不斷地抽着煙，不斷地打着手勢，身子覺着飄在天空中間的樣子。直到高升過來請他的時候才住了嘴，還很不願意別人打斷他似地問：

「請我去什麼事？」

「不曉得。唐十爺跟華老爺請二少爺過去。」

他帶着抱歉的神氣打個告別的手勢，這才跨起很大的步子，給華幼亭迎上了他。

華老先生已經穿上羽紗袍子，還是搖着摺扇。他很恭敬地打着拱，要到隔壁那間屋子裏單跟唐家叔姪兩個談點兒天。他對站在房門口躊躇着的唐老二客氣地做做手勢：

「請，請。」

唐老二嚇了一跳，稍為躊躇了一下，用種不自然的聲調謙遜着：

「噢，華老伯先請。」

「呃，沒得這個理，沒得這個理。呃，呃。」

裏面十爺已經在那里踱着。一瞧見他們進去，似乎吃了一驚。可是華幼老硬請大家先坐下，他慢條斯理擺動着肩子，談到了唐啓昆那筆債。

「兄弟每月替二先生貼點子利息——倒是應份的。然而如果到期不還——」

他生了根似地把視線釘着對面那張長臉。他表示他萬分抱歉，錢店的債可延宕不得。

唐啓昆的回答挺乾脆：

「到期不還，就照借字上的辦法好了。」

「是，是。借字上面固然有此一着。然而爲了我們私交——我不得不提醒二先生一下。

季翁以爲是不是？……如今我們就一定這樣。……」

那個債戶嘴角上閃了閃微笑：

「哼，他還當他上算得很哩！」

隨後華幼亭先生換了題目，扯到了吳昌碩的圖章。那位老藝術家生前跟他好朋友，常常跟他那個中了舉的族叔在吳老先生家吃飯的。

「吳俊老送過我八方圖章，四堂屏：真是希世至寶。他老先生常常送我東西，我那個墨盒就是他送的。」

接着他就拿許多種墨盒來批評一下：他認爲北平的——如今刻工不及從前。

「季翁你看，」他說。「世界真不同了：這些東西就沒有有人來玩賞，心裏一天到晚祇記得一些俗事。我倒要託何雲老定幾個墨盒看看。……不錯，何雲老到北平去了——季翁還不

曉得吧？他是籌款去的：說的要買田。」

唐二少爺跟着說了一句：

「籌款買田？」

他心一跳。這的確是個好消息。如今什麼事都順手，氣運這東西彷彿在那里拚命巴結他。把一樁樁好事湊上來。他得趁這個當口多安排點事情，照他的話說起來就是——

「祇要有一兩件事轉了好運，件件事都會稱心如意。這個像走船一樣，我該趁着順風多踴躍個路。」

於是他索性去找了文侃談幾句，他一點拘束的樣子都沒有，似乎有鬼使神差着的，用種又大方又客氣的口氣表示了自己的意思：他想要這位當祕書長的親戚替他找事。他連自己都覺得奇怪——爲什麼說得這麼順嘴。

侃大爺馬上就答允了他：

「好好好，我替你留意，我替你留意。有機會自然要借重你。呃，這樣子罷，你跟梁祕書說一說罷。冰如，冰如，」他很忙的手指唐啓昆，「哪，啓昆二哥想在部裏找個事，你給他注意注意。」

那個很熱心地搓搓手，掏出「懷中記事冊」來寫上了名字。然後帶着聰明的派頭看着唐

老二：

「唔，唔。那——那——呢。請你開個履歷好不好？我們的手續是這樣。……」

「不必，不必！」秘書長好像因為事太多，有點煩燥似的。「等有機會再開履歷罷。你等我的信好了。」

匆匆忙忙走開了，忽然又回頭加了一句：

「機會一來——我就叫梁秘書寫信給你。」

「唐二先生學的是——？」梁太太很客氣地插嘴，「科學還是數理？」

唐二先生認為他該跟這對夫婦談幾句，於是敘述了些他在北京學法政時候的情形。從前的學堂程度都很高，功課也緊得很，不像如今這些學堂吊兒郎堂。他等別人歎了一口氣之後，又很莊嚴地表明了他找事的意思：

「一個人總要做點個事，家裏就是有錢也該做點個事。國家把你培養成一個人材，怎麼不做點事呢？」

「是的，是的，這個就是教育的意義，」梁秘書深思地說。「是的，頂要緊的還是教育，這個教育……」

「所以嘍！」

隨後唐啓昆一直不住嘴，對世道人心發起議論來。於是他又提到了壽松。他挺憤激地告訴別人：那個傢伙竟想要欺侮他的大嫂——那他怎也容不得他！他斬鐵截釘地叫：

「決不容他！決不容他！」

他莊嚴地掃了大家一眼。

這天他特別愛說話，彷彿有種什麼熱燙的東西在他肚子裏膨漲着，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對什麼人——都不知不覺要迸出來。別人談着的時候他老是插進嘴去，再不然就很響地咳一聲叫別人注意到他。他一會兒走到外面，一會兒走到裏面，聽聽那些女客男客發表了些什麼意見。聽完了他就得想一想，好像他負着這個大責任來評判似的。

「對，對，」他說。「好嘛，這個話就說對了。」

直到他跟大家送了丁文侃的行，回到自己家裏，他還帶着這鬆快勁兒。他到太太那裏去——幾乎是飄進去的。叫母親看了他這副得意樣子有點不放心：以爲他已經抓到了她的什麼把柄來跟她開玩笑。

「田是賣得成了，」他透了一口氣。「葉公蕩這筆筆的一賣掉，其餘的就不怕。」

「你跟那寡婦分家——那些個債呢？」

孫小姐一瞧見她爹進來，她就假藉祖母坐着，似乎怕他害她。她剛才張張嘴要打呵欠，可趕緊忍住了。她把聲音放低，不過她父親可以聽得見：

「真的，光把家私分給人家，債都放到我頭上啊？」

唔，對。唐啓昆早就想到了這一着：他有他的辦法。可是他故意裝做吃驚的樣子，表示他不能想得這麼卑鄙：

「債？債是我一個人欠的，怎麼好叫大嫂子分呢？」

他靜靜地等着回答，瞧瞧別人的臉色。隨後他不大自在起來。怎麼她老人家不開口了？——他有種失敗了的感覺：好像賭寶沒賭中的樣子。他慢吞吞地點起一支烟，慢吞吞地搖搖頭，轉灣抹角地來證明——分了家他就不得了。他們沒辦法去對付那些債務，說不定他們簡直會破產。

「有什麼法子呢？」

孫小姐死盯着他，想看出他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然後她又帶着問話的眼色囁嚅亂語。她老人家可忍不住要笑似的扯動着嘴角，顯見得在那裏賣什麼關子。

這個老二真沒得記性，竟說想不出辦法。老房分家的時候他其實也幫着商量出主意的。他們大房裏也欠了私債，可是他們兩母子偷偷地寫了幾筆借據，蓋上老太爺的圖章，把大舉

真像們牽着來算賬。這些債輪流就成了祖上的，哪一房都攤派到了責任了。

「好是在是我們這房當家，」大太太得意地想。「如今也差不多。」

然而唐啓昆祇是沒主意地歎着氣，用種呆滯的手勢拍拍烟灰。他彷彿怕五二子會要判他有罪似的——他一個勁兒等着大太太來出面，來開口提出。一面他又覺得事情有點僵，提心胆吊地問着自己：

「她怎麼還不提呢？」

到底還是大太太忍不住。把臉子湊近他，手指抹着茶几——有條有理地說明了他們該怎樣幹。她顯得很驕傲，抿着嘴巴翹翹下巴：你別看她做娘的年紀大，對付事情還是有辦法。

「空着急有什麼用呢。祇要心裏靈活，法子總想得出來的。」

「唔，唔，」二少爺輕輕皺着眉，眼珠子呆滯滯的，答允得十分勉強。「那麼——那祇好照着你的法子辦。爹爹的字我倒還學得像，圖章也便當：我依你的話就是了。朋友也有幾個老靠的，可以託託他們。」

「還有大舅舅那塊——這回子再請他幫回忙好了。」

「嗯。」唐老二嚥下一口唾沫。

回到了自己房裏他又懊悔起來。噫，真該死！這個計劃怎麼不由他自己來提出呢？他得

把這件事打算得周周到到，讓老人家插不進勁。娘總是相信大舅舅；這回又要拜託那位大舅舅。這單他開了燈，坐在桌子邊發起楞來。大舅舅是什麼人嘍，她老人家這麼相信他！

「他專門揩我們唐家的油！老痞子！——不曉得給他痞了多少東西！」

書房裏好像用冷水洗過的。秋夜的涼氣打磚裏侵了上來。外面有隻把蟋蟀啞啞地叫着，聽來又單調又寂寞。

一個人祇要有一點個不稱心，許多不如意的事，就會鑽到他腦子來。他想到押着債的那些田契，又想到葉公蕩以外那些田的買主——渺渺茫茫的落不到邊際，彷彿一個人在水面漂着，抓不到一塊木頭什麼的。

他把骨牌倒到了桌上，打算占一個神數問問看。三十二張都給仆得整整齊齊的成了一排：他可不敢去翻開來。

「真該死！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做什麼求神問卦的嘍！」

決計不去看牠！要是他還沒有靜下來，還沒來得及正心誠意的，占着個倒楣卦——徒然叫自己不快活。雖然不誠就不靈，心裏可總難免有疙瘩。

他逃開似地站起身——走開去。可是總有點不放心的樣子，有誰催逼着他一樣，忍不住要翻開那些牌來看一看。他食指在額子上抹一抹，帶着十分決斷的派頭要去把那一排倒楣東



西推散。於是右手就按到了那排骨牌上面。

稍爲翻幾張來望望——其實倒並不礙事。他對人辨解一樣的在肚子裏說：

「反正我並不是問卦，我不過是玩玩。」

很小心地翻開幾張瞧了瞧，祇掀開一小半又仆着，似乎怕有誰看了去。然後把牠們推。

「還是要靠自己幹，」他想。「就是流年好——也要看看自己有沒有本領。」

就這麼着。第二天他發了一封信給管田先生，詳細說了要賣田的事。他照常到十爺家裏去，勸他買點好膏子來養養身體。丁家裏他差不多每天去打一轉，用種滿不在乎的神氣跟他們談着閒天。他對丁老太爺聲明他也是個愛玩錢的。他心裏從來沒這麼輕鬆過，不過臉上不叫露出來，彷彿怕別人看見了他的好運——就會把牠搶走似的。

他可還要把這好運留着慢慢的來用。

「不忙，不忙！債務的事要慢慌子跟大嫂談哩。等田賣定了再開口，慢點打草驚蛇。……等事情都攪好了，我要上省城去。」

天氣一天一天冷起來，樹葉子在風裏面沙沙地搖着，很經不住的樣子。二少爺那種輕鬆勁也漸漸變冷了。要進行的事情好像經了這種涼氣——癱固了起來，板了起來，一步都沒有

往前走。

每天一回家他就問：

「有信啊？」

老陳祇是交出一兩封不相干的郵件。不單是何雲環沒個訊息，連管田先生都沒有。

「真該死！怎麼攔的！」唐啓昆發了急，好像這是何雲環跟管田先生申通好了的。「稻子要賣了，怎麼說法子呢！」

然而有一天到了十爺家，可就聽到了消息。十爺很着慌的問：

「這幾天你看了報沒有？」

「報？」——雖然他定了一份本地報，可是他沒有工夫看牠。

「唉，真要命！報上說鄉下人又鬧抗租。我沒有親自看見報，我是我是——啓文有信給

我……」

「怎麼說怎麼說？」

十爺一面找着信，一面哭喪着臉：

「真是不得了！這回鬧得才鬼哩！管田先生失蹤了，鄉下出了人命案……」

二少爺跳了起來。很很地橫了十爺一眼，彷彿疑心他故意拿這些來鬥幌子的。那七八張

信在他手裏顫着，發出輕輕的哼聲。他看得很慢很仔細，可是頭腦漲得昏昏的，信上的字都在幌動着想要跳開去。他睜大了眼睛老在字裏行間打來回。

那個可一直不住嘴。

「完了，完了！都完了！孩子們再也沒得法子上學，沒得法子吃飯，唉！我們又不曉得田上的事，連哪塊的田是我們的都不曉得。我又不認得佃戶。管田的沒得了——怎麼辦哩，怎麼辦哩！……什麼事都逼我上死路：榔頭又不好過……榔頭！榔頭！」

外面車夫遠遠的回話：

「小少爺在後面塘裏摸螃蟹哩。」

「什麼，什麼！」十爺頓着腳，拖住十娘衝着她吼。「你不管！你不管！你巴不得這孩子病死！你你！……」

唐啓昆可癱到了椅子上。太陽穴在那裏一下一下地跳着。他腦子裏忽然有個奇怪的現象，似乎看見一雙手在田野上一抹，就成了模糊一片，怎麼也看不出他自己的田在哪一方。他的產業跟他本來有條什麼東西聯着，現在可一下子割斷了。他覺得那一些坵坵的田畝好像說了錨鎖的船——搖搖幌幌地飄了開去。

「我下鄉去！」他吼得不像是人聲。

一會兒他連自己也詫異起來——爲什麼竟說了這麼句話。他下鄉去幹什麼呢？並且說不定還會遇到點兒禍害。他似乎爲了要改正那句話，喃喃地說：

「這個消息北平恐怕還不曉得……」

這件事來得太重大，太突然，反倒來不及去着慌，去發急發脾氣。頂要緊的是馬上想辦法：馬上把田出了手。他請十爺到華幼亭那里去打聽一下何六先生的音信，一面他自己趕緊去找大嫂。不過兩個點頭之後，大嫂就洗完了臉，帶着祝壽子也跟他到了華家裏。

「何雲老要買的田是你們府上的啊？」華幼亭吃了一驚。他圖章似乎玩膩了，手裏祇拿着一隻佛手在摸着捏着。送到鼻邊聞了聞，於是沉醉地閉上眼，深深地哈了一口氣。

這種滿不在乎的勁兒幾乎叫唐啓昆冒火。他拚命壓制着怒氣，帶幾分胆怯的樣子顫聲問：

「怎樣呢？」

那個萬分抱歉地搖搖頭：

「唉，難得很。上月我到省城裏——遇見了他那位大世兄。他們正缺現錢，債債都來不及哩。且况田——唉，難得很，難得很！」

不過事情也並不是沒有轉機。何雲老託他這個當小弟的向丁家說媒：那位何家的世兄要

配上小鳳小姐真是再合式沒有。可是一談到陪嫁，侃大爺就回了個絕。

「要陪嫁？——那是封建思想！況且我根本就沒得錢。」

這頭親事大概談不成。然而——然而——這里華幼亭聲明着，這是他推測的話：假如丁家肯出萬把塊錢陪嫁——

「那——那——」他慢慢地幌着腦袋，「何雲老一有了錢，或有會買點個田地的。不過這個——當然還是顧全彼此的交情：他有餘力的話，自必要幫府上的忙的。其實如今的田——唉，拿現錢來置田產，那真是所謂——緣木求魚了。」

他重新舉起佛手來聞一聞，閉着眼哈了一口氣。

唐家大少奶好像沒有聽見別人的話，也沒有看見別人，祇是輕輕地哼着：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二少爺嘴唇發了白，變成了石頭一樣。他手腳發了麻，連腦子也發了麻，糊里糊塗覺得有把刀子在他太陽穴上斫着，可是並不怎麼疼，祇是感到了有這麼回事似的。華幼亭的話變成了一根根的針——直往他心窩裏刺：字音越拖得長，就刺得越深。他忽然對那位老先生皺起起來，憤恨起來，同時又有點兒慚愧：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突然——十爺裝着要向大嫂那里撲過去的姿勢，嘴裏大叫：

「怎麼，怎麼！」

那位大少奶奶倒在椅子上了，臉白得像石灰。

大家都奔了過去。華家兩位姨太太慌腳慌手地忙着，一面求救地看看她們丈夫。華幼寧老先生可綑着臉沒了主意：彷彿怪唐大少不該來這麼一手——叫他家裏不吉利。

唐啓昆倒有辦法。他嚷：

「要吃童便！要吃童便！祝壽子！趕快尿泡尿！尿泡尿！」

## 二十六

快要過年了。唐啓昆二少爺一個人到省城裏去。他沒有帶眼鏡。在長途汽車上，在渡輪上——他總是小心翼翼地大衣領子翻上來蓋着臉，帽子也嵌得很低，提防着矚矚四面，怕有什麼債主跟着他。耳朵邊似乎還響着太太的嚷聲：

「你要逼我們老小！要逼死我們老小！皇天呀！」

祇要一在自己房裏，五二子就悄悄到板壁外面聽着他。她還用種種的話去套小侯——問二少爺到了些什麼地方。她還叫她哥哥拖小侯出去聽說書的時候，就便盤問盤問那個車夫。哥哥老是沒有辦到，於是她到太太跟前搗着鬼，嘴巴像雀子啄食似的，眼睛靈活地轉動着：

「哥哥沒得良心：家裏的事他全都不管！」

頂奇怪的是——太太帶着五二子常去找十爺，找華幼亭，還去找大嫂子。

這算是什麼囉，這算是？她去看大嫂子的病麼？她告她兒子忤逆麼？她要跟那些外人打在一夥——來對付兒子麼？她動不動就哭着叫着：

「啊呀我苦啊我苦啊皇天呀！……這麼一筆家私我把他收光了，要我——我我——死呀！……他容不得我們老小——我們老小——哎呀皇天呀！」

她一椿椿數着：他騙走了她許多東西，搶了她的首飾去當。並且連大嫂生病——都怪到她頭上：好像她竟替「那個寡婦」抱不平似的。接着她跳了起來：

「你做的事你去担當：你欠的債你去還！……噢，你過不得關你就往省城一跑，要債主子逼死我們啊？……偏不放你走！祇要你有這個本領走！」

「哼！」做兒子的咬着發了白的嘴。「你把我關起來好了！笑話！」

她老人家可斬鐵截釘地宣布了她的意思。做兒子的怎麼也得料理這些賬：今年田上收不到租，又挪空了兩千多新債。家裏也得想法子過年，把茶店館子什麼的零碎賬目算一算。她的首飾也得還清。不然的話——

「你不要想動一動！田你也不要想，寄在大舅舅家的東西你也不要想！——我跟大舅舅商量好了的。……我到處去告你——看你還做人！」

老二發火了。從來祇放在心裏的，不好意思說出來的，都一下子爆了出來：

「分明是你逼我，你逼我！我到了這個地步你還逼我！……你放到外面的有七八千，放到威隆的五六千，你當我不曉得，你見死不救！……唉，親生娘啊！……」



「好！好！」太太給一拳打中了要害似的——猛地衝了過來。她乾巴巴的臉上竟發着油光，還有點帶紅色。

五二子也哭了起來。

「太太真冤枉，太太真冤枉！……這個話哪塊來的嘍……」

可是突然——她爹爹狠心地給了她一個嘴巴子。她身子一倒，那邊又來了一下更重的。他的拳頭狠命地挨到她的頭上，胸脯上，脊背上。兩隻腳往她身上亂踢着。她倒在地下叫着滾着。

太太這就拿出一把大剪子，找出一根麻繩來。她跟唐啓昆拚命；她硬要叫他把她自己弄死——用剪刀戳或者用繩子勒。

「我跟你到親戚家去問，到成隆錢莊去一問！看我放了債沒有！不然你就弄死我去，去！去問去！我跟你去！」

做兒子的把袖子一撈，他反正已經不打算要這個面子；他不在乎：

「去就去！」

那個一楞：僵住了。於是她騎到地板上打起滾來。

「哼，這個樣子！」唐啓昆壓着嗓子叫。

他不知道怎麼辦好。孫小姐似乎受了傷，在地下滾着不肯起來。孫少爺可不知道這回事似的，一天到晚不在家，到外面去看壁報，去聽說書。就是老陳桂九他們也不大放心：他們那些工錢賞錢一直存在他那里——連本帶利統共五百多。大大太簡直成了個牢頭禁子，仔細提防着他逃走。他什麼沒有了，連那付平光眼鏡也給她弄碎了。

可是他到底溜了出來——連皮包都沒有帶。

聽見了省城的碼頭，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他想像到那些債戶在他家怎麼個鬧法，感到了很痛快。他咬着牙：

「我不管了！我再也不家去，永不家去！——我什麼都不要，讓她們去過日子！」

他踏上了岸，忽然腦子裏有種很古怪的念頭閃了一下：他覺得他母親有點可憐。彷彿一個圖贏了的人——瞧着對方那付苦巴巴求饒的樣子，不免有點不忍似的。他很大方地歎了一口氣。

「唉，她倒也難怪。過日子過到這個地步，難怪她要着急要拼命。……活該！她要是好的，人家倒還可幫她點個忙。哪個叫她這樣子跟人家逼死逼活的嘍！」

「二先生！」

這位二先生嚇了一跳。

唔，還好。不過是何雲濤。他鼻子給凍得發紫，可是並沒穿大衣：他一出門就總是裝出一付窮相。手裏正拿一支稀皺的紙烟，再配上那件灰布罩袍，就簡直是個剛進城的種田老。他們倆一個字也不提到葉公蕩的田。唐啓昆覺得對面這傢伙可鄙，十分不願意談到那上面去。那個可滿沒那回事似的，祇殷勤地問到近來的一些情形：

「令堂康健吧？令嫂呢？……你還回上哪裏去？怎麼，你好像瘦了，氣色也不大好。……我要過江去，華老先生新得了一塊什麼石頭，硬叫我去看看，我是無所謂的：要看石頭就看石頭，要看花就看花。人生在世也不過這麼回事：我倒看得開。」

說了打起哈哈來。然後又放低了聲音：

「不瞞你二先生說，我簡直不得了：這回我虧空了一萬二千。哈哈哈哈哈！……呃，你聽見鄉下的消息沒有？……我那些田——嗨，有田真受罪。手邊有現錢，就不怕了。我心裏有個主義：達觀固然要緊，現錢也要緊。多得錢的話——達觀實在也無從達起。二先生你看我這個主義對不對。二先生你說，噯？」

他又放聲大笑了。

唐啓昆直到坐在黃包車上，還似乎聽見那豪放的笑聲，彷彿一個小球那麼在他耳朵裏跳。聽來簡直是一種挖苦：那個姓何的生到世界上——竟是專門爲嘲笑他而來的。

「真該死！」

不過他已經看得見那幢小洋房子。叫他感到一陣暖氣。樓上的窗門全都關得嚴嚴的，給上午的太陽照出了反光——顯得很溫柔。洋台上掛着一條西裝褲，一件背心。鉛絲上掛着一塊塊的布片，大概是小孩子的尿布；風一飄——牠們就呆呆地盪一下，似乎凍了冰的樣子。

「怎麼會有這些個東西呢？」他皺了皺眉。一到後門口就往裏衝。

「找哪個？」

「找少奶奶！找哪個！」

「哪個少奶奶！」一個老媽子擋住了他。「你姓什麼？」

那些下人沒有一張熟臉子，連廚房裏的東西也都是陌生的。前面客廳門開了，走出一位帶眼鏡的太太來。她聲明這一家姓孫。

姓唐的感到兩條腿站在冷水裏似的：

「那麼——那麼——唐家呢？搬到哪塊去了？」

「不曉得。我們搬來才個把月。」

唐啓昆一掉臉就走。他去找李金生。可是他沒找着。

「李先生啊？——到廣東去了，跟他太太一起走的。」

「太太？」

可是有一個中年人過來招呼他。問明他實姓之後，於是帶着很巴結的神氣把他拖到旁邊，很祕密地告訴他是怎麼回事，一面不住地乾咳着。

「李先生走的時候託我說給你唐先生聽的……」

邊說邊咳着，拿手堵住了嘴。唐啓昆好容易才弄明白。不過公司裏的情形他不懂：他祇知道現在已經換了東家。這是李金生跟另外那位股東商量好了才頂出去的。

「另外那位股東！」唐啓昆嘆聲叫。「他是我的同學，他——他——他不過三成份子！」

那個人把堵着嘴的手揚幾揚，等咳完了才開口：很不着急的樣子：

「不錯的。不過他一查出了唐先生你扯了一大筆虧空，他就要到法院裏去告你。後來李先生勸住了他，這才想法子頂了頂。不然就維持不下。算了算賬——唐先生你還欠另外那位股東一點錢。這些賬都放在霍律師事務所裏：李先生說的要請你過一過目。」

「你實姓？」

那個用手堵着嘴，含糊地吐了一個音。然後他又談到李金生的做人。他跟那位李先生不過爲了盤店的交易才認識的，可是他們馬上就很談得來。他認爲李先生很爽直，做事情又精

細又認真。

「這回就是的：他把眼目弄得清清楚楚，什麼事都辦好——他才走。」

這個用種很可怕的顫聲問：

「他太太呢？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不曉得。我祇曉得她是南京人。……哦，不錯：李先生還叫我代他謝謝你——你替他做了媒。」

唐啓昆全身發起抖來。他瞪着對方，老實想要一下子撲過去把那個傢伙勒死。他臉子成了灰色：越糊越緊，越糊越緊，就一下子糊破了似的——陡的笑出一聲來。聲音尖得連自己都害怕，可是怎麼也忍不住了。他肩膀很奇怪地抽動着，彷彿在那裏替肺部打氣。

「我做的媒……我做的媒……什麼好事都是我做的媒……」

他走了開去：重甸甸地跨着步子，好像帶上了腳鐐似的。

路邊行人很匆忙地走着，看來個個都很起勁，個個都很快活。汽車與高彩烈地吼着，揚起一道灰土奔了過去：祇要瞥一眼——就看得見車子裏的人在微笑着瞞着他姓唐的，顯得又高貴，又驕傲。一些車夫拉着空車子釘着人問：

「車子？車子？」

一發見了唐啓昆就歡天喜地直奔過來，放下車子讓他上去。他照習慣抬了抬腿子，可又抬起臉來望前移動步子。眼睛大概因為離了眼鏡，朦朧的沒一點神氣。他望着這條長長的馬路，暈頭暈腦地問着自己：

「我到哪塊去呢？……我怎麼辦呢？……我到哪塊去呢？……」

太陽漸漸移到天中央，把大地烤得暖和平的。什麼東西都格外發亮，竟有點耀眼，幸災樂禍地看着他。路邊的樹沒有一片葉子，祇是把枯枝往上蹬開着，彷彿帶着很老轟的神氣——把這片藍得發亮的天空一把托住了似的。

江邊那個大鐘頭剛剛打了十二點。

